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輯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一輯

學苑出版社

責任編輯：郭 强


ISBN 7-5077-2579-0

定價：20.00元

中 國 科 學 院 地 理 研 究 所 編 輯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 一 輯

侯仁之 主編

顧頡剛 譚其驤 侯仁之 黄盛璋 任美鍔 編著

學 苑 出 版 社

内 容 簡 介

本書共選擇: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徐霞客遊記四種名著。這四種書都是我國古代十分重要而且具有代表意義的地理著作,對於要瞭解我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的人,都應該加以涉獵和閱讀。選注包括三點:(1)對所選名著的基本内容、作者和它在地理學上的價值作了扼要的介紹,使讀者能對全書有一個概括的瞭解;(2)對所選擇的名著(一段或數段)進行必要的註釋,特别着重在地理内容的闡發上,盡量减少讀者在閱讀上的困難;(3)利用地圖可彌補文字説明的不足,使讀者有圖和文相對照,閱讀時更容易理解。本書可供地理工作者及高等學校地理系、歷史系師生參考閱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第一輯/侯仁之主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ISBN 7-5077-2579-0

Ⅰ. 中… Ⅱ. 侯… Ⅲ. 歷史地理-作品-簡介-中國-古代
Ⅳ. K928.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38758 號

出版發行:學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　100079
網　　址:www.book001.com
電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郵購電話:010-67601101
銷售電話: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廠:北京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印　　張:9.625 印張
字　　數:18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北京新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數:0001—1000 册
定　　價:20.00 元

序　言

這部書的編纂,原是想供給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有興趣的地理工作者和大學地理系的學生參考閱讀的。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歷史悠久,古代地理名著,代有其作。只是由於古書的閱讀比較困難,青年讀者,每多望而却步。因此想到,最好是在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名著中,選出必不可少的若干種,先進行選注的工作,以便初學者的閱讀。選注的要求有以下三點:(1)在選注一書之前,應對全書及其作者作簡單的介紹,並指出該書的基本內容及其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先使讀者對全書有一個概括的瞭解。(2)從原書中選錄一段或數段,進行注釋,重要的還不在於文辭,而是對於其地理內容的解說和闡發。(3)除去文字注釋之外,還要利用地圖以補文字説明的不足。如果這三點可以作到,實際上也就等於對古代地理學的一部分遺產,進行了一些初步整理的工作,這就是三年前計劃編纂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時的一種想法。

這一想法,後來經過一些同志們的討論,認爲可行,而且應當立卽進行;同時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領導同志認爲這一工作對於一般地理工作者也是需要的。因此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這時就決定以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和徐霞客遊記四種作爲選注的嘗試,並約請了顧頡剛、譚其驤、黄盛璋、任美鍔諸位先生分擔進行。這樣就可以較快地把嘗試工作完成。如果這一工作確實合乎客觀的要求,那就可以選擇更多的書,約請更多的人,各就所專,集體進行,這樣就可以很快地把我國若干古代地理名著,作一次選注和評價的工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初步的嘗試工作,幾經遷延,一直到今天才算告一段落。

爲什麽要選擇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和徐霞客遊記這四種書作爲選注的嘗試呢?這有以下三方面的考慮:(1)這四種書都是我國古代十分重要的地理著作,凡是想瞭解我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的,都應該加以涉獵和閱讀。(2)對一切初學者來説,前三者都是不很容易閱讀的,一定要經過註釋,才好理解。最後一種,雖然是一部遊記,文字也不難懂,但是它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却有待於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和術語去加以注解和詮釋。(3)這四種書,按其成書時間來說最早的禹貢和最晚的徐霞客遊記相去約二千年,在這二千年之間,這四種書的每一種都在我國地理學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簡單説來:禹貢是我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一部地理著作,在其成書年代上,比起我國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經中的山經——是較晚的,但從地理學的價值來説,却在山經之上。如果山經的作者是按方向和道里來進行地理知識的羅列和記載的,而禹貢的作者則已經掌握了區域研究的方法,並對每區地理情況,作了十分簡潔扼要的描述。所以山經的份量很

大,而禹貢的全文却不滿一千二百字。用不足一千二百字來分别概括了九個區域的地理情况,以及九個區域之間的山川分佈的大勢,這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禹貢的作者還通過了這部地理著作,來强有力地宣傳了大一統的思想,這一思想就其時代來説,是具有先進意義的。禹貢的作者不是爲地理而研究地理,他是把地理研究作爲他的政治宣傳的手段的。换句話説,禹貢是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的一部地理著作。漢書地理志又與禹貢不同,它是在我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一部全國性的地理著作,它以行政區劃爲綱來敍述全國疆域、政區、人口、物産、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和地方風俗等等,首創了一種便於仿傚的地理書籍的寫作體例,這一體例及其相適應的内容,是符合一個封建大帝國的統治者的要求的,因此這一寫作形式在此後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至於水經注,又代表了我國古代綜合性地理著作的另一種形式,在寫作體例上,既不同於禹貢,也不同於漢書地理志。它是獨創一格的地理著作,以全國水道爲綱,詳細地記述了全國各地的地理情况,其内容十分豐富多採,這爲後世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貴的資料,這樣的著作,毫無疑問是只有在很多地方性的地理記述發達之後才會産生的。它可以看作是我國六世紀以前地理研究的一個結集。這一著作的完成,也反映了作者對於自己祖國的熱愛。最後是徐霞客遊記,這部遊記和一般所謂遊記確乎不同。它反映了作者在系統地觀察和描述自然地理諸現象時所表現的超越前人的一種新傾向,特别是他對於西南廣大地區内喀斯特地貌的考察,説明了他不但是在忠實地描述自然,而且已經在步步走向規律性的探討。從這一點來説,這部遊記可以看作是全世界最早的有關喀斯特地貌研究的寶貴文獻。作者生於明朝末葉,正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在當時的知識界中,已經開闢了崇尚實學、探討自然的新風氣,霞客的遊記正好是這一時代精神在地理學上的反映。一直到霞客的時期,我們可以説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都是站在世界最前列的,只是到了這個時期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在了我國的前面,我們才開始落後了。不但地理學如此,其他自然科學亦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才達到了科學的系統和全面的發展"。[1] 但是到了社會主義興起之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資本主義時代所達到的自然科學發展的水平又被遠遠抛在後面了。目前我國的自然科學隨着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步步勝利,也正在迅速地擺脱了過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落後狀態,向着世界的最前列邁進。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忽視對於祖國古代科學遺産的研究和整理。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决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2] 這裏所作的,或許可以算作是研究和整理我國古代地理學遺産的一個小小的嘗試。

最後應該説明,各書除去禹貢外,這裏所選注的都是極少的一部分,只能作爲研究和

---

〔1〕 "自然辯證法"導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4—20頁。

〔2〕 毛澤東選集:新民主主義論,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9頁。

瞭解全書的一些例子來看待，而且所選的也不一定恰當。至於禹貢，原文雖然有限，却是頗費理解，句句都需要解說，所以就全部注釋了。但是由於舊日把它尊爲經典，歷代研究它的人也很多，有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現在不能把這些前人的意見完全拋開不論，因此在注釋中也常常有引证或總結前人諸說而加以論斷的地方，結果注釋的分量就大大增加了。這對初學的人看起來可能感到有些困難，但是對一般地理工作者來說，似乎還是需要的。

各書由於性質不同，所以注釋的方式也不一致。注文和所附地圖的不妥之處，是難免的，對於原著的介紹，也只能代表注釋者個人的意見。好在這只是一個嘗試，懇請讀者多提意見，多予批評，如果這一作法對初學者以及一般地理工作者還有一些幫助，那就再考慮繼續編下去，並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分擔這項任務。

最初動議編纂這本選讀，是三年以前的事，那時還不敢設想在短期間會有中國地理學史這類書籍編寫出來。但是就在去年祖國各項事業大躍進中，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和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幾位同志，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發揮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居然在短期間，把一部中國地理學簡史的初稿寫出來了，目前正在修訂。這册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正好可以看作是中國地理學簡史的補充讀物。

在這書的編纂過程中，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曹婉如同志在原稿校閱上曾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地理研究所鈕仲勳同志和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王北辰同志也都熱情幫助，在這裏應該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侯仁之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日

目　次

禹　貢

顧頡剛　注釋

中國現存的古代史書，最古的算是尚書，而禹貢是尚書里重要的一篇，向來列於虞夏書中，見得它是虞、夏時代的著作，有人甚至説爲大禹的親筆，大家以爲它離開現在已經四千多年了。

禹貢，是中國古代最富於科學性的地理記載，它是以徵實爲目的而用了分區的方法來説明各區的地理情況的。它的分區的標準，是因於名山大川的自然界畫。這似乎和山經有些相像，因爲它倆都是打破了原有大邦、小邦的疆界而用統一的眼光把當時可以走到的地方作成一個總的分劃的；只是山經用的是"五方"，禹貢用的是"九州"，有些不同而已。

在禹貢里，每州只舉出兩三個名山大川作爲分界點，不像後世地方志的列出"四至、八到"，所以不容易畫出精密的地圖，確定九州的疆界。大概説來，當時的黄河從今山西省的西境（西河），經河南省的北部（南河），沿着太行山轉到河北省的東北境（東河），周匝三面，好像一個口袋似的，那時人稱呼這塊地方爲"兩河之間"，這個區域唤做冀州。從冀州的東河一直往南到濟水（這條河的下游已爲黄河所奪，即今山東濟南市迤北至渤海的一段黄河河道），包有河南省的東北角、河北省的南部、山東省的西部，這個區域唤做兖州（濟水的上游叫沇水，"兖"是"沇"的字誤）。從兖州往東南，現在稱爲山東半島的，唤做青州。青州南面，從泰山起，南到淮水，現在是魯南、蘇北、皖北地方，唤做徐州。從淮水以南直到東海，跨今蘇、皖兩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東部、河南和湖北兩省的東邊一角，唤做揚州。揚州以西，包有江、漢、洞庭湖等流域，北起今湖北南漳縣西的荆山，南到湖南衡山之南，即今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部分和江西省的西部，唤做荆州。從荆山而北直到黄河，即今河南省的大部分和湖北省的北部，唤做豫州。從今陝西、甘肅兩省的秦嶺以南包括全部四川省，唤做梁州。從秦嶺而北，東邊到黄河，西邊約到今甘肅省的西境，唤做雍州。這是禹貢九州的具體分劃。在這九州的區域中，作者記述了那里山、川的治理經過，以及土壤如何，草木如何，礦産如何，中央政府所規定的田畝和賦税的等級如何，有哪些特産和手工業品，有哪些少數民族的特産，運輸這些農産物、特産和手工業品進貢到中央的路綫如何，都用了簡潔明瞭的文字寫出來，説是禹在平治水土之後所作。尚書已是"聖人"（孔子）編定的書，禹貢又是"聖人"（禹）作的，因此歷代的讀者就把它捧到絶對尊嚴的地位。

禹的治水，本是古代一個極盛行的傳説，在這傳説裏，極富於神話的成分，例如説上帝怎樣發怒降下洪水，禹怎樣在茫茫的洪水之中鋪起土地，禹怎麽變成動物來治水，禹和各

處水神如何鬥争獲得勝利等等。這些傳説雜見於詩經、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但禹貢的作者則删去其神話性的成分，專就人類所可能做到的平治水土的方面來講。這位作者暗示着洪水的來源是由於山洪暴發和河道不修，平治水土應該從山和川兩方面下手，因此，他在敍述九州之後便説到"導山"和"導水"，指出了把主要的山嶽和主要的河流修好是治水的最重大的任務。

最後，作者又記下了一個"五服"的制度，這是把王都作爲中心而向四方擴展的。他説：在王都四面各五百里（即方五百里），這塊地方叫做"甸服"；那里的人民應把農産品送到王都里去，爲了遠處運輸困難，所以規定近處送的多，不但送穀子，連稭稈也要送去作牛馬的飼料，遠處送的少，只須把打出的精米送去就是。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這塊地方叫做"侯服"，這是帝王分封給諸侯的領土，近處封的是小國，遠處封的是大國。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綏服"，這是介於中原和外族間的地區，應當給它安撫和羈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裏推廣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頓武備來保護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綏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要服"，要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喚做"荒服"，這些地方都是外族所居，同時也是中國流放罪人所在。照這般説來，那時的天下（甸、侯、綏、要、荒）共計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勢力所及的地方（甸、侯、綏）所謂"中國"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屬於中央的王畿（甸）則只有方一千里。

這個五服之説，我們一看就知道它只是假想的紙上文章，世界上哪有這樣方方正正的區劃！而且這個區劃跟界綫不規則的九州説比較，就顯出了很大的衝突。照九州説來講，作者所設想的王都在冀州，所以各州的貢道都直接間接地達到黄河，然而冀州在九州里却是處於北部的一個州，和五服説把王都放在中心的絶對不同。兩種説法畫成了地圖套不上去，這就害得作解釋的經師們無法自圓其説。因此，書集傳的作者蔡沈只得老實地説道："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云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到現在，我們可以更具體地説：五服説和九州説是兩種矛盾的地方制度，不該並容在一篇里的；而且，這兩種説法不但在區划上有矛盾，在政治意義上也有矛盾，九州説是在君主集權制下産生的，五服説卻是在最高領主和大小封建領主佔有土地的制度之下産生的。説到這裏，就知道五服説的時代比較九州説爲早。

五服説不是一個假想的制度，是古代實際存在的，在國語的周語裏説："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那時所謂"夷"、"蠻"、"戎"、"狄"諸少數民族都是和諸夏雜居的，而甸服里也分封諸侯，所以這裏所謂"服"只是部分或類别的意思，不是分疆畫界的意思。當周朝得了天下之後，還有許多土著國家和商朝所封的國家存在，這種國家可以看作侯服的衛星國，周王也用了賓客之禮來對待他們的領主，所以稱爲"侯衛賓服"。可見周王的剥削是不放松的，列在甸服的要每天獻祭物，侯服要每月獻祭物，賓服要在每一季度里獻享物，這些所謂祭、祀、享的禮品，無非借了祖宗的名義來對農

奴和封建領主施行掠奪而已。至於要服的"夷"、"蠻",只須每年來進貢一次,荒服的"戎"、"狄"更只須每一世里來朝見一次,像逸周書王會篇似的用了"萬國來朝"的盛儀來壯壯當時帝王的場面,剥削的意義並不重。禹貢的作者只把"賓服"改爲"綏服",其他的名詞都没動;可是他却把各服的里數確定了下來,反而成爲一種幻想的制度了。

反過來看,九州制固然根據實際的地形而分劃的,每州的土壤、物産等也都是科學性的記載,決不出於幻想,可是古代並不曾真有這個制度。夏、商兩代都偏在中國的東部(湯滅夏後,夏族西遷,所以西北有許多以夏爲名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即黄河中游和濟水流域;直到周族起於西方,才擴大了西邊的部分。可是周朝的王畿還只限於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那汾水、濟水、汝水、漢水等流域是周王分封諸侯的地方而不是他直接統治的地方;至於比較遠一點的黄河下游和江南一帶,連宗主權的名義也不普及或不存在了。直至春秋、戰國之世,齊國儘向東面開拓,晉、趙、燕諸國齊向北面開拓,秦國向西面開拓,楚國向南面、向東西開拓,於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廣,中原人民移徙到邊區的就遠,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國"涌現。孟子上說:"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方千里者九"即是方三千里,也即是九百萬方里。這個幅員是九州的幅員,也是甸、侯、綏三服的幅員。所以在這一件事實上,可以知道九州說和五服分内外兩部分說,必然要到了戰國的中期才有出現的可能。這便是存在決定思維的一個例子。因爲九州說是在戰國的情勢下産生的,所以吕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兖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荆州,楚也。北方爲幽州,燕也。"它並不託古而把這種設想的背景直揭出來,這就使得禹貢的著作時代明晃晃地顯現在人們的面前。(這裏的幽州是禹貢所没有的,因爲那時九州說出現不久,還没有到凝固的時代,所以會有幾種異說。)可是九州的規模雖然具備了,州名也已經叫開來了,却没有得到政治家的採用。當秦始皇滅了六國,囊括宇内,只立了三十六郡,没有想在郡上加州。漢初也没有分州。到漢武帝時,尊重經學,才彙合禹貢和職方的記載再加上自己的決定而分爲十三州,然而州只是監察區,實際上還是由郡守來行政。漢武以後,制度漸變,州刺史改爲州牧,才成了一州的行政長官。到了東漢末年,曹操執政,才依了禹貢而實定九州的制度。我們看了上面這些事情,可以說:五服制是在西周時代實行過的,到戰國而消亡;九州制是由戰國時開始醖釀的,到漢末而實現。又可以說:五服制似假而實真,由真而化幻;九州制似真而實假,由假而化真。禹貢篇里把落後的制度和先進的理想一齊記下,雖然顯出了矛盾,可是也就在這裏自己說明了著作時代。

說禹貢爲戰國時書就靠在這一點上嗎?不,還有許多别的證據,現在舉出幾樁。第一,在導山章里,既有"内方",又有"外方",這内和外是怎麽分别的呢?原來春秋時候楚國都郢,在今湖北江陵縣北,他們把在今河南葉縣南的方城山作爲北方的屏蔽,在這山上築有長城,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外方山即今河南登封縣的嵩山,是方城之外的一座大山;内方山即今湖北鍾祥縣的章山,是方城之内的一座大山。可見這所謂内、外完全是由楚國人就防地的距離遠近和節節設防的需要而定出的名詞。至於西周時代,楚是受封於

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之間的，不可能定出這些名詞來。第二，菏澤是在今山東定陶縣的一個湖，公元前 483 年，吳王夫差要和晉國争霸權，爲了便利舟運，在宋、魯兩國之間開出一條運河，北頭連着沂水，西邊接着濟水，因爲經過菏澤，稱爲菏水。這條運河是把泗水（泗的下游與沂通流）和濟水溝通了的，而禹貢徐州章説到貢道，是："浮於淮、泗達於菏"，意思是説由泗轉到菏，由菏轉到濟，由濟再轉到河。（這個"菏"字，今本已改作"河"，改字的人不知道"浮於淮、泗"是不能直接到河的。幸而説文所引的禹貢還没有改。）從這個破綻里，可以知道禹貢的著作後於夫差開河的時代已很久，那時人們早忘記了它是人工河而不是天然河了。第三"揚"和"越"不但是雙聲，而且意義也相同（見爾雅），所以揚州就是越地，和荆州就是楚地（見上所引吕氏春秋），都是把國名當作州名的。徐、揚兩州把淮水作爲分界綫，徐州地方在春秋時，北部是魯，南部是徐和楚；揚州地方，北部還是徐和楚，南部是吴，吴的南面才是越。公元前 512 年吴滅徐，吴的北境才達到淮；到 473 年越滅吴，越境也就達到淮。可是禹貢説："淮、海惟揚州"，不知道在前六世紀的後期和前五世紀的初期，越離淮還遠着呢！第四，春秋時中原諸國和西南方民族是没有什麽往來的，楚國亦僅和巴國有些外交，而且那時的巴還没有遷到今四川東部。至於蜀國，雖立國已久，但因山嶺重叠險峻，和外面是隔絶的；直到戰國初年，它才和秦國交通；到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滅蜀，那地開始成爲秦的郡縣，秦民大量移到那裏，那裏的實際情况才爲外面所知道。禹貢里的梁州正是蜀境，顯然是秦滅蜀後所得的地理知識。第五，中國之由銅器時代進於鐵器時代，始於春秋而盛於戰國，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禹貢的梁州貢物有鐵和鏤，鏤是剛金，即鋼，這更不是虞、夏時代所可有，那個時代還是石器與陶器並用的呢！從這些地方看來，禹貢既不是虞、夏時書，也不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秦滅蜀以前的書，因此有人説禹貢中的大一統的思想這般濃重，該是秦始皇統一後的作品，伏生爲秦博士所以就傳了下來。

對於這一説，我們也不贊成。當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完成統一之後，就在東南方廢了東越諸王，立了閩中郡；在南方，他又略定了揚越和西甌駱，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北方，他派蒙恬擊胡，把河套以南的地方完全收了過來，置九原郡。這些新開闢的疆土，禹貢里全未説及。不但始皇所拓新地没有記載，當公元前 300 年，趙武靈王攘地西至雲中、九原，稍後燕國又開闢了上谷到遼東五郡，禹貢中也全没有這些迹象。可見這篇文字的著作時代雖然不太早，也不會太遲。在禹貢裏，東南方只到震澤（即今太湖），南方只到衡山，北方只到恆山，可見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於公元前 280 年以前七國所達到的疆域。我們可以猜測，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較秦始皇統一的時代約早六十年。據舊説，禹治河始於公元前 2283 年，我們雖已把禹貢拉下了兩千年，但還是一部很早的有實際價值的地理書，是我國地理學中的寶典。這位作者利用了禹平水土的古傳説，給以新的生命，從此以後，人們就公認禹是一位水利工程專家而不再是神話中的神靈了。

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因爲他對於陝西、甘肅、四川間地理最明白，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因此，陝西的雍水、河南的澗水、瀍水雖都是三四等的河流，他都記得清楚；到了東邊，他就迷糊了。最顯著的錯誤，是長江的下游。他在導水章裏

講:漢水自入長江以後,又從彭蠡(今鄱陽湖)出來,“東爲北江,入於海”,而長江呢,和漢水一起流到彭蠡之後,又同漢水分家,“東爲中江,入於海”,漢和江平行入海,這真是一個千古奇聞!而且漢爲北江,江爲中江,那必然還有一條南江,這南江是現在的什麼水道呢?從前學者因爲經書作於“聖人”,認爲絶對地正確,所以想盡方法作解釋,而没有一個説法站得住,就因爲它脱離了實際的緣故。現在知道,禹貢的作者是西北人,他的地理知識自有其局限性,他那時决不可能對於東南地理弄清楚,以致出了這般的岔子。其他地方,像導山章,在今河南的桐柏山和湖北的大别山本相連貫,他却分置在兩列;四川的岷山和湖南的衡山毫不相干,他却合在一條綫上,這也是他不明白東南地理的一個證據。

如果問:爲什麼山經和禹貢的作者都可能是秦國人,難道别國就没有地理學家和地理書了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回答:秦國的文化在七國里不算最高,像齊、楚、魏諸國必然還有比它更豐富的典籍,可是在秦滅六國之後來了一個大規模的摧殘,這些東西就一齊煙銷火滅了。史記六國年表説:“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至於秦國自己的圖書,當然還好好地保存着;等到劉邦入關,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而傳尚書的伏生又是秦博士,所以這些書就倖而留傳了下來。

如果還問,禹貢作者既是西北人,他對於西北地理就完全清楚了嗎?對這問題,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地肯定下來。禹貢的著作時代正是山海經風行的時代,禹貢作者敢於突破了山海經的神秘觀念,一切從現實出發,這當然是他的科學精神的表現。但西北地方處處是高山峻嶺,交通十分不便,少數民族又習於自給自足,其統治者不和諸夏的統治者相往來,甚且相互視爲仇敵,就是有志探險的人也進不去,因此禹貢作者仍不免從山海經中取材。山海經的作者(這書是經過多少年的集體創作,不能看做某一個人所著)設想:西方有一座最高大的山,名爲崑崙,那裏是許多大川的發源地,大川的名字是河水、赤水、洋水(漢水的上游)、黑水、弱水、青水、白水,這些水除了河水之外都從北往南,流入南海。禹貢作者不信真是這樣,然而他又不能到那裏去實地視察,所以他在導水章裏説“導河積石”,又説“嶓冢導漾(即洋水)”,不説這些大川都發源於崑崙;赤水、青水、白水更一字不提,似乎他已不信有這些水。獨獨對於弱水和黑水是承認了的,但他説弱水“餘波入於流沙”就不見了,和淮南子地形篇所説的“絶流沙南至南海”不同(地形篇完全承襲山海經,所以我們可以説它保存了山海經的佚文)。至於黑水,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他竟完全接受了山海經的説法。他既在梁州章裏説“華陽、黑水惟梁州”,又在雍州章裏説“黑水、西河惟雍州”,見得這一條大川是雍、梁二州分界的標幟;又在導水章裏説“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决定這條水是由西北流至西南而入南海的。試問從西北到西南,有祁連、西傾、積石、巴顔喀喇諸大山聳峙,重重叠叠地擋着,有哪一條水可以由北向南流着?但我們只須把山海經來比較,就解决了這問題。海内西經説:“黑水出(崑崙)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海内經説:“南海之南,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焉”,就是禹貢作者的根據。這位作者雖是西北人,可是那時河西走廊和新疆、青海一帶都是氐、羌、月

氏諸族所居地,他走不到,所以雖有澄清神話的志願,終究弄錯了!

到了今天,經書的權威已經打破,我們才可以指出禹貢篇的缺點。然而它的優點,我們必當承認。在兩千多年以前,交通不發達,巫風盛行,禹貢作者能在這樣一個環境里,用徵實的態度聯系實際,作出全面性的地理記述,雖是假借了禹事作起訖,其實與禹無關,這是作者的科學精神的强烈表現,此其一。河出崑崙在那時已成定説,而他敍導河不説到積石以上;崑崙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也已取得那時人的公認,而他在導山章裏不説到西傾以上,雍州章裏雖説到崑崙,只是和析支、渠搜並列的一個西方國家;當公元前335年左右楚威王滅越,東南方的事物必然間接流傳到秦國,可是他只説到彭蠡、衡山而止,這都是他老實承認不知道,不肯輕信傳説的闕疑態度,此其二。他對於山、川、土壤都有系統的敍述,使讀者們對於域内地理有一個整體的看法,和概括明瞭的印象,此其三。掃除原有的國界痕迹,用自然界的山川作分州的界綫,作大一統的前驅;又規劃了全國的交通網,希望加强統一的力量;又對於全國的田賦和貢物作出比較合理的規定,此其四。因爲有這些優點,所以這篇文字,無論從政治上看和從學術上看,都有它的一定的地位。

我們古代的地理學書——山海經開了幻想的一派,後來衍化爲穆天子傳、淮南子地形、神異經、十洲記、博物志等書,而極於西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鏡花緣等演義;因爲人們的實際知識繼長增高,所以這些東西只供閒暇談笑的資料。禹貢篇開了徵實的一派,後來班固作漢書地理志、酈道元作水經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許多地理專著,没有不把禹貢作爲主要的引伸和發展的對象,人們都用了嚴肅和尊敬的態度對待它,因此禹貢的地位越高,山海經的地位就越低落。

解釋禹貢的書很多,爲着時代不同,思想有異,分爲漢學和宋學兩派。漢學注重師傳,容易墨守成説;宋學注重批評,敢於自出新解,但在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科没有發達的時候,也容易流於武斷。就尚書學略舉數種,代表漢學的有唐朝孔穎達的尚書正義,清朝王鳴盛的尚書後案,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先謙的尚書孔傳參正;代表宋學的有宋朝林之奇的尚書全解,蔡沈的書集傳,黄倫的尚書精義,清康熙朝欽定的書經傳説彙纂。其專釋禹貢的有宋朝毛晃的禹貢指南、程大昌的禹貢論和禹貢山川地理圖,明朝茅瑞徵的禹貢匯疏、清朝胡渭的禹貢錐指、徐文靖的禹貢會箋、楊守敬的禹貢本義。其中以胡渭用力最深,他的禹貢錐指可以説是一部具有總結性的書。不過現在離胡渭的時代已經二百多年了,在這一段時間裹,地理學正式成爲一門科學,我們應當對於禹貢再來一個總結,肯定它的正確地方,否定它的不正確的地方,給它一個適當的評價。

禹敷土〔1〕,隨山刊木〔2〕,奠高山、大川〔3〕。

【註釋】〔1〕 敷,作分字講,又作布字講。禹敷土,是説當上古洪水横流以後,不辨區域,禹乃爲之分别區劃以爲九州。

〔2〕 隨山,就是循行諸山。刊木,一解作斫木,謂禹治水時斫木通道,斫下的木材也

可以作治水的工具；又一解是作爲表幟，是説某山某水須要治理，就插一木以爲標記。
〔3〕 奠作定字解。奠高山、大川，有兩種説法：一是尚書吕刑説“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就是山川的名稱都是禹治理洪水以後所取名的。二是鄭樵通志説“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就是禹既分别天下爲九州，并且指定出名山、大川爲各州的疆界。如像兖州以濟水、黄河爲界；青州以海和泰山爲界；雍州以黑水、西河爲界；荆州以荆山、衡山爲界；徐州以海及泰山、淮水爲界；豫州以荆山及黄河爲界；梁州以華山、黑水爲界。我們知道，山川名稱的來源是經過許多年，許多史實造成的，决不是某一個人主觀的意見。這兩種説法不同，應該是後一種解釋比較合理。

冀州[1]：既載壺口[2]，治梁及岐[3]。

【註釋】〔1〕 冀是春秋時國名，後爲晉所滅，今山西河津縣東北有冀亭，即古冀國。冀州的名稱因古冀國而來。禹貢冀州的疆界，本文里没有説明，根據與冀州相連的雍、梁、豫、兖、青等州看來，它的境界是西、南、東三面距河，古黄河自今河南焦作市不東北流而東流，經修武、輝縣、滑縣、濬縣折北流，入河北境，又東北流至天津入渤海。河西爲冀州的東界，河東爲兖州的西界，據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河水注，這是禹河的故道，周定王五年河徙後，故道已堙廢了。北界不甚明確，冀州的範圍，大致有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遼寧西部。
〔2〕 既戴壺口，既作已字解。是説壺口一段的河道已經治理完畢。載字朱熹説是“已事之詞”。壺口，據漢書地理志説“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漢北屈縣，在今山西吉縣西北。壺口山在今吉縣西北，陝西宜川縣東北，南距龍門約七十公里。黄河至壺口山，河身由二百多公尺收束至二十多公尺，懸崖直瀉，成爲瀑布，上下水面高低相差到十五公尺，水勢奔放，頃注石槽，瀠洄旋轉，好像壺形，故山名壺口。
〔3〕 梁是梁山，岐是岐山。陝西有梁山，在韓城、郃陽縣界，爲黄河西岸的大山。陝西有岐山，在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一名箭括嶺，古名天柱山。這梁、岐兩山都在雍州的境内，自漢班固漢書地理志説梁在左馮翊，岐在右扶風，鄭玄從之，以爲雍州山見於冀州，是治水從下起，故於冀州言岐、梁。宋蔡沈、曾旼等都主張梁、岐是冀州山，蔡沈尚書集傳説：“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吕梁山，在黄河東岸，爲黄河與汾河的分水嶺。狐岐山，據清一統志説是在山西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一主雍州山，一主冀州山，這樣就成爲歷代注説禹貢争論的焦點。清崔述唐虞考信録也主張梁、岐兩山在冀州，不過他修正了蔡沈的説法，認爲詩經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的梁山，即是冀州梁山，水經河水注謂之龍門，在古韓國地，屬河東，自後人以陝西韓城縣誤指爲古韓國，梁山遂在河西，与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不合。他説“岐無可考，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岐、梁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

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兖也"。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記說:"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崖際镌跡,遺功尚存"。今雖不能明確指出梁山所在,至少是與龍門連麓的,所以酈道元把龍門指爲禹疏河的梁山。壺口、梁、岐,都是因治河所施工而言,應當是黄河所經的山,若吕梁、狐岐都距河很遠,雍州的梁山非春秋晉地,岐山又在渭水流域,和導河無關,崔述的説法是比較合理的。

既修太原[1],至於岳陽[2]。

【註釋】〔1〕 修作治字解。太原,孔安國説:"高平曰原"。舊説太原即古的平原,即今山西太原盆地。太原本是通名,後以爲郡名,秦、漢有太原郡,即今山西太原市。胡渭説:"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吴帥師敗狄於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虚,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虚'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清平陽府即今山西臨汾縣,平陽東北的太原,亦指今太原市。這是根據歷來相承的説法,以爲太原是汾水所出,岳陽是汾水所經,"既修太原,至於岳陽",是導汾水,所以太原即今太原市。今按史稱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傳至子燮父始徙居晉,後來都以太原説晉。晉地所在,其實不在太原。應劭漢書地理志臨晉縣下注説:"以臨晉水,故名"。又臣瓚注説:"晉水在河東",是漢河東郡本有晉水。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説:"晉陽故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虞鄉,漢河東郡解縣地,是河東又有晉陽。水經涑水注説:"涑水又西南逕張揚城,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爲二,城西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晉興澤,在今山西永濟東虞鄉鎮西南。涑水或者就是古晉水的别名,所以其地有晉興澤,又有晉陽城,那麽叔虞所封,晉之所興,當即在此。左傳昭公元年子産説:"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從這段史料看來,臺駘爲汾、洮之神,而處太原,太原當在河東,不是秦、漢的太原郡,所以王國維觀堂集林周莽京考申明子産的説法,謂:"太原正漢河東郡地,與禹貢太原在壺口、梁、岐、岳陽間者,地望正合。大澤當即安邑鹽池,或蒲坂張揚池"。根據這些,我們可以説古太原實在河東,兼帶汾、洮,南障大澤,相當於今山西聞喜縣一帶。聞喜當涑水之陽,若涑水果然是古晉水,聞喜也就是晉陽了。唐叔虞所封即或不必就是聞喜縣,以晉興澤推考之,也應當如括地志所指的晉陽城,在今永濟縣虞鄉鎮西。永濟以上,汾水兩岸當中條山、霍山、吕梁山脈間,也是廣大的平原,故可稱爲太原。這是説把壺口山、岐山、梁山一帶的黄河治理好了,下流河東永濟到霍山一帶的平原就没有水患,人

民可以利用河水及汾水的灌溉耕種了。從前的人不明白晉陽所在,乃以太原市說之,又牽涉到治汾水上去,就使人迷惑難解,前後次序也雜亂了。

〔2〕 岳是太岳,即今山西霍縣東三十里的霍山,山南曰陽,今山西安澤、洪趙、浮山、翼城、曲沃、絳縣、垣曲、沁水、陽城一帶直到黃河北岸,包括中條山在內,都是岳山以南的範圍。和永濟的太原,正連接成一大平原。

覃懷底績[1],至於衡漳[2]。

【註釋】〔1〕 覃懷,地名,舊說在今河南武涉、沁陽、温縣一帶。史記夏本紀作"覃懷致功","致功"就是"底績"的解釋。覃懷當太行山南,黃河北岸,平夷廣衍,水流甚多,這一地的水利也是很重要的。

〔2〕 衡與橫同,漳即漳水,漳水在覃懷北,其水東流,故稱橫漳。古漳水上流合清漳河、濁漳河二水,東流注於河。覃懷和漳水下流都是平原,河道修整以後,水勢平復,漳水得東流入河,平原已無水患,這一帶地方都成了良田。以上是冀州境內黃河治理的情況,主要是使水不泛濫,平原地區又有水利得以耕種。

厥土惟白壤[1],賦上上錯[2],田中中[3]。

【註釋】〔1〕 厥作其字講,史記夏本紀直接寫作"其"字。舊說白壤是白色無塊柔輭的土壤。

〔2〕 賦,是人民向國家繳納的稅,鄭玄及孔安國皆主穀米,蔡沈說是"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蓋以周代制度軍旅之征亦稱爲賦的原故。上上是第一等。錯是錯雜,就是在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間的意思。

〔3〕 中中,是第五等。九州因地分上中下三級,而每級又分上中下共爲九等,冀州的田地在九州中屬於第五。田地的等級分類有兩種說法,一是從田地的肥瘠來說,始自王肅,胡渭等人多從之,以爲山西地勢高寒,農產最薄;河北地勢低下,向多水灾,故自古農田不及東南。一是從自然地形的高卑來說,始自鄭玄,江聲、魏源等人從之,說九州在昆侖東南,水皆東流,西北高而東南低,所以雍州在西北,其田上上,揚州在東南,其田下下,是以高爲上,低爲下。土壤既是上上,爲什麼田賦的等級又在第五呢?蔡沈說是"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稠也",這是調和之說。

恒、衛既從[1];大陸既作[2]。

【註釋】〔1〕 恒、衛是兩水名,從來有二說,一是漢書地理志說: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又漢志說:"代郡靈邱,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恒、衛及滱水、虖池四水,皆各有源流,不相通假。二是水經滱水注說:"滱水東過上曲陽北,恒

水自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此卽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滹沱水注已迭，酈道元既以恒入滱得相通稱，那麼滹沱受衛之後，也可通稱衛水。王鳴盛尚書後案、成蓉鏡禹貢班義述等均主第一説。胡渭禹貢錐指根據水經注，證明河北曲陽以下的滱水（今唐河）卽恒水，靈壽以下的滹沱卽衛水。如這裏説的"恒、衛既從"，是九河既導以後，恒、衛兩水從河以入海，那麼水經注合流通稱的説法還講得過去，所以齊召南尚書注疏考證、徐文靖禹貢會箋、錢坫地理志斠注皆從水經注。今衛河古稱白溝，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合淇、漳諸水，東北至天津合白河入海，此爲隋煬帝所開，以發源地爲春秋衛國，故名衛河，唐、宋以來亦名永濟渠，非禹貢衛水。

〔2〕 大陸，澤名，在今河北任縣東北，與鉅鹿、隆堯二縣接界，古有廣阿、鉅鹿、泰陸、大麓、沃川等名稱，又呼爲張家泊。舊時澤地甚廣，跨有今河北束鹿、隆堯、寧晉諸縣，後世淤斷，遂分爲二，一般叫寧晉泊爲北泊，大陸爲南泊，今皆淤成平地。據爾雅，廣平的地方叫陸，大陸是説有很大的一片平原，大陸地平近河，河水已治，水患既除，河北平原可以耕種了。

鳥夷皮服〔1〕。

【註釋】〔1〕 史記夏本紀作"鳥夷皮服"。尚書釋文引馬融注："鳥夷，國"。尚書疏引鄭玄注説"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可見在漢朝時，禹貢本作"鳥夷"，後來因爲僞孔安國傳説"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此後遂改作"島夷"，胡渭並以今日本、朝鮮等地指説之，姚明輝禹貢注又指今千島群島卽禹貢的島夷，皆遠遠超出了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以外，不可信。當時的所謂"鳥夷"是泛指東方邊遠的一種民族，以狩獵爲主，衣皮食肉，還不知道耕種。皮服，就是那種民族没有進化到利用絲、麻，還以鳥獸的毛皮作衣服。

夾右碣石入於河〔1〕。

【註釋】〔1〕 碣石，山名，所在傳説不一，漢書地理志説："右北平驪戎，大碣石山在西南"。胡渭禹貢錐指遂説："今河北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大城，疑卽漢驪戎縣城。"樂亭西南高上堡，在渤海邊上，與僞孔安國"碣石海畔山"的説法相合，不過漢驪戎縣究竟是不是在今樂亭縣西南，還是問題。後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魏王泰括地志、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等説碣石在盧龍，有的地圖也把碣石畫在河北盧龍、撫寧縣的東南，但是盧龍縣並没有名碣石的山。漢書武帝本紀"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注説："在遼西絫縣"，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從之，漢絫縣故城在今河北昌黎縣南。又明一統志説碣石在昌黎縣西北五十里，今名書院山；永平府志説碣石在昌黎縣北十里，今名仙人台；與文穎都説在昌黎，但方向不同，所指各異。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太康地理志説"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在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續漢書

郡國志常山郡九門縣劉昭注說“碣石山在縣界”,與書疏引鄭玄說同,在今河北藁城縣境。其他還有很多解釋,大致不出渤海沿岸。今以禹貢著作年代在戰國時看來,文穎說比較可靠,水經濡水注說:“絫縣碣石山,漢武帝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世謂之天橋也”。漢初相傳的碣石在絫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應該與禹貢作者的觀念一致。又說文:“碣,特立之石”。漢書竇憲傳說:“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酈道元所說大石如柱形,正是碣石命名所由來,因爲這山石如圓柱,又突立在河口,可作航行的標幟。或說“夾右碣石入於河”,是島夷入貢的貢道,以碣石在其右,故說“夾右碣石”。

濟、河惟兗州[1]:九河既道[2];雷夏既澤[3];灉、沮會同[4]。

【註釋】〔1〕 濟水爲古四瀆之一,周禮職方“兗州川曰河、濟”,僞孔安國尚書傳說“兗州東南據濟,蓋濟水流至古菏澤,今山東定陶縣;又東北至鉅野澤,今鉅野縣境;又東北至壽張安山湖納汶水,其入海處今名小清河。這就是古濟水故道,也是禹貢濟水與兗州和豫、徐、青三州分界處。兗州北距河,蓋黄河自河南延津縣北,東至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逕安陽縣界,又東北經河北廣平、新河、深縣、武强、河間、文安、静海等縣境,又東至天津入海。這是古黄河故道,也是禹貢兗州和冀州的分界綫。

〔2〕 九河,據爾雅釋水爲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據漢書地理志和後人解釋,徒駭河故道,在今河北交河縣境;今山東齊河縣有徒駭河,自縣東北經臨濟入海,非古徒駭。太史河故道,在今河北南皮縣北。馬頰河,出今山東平原縣境,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至無棣入海。覆釜河,出今河北阜城縣東,經東光、慶云、海豐出老黄河入海。胡蘇河故道,在今河北東光縣東南。簡河故道,在今山東陽信、樂陵縣境。鬲津河故道,在今山東德縣界。但是九河所在,早在漢朝已不能確指。我們知道古人以河爲黄河的專名辭,他水不得稱河,所謂九河大概是黄河下流的分枝,九是指多數,不一定就是九條水,但這還是和黄河一體的,或者就是黄河下流的三角洲;今山東西部入海諸河有馬頰河、徒駭河、鉤盤河等,不一定與禹貢所說的九河有關。道與導同,既導,就是說禹把黄河下流平原地區的水分别開來,以減少河水入海處的衝激力。

〔3〕 雷夏,澤名,漢書地理志說在濟陰郡成陽,在今山東菏澤縣與濮縣接界處。舊說雷夏本窪地,洪水横流,遂以泛濫,禹疏九河,並瀹濟水,使低窪處的水瀦而成澤,所以說“雷夏既澤”。或者最初雷夏本是那地區的地名,後澤亦取名。

〔4〕 爾雅釋水說“河出爲灉”,則灉水是河水的支流。又說“濟爲濋”,濋與沮音近,或沮水即濋水,爲濟水的支流。據元和郡縣志,灉、沮二水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又説灉、沮二水俱會同流入雷夏澤。唐雷澤縣在今山東濮縣東南,舊說宋代河決曹、濮間,雷夏、灉、沮皆爲河所填塞,連遺跡也没有了。

桑土既蠶[1]，是降丘宅土。

【註釋】〔1〕 兖州範圍有春秋衛國及南燕地，兖州的命名，也因衛而來。胡渭說："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帝丘在今河南濮陽東南，一爲衛所封，一爲衛所遷。詩經衛風氓篇說："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又說："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禮記樂記說"桑間濮上"，也是指衛國而言，桑間即詩經鄘風桑中篇的"期我乎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那地方桑樹很多，人民又十分珍愛桑樹，養蠶做絲的也多，所以屢見詩人的歌咏。這兩句是承"雷夏既澤，灉、沮會同"而言，雷夏、灉、沮皆與濮陽相接，在雷夏澤和灉水、沮水没有水患以後，人民更好更多地種桑養蠶。丘是高地。宅是定居。史記夏本紀作"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兖州在濟、河兩大水中間，没有大山，又地勢卑下，當洪水的時候人民都往高地逃避；這一帶的水患平復後，人民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

厥土黑墳[1]，厥草惟繇[2]，厥木惟條[3]。

【註釋】〔1〕 潤澤的土叫墳，尚書釋文引馬融説："墳，有膏肥"。墳、肥兩字音近。

〔2〕 繇，一作"䌛"，説文説："草盛皃"。

〔3〕 條作長字解，又有暢的意思。是說兖州地卑下，水易爲患，自從治水以後，改變了自然情況，草木都長得茂盛而高大了。

厥田惟中下[1]，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2]。

【註釋】〔1〕 中下是第六等。

〔2〕 貞，鄭玄作正字解，謂賦下下，第九，以此爲正。貞又作一字解，"厥賦貞"，與下句"作十有三載乃同"連文，謂十三年中賦法始終如一。蓋因兖州受水患最深，墾闢不易，禹乃爲立一種最低的標準，歲以爲常，雖遇豐收之年也不多取，以示寬待，到了十三年以後才同他州的賦法，史記集解引鄭玄所説"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的意思。又史記河渠書引夏書説："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這裏説的"十三載"，乃是禹治水的年數了，不過注解禹貢的人大多數從鄭玄的説法。

厥貢漆絲[1]，厥篚織文[2]。

【註釋】〔1〕 兖州爲衛地，衛靈公遷於楚丘，詩經鄘風定之方中篇説："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可見兖州某些地方自古以來就出産漆的。絲是兖州的特産，衛風氓篇既咏桑樹，又説："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一般的市場上，人民交易的貨物就是布匹和絲。

〔2〕 篚，説文作"匪"，説"器似竹筐"。鄭玄儀禮注説"篚，竹器如笭者"，則笭是圓形的竹器，或説如今的竹筐，下文青州"厥篚檿絲"，徐州"厥篚織縞"，揚州"厥篚織

纊",都是把精美的制成品用筐盛起來貢入帝都,或者古時人民向統治階級納獻土特產品的一種制度。織文,蔡沈說:"織而有文,綿綺之屬"。朱熹說是"綾羅之屬"。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說:"織文,是五色相錯而有文采者,先染素色之絲,間錯而織成文也"。如此說來,所貢的絲是原料,這織文則是成品了,所以分别言之。

浮於濟、漯,達於河[1]。

【註釋】〔1〕 浮,是船行水上的意思,與"沿"、"泝"一樣。達是從這條水轉入另一條水的意思。濟已解說在上。漯水是古河水的支流,說文作"濕水",也說是大河的支津。相傳禹河自河南濬縣境東北流,别分一支東流卽漯水,以今地來說,卽古漯水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山東濱縣、利津入海。古時濟、漯相通,由濟達漯,經無明文。楊大鉥禹貢地理今釋說:"今考其地當在漢臨邑縣之四瀆津"。酈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所謂河者蓋西漢以後遷徙之河,禹時未東移,而漯、濟本相附近,則漯或分濟,或濟受漯,當時濟、漯通彼處,卽四瀆津。楊說與胡渭同。漢臨邑縣在今山東茌平縣東,所謂禹時漯水所經的地方,若此說可信,則禹貢兗州貢道是由漯達河自宿胥口始,由濟達漯則在茌平。

海岱惟青州[1]:嵎夷旣略[2];濰、淄其道[3]。

【註釋】〔1〕 海,指今渤海,古稱東海。岱卽泰山,又稱東獄,又稱岱宗。青州是禹貢九州中最東的一州,五行家說東方色青,所以取名青州。青州東臨渤海,東北以何處爲界,今無可考,據孔穎達尚書疏說"越海而有遼東地",杜佑通典更說"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地",則今遼寧東部、朝鮮西部皆禹貢青州範圍。青州南界泰山,與徐州分界,西北以濟水與兗州分界。

〔2〕 嵎夷,史記夏本紀作"郁夷",今文尚書作"禺鐵"。嵎夷所在,大約在今山東蓬萊一帶濱海的地方,廣雅釋詁說"略,治也",就是說嵎夷已經歸服,可以治理的意思。蔡沈說"略,爲之封畛",後人多從之。封畛是界限,就是說給青州的嵎夷劃出一定的疆界,把他隔離開,這種說法嫌勉强,將使青州的土地不完整了。

〔3〕 濰、淄兩水名。其道,謂復其故道。濰水俗名濰河,左襄十八年傳:"晉師伐齊,東侵及濰"。濰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漢書地理志又作"惟",皆卽今濰水。淄水,周禮職方氏作"菑",漢書地理志作"甾",卽今淄水。

厥土白墳[1],海濱廣斥[2]。

【註釋】〔1〕 白墳,謂灰壤。

〔2〕 廣斥,謂廣大而鹵斥。孔穎達說:"海畔迥闊,地皆鹵斥,故云廣斥"。鹵斥是指含鹽衝積土,濱海地方多鹽,故土性也含鹽質。

厥田惟上下[1],厥賦中上[2]。

【註釋】〔1〕 上下,第三等。

〔2〕 中上,第四等。

厥貢鹽、絺、海物,維錯[1],岱畎、絲、枲、鉛、松、怪石[2];萊夷作牧[3],其篚檿絲[4]。

【註釋】〔1〕 鹽指海鹽,管子地員篇及史記貨殖列傳都說齊地多鹽,今山東沿海有王官、永利、濤雒、金口、石島、青島等鹽場,出產都很豐富,膠州灣沿岸也是鹽田廣布。絺,說文說是"細葛",卽夏布之類,今山東泰安、新泰、萊蕪、萊陽等縣都出產大量的苧麻,可制夏布。海物,鄭玄說是"海魚",因爲魚不止一種,所以說"海物維錯"。今山東沿海所出產的魚很多,如大刀魚、大口魚、帶魚、鰵魚、雪魚等,都很有名,雖然渤海產不及黃海、南海的盛。禹貢時代南方尚未開發,只有青州沿海的海產物最豐富。

〔2〕 畎,或作"甽",甽卽谷字,岱穀是泰山的谷,卽青州沿泰山的丘陵地帶,那些地方盛產絲、枲、鉛、松、怪石五種物品。青州開發最早,地宜蠶桑,春秋、戰國時代絲已著名了,唐書地理志說"齊州貢絲"。明一統志說"章丘、鄒平二縣出絲",清一統志說"濟南府境出絲",可以說自古以來盛產不衰。枲,卽大麻,今山東泰安、萊蕪一帶多產。鉛是礦物,呈青白色,古稱青金,亦稱黑錫,用途很廣,古時胡粉、丹黃皆化鉛爲之,可供繪畫和塗飾用,今山東安丘縣担山,臨朐、安丘界白石嶺,以及臨沂縣多有鉛鑛。松是山東丘陵地帶普通的樹木,詩經魯頌"徂來之松",早就著名的。怪石,指一些特殊的山石,唐書地理志說"齊州貢滑石、云滑石",元和郡縣志說"淄州貢理石",名醫別録說"太山之谷有紫石英",宋史地理志說"濟南貢陽起石",明一統志說"歷城出白礓石、鵝管石",都屬於怪石之類。

〔3〕 萊夷,萊是國名,甲骨文作"來",蓋殷時舊國。左傳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定公十年"萊人以兵劫魯侯",禹貢的萊夷卽指殷時的來,春秋齊所侵滅的萊人。杜預左傳注說:"萊,今東萊,黃縣是",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登州府黃縣東南有萊子城"。今山東黃縣東南三十里有萊山,今萊陽、萊西、萊蕪、蓬萊等縣名,或因古萊人所居,或因萊山而得名,今山東半島大都是萊的故地。又據萊蕪縣志"齊靈公滅萊,萊人播遷於此,邑落荒蕪,故曰萊蕪",則萊人是自山東半島向西遷徙的。作牧,作爲耕種,牧謂畜牧。

〔4〕 檿絲,檿,古稱山桑,卽柞樹,又名櫟樹,爲落葉喬木,葉可養蠶。柞蠶與普通蠶相似,而色概黃褐,長一寸多,吐出的絲呈褐色,取以織綢,俗稱繭綢,古人以檿絲作琴瑟的弦,因爲它堅而有彈性。今山東半島所產尤多,又以昌邑縣及濰坊市最盛,昌邑、濰坊,正是萊人的故居。

浮於汶,達於濟[1]。

【註釋】〔1〕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原山,汶水出,西南入泲。泲卽濟,據水經汶水篇,汶水入濟的故道,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也是禹貢汶水入濟的故道。後元憲宗七年築堰城壩,遏汶入泗;明永樂九年,又於東平州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並引導出鵝湖口入南旺湖,分流南北以資運,汶水入濟的故道遂不存在了。今之汶水,正流曰大汶河。出萊蕪縣東北東泰山,西南流經泰安縣又西流至汶上縣,西南入運河。禹貢青州貢道,蓋由汶水達濟水,再由濟水入漯以入黄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1]:淮、沂其乂[2];蒙、羽其藝[3];大野既豬[4];東原底平[5]。

【註釋】〔1〕 海,謂黄海。岱是泰山。淮水爲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桐柏縣西北桐柏山,東流至江蘇入洪澤湖,又東流入黄海,卽下文"導淮至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者。舊淮水本至江蘇漣水縣入海,金、元以來黄河自淮陰縣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流遂爲黄河所佔,清咸豐間黄河北徙,淮水下流亦淤,其幹流乃自淮陰合於運河。徐州北與青州以泰山分界,南以淮水與揚州分界。

〔2〕 淮水源遠流長,禹貢把淮水敍在徐州,是因沂水本入泗,泗水又入淮的原故,自黄河南下奪淮,淮水故道已非禹貢時的經流了。沂水漢書地理志說:"泰山郡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漢蓋縣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據水經沂水篇,沂水出今沂水縣,歷臨沂、郯城至江蘇邳縣合泗水,又東南至淮陰入淮水,自元至元中南、北運河成,泗水於濟寧縣南棗林閘入運河,通過獨山、昭陽兩湖,沂水於邳縣東南入運河,不再會泗水入淮了。乂作治字解,謂淮、沂二水已經治理,就是決淮歸海,沂亦歸淮。

〔3〕 蒙、羽兩山名。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南,一名蒙陰山,屬泰山山脈。羽山,相傳舜殺禹的父親鯀的地方,山下有羽淵,左傳所說鯀死之後,"其神化爲黄龍,入於羽淵",卽此,今山在山東郯城縣東北。藝,孔穎達尚書疏說"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爲種也",藝作種字講,史記五帝本紀"藝五種"與此藝字的意義一樣,就是說淮水已治,蒙、羽兩山一帶的地方可以耕種了。

〔4〕 大野,澤名,爲濟水故瀆所入,漢書地理志說"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元和郡縣志說:"大野澤在鉅野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里"。鉅野今爲山東鉅野縣,可見在唐朝大野澤還是很廣大的。自從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下迄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熙寧、金明昌、元至正,決入者凡六次,大野澤遂涸爲平地,今已不能見其遺跡了。水所停爲豬,周禮稻人"以豬畜水",蓋大野澤曾泛濫成災,茲復畜之成澤。

〔5〕 東原,鄭玄說"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說同,今山東泰安西境及東平一帶卽漢東平國,東平國在濟水之東,故漢景帝時又改稱濟東國。底平,是說水患已除,底於平定,人民可以耕種了,東原底平,是就治濟水而言。

厥土赤埴墳[1],草木漸苞[2],

【註釋】〔1〕 埴是黏土,土細密而性黏膩叫埴。赤埴墳,就是棕色土壤。

〔2〕 漸,作進字解,苞是叢生的意思。草木漸苞,謂草木不斷的長成而且叢生。

厥田惟上中[1],厥賦中中[2]。

【註釋】〔1〕 上中,田第二等。

〔2〕 中中,賦第五等。

厥貢惟土五色[1],羽畎夏翟[2],嶧陽孤桐[3],泗濱浮磬[4],淮夷蠙珠暨魚[5],厥篚玄纖縞[6]。

【註釋】〔1〕 五色土有青、赤、白、黑、黃五種不同顏色的土,古代帝王用來作封建的儀式,周書作雒解說:"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方面之土以爲土封"。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說:"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此土卽禹貢徐州土也"。姑幕,漢縣,在今山東諸城縣西南五十里,唐屬莒縣。又元和郡縣志說:"徐州,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太平寰宇記說;"徐州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彭城,今江蘇銅山縣。

〔2〕 羽卽上文"蒙、羽其乂"的羽山,羽畎,卽羽山之谷。翟是山雉,這種雉的羽毛可以用來作車服旌旄的裝飾,又可用爲舞飾。夏翟有三種解釋:一說夏作大字講,夏翟卽大雉;一說夏是地名,在江、淮間,卽爾雅釋鳥江、淮間所產的鷂雉;一說夏卽周禮天官的"染夏",夏翟就是染成五色的雉羽。從下文孤桐浮磬看,夏字應該也是形容辭。

〔3〕 嶧,山名。漢書地理志說:"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在今江蘇邳縣西南,一名邳嶧山,又名葛嶧山,又稱距山,解禹貢的人多指"嶧陽"在此。今考漢志魯國騶縣有嶧山,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又卽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居於繹"的繹山,在今山東鄒縣南二十里,屬徐州西北界,史記正義引鄒山記說:"古之繹山,言絡繹相屬也,今猶多桐樹。按今獨生桐尚徵一偏似琴瑟"。從左傳的繹山繹字來看,與鄒山記"絡繹相連屬"的意義正合,禹貢這裏所舉的多是泗水流域的特產,嶧陽應該是指鄒嶧山之陽才對。桐爲落葉喬木,桐木輕松、色白,老則密致有文理,是古人做琴瑟的必需原料。孤是獨立的意思,山陽樹很少,孤生的桐樹尤爲難得,所以這是一種特產。

〔4〕 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并發,故名。禹貢錐指說"泗水自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縣、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按泗水入淮之故道,舊稱南清河,金元以來,嘗爲黃河所佔,今山東滋陽、鄒縣、滕縣、江蘇徐州泗縣等地的舊漕河,

及徐州、宿遷、清江、淮安等縣間的淤黄河,皆其故迹。今泗水乃古泗水的上游。磬是古代的樂器,有石製銅製兩種,相傳石磬是遠古時毋句氏所發明的。水經泗水注説:"泗水東過吕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吕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是也"。括地志亦説:"泗水至彭城吕梁,出石磬"。吕梁洪,在今江蘇徐州市東南五十里。浮磬,孔穎達説:"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中浮焉;此石可爲磬,故謂之浮磬"。磬聲必求清越,或者是一種比重較輕的石頭,故名浮磬。

〔5〕 "淮夷",淮水流域的一種民族。王應麟詩地理考説:"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之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之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同言淮夷,其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淮南之夷也;其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淮夷"散佈很廣,尚書費誓有"淮夷徐戎"的話,那麽禹貢的"淮夷",是指淮北的民族。蠙卽蚌的别名,一名珠母,一名真珠貝。蠙珠卽珍珠,又稱真珠,爲蚌殼内所生的球狀物,形圓如豆,色白如銀,清麗可愛,是很珍貴的裝飾品,又可作藥用。暨作及字解。鄭玄説:"魚,美魚"。禮記禮器説"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美魚是用作祭祀的一種乾魚。蔡沈説是指淮、泗所產的白魚;胡渭根據詩經和左傳及陸璣詩疏説是水中有一種獸名魚,皮可以作車飾,兩種解釋都嫌牽强。

〔6〕 玄是黑色。纖,今名綢。縞,今名絹。這兩種都是手工業産品,唐書地理志説:"徐州貢雙絲綾、絹、綿、綢布"。宋史地理志説:"襲慶府貢大花綾"。徐州今江蘇銅山縣;襲慶府今山東滋陽縣,在濟水南,於禹貢皆屬徐州。可見自禹貢時代以至唐、宋,徐州的絲綢就很有名。

浮於淮、泗,達於河[1]。

【註釋】〔1〕 河,説文及水經注均作"菏",史記、漢書作"河"。據水經泗水篇,古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北山,西南過今山東曲阜、滋陽、鄒縣、濟寧市,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過江蘇沛縣、銅山、邳縣南入於淮,但是今泗水自銅山以上至濟寧市一段已没有遺跡可尋,銅山以下卽淤黄河故道。菏水據水經泗水注,自菏澤分流,東南經今山東鉅野、金鄉、濟寧市入於泗水。其水今湮。是古時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由濟通漯以入於河,徐州的貢道就是這樣,"達於河"的"河"字作"菏"是。

淮、海惟揚州[1]:彭蠡既豬[2],陽鳥攸居[3];三江既入[4],震澤底[5]定。

【註釋】〔1〕 淮水爲揚州北界。其東界的海,據尚書僞孔安國傳和杜佑通典,説自江蘇廢黄河口起南越長江口、閩江口至汕頭市。或説閩、粵山水爲禹貢所不及,禹貢的海只有自江蘇濱海廢黄河口起至浙江寧波止。揚州西邊與荆州分界,但禹貢未説明疆界的山、川。

〔2〕 彭蠡澤名,舊説卽今鄱陽湖。漢書地理志説今貢江、贛江、鄱陽水、餘水、修水、

盱水、錦江、袁江、盧水等九水皆直接間接的入鄱陽湖;水經注引豫章記又增多出建昌東北入修水的僚水,共十水。豬即畜,彭蠡既豬,就是那九條或十條水匯入彭蠡,停而不流。今按禹貢導水說"漢水東匯澤爲彭蠡,又東爲北江",那麼禹貢彭蠡應該在長江之北才對,後人既以鄱陽湖爲禹貢彭蠡。但鄱陽湖在長江南岸,於是以"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來解釋。考史記孝武本紀及封禪書說武帝"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樅陽在今安徽懷寧縣東,彭蠡豈得以今鄱陽湖說之? 或說彭蠡乃水流湍急成大螺旋之稱,初非專門名辭;今自安徽宿松以東,懷寧、安慶、樅陽、無爲等長江北岸一帶地方,湖泊緜亘,或者就是禹貢彭蠡所在。今宿松縣有雷水,亦名雷池,亦名大雷江,大雷與彭蠡的取義相同,或者和彭蠡有些關係。

〔3〕 陽鳥,鄭玄說是:"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雁屬游禽類,體形像鵝,茶褐色,腹部白,嘴扁平,頸和翅膀都很長,羣飛時成人字形。淮南子時則篇"季秋之月雁來",高誘注:"是月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雁秋季南來,春季北去,所以又叫作候鳥。攸,史記夏本紀作"所","陽鳥攸居",就是彭蠡是雁所居住的地方。

〔4〕 禹貢三江,爲歷來爭論不休的懸案,舊說可分爲四類,一是以爲鄱陽湖下流分歧成北、中、南三道入海的長江三支流爲三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南,東至陽羡入海。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吳即今江蘇蘇州;陽羡今江蘇宜興;石城今安徽貴池,其他與今地名同。這說的北江爲今長江的下流;中江自蕪湖經高淳、溧陽、宜興穿太湖入海,南江即指今吳淞江。又水經"沔水與江合流,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注:"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北逕吳國南爲南江"。這是說南江自今安徽貴池經宣城、廣德至浙江餘姚入海,其他與漢志同。又徐堅初學記引鄭玄說:"左合漢江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蘇軾書傳:"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水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皆指今漢江、長江、贛江下流分三道入海爲三江。二是指長江的上流、中流、下流爲三江,徐鍇說文繫傳:"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盛弘之荆州記說同。楚都今湖北武昌,潯陽今江西九江,南徐州今江蘇鎮江。三是指長江爲北江,吳淞江爲中江,錢塘江爲南江,水經注引郭璞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四是以長江之中江入太湖,更分三道入海,庾闡揚都賦注:"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爲三"。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吳地記:"松江東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蔡沈書傳說同。這是指吳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婁江即瀏河;東江在吳江縣東南,今湮。以上四種解說都很勉強,真實是江、湖分歧雜錯的意思,正如史記河渠書說:"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列傳說"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一樣,並不必確指其地。

〔5〕 震澤,即太湖,亦名具區,又名笠澤。

篠簜既敷[1],厥草惟夭[2],厥木惟喬[3],厥土惟塗泥[4]。

【註釋】〔1〕 史記夏本紀篠簜作“竹箭”,爾雅釋草亦說“篠,竹箭”。鄭玄、蔡沈分篠爲箭竹,簜爲大竹。敷作布字解,史記夏本紀即作布字。篠簜既敷,是說水患既除,那些地方滿生了各種竹子。今江蘇、浙江、江西等地都產竹,有毛竹、斑竹、荆竹多種,可以作竹箭的竹子大概就是指荆竹。因爲它細而有彈性。

〔2〕 夭,如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是花草盛美的形容辭。

〔3〕 喬作高字解,所謂“喬木”,就是高大的樹木。

〔4〕 塗泥,馬融解作“漸洳”,說文“濘,漸溼也”,蓋謂潤溼。蔡沈說:“水是溼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淖是泥淖,土與水分不開的意思

厥田惟下下[1],厥賦下上上錯[2]。

【註釋】〔1〕 下下,田第九等。揚州地勢低窪,土地潮溼,所以田的等第最次,不是就出產而言。

〔2〕 下上上錯,賦第七等,雜出第六。揚州自唐以後出產最爲豐富,但禹貢時代則不算好,或說古代多種黍稷,田雜五種,潮溼多水的土地只宜種稻,不利其他作物,又往往有水潦,所以賦税不高。

厥貢惟金三品[1],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2],島夷卉服[3];厥篚織貝[4];厥包橘、柚錫貢[5]。

【註釋】〔1〕 古人金卽指銅。金三品,謂三色的銅。史記貨殖列傳“吴有章山之銅”,就是揚州著名的產品。梁州所貢有“鏐、銀”,鏐卽黄金,銀卽白金,與銅是有分别的,所以這裏說的金三品,只是指銅。後人說金、銀、錫爲金三品,又說黄金、白金、赤金,卽金銀銅爲金三品,都不明禹貢的意義。

〔2〕 瑶、琨,說文說:“瑶,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尚書疏引王肅說“瑶琨美石次玉者”,則是以瑶琨爲一物。齒,或舊說卽象牙。又說是指各種獸類的骨物,周禮地官司徒有角人的官“掌以時徵齒角”是。革,皮革,周禮天官冢宰有掌皮的官,“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是。羽是鳥的羽毛,如孔雀翠鳥之類,用作裝飾的。毛,史記夏本紀作“旄”,張守節正義說是“旄牛尾,爲旌旗之節”。古人以之爲舞飾,又以爲旗節。惟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引禹貢皆無這兩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說是衍文。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也說:“木必具名,荆州‘杶、干、栝、柏’,是其例,無渾舉之理”。

〔3〕 島夷,胡渭指今日本,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說“當以琉球、吕宋諸國當之”,卽今冲繩島、菲律賓羣島等地,恐禹貢時地理觀念尚不致於到此。定海廳志引元吴萊甬東山水古迹記,說:“昌國卽禹貢島夷,後屬越曰甬勾”。昌國卽今舟山羣島之定海,但少根據。卉服,孔穎達說卽草服,南方居亞熱帶,島民以草編織成衣服,與北方

皮服相對爲文。

〔4〕 織貝,鄭玄説:"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及織之則成文矣"。今江蘇的"錦緞",即是由古織貝演進的。僞孔安國以爲織是細紵,貝是貝殻,與冀州"厥篚織文"不相合,貝殻既非加工精品,何用竹篚盛着一起?以織貝爲兩物是錯的。

〔5〕 橘是芸香科常緑灌木,高丈許,初夏開白花,花後結實,至冬成熟,吕氏春秋本味篇説:"果之美者,江南之橘"。今江西、福建皆以産橘著名,皮薄而瓤多液,普通稱爲"蜜柑"是。柚是芸香科常緑喬木,和橘大致相同,秋天開白花,花後結實,實爲漿果,皮粗厚,多産福建、廣東,廣東的"沙田柚"最有名。包是包裹,橘柚易腐壞,所以要包裹起來,才能遠運。錫貢謂不是常貢的東西,有命乃貢。

沿於江、海,達於淮、泗[1]。

【註釋】〔1〕 順流而下叫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則是自今江蘇常熟縣大江順流而下,至崇明入海;經啓東、如皋、東台、鹽城、阜寧入淮,逆流而上,歷漣水、淮安至淮陰縣清口入泗,這就是禹貢揚州的貢道。禹貢時江、淮未通,故自江入淮,必由海道,直到隋文帝開皇七年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開邗溝,自山陽至長江三百餘里,然後淮始達江。

荆及衡陽爲荆州[1]:江、漢朝宗於海[2];九江孔殷[3];沱、潛既道[4];云土夢作乂[5]。

【註釋】〔1〕 荆,荆山,漢書地理志説:"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臨沮,今湖北南漳縣,荆山在縣西北十里。衡,衡山,漢書地理志説:"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湘南,今湖南衡山縣,衡山一名岣嶁山,即南岳,在衡山縣北。衡陽,謂衡山之南。荆州北以荆山與梁州、豫州分界,荆州南界,禹貢只説"衡陽",未知所届,并且衡山所在,歷來争論也多,有主張九嶷山是禹貢衡山的,有以武陵山爲禹貢衡山的,漢書地理志則以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

〔2〕 禹貢所指的江,乃今四川的嘉陵江,蓋以汦江與漢江源流相距不遠,所以不分軒輊,而以江、漢並稱,如詩經"滔滔江、漢","江、漢浮浮","江、漢湯湯","江、漢之滸",孟子"江、漢以濯",周官職方"其川江、漢",都是同一觀念,古人所稱江,不是今長江上流的金沙江。漢水即今漢水,亦即下文所説的漾水。從前諸侯見天子春見稱朝,夏見稱宗。這裏是把海比作天子,江、漢比作諸侯,説江、漢二水合流以後歸於大海。

〔3〕 九江所在,論説紛紜,莫衷一是,且均主湖漢而言,晉太康地記説:"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據胡渭禹貢錐指所載,大致謂:"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干水、艾修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入江者

一，赣豫章水”。按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今湖北黄梅北即古尋陽，九江在其南，殆即今廣濟、黄梅、宿松、望江諸縣境的江水，若以洞庭爲九江，則與大江的經流無涉，又與禹貢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的文不合；若以洞庭爲九江，又何以禹貢先説：“江、漢朝宗於海”，後説“九江孔殷”呢？下文説“九江納錫大龜”，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説“神龜出於江、灌之間”，通典也説廣濟縣出大龜，足證禹貢所説的九江，在大江以北廣濟、黄梅諸地。程大昌禹貢論所説“江本無九，九江即尋陽之大江，古人命物以數，不必以數相應”，是有部分道理的。孔殷，史記夏本紀作“甚中”。殷又作衆字解，孔殷，言衆水所會，其流甚盛，朱熹所説：“正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是形容辭。

〔4〕 沱，沱水有二，一爲岷江之支流，即俗稱郫江者，而禹貢以嘉陵江爲江源，岷山導江不在今四川松潘境，則沱非江可知。一爲今湖北均縣之夏水，以其冬涸夏流，故稱“夏水”，上流爲大暉港，尚書疏謂此水即荆州之沱。禹貢所説的沱，即爾雅釋水“江爲沱”之義，説文亦説沱爲江的别流，乃指渠江諸水，如渠水、巴水、岩水而言，諸水與潛水皆近，故説“沱、潛既道”，蓋沱、潛皆不是專指某一水。潛，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安陽，潛水出西南，北入漢，左谷水出北，南入漢”。安陽，今陜西成固，左穀水即今湑水，漢即今沔水，潛即漢水之源。這與嘉陵江，即禹貢所謂的江者，又與南江岩水、巴水諸水皆近，故曰“沱、潛既道”。爾雅釋水説“漢爲潛”，凡水出於漢皆爲潛，不專指安陽一水，如堵水入漢，亦可得潛名，則所謂“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是。自江、沱之實已失，這幾句就難解索了，胡渭禹貢錐指謂出潛江縣的蘆洑河，流至沔陽縣，合東荆河入江的水爲潛水，近來解説禹貢潛水者皆從之，使人迷惑，且不是禹貢的原意。既道，謂水已治理，沱、潛入得循其故道。

〔5〕 史記夏本紀、始皇本紀、高祖本紀、河渠書、楚世家、貨殖列傳，漢書溝洫志均作“雲夢土”，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因詔改從古本，由這三個字的次序不同，就成了古今注解禹貢争論之點。史記索隱説：“雲土、夢，二澤名”。又引韋昭漢書音義説：“雲土爲縣，屬江夏”。孔穎達説：“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蘇軾説：“雲與夢二土地名，雲土夢者，猶云玄纖縞”。沈括、羅泌、易祓、鄭樵諸人遂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其實當依史記漢書“雲夢”二字相連，爾雅釋地“楚有雲夢”，周禮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也是把“雲夢”兩字合在一起的。今按楚辭王逸注説：“夢，澤也”，蓋楚人名澤爲夢，左傳“田於江南之夢”，即是江南之澤，那麽雲夢就是雲澤了。張守節史記正義説：“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東南五十里”。蓋最先的雲夢是在今湖北安陸縣東南接雲夢縣界，雲夢縣的得名當因雲夢所在；漢書地理志説今荆門有雲夢宫，又蘄春、麻城間有雲夢宫，水經注説今沔陽西北有雲夢城，漢陽有雲夢藪，皆晚起的名稱；或以雲夢之地跨江南、北，又或指洞庭爲禹貢雲夢，都是傅會成説，非禹貢本意。作乂史記夏本紀作“爲治”，是説當洪水時，那一帶地方更是泛濫成灾，現在已經治理好了。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1],厥賦上下[2]。

【註釋】〔1〕 下中,田第八等。土與揚州同,田高揚州一等,是因爲地勢比揚州稍高的原因。

〔2〕 上下,賦第三等。賦比揚州高三等,是因爲開發得早。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1]、杶榦、栝、柏[2]、礪、砥、砮丹[3],惟箘、簵、楛[4],三邦底貢厥名[5];包匭菁茅[6];厥篚玄纁、璣組[7];九江入錫大龜[8]。

【註釋】〔1〕 金三品,與揚州所貢一樣,是指青、白、赤三色的銅,左傳僖公十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預注:"古者以銅爲兵"。這也是金乃指銅的證據。唐書地理志說:"鄂州永興有銅,武昌有銅"。通志說:"大冶縣白雉山舊有銅場"。這都是荆州區域内的出産。

〔2〕 杶,説文説即椿樹。榦,考工記説"工人所榦之道七,以柘爲上",榦卽柘木,也就是青州"厥篚檿絲"的檿,柘木堅勁,可以作車轅。栝,鄭玄説"柏葉松身曰栝",説文及爾雅釋木皆説檜也是柏葉松身,則栝卽檜。檜葉似柏而圓,體幹類松,但無鱗,檜木很堅勁。柏卽普通的柏樹。

〔3〕 礪,漢書地理志作"厲",説文謂"厤,旱石也",旱石是一種堅强的石頭,鄭玄説是磨刀石。砥與礪同,史記集解韋昭説:"礪,砥石也"。郭璞注山海經西山經也説礪砥都是磨刀石,但分粗的爲礪,精的爲砥。砮石可以爲矢鏃,王先謙尚書參证引石經説文:"砮,石可爲矢鏃,從石奴聲"。丹,卽朱砂,元和郡縣志説:"辰州貢光明砂"。今湖南沅陵縣卽古辰州,尚以産朱砂著名,稱爲辰砂。

〔4〕 箘與簵皆竹類,説文謂:"箘,箘簵也"。吕氏春秋本味篇"越駱之箘",注説:"箘,竹箭也"。廣雅釋草説:"簬,箭也"。是箘簵皆竹類,可以做竹箭。湖南、湖北都産竹,古時以黄岡的竹爲最盛,資江流域益陽的竹子也是著名的。這箘簵大概都是荆竹之類的細竹子。楛,史記集解引馬融説:"楛木名,可以爲箭"。又鄭玄説:"肅慎氏貢楛矢,中矢幹"。詩大雅旱麓篇疏引陸璣説:"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蓍",因爲它細而堅勁,所以也是做箭幹的好材料。

〔5〕 三邦,史記夏本紀作"三國",究竟是指的那三國,今不可確説。底貢厥名,據吕祖謙書説"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就是説只把要貢的東西開列名單,不必真以實物進貢。

〔6〕 包是包裹,匭是匣。菁茅是供祭祀用的一種茅草。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王説"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就是指荆州的菁茅。鄭玄説:"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家廟縮酒"。因爲古人祭祀,把這種菁茅捆上一束,立在祭前,把祭酒倒在上面,酒滲下去,就好像神飲了一樣,所以叫作"縮酒"。菁茅的産地,管子輕重篇

說產"江、淮之間",今湖北安陸以東,大悟、黄陂、紅安、麻城等縣皆在江、淮間。據括地志說:"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以名包茅山'"。唐盧溪縣在今湖南盧溪縣西南,是荆州出産菁茅很多的地方。

〔7〕 玄,赤黑色。纁,黄赤色。鄭玄說:"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胡渭說:"玄纁之質蓋纖也",那就與上徐州所貢的"玄纖"一樣。組是頭飾。璣是珍珠之類的東西,可用以穿成頸圈等類的裝飾品。

〔8〕 大龜卽神龜,或稱元龜,史記龜策列傳說:"神龜出於江、淮之間"。卽出今湖北黄梅、廣濟等地,古九江地方。古人用龜以卜,這是荆州的特産。錫字與上揚州"厥包橘、柚錫貢"的錫一樣,大龜也不是常貢的。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1]。

【註釋】〔1〕 江、沱、潛、漢四水,可以往復逕通。逾作越字解,水道不通,必須由陸地始能到達,故說"逾於洛",自洛以入豫州的河,故說"至於南河"。洛卽今河南洛水。春秋時河曲以北,秦、晉兩國分界處大率叫西河;河曲以南,折而東經周、鄭界則爲南河;更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爲東河。這南河是指河南洛陽、鞏縣一帶的河,也是由洛入河的地方。

荆、河惟豫州[1]:伊、洛、瀍、澗既入于河[2];滎波既豬[3];導菏澤[4],被孟豬[5]。

【註釋】〔1〕 荆卽荆州的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豫州的南界爲荆山,北邊濱河,豫州在九州的中央,接界的有七州,只有青州爲兖州和徐州所隔,不與豫州相接。

〔2〕 伊水、瀍水、澗水入洛水,洛水入河,總的來說,四水皆入於河。伊水出今河南盧氏縣熊耳山悶頓嶺,東北流經嵩縣、伊陽、伊川、洛陽、偃師入於洛。瀍水出今河南洛陽市西北谷城山,至縣東入洛水。澗水亦名澗河,出河南澠池縣東北白石山,南流合穀水,澗水又有穀水之稱,東流經新安、洛陽入於洛。

〔3〕 滎波,滎爲濟水的溢流,詩經竹竿疏引鄭玄說:"自平帝以後,滎澤塞爲平地,滎陽民猶以其處爲滎播"。水經濟水注說同。據清一統志,滎澤故址在今河南滎陽縣境。波,史記夏本紀作"播",一本作"潘",司馬貞索隱說:"播是水播溢之義"。播、潘、波音同字通,潘卽迴流、水溢的意思,列子黄帝篇"鯢旋之潘爲淵",注:"潘,迴流也"。管子五輔篇"決潘渚",注"溢也",是水溢成淵渚叫潘,滎潘卽滎澤。

〔4〕 菏澤爲濟水所匯,菏水所出,漢書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漢定陶縣,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七里。

〔5〕 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地理志作"盟豬",或古字相通,或聲近相假,皆是一也。孟豬,澤名,漢書地理志說在梁國睢陽東,漢睢陽縣在今河南商丘南二里。舊說故址在今河南商丘東北接虞城縣界,自宋以後屢遭河患,

舊迹已分辨不出了。元和郡縣誌説周回五十里,蓋唐朝此澤還很寬大。被與播同義,播又作布字解,孟豬與菏澤中間相隔一百四十里,是説水大的時候菏澤水往往溢出流入孟豬,闞駰十三州記説"水盛乃被覆",也是這意思。

厥土惟壤[1],下土墳壚[2]。

【註釋】〔1〕 壤土,是由黏土與細砂和氧化鐵、云母等所構成的,色黄或褐,土質不黏不燥,最宜農作物的生辰。僞孔安國傳説"高者壤",高是對下句"下土墳壚"而言,後來注解禹貢的也説不出壤土的究竟,只好以高下分别了。

〔2〕 説文説:"壚,黑剛土也。"鄭玄周禮草人注壚字作疏字解,疏卽粗燥,漢書溝洫志説"地形下而土疏惡",故説壚爲下土。

厥田惟中上[1];厥賦錯上中[2]。

【註釋】〔1〕 中上,田第四等。

〔2〕 錯上中,賦第二等,又雜出第一等。

厥貢漆、枲、絺、紵[1];厥篚纖纊[2];錫貢磬錯[3]。

【註釋】〔1〕 史記貨殖列傳説:"陳、夏千畝漆"。陳謂陳縣,卽今河南淮陽縣;夏謂夏陽,卽今河南太康縣。李肇唐國史補説:"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襄州卽今河南睢縣。太平寰宇記説:"宋州産漆。"宋州,今河南商丘。陳、夏、襄、宋皆屬豫州,自禹貢時代以迄宋朝,河南漆是有名的。枲,史記夏本紀作"絲",但枲是牡麻,與絲不同。紵,今稱紵麻。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扎聘於鄭,見子産,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春秋陳、鄭在禹貢皆爲豫州地,豫州自古以來就産紵麻。

〔2〕 纖是很細的綢,纖字本身卽作細字講。唐書地理志"汝南郡貢雪花、龜甲、雙距、溪鷘等綾",綾亦綢類,可見豫州自古出纖,經過勞動人民不斷的發展,到唐朝更進步了。今河南商丘、洛陽、南陽、鎮平、汝山等地盛産櫟蠶絲,所織的綢稱汴綢,又稱南陽綢,也很名貴。纊或作絖,卽細綿,楚辭招魂"鄭綿絡兮",卽指此。莊子逍遥游篇"宋人有世世以洴澼絖爲事者",注"絖,絮也",絮也是細綿,史記夏本紀纊字卽作"絮"。

〔3〕 磬錯爲礪石的一種,詩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毛傳説:"錯石也,可以琢玉"。這種石頭可以治玉磬,玉磬是古代帝王獨用的樂器。這"錫貢"也是不常貢,須待命而後納貢。

浮於洛,達於河[1]。

【註釋】〔1〕 豫州河自潼關流入,不須浮於洛而後入於河;洛水自河南盧氏東北流,

入河。這裏說的浮於洛，是包括洛水流域諸水而言，然後豫州西部及中部貢道始全。

華陽黑水爲梁州[1]：岷、嶓既藝[2]；沱、潛既道[3]；蔡、蒙旅平[4]；和夷厎績[5]。

【註釋】〔1〕 華陽卽華山之陽，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爲雍、豫、梁三州共同的分界點，華山北是雍州，東是豫州，南卽梁州。黑水最是歷來聚訟不休的名水，因爲它關係到梁州的疆界。由於僞孔安國傳說梁州"西距黑水東據河"，又說"黑水自北而南"，於是有以今張掖河爲黑水，有以今大通河爲黑水，有以今黨河爲黑水，有以今麗水及瀘水爲黑水，有以今瀾滄江爲黑水，也有以今怒江上源的哈喇烏蘇河爲黑水的，普通多說是麗水，麗水卽今長江上游的金沙江。今按水經沔水注說："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括地志說："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北大山"。今陝西城固縣北有黑水，卽禹貢梁山的黑水。禹貢是說自華山南西迄黑水，其南則爲梁州，後人不明此義，依附孔傳或者非駁孔傳，都不可靠，梁州東界華山，西界無可考，南限於長江。梁州的名字不見爾雅釋地及吕氏春秋有始覽，或說古雍州兼有梁州的地方。其實梁州乃戰國時秦人語，秦始皇始開巴、濮地置巴郡、蜀郡，秦人棧道四出，通於蜀、漢，梁旣橋梁的意思，司馬相如所說"梁孫原"是，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禹貢產生的時代。

〔2〕 岷，岷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岷江所出，漢書地理志說"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也是指松潘岷山。禹貢時代旣以嘉陵江爲江源，並不知道江水所出的岷山在松潘，漢志所說"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又說"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這才是禹貢的岷山與江源。漢氐道縣，在今甘肅清水縣西南；西縣，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所謂"岷、嶓既藝"是就陝西寧强的嶓冢山，與岷山相近而言，江、漢發源，計其大小長短，亦略相當，故上文說："江、漢朝宗於海"。自漢朝的人以今岷江爲江源，以嘉陵江上游稱西漢水，於是將岷山移到今松潘，又將隴西西縣岷山改爲嶓冢，致使漢有東西兩岷山，嶓冢也有兩處。蜀郡湔氐道的名字也是從隴西氐道移來，因其地有湔水而增一"湔"字，這中間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漢以後，人們的地理知識更廣擴了，知江源益遠，卽漢志的岷山已經不是江水所出，西漢水不過是大江的一支流，這樣，禹貢"江、漢朝宗"的意義大家都不明白了。嶓冢山，在今陝西寧强縣北九十里，漢書地理志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東漢水所出，括地志說："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金牛廢縣在寧强東北，禹貢嶓冢當是指此。漢志又說："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山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六十里，漢以後說禹貢嶓冢的皆依漢志，獨通典說在寧强。西漢水卽嘉陵江，古人以爲江源，那麼隴西嶓冢實卽岷山；後人知江、漢並不在此，乃各嘉陵江爲西漢水，又改隴西岷山爲嶓冢，水經漾水注又以漢志的養水（卽漾水）名亦歸西漢，說"漾水東源出武都氐道縣，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這就更糊涂了。

〔3〕 潛、沱說詳荆州，爾雅釋水"漢爲潛，江爲沱"，凡出於漢水的皆可名潛，出於江水的皆可名沱，江卽嘉陵江，沱是指渠水、岩水、巴水等。

〔4〕 蔡山不知在什麼地方，葉夢得尚書傳説是四川雅安縣南蔡家山，即太平寰宇記名周公山的；胡渭禹貢錐指疑今四川峨眉縣峨眉山爲蔡山，説"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不傳，後人但以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所在者"。都是以蒙山在今四川雅安縣，蒙山以東别無大山以當之，因而附會成説，皆不可信。蒙山，漢書地理志説："蜀郡青衣，禹貢蒙山溪"。漢青衣縣在今雅安縣北；蒙山在今雅安、名山、蘆山三縣界。禹貢江、漢乃指嘉陵江，則蔡、蒙兩山不應當在雅安、峨眉一帶。旅平，王念孫禮記注説"旅，道也"，是説道已平治，下文"既旅"、"刊旅"，皆同。

〔5〕 水經沔水篇："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説："沔水北有和城，卽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城聚，山都舊縣嘗治此"。考山都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境；武當故城，在今湖北均縣北；皆梁州東界地方，此和夷當在今武當山一帶可知。

厥土青黎[1]；厥田惟下上[2]，厥賦下中三錯[3]。

【註釋】〔1〕 青黎，僞孔安國傳説："色青黑而沃壤"。今四川盆地多赤色砂岩，因此土壤爲紫色。或説青黎是無石灰性冲積土，今成都附近卽是冲積平原。

〔2〕 下上，田第七等。

〔3〕 下中三錯，下中賦第八等，三錯是雜出第七、第八、第九三等。四川自唐、宋以來就很富饒，但在禹貢時代田居第七等，賦居七、八、九等間，或因爲梁州開闢遲的原故，或者是禹貢作者没有詳細調查過，不明白實際情况所致。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1]，熊、羆、狐、狸、織皮[2]。

【註釋】〔1〕 璆，一作"鏐"，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説："黄金之美者謂之鏐"。爾雅釋器説："黄金謂之鏐"，郭璞爾雅注説："鏐卽紫磨金"。古人稱金是指銅，不是黄金，上文揚州、荆州的"金三品"都是言銅，與這裏稱鏐不同。今字作"璆"，以其從玉旁，或誤解爲美玉。詩小雅瞻彼洛矣篇"鞞琫有珌"，琫卽鏐，亦卽黄金，琫字也是從玉旁的。左思蜀都賦："金、砂、銀、礫，暉麗灼爍"，全是梁州的特産。鐵也以梁州爲最，史記貨殖列傳説，在秦始皇時代有蜀郡卓氏以冶鐵富擬邦君。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卽今四川邛崍縣；犍爲郡武陽，在今四川彭山縣東十里；南安，在今四川夾江縣西北二十里，皆有鐵官。梁州既多鑛藏，又出黄金，當然也出白銀，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朱提山出銀"，朱提，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但禹貢梁州範圍，西邊是不是包有宜賓還不敢定。鏤，説文説"剛鐵，可以刻鏤"，鄭玄説同。鏤字本身就是雕刻的意思，説文和鄭玄的説法太含糊了。爾雅釋器説"金謂之鏤"，金字如當作一般有色金屬講，那麼鏤也是礦物的一種。砮石可以做箭頭，華陽國志説："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臺登縣，在今四川冕寧縣東，恐不屬梁州範圍。

〔2〕 熊屬哺乳類肉食類動物，長四、五尺，體肥滿，頭大、四肢短，毛密而硬，黑色，穴

居樹洞土穴中，能上樹。羆似熊而大，長約六、七尺，毛色褐黑，壽命可達五十年，今稱爲人熊。狐，屬哺乳類肉食類動物，形似犬而瘦，體長四、五尺，口吻尖銳，耳殼爲三角形，四肢細，尾長，毛色黄赤，居山林中，捕食鼠鳥，也能食羊。狸即貍，形似狐而小，比狐肥，體被黑褐色疏毛，耳殼短闊，吻尖，四肢短而細。尾毛長而蓬松，穴居近村山野，夜出捕食人家的家畜，今呼爲野猫。織皮，蔡沈説："四獸之皮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蘇軾説："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罽，説文作"䋖"，就是"西胡毳布"，就是用獸毛織成的粗布，那麽織皮是經過加工的，并且是兩種物品。

西傾因桓是來[1]；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2]。

【註釋】〔1〕 西傾山，漢書地理志説在隴西郡臨洮縣西。括地志説："西頃山，今嵹臺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漢臨洮即今甘肅岷縣治，唐臨潭，在今甘肅臨潭縣西南，西傾山，在今青海同德縣東北，接甘肅夏河縣界，即魯察布拉山，一名嵹臺山，又名西强山。桓，舊説即桓水，漢書地理志稱爲白水，説："廣漢郡甸氐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白水今名白龍江，後人以嘉陵江爲潛水，因以白龍江當禹貢桓水；現在我們知道嘉陵江不是潛水，那麽從雍州西傾山來的，絶無紆回自隴抵蜀，再自蜀入漢的道理，"西傾因桓是來"一句，實在還值得研究。

〔2〕 潛爲漢水所出，今湑水、褒水都可稱爲潛水。沔水一名沮水，出今陝西略陽縣，東南流至沔縣西南入漢水。或説沔即漢水的上游。渭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山，東流入於河。逾字作"進"字講；"浮於潛，逾於沔"，是説由湑水、褒水進入漢水。入字，依焦循禹貢鄭註釋説，入字有兩種意義，一是水之入水，一是人之入水。漢水與渭水不相通，此言"入於渭"，當是人之入水，就是説從雍州西傾山、桓水一帶到冀州的通道，是循湑、褒諸水入漢，再經舊褒斜道逾過秦嶺入渭，由渭入河。後人不明白潛水的意思，又不明白嘉陵江是禹貢的江源，乃依水經桓水注説："自西傾至葭萌，入於西漢，即鄭玄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届於晉壽界，阻漾支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晉壽今四川廣元，如注説，就是浮嘉陵江至廣元縣，舍舟登陸，越岡巒而北入陝西寧强界，又北至沔縣入漢水。嘉陵江的上游即西漢水，在陝西略陽西，與沔水甚近，何必又從略陽南下到四川廣元，舍舟登陸，穿過川、陝邊界再到沔縣入漢水？這是不可理解的。"亂於河"的亂字，孔穎達説"亂"字是釋水文。蔡沈説："絶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1]：弱水既西[2]；涇屬渭汭[3]；漆、沮既從[4]，灃水攸同[5]。

【註釋】〔1〕 這黑水與梁州的黑水同，蓋謂雍州東有西河以西，南至黑水以北的地方，黑水乃雍、梁兩州的交界處。西河，戰國時魏文侯已有西河郡，但魏的西河自焦、虢、桃林之塞至關、洛，範圍很廣；禹貢所説的西河，乃指黄河自内蒙古托克托折而南

流，至陝西華陰縣東折而東流一段。或說這一段河由北南流，正在冀州之西，故稱西河。雍州東以黄河與冀州分界。南以秦嶺山與梁州分界。

〔2〕 弱水卽漢書地理志張掖郡觻得縣的羌谷水，卽今甘肅張掖河。水有二源，一名山丹河，出山丹縣西南祁連山，北流折西會洪水河；一名張掖河，出張掖縣西南，曲折北流會山丹河，其下通稱張掖河，又稱黑河，西北流經臨澤、高臺，至鼎新縣與白河會，仍稱黑河，北流入居延澤。徐松西域水道記說："弱水，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漢儒不知本爲一河，分張掖河當禹貢之弱水，黑河當禹貢之黑水，誤矣"。

〔3〕 涇水有二源，北源出甘肅固原縣南牛營，南流折東，經隆德、平凉會南源；南源出涇源縣西南大關山，東北流會北源，東南流至涇川縣入陝西境，至高陵縣入於渭。孔穎達說："屬，謂相連屬"，涇水入渭，故說"屬渭"。渭汭，水北叫汭，此"涇屬渭汭"，指涇水流入渭水的地方，今陝西淳化、三原、高陵、涇陽都在渭水北岸，爲涇水入渭所經地。汭字又有作水曲解，又有作水中洲解，皆非。

〔4〕 漆水，源出今陝西銅川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縣合沮水。沮水源出今陝西黄陵縣西北子午嶺，東南流經黄帝陵南，又東流會漆水名石川河，東流至富平縣南交口鎮入渭。水經沮水注說："沮水東注鄭渠，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絶白渠，逕萬年縣故城北，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支渠合，又南入於渭水"。今石川河卽酈道元所說的漆沮水，那麽漆沮是一水了。僞孔安國尚書傳、闞駰十三州志，以至胡渭禹貢錐指，皆説漆沮卽洛水，因爲周禮職方説"雍州其浸渭、洛"，洛水也是大水的原故。但據漢志，洛水一入渭，一入河，糾紛太多，迄無定說。此"漆、沮既從"，卽是漆合於沮，沮合於渭，與冀州"恒、衛既從"的意義一様，不必另爲異說。

〔5〕 灃水，亦作"灃水"，又作"酆水"，出今陝西鄠縣東南終南山，西北流經長安納潏水，又西北分流並注渭水。灃水爲關中八水之一，渭南諸川，以灃爲大，自歷代建都渭南，鑿引諸川爲津渠，灃水故道已失，詩經説"灃水東注"，漢書地理志則説"北過上林苑入渭"，禹貢時代的灃水入渭，不知與漢志同不？攸，史記夏本紀作"所"，是説灃水與漆、沮皆同入於渭。

荆、岐既旅[1]，終南惇物[2]，至於鳥鼠[3]；原隰底績[4]，至於豬野[5]。

【註釋】〔1〕 荆、岐二山名，荆山在今陝西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這是北條荆山，與荆、豫兩州交界處，今湖北南漳的南條荆山不同。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以有兩山岐出，故名。旅作道字講，此"荆、岐既旅"與梁州"蔡蒙旅平"的意義一様。

〔2〕 終南山卽秦嶺山，普通所説的終南是指秦嶺的一峯太白山，在今陝西郿縣東南四十里。惇物，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漢武功卽今郿縣，太壹卽太白山，今郿縣東南有武功山，一名敖山，與太白並屬秦嶺，故胡渭禹貢錐指説是太壹的北峯。程大昌雍録説："惇物非山名；終南山高而廣，多物産，故禹貢曰'終南惇物'"。既舉終南，又何必再舉惇物，當如雍

録説,不能别有一山名惇物。尚書舜典"惇德允元",惇字有廣大寬厚意,史記夏本紀作"敦物",和"惇"的意義一樣,是形容終南高大寬廣,包藏萬物,漢書東方朔傳説"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給取,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憂"。南山即指終南。

〔3〕 鳥鼠山,括地志説:"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里"。唐渭源縣在今甘肅渭源縣西,山在今渭源縣西南,隴西縣西,屬北嶺六盤山系,下文"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此鳥鼠山。姚永樸尚書誼略引汪烜説:"荆在漆、沮上,岐爲渭所經,終南灃所出,鳥鼠渭水源;今諸水治,故'既旅'也"。是這裏所舉終南及鳥鼠,皆蒙上"既旅"二字而言。

〔4〕 原隰,鄭玄説:"詩云'廣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孔穎達説同。豳,指今陝西邠縣、栒邑等地。張守節史記正義説:"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不以原隰爲地名。楊大鈊禹貢地理今釋引一説,謂:"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必有隰,其卑於原者隰也。秦中之原獨多,不止一邠地。蓋經敍涇、漆、沮、灃皆由渭入河,爲決川距海之事;又敍荆、岐、終南、惇物、鳥鼠諸山,主谿谷而言,至此原隰,則主田野而言,皆濬畎澮距川之事"。爾雅釋地説:"可食者曰原,下者曰隰",陝西古有畢原、彊梁原、韓原、高門原、三時原等,皆高地,隰是原的對稱,原隰不應當專指一地。

〔5〕 豬野,澤名,漢書地理志説:"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漢武威縣在今甘肅民勤縣北,豬野澤,在今民勤縣東北辰城外,接内蒙古巴彦浩特市界,今名魚海子,又名白亭海。即古休屠澤。或以爲原隰既不專指一地,豬野亦非獨謂一澤,今内蒙古巴彦浩特市以西到額濟納旗,廣袤八、九百里,有白河、黑河、郭河、水磨川等,所豬有居延澤、昌寧湖、玉海、白亭海等,皆西河諸水所都,惟有"豬野"兩字足以形容它,不是一海所能盡。這種解釋也有道理,不過禹貢雍州北界是否有今内蒙古的西北部還很難説,今巴彦浩特市南有巴音克德池、頭道湖、巴音布魯克池、雙合山池、察汗池、伯爾克罕池,甘肅民勤縣又有白亭海、青土湖等,皆在雍州北邊,或即禹貢泛指的豬野。豬是水所聚,史記夏本紀作"都",意義相象。

三危既宅[1],三苗丕敍[2]。

【註釋】〔1〕 三危山,左傳昭公九年杜預注説:"三危山在瓜州,今敦煌"。今甘肅敦煌縣南黨河旁有三危山,舊説乃禹貢的三危,但是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敦煌縣不説有三危。後漢書西羌傳説"舜流四兇,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這包括很廣,也不能確指三危所在。史記索隱引河圖説:"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岷山相連。"孔穎達尚書疏引鄭玄説同。今按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劉昭注説:"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後漢首陽縣,在今甘肅渭源縣東北,鳥鼠山,在今渭源縣西,岷山在今甘肅岷縣南,三危所在,可以從這幾處相關的地名找出來了。又漢書馮奉世傳説:"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奉命討伐,"屯首陽西

極上"。如淳注說:"西極,山名。"郭璞注淮南子地形篇說:"三危,西極之山"。那麼禹貢三危,即馮奉世所登的西極山,陸德明莊子音義說"三危今屬天水郡",也是指西極山而言。不過西極山究竟今名什麽,已不可指。宅是安定的意思

〔2〕 三苗,舊說在今湖南岳陽、湖北武昌及江西九江一帶。相傳黄帝時候有叫縉云氏的,他的兒子名饕餮,爲諸侯,生性狠惡,又愛掠奪别的財物,帝舜把他流放到三危山去,就是三苗,故尚書堯典説"竄三苗於三危",這裏的三危、三苗也是相連帶的一回事。自史記吳起傳説"三苗氏,右洞庭,左彭蠡",後來言三苗所在,皆以今湖南、江西的洞庭指之。按古彭蠡乃通稱,凡是水流湍急形成大螺旋形的都可稱爲彭蠡,江有彭蠡,河也有彭蠡,不必定在洞庭一帶。禹貢三危既是漢首陽縣的西極山,三苗當如後漢書西羌傳説是"河關之西南羌",三危不遠在敦煌,三苗也不在洞庭一帶。敍作順字解,是説三危地方已安定了,三苗也順服了。

厥土惟黄壤[1];厥田惟上上[2],厥賦中上[3]。

【註釋】〔1〕 黄壤,黄色土,是自蒙古沙漠吹來,亦有由河流沉澱而成,土質疏鬆,作黄褐色,有劈立性,如經灌溉即成沃壤,今六盤山脈左右及陝西中部、北部都是這種土。

〔2〕 上上,田第一等。雍州田地在九州中爲第一,是同秦、漢都關中廣修水利有密切的關係。班孟堅西都賦説"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菜",爲農事極盛時代。唐、宋以後至於解放前,注重東南農田,西北農田水利很少注意,田土也日漸瘠薄;今則有大規模的水利網,又根治黄河,不過幾年,已經遠遠超過秦、漢時的盛況了。

〔3〕 上中,賦第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1]。

【註釋】〔1〕 球,鄭玄以爲是美玉。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也",是古代帝王笏是用球做的。琳也是玉,司馬相如上林賦"玫瑰碧琳",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熒",則琳具青碧色,與今翡翠同。琅玕也是玉之類,説文説"琅玕似珠"。今不知爲何物。

浮於積石[1],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2]。

【註釋】〔1〕 漢書地理志説:"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河關故城,在今甘肅臨夏市西;積石山在臨夏市西北,青海循化縣東,水經河水注稱爲唐述山。又青海同德縣西南有積石山,爲阿尼馬卿山的支峯,俗稱此爲大積石山,稱臨夏西北積石山爲小積石山,説禹貢的在大小積石間争論不已。下文"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與這裏"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相同,漢以後指導河自大積石,但是大積石漢時並未入中國版圖,禹貢時代當然也不知道河源所在,今定積石爲小積石。

〔2〕 龍門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的西岸，東與壺口隔水相望。西河見上。渭汭，指渭水以北，陝西華陰縣以東，朝邑西南渭水入河處。雍州貢道有二：一自小積石山起，乘船沿河東行又北行，折而東行，再折而南行，爲經西河以至於龍門，那麼禹貢時代的黄河完全可以通舟楫了；又一道由灃、涇或由漆、沮、順流而下，至於渭汭以入河。雍州水以河、渭最大，所以這裏並舉之，則雍州自西至東，兼及南北的交通，都因河、渭而貫串起來了。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1]。

【註釋】〔1〕 織皮見上梁州。梁州說“熊、羆、狐、狸、織皮”，這裏單說“織皮”，也是蒙上文“熊、羆、狐、狸”。蔡沈說：“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皮毛，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敍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這樣說來，崑崙、析支、渠搜都在九州範圍以外了。崑崙，自古皆以爲山名。崑崙是我國最大的山脈，西自帕米爾高原的葱嶺發脈，沿新疆、西藏的邊境向東延伸，稱爲崑崙山系，又分稱北支爲陰山山系，中支爲北嶺山系，南支爲南嶺山系。漢書地理志說：“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弱水崑侖山祠。”漢臨羌縣即今西寧市，崑崙山在西寧市西。又說：“敦煌郡廣至，宜禾都尉治崑崙嶂。”漢廣至縣故城，在今甘肅安西縣西，崑崙山在安西縣南，也就是十六國春秋所謂：“酒泉南山，崑崙之體。”漢人所指的崑崙，皆不出崑崙山脈中支的上段。自後通西域，窮河源，乃以新疆于闐山爲崑崙，但河西四郡是漢武帝所開闢的，戰國以來所謂崑崙還不在此。今按水經河水注說：“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逕梁山原，東有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爾雅釋丘說“三成爲崑崙丘”，三累山豈不是崑崙山麼？龍門既爲大禹所鑿，河出崑崙，猶言河出龍門，與河源無干，然則最先所指的崑崙即此三累山。又崑崙亦稱昆山，昆山以産玉著名，其先所指絶不很遠，或藍田山出玉，其地爲古“驪戎”所據，或者“驪戎”即“犬戎”、“昆夷”，故其山亦名昆山，以産驪馬而稱驪山。如此説可信，那麼崑崙山最先是在今陝西東部“昆夷”地，其他指祁連山、阿木尼麻禪山、巴顔喀喇山、岡底斯山、于闐崑崙，都是後來傅會的。析支，水經河水注引司馬彪説，謂“析支”是“西羌”的别種，“河曲羌”所居地，在今甘肅臨洮以西及青海西寧市西北大積石山一帶皆是。馬融、鄭玄及太平御覽地部引崔鴻十六國春秋，皆説“析支”爲山名，謂河關之西，西南羌之地。今從司馬彪説，蓋古“析支”還在臨洮之東，後迫於漢族統治者，乃漸漸遠徙。渠搜，鄭玄及水經河水注均以渠搜爲山名，漢書地理志顔師古注以爲國名。渠搜所在，或説漢朔方郡有渠搜縣，即古渠搜，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故朔方城。又凉州異物志説：“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説：“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鏺汗即魏書的洛那，大唐西域記的鏺汗那，唐書的拔汗那，後名費爾干，在今烏兹别克境内，説禹貢渠搜的多主在此，似亦太遠，但禹貢時代所指的渠搜確在何地，實在難於考詳了。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稱“西戎”，所謂西，大致不出陝西、甘肅

境,皆當在雍州的疆界内。敍與上“三苗丕敍”的意義一樣,即是雍州水患既平,人民得安居樂業,這三國也服了。

以上是禹貢九州的疆域和九州山、水、原隰治理的情形,以及各州的貢道。據史記夏本紀,禹是堯、舜的臣子,堯遭洪水,那時舜已攝政,命禹平水土;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定貢賦,則在舜時。堯都平陽,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舜都蒲坂,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東南;皆屬冀州,冀州爲帝都,各州貢賦所湊。無論禹治水在堯時舜時,冀州是否因爲帝都關系列在第一,但山西河谷地帶確是中國文化、農業的發祥地,所以禹貢把冀州列在九州的開頭。禹治水則自冀州西邊的壺口始,又治汧、漆、汾水,使入黄河,冀州平地的水患已除,大陸澤一帶地方也能耕種了。兖州據黄河下游,若河水泛濫,受害最大,故禹疏爲九道以殺水勢,使雷夏豬而爲澤,灉、沮兩水得以會同流入;由於水患既除,民得下丘陵而居平地,從事農作物的栽培,並以其地的土特産品和手工業品貢入冀州。徐州是淮水、沂水的經流地,今兩水已治,大野又豬爲澤,濟水流域的東原一帶也底於平定,蒙山、羽山地區也可以耕種了,並以海産、鑛産和手工業品貢入冀州。揚州據江、淮下游,水患嚴重,今因彭蠡、震澤已能停豬,江北懷寧、安慶、樅陽等地,以及太湖沿岸都成沃壤,人民生活改善了,把所出産的金、玉、竹、木、皮、毛、水菓等貢入冀州。荆州水患最大的是江、漢,今江、漢已能順流入海,江漢所出沱、潛諸水也有一定的流道,尤其大江北岸雲夢澤的治理,起着蓄洪的作用,人民從事農耕和經營農業副産品以外,荆州最著名的三脊茅和神龜,也能遠運至冀州了。豫州是黄河經流地,小水很多,伊、雒、瀍、澗既已入河,滎澤也不泛濫,菏澤水又入孟豬,豫州特産漆、絲和紵麻等均能入貢冀州。梁州是禹貢江、漢的發源地,江、漢所出的沱、潛不復爲患,岷山、嶓冢地區已可耕種,蔡山、蒙山又已平治,梁州出産大宗的黄金、鐵、銀、砮石和珍貴的皮毛皆可外運,甚至遠在雍州的西傾山、桓水一帶的人,也可以經梁州的貢道而入冀州。雍州地高,多水多山,涇、渭、漆、沮、灃水均已分别入河,荆、岐、終南、鳥鼠山既已平治,高原隰地又都經過治理,廣大的北邊水澤區至是皆可耕種了,三危地方的三苗久久不服,自此也順從了。終南山包有萬物,織皮則來自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各種美玉,由於水陸交通的便利,均入貢冀州。我們知道禹貢不是大禹時代的真實記録,至少應相信是戰國時人的作品,他把冀州爲中心,使其他八州的交通,均殊途而同歸;再把下面的導山、導水兩章配合起來,就是中國最早的系統的地理書。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1];壺口、雷首,至於太岳[2];底柱、析城,至於王屋[3];太行、常山,至於碣石入於海[4]。

【註釋】〔1〕“導”字,史記夏本紀作“道”,導、道字通,都是治理的意思。或説導是循行,就是史記所説“禹乃行相地宜”的行,也就是“隨山刊木”的事。岍山,漢書地理志及續漢書郡國志説是右扶風汧縣的吴山,在今陜西隴縣南七十里,東鄰岐山,西接

隴岡。岐山，據漢書地理志説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漢美陽縣，在今陝西扶風縣北二十五里，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荆山，即雍州“荆、岐既旅”的北條荆山，漢書地理志説：“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漢懷德縣即今陝西朝邑縣，荆山在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彊梁原即水經河水注所稱的朝坂，爲荆山的北麓，陝西同州府志説：“華原，在朝邑縣西，繞北而東，以絶於河，古河濡也，一名朝阪，亦謂之華原山。”蓋此導岍山、岐山至於荆山之麓，直抵河濡，所以説：“至於荆山逾於河。”導水必先導山，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區域内，雍州地高，又岍是岍水所出，岐、荆爲漆沮與渭水所經，所以先自岍、岐説起。

〔2〕 壺口、雷首、太岳三山，皆在冀州區域内。壺口山，在今山西吉縣西北。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水經河水注説：“雷首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相傳此山有九名，但括地志和通典所説各不同，胡渭禹貢錐指説即中條山脈，中條山脈在今山西西南隅，介黄河與涑水間，主峯在山西芮城縣西北。太岳即冀州“既修太原，至於岳陽”的岳山，山脈長達一百五十里，主峯在今山西霍縣東南三十里。壺口是黄河險要處，治壺口以殺河勢；黄河繞雷首南麓東流，治雷首以暢河流；太岳爲汾水所經，治太岳以理汾水，保证太原盆地的豐產。

〔3〕 底柱山即三門山，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中，南與河南陝縣接界，水經河水注説：“昔禹治洪水，山陵當路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在水中若柱然，故謂之底柱，亦謂之三門。”三門，南名鬼門，中名神門，北名人門，今稱三門峽。現在爲了根治黄河，正在進行着巨大的三門峽水庫建設工程。析城山，在今山西陽城縣西南七十里，黄河北岸，山峯四面如城，高大險峻，故名析城。王屋山，漢書地理志説：“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漢垣縣即今山西垣曲縣，王屋山在今垣曲縣東北一百里，與陽城析城山連麓，南跨河南濟源縣界，一名天壇山，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名王屋，括地志説“王屋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蓋就河南濟源縣言，所指與漢志皆同。但這裏説“底柱、析城，至於王屋”，王屋山還在析城山的東面，與今兩山的次序不合。底柱、析城、王屋三山皆在冀州區域内，治底柱以決河障，治析城以通河壅，王屋臨河上，又是濟水所出，這都與南河的關係很大。

〔4〕 太行山，首起河南濟源縣，北入山西晉城縣，迤向東北，延袤千餘里，隨地易名，其主峯則在山西晉城縣南。恒山，漢朝避諱又稱常山，水經注稱爲玄嶽，起山西代縣，東北延伸至河北陽原縣境，主峯在山西渾源縣東南。碣石即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的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縣南。太行在古黄河的西岸，向北至冀州北邊則有恒山，自恒山以東則是河入海處的碣石，諸山已治，故黄河得由兖州入海。崔述夏考信録説：“導山凡兩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遠，由北而南，河、渭以北爲第一重，岍、岐至太岳爲西干；底柱至碣石爲東干；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太原四句相表裏，底柱四句與冀之覃懷、恒、衛四句相表裏。”禹貢作者的初意和他的地理知識就是這樣，九州所記的山水與導山導水是互相聯貫的，所以他列舉水所經過的重要山名和險要處，來説明當時

的自然地理。漢朝學者於禹貢導山有三條四列的説法，宋朝又有地脈的説法，都不免附會，何況以今天的地理知識來看桐柏和大别，山勢顯然連貫的，在禹貢則分隸二州；岷山、衡山若風馬牛不相及，但禹貢則連在一起，這又怎樣解釋呢？我們認爲應該照着禹貢本身的次序，不拿後來的知識去範圍它，崔述的四重論是可取的。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1]；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2]。

【註釋】〔1〕 西傾即梁州"西傾因桓是來"的西傾山，在今青海同德縣東北，接甘肅夏河縣界，墊水出山南，洮水出山東，是黄河南部的大山。朱圉山，漢書地理志説"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圉、圄形近，未知孰是。漢冀縣，在今甘肅甘谷縣北，朱圉山在今甘谷縣西南三十里。鳥鼠即雍州"終南惇物，至於鳥鼠"的鳥鼠山，在今甘肅渭源縣西。太華山，漢書地理志説："京兆尹華陰，太華在南。"漢華陰縣，即今陝西華陰縣；太華今稱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又名西獄，以西有少華山，故名太華。禹貢説"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以地理而言則應先西傾，次鳥鼠，再爲朱圉，後爲太華，否則朱圉山不在甘谷縣境，應當在西傾、鳥鼠之間。西傾、鳥鼠、朱圉，皆在雍州之南，與太華首尾相接。桓水出西傾，朱圉桓水所經，鳥鼠爲渭水所經，華山爲黄河所過。治西傾、朱圉使桓水入嘉陵江；治鳥鼠、太華，使渭水入河。

〔2〕 熊耳山，在今河南盧氏縣南，漢書地理志謂"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即此山，其山兩峯相競，狀如熊耳，故名。外方山，即嵩山，故名嵩高，又名崇高，或稱中獄，在今河南登封縣北，山脈起自河南西峽縣，東北延伸，盡於鞏縣，今稱爲外方山脈。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縣西北，在河南、湖北界上，南與湖北隨縣接，西與湖北棗陽縣接。陪尾山，漢書地理志説："江夏郡安陸，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安陸即今湖北安陸縣，禹貢説"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沂、泗"，導出旣爲了治水，但安陸的陪尾山非淮水所經，後來説禹貢的改從唐書地理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謂"泗之與淮，猶伊之與洛。"泗水陪尾，在今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在豫州及徐州境。熊耳爲伊水所出；外方爲伊水所經；桐柏爲淮水所出；陪尾、泗水所出，古泗水入淮，治桐柏、陪尾則淮水可順流入海。崔述説："河渭以南爲第二重，西傾以下爲西干，熊耳以下爲東干。"

導嶓冢至於荆山[1]，内方至於大别[2]。

【註釋】〔1〕 嶓冢即梁州"岷、嶓既藝"的嶓冢山，在今陝西寧强縣東北。荆山即荆州"荆及衡陽惟荆州"的荆山，漢書地理志説是"禹貢南條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十里，荆、豫交界的山。嶓冢爲漢水所出，荆山爲漢水所經，文選南都賦李善注説"漢水自荆山别流爲滄浪之水"，是治荆山也是因爲導漢水。

〔2〕 内方，漢書地理志説："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漢竟陵縣，

在今湖北天門縣西北鍾祥縣境;章山在今鍾祥縣西南,一名馬良山,又名馬仙山,屬北嶺荆山山脈,這山非常卑小,或不是禹貢的内方。大别山,漢書地理志説:"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别山在西南"。漢安豐縣,在今安徽霍邱縣西南;大别山在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接河南固始縣界,但這大别非漢水所經,與禹貢説"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别,南入於江"的文不合。元和郡縣志説魯山,一名大别山,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北,也就是今長江大橋頭的龜山,但魯山水經謂之古翼際山,不名大别。又左傳定公四年"吴伐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今翼際山尚在漢水西岸,與子常濟漢之文又不合,則後人説大别在漢陽者也不對。史記索隱説:"大别山,在六安國安豐,今土人謂之甑山"。括地志也説:"大别山,今沙州在山上,漢江經其左,今俗猶云甑山"。甑山在今湖北漢川縣東南,漢水東岸,較爲近情,但後人又説這是小别山。凡此皆推測之説,並非有精確的根據。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堯説:"大别山,在光州西南,黄州西北,漢陽東北,霍邱西南,班志屬之安豐,但據山東而言,若論其西南,則直至漢水入江處,故商城西南黄陂、麻城之山,古人目爲大别"。又讀史方略謂"小别、大别既在漢東,當在柏舉之南",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則在今湖北應山縣東南黄安縣界。二説與禹貢及左傳皆合,似可解釋安豐非漢水所經的疑惑。然循禹貢導山原文,熊耳、外方、桐柏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荆山、内方、大别爲一條,岷山、衡山至敷淺原爲又一條,今之大别,或即禹貢的敷淺原,而這裹的大别若如沈、胡説,則内方又不當爲安陸之章山,或疑古之内方,即今武昌的大洪山。内方、大别,皆在荆州,治此兩山,乃導漢水入江。崔述説:"淮、漢以南爲第三重,嶓冢爲西干,内方爲東干"。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1];過九江,至於敷淺原[2]。

【註釋】〔1〕 岷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岷江所出,但此不是禹貢岷山。古人以嘉陵江爲江源,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這西縣的嶓冢山,才是禹貢的岷山,西漢水即禹貢的江源。漢人知江源不在此,乃以今岷江爲江源,以嘉陵江上游稱西漢水,遂將岷山移到今松潘,又將隴西岷山改稱潘冢,後人不明白這個淵源,乃以松潘岷山指導山、導水的岷山,大錯。衡山,在今河南南召縣南,即山海經中山經所説的衡山。中山經又有雉衡山,澧水所出,與衡山相隔九十五里,馬融廣成頌"西據衡陰",即指這山。自漢書地理志以今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岣嶁山爲禹貢衡山,遂相沿不易。治岷山是爲了導江,若爲湖南衡山縣衡山,則與禹貢導江"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的形勢不合。後人以湖南衡山當此衡山,遂説九江爲洞庭,東陵爲湖南岳陽的巴陵,牽强附會,種種人歧了。

〔2〕 九江與荆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和下文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的"九江"均同,在大江以北,今湖北廣濟、黄梅一帶;後人以洞庭爲九江,與大江的經流無干,又與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的文不合。敷淺原,漢書地理志説:"豫章郡歷陵,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歷陵,王莽改爲蒲亭,唐

有蒲塘驛,卽今江西德安縣城。杜佑通典説:"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卽漢歷陵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蔡沈書傳引晁以道説:"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後人因疑漢歷陵在晉時與豫章郡餘汗、廬陵俱屬鄱陽郡,而豫章郡柴桑縣則屬武昌,漢志柴桑有九江亭,歷陵不應該轉在柴桑的西邊,認爲是杜佑因蒲亭、蒲塘所牽連附會,并且把山與原分爲兩處。但是晁以道所説的也没有什麽根據。或者是柴桑屬武昌,依長江的下游;歷陵屬鄱陽,跨彭蠡的兩岸,則杜佑的説法未必全屬子虛。朱熹九江彭蠡辨,以廬山爲敷淺原,也是以意推求,無可证信,反不知仍依舊説,以傅淺原在江西德安縣爲是。但漢書地理志往往錯誤,不足盡恃。禹貢説"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又説"過九江至於東陵",九江和東陵都在江北,敷淺原不應該獨在江南。這裏上句説"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衡山卽南陽雉衡山,澧水所出,也在江北,敷淺原更不當越至江南。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有博鄉縣,王莽改名揚陸,故城在今安徽霍邱縣南。傅陽山一作博陽山,又卽敷陽山,博、傅、敷聲轉字通,敷揚聲義皆近,則博鄉與博陽不無淵源。今霍邱縣西南八十里卽大别山,以地形來看,自岷山、衡山至於大别爲一脈,那麽今之所謂大别,卽古之所謂博陽,所以稱爲敷淺原的原因,殆指其山脈的邐迤就盡原阜未平而説,班固於六安國安豐縣説"禹貢大别山在西南",蓋由博陽敷淺原而譌,後人因以譌傳譌,相沿目此爲大别,博陽遂移到豫章江南,遂至禹貢的衡山、九江諸地積疑塞晦不可復理了。又東陵在湖北黄梅縣北,敷淺原在安徽霍邱縣南,正爲今大别山脈迤東的南北兩極端;這裏説"過九江"者,乃大略之辭。又敷、傅、蒲、鄱皆一聲之轉,魏源書古微和禹貢説,論鄱陽在江北,實有見地,可供參考。導江所過的地方皆在大江北岸,崔述説"江南爲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也是因以衡山、九江、敷淺原在江南而誤。這是岷山、衡山爲東干,傅淺原爲西幹。

以上是導山,凡四重:第一重自岍山至碣石十二山,在黄河的北岸;第二重自西傾至陪尾共八山,在黄河南岸;第三重自嶓冢至大别共四山,在漢水流域;第四重自岷至敷淺原共三山,在長江北岸。導山是爲了治水,崔述夏考信録説:"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隨山而導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導之,使平地之害盡去;而不導山,亦無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洩之"。就是説導山是導水的準備工作。果然是這樣,那麽禹貢作者詳於河而略於江,詳於冀而昧於梁,所以黄河北岸的山勢首尾明確,長江北岸就馬虎得多了,并且他的地理知識還没有越過江南。這是我們分析禹貢本身所具備的山川地形來看的,後人把它擴大來説,那並不能代表禹貢的本意。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人於流沙[1]。

【註釋】〔1〕 導也是治的意思。孟子滕文公篇"禹疏九河,瀹濟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於江",後人相信大禹有治水的事業,把這導字又當作施功講。不相信大禹治水的人,認爲導是溯源。我們知道古代的洪水是一事,禹貢又是一事,這導水一章是禹貢作者根據他當時的地理知識記載下來的一篇古代水系表,至少是中國最早的水

文地理。弱水即雍州"弱水既西"的弱水,説文作"溺水",漢書地理志稱爲羌谷水;即今甘肅張掖河,出甘肅丹山縣西南祁連山,北流又西流,經張掖、臨澤、高臺西北流,至毛目折北流入内蒙古界,又北流經額濟納旗人居延海。合黎山即淮南子地形篇的窮石山,括地志説:"蘭門山,一名窮石山,在删丹縣西南七十里,弱水所出也"。唐删丹縣故城,在今甘肅山丹縣西南,合黎山,在今山丹、張掖、高臺、酒泉四縣的北面,與東面的龍首山合稱北山,蓋與祁連之稱南山相對,弱水從山南麓繞東流過。禹貢於弱水西流經合黎山以後,已不知道它的流向,故説:"餘波入於流沙"。據漢書地理志説:"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居延澤即今内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海,有東西兩泊,東泊名索果諾爾,爲張掖河所匯,張掖河即古弱水。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也説流沙在居延東北,酈道元注説:"澤在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這是指出流沙所在和解釋流沙一名的含義。禹貢流沙,亦是古今争訟之點,山海經海内西經"流沙出鍾山,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兹";又符堅建元十九年,"吕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里無水";魏書太平真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及流沙,西據鄯善";此外周書及裴矩西域記、唐書西域傳、郭義恭廣志所説流沙,或在鄯善,或在高昌,或在玉門,大都不出新疆一帶,和漢書地理志所説不同。楚辭招魂説:"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最先所説的流沙,大概是關於西方的傳説,未必確有所指;至漢以流沙在居延,後人又勉强求合,甚至給弱水下流去作考證,都不是古人的意思。這是説最西的水,爲導水的第一節。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1]。

【註釋】〔1〕 黑水和弱水一樣,也是古代傳説中的水,楚辭天問説:"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可見禹貢導水的黑水是假定的水。古時對於西邊的地理不明,見東邊有大海,江、河自西向東入海,因而假想西部一定有幾條大水,由北而南流入南海。梁州説"華陽黑水惟梁州",雍州説"黑水、西河惟雍州"這兩州分界的黑水,在陝西城固縣北,與此黑水不同,後人有以張掖河或大通、黨河、麗水、瀾滄江、怒江等説此黑水,又説即雍、梁界上的黑水,都不可靠。三危,即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的三危山,在今甘肅渭源縣境,即漢隴西郡首陽縣的西極山。南海,當然不會是現在福建、廣東之南,和臺灣海峽之西南的海。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人説:"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當時楚界還未過漢水,而説南海者,可見楚人亦假想南方有海,和齊有北海相同,禹貢的南海也是假定的海。僞孔安國傳説:"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自後説禹貢的多從之,但孔傳是以雍州黑水爲説,舊謂雍州黑水在甘肅,如像孔穎達尚書疏引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鷄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豈有甘肅北部的水,能横絶河源,越過横斷山脈而達於南海的道理,這是不通的。魏源禹貢説謂:"今玉門安西之黑河,至敦煌受三危之黨河,西南流注於黑海,即今大、小色騰海,再伏流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又

地當正南"。與甘肅肅州府,皆以今青海當禹貢的南海。明李元陽黑水辨,説:"瀾滄江由西北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間,至交趾入海"。以瀾滄江爲黑水,南海卽今印度洋,楊大鈊禹貢地理今釋從之。胡渭禹貢錐指説:"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曰揭揚,王莽改曰南海亭,卽禹貢所謂南海也"。是以今廣東海爲南海。其他還有各種解釋,大都是先把黑水確定當今某水,某水所入的海爲南海,可以説與禹貢毫不相干。黑水旣是古人假想的水,南海也是古人假想的海,認爲西北除弱水外,還有一條黑水,經過三危地方與南海相通;這是導水的第二節。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1];南至於華陰[2];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3];東過洛汭,至於大伾[4];北過降水,至於大陸[5];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6]。

【註釋】〔1〕 這裏的導也作治字解,是説大禹治河,從積石起。此積石與龍門,卽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的積石山與龍門山。積石山卽小積石山,在今甘肅寧夏市西北,青海循化縣東。後人以爲導水卽溯源,遂指青海同德縣西南大積石山爲河源,爲大禹所導,但漢朝時候大積石還没有入中國版圖,禹貢時代當然更不知道了。我國古代傳説河出昆侖,而導河自積石起,實在不知道河源的正確所在。漢武帝遣張騫使西域,張騫從西域歸來向武帝説:"於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見史記大宛傳)西海,舊説卽今咸海;鹽澤卽今新疆羅布泊,後人據此遂説黄河初源爲今塔里木河,潴爲羅布泊,潛行地下,至巴顔喀喇山重出爲黄河,則是企圖把張騫的傳説證實起來,又説是禹貢導河的河源,不免牽强附會。龍門山,在今陝西韓城東北五十里,黄河西岸,當壺口瀑布下,兩岸峭壁對峙,河身僅寬一百公尺,河經其中,水流極爲湍急,龍門以下則冲積驟廣,河身寬至兩三公里。自古相傳龍門是大禹所鑿,在未鑿龍門以前,河出孟門之上,龍門開鑿以後,乃使河水盤束在山峽間,但是龍門這樣險峻的山峽,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能把它開掘出來,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2〕 華陰,指太華山以北,今陝西華陰縣一帶。黄河自龍門南流,與汾水合,又南經陝西韓城、郃陽、朝邑、華陰與渭水合,東岸則是山西的萬榮、臨猗、永濟等縣,又南經雷首山,折而東,名爲河曲,卽河水自龍門南至華陰所經流地,也就是雍州所説的"龍門西河"。

〔3〕 底柱卽導山"底柱、析城,至於王屋"的底柱山,卽今河南陝縣東北黄河中的三門峽。孟津一作盟津,一名富平津,在今河南孟縣南,黄河北岸。相傳周武王伐紂,與諸侯會師渡孟津,卽此。後漢永初五年,"羌"人入河東,至河内,百姓驚潰,南渡河,後遂移孟津的名字於河南;晉杜預造橋於富平津;元魏、北齊時於河南北及河中洲上築三城,所謂河陽三城;今黄河南岸有孟津縣,與河北岸孟縣相對,爲金所置,初治孟津渡,明朝徙今縣治。黄河自陝西潼關折而東,經河南靈寶、陝縣,北岸則是山西的芮城、平陸,又東過三門峽,卽這裏説的"東至於底柱";自三門峽經澠池、新安、洛陽以至孟

津,北岸則是山西的夏縣、垣曲、河南的濟源、孟縣,乃河水"又東至於孟津"的經流地。

〔4〕 洛汭,洛水入河處。洛水自河南盧氏東北流,經洛寧、洛陽、偃師至鞏縣東汜水鎮西入河。這裏説的"東過洛汭",卽河水由此東過洛水的北面。大伾,一作"大岯",一作"大邳"。爾雅釋山説:"山一成曰坯"。大伾山所在,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鞏縣北",注説:"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卽是山矣,伾北卽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温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濟、沇之故瀆矣。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絶岸峻高,周四十許丈"。又水經濟水篇説:"濟水東過成皋縣北"。注説:"晉地道志曰:'濟自大邳入河,與河水鬥,南泆爲滎澤'"。又説:"濟水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門南際河,有陽嘉三年故碑云:'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决溢,彌原淹野'"。成皋縣故城,在今河南鞏縣東汜水鎮西北,汜水鎮卽舊汜水縣,山亦在汜水鎮西北黄河南岸,有大澗九曲,又名九曲山,山東卽汜水入黄河處。史記太史公自序曾説"東窺洛汭、大伾",知古人自司馬遷及後東漢陽嘉河臣,皆以大伾近洛汭,卽汜水九曲山,下至晉朝的人並守不變,但鄭玄説大伾山在修武、武德間,卽今河南武陟、獲嘉之間,在黄河北岸,是使人懷疑的。漢書臣瓚注説:"今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不知一成再成,本無定説,僞孔安國傳説"山再成曰伾",就與爾雅釋山不同。漢黎陽縣在今河南濬縣東北,本無大伾的名稱,所以臣瓚也不敢確指。唐魏王泰括地志,乃説"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山在濬縣城西南二里,後人説禹貢大伾的遂把臣瓚的疑辭證實起來,群遵括地志説,絶棄舊誼,是不對的。禹貢大伾山卽九曲山,在今鞏縣汜水鎮西北一里,去洛口僅四十里,所以司馬遷親到其地,把洛汭、大伾連在一起,後人把"至於"兩字看成是遥遠相接的意義,所以錯了。這是説黄河自孟津縣東經鞏縣,流過洛水的北面,到汜水鎮西北的大伾山。

〔5〕 降水,卽冀州"覃懷底績,至於衡、漳"的漳水上源,或稱絳水,今山西屯留、長治、襄垣、黎城、平順,河南林縣、安陽,河北涉縣、武安、成安、肥鄉、永年、曲周等縣,皆古降水所經的地方,降水入河處在今肥鄉、曲周縣間,卽此所説的"北過降水"。大陸,卽冀州"恒、衛旣從,大陸旣作"的大陸澤,在今河北任縣東北,與鉅鹿、隆堯兩縣接界。這是説黄河自大伾山北,東流經鄭州市北,東北流經原陽、延津、滑縣、濬縣,又折而北,經安陽、河北臨漳、成安、肥鄉、永年、曲周,降水自西,東流入河,卽此所説的"北過降水";黄河又北經河北鷄澤、平鄉、廣宗至鉅廣縣境,卽此所説的"至於大陸"的經流地。

〔6〕 播作分佈講。九河,卽兖州"九河旣道"的九河,言黄河下流的分枝很多,故以九命名;後人附會成説,另立九條河的名字,不足據。逆河,後人有兩説:一是鄭玄尚書注説"下尾合爲逆河,言相向迎受"。蘇軾東坡書傳説:"逆河者,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卽渤海矣"。二是漢書溝洫志説:"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

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水經河水注說：“王横之言，信而有征”。蔡沈書傳也主張九河既淪於海，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的說法。這兩說所不同的，前者以九河會合爲一成逆河，又没入渤海，逆河即指渤海；後者謂九河的下游爲逆河，不合爲一，但亦没入渤海。九河既是黄河下游的分支，今播爲九河後即分途入海，蓋禹貢時河出大陸後去海不過數百里，今河在利津入海尚分爲很多股，與古代的情形大致相同，鄭玄解逆河爲迎河是對的，謂合而爲一則嫌無據。“同爲逆河入於海”，是說九河共同迎受黄河，又入於海，疑逆河不一定是專指一水。禹貢這一段河，是河自鉅鹿又東北經南宫、新河、冀縣、束鹿、衡水、武邑、深縣、武强、阜城、獻縣、交河、滄縣、青縣、大城、静海、武清、寶坻、天津市，又東至大沽口入海。其分爲九河處，據史記河渠書說當在南宫以下。這是導水第三節。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1〕；又東爲滄浪之水〔2〕；過三澨，至於大别，南入於江〔3〕；東匯澤爲彭蠡〔4〕；東爲北江，入於海。

【註釋】〔1〕 嶓冢即梁州“岷、嶓既藝”，導山“導嶓冢至於荆山”的嶓冢山，在今陝西寧强縣大安驛西二十里。漾水即漢水上源的名稱，僞孔安國傳說：“泉始出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水出今寧强嶓冢山，東北流經陝西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經褒城、南鄭，稱爲漢水，即此“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的經流地。舊以嶓冢山在今甘肅西和縣東北，謂西漢水所出；又說漾水出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嶓冢山，至武都爲漢水，皆與禹貢不合，其錯誤在不明瞭禹貢指嘉陵江爲江源，後人知江源不是嘉陵江，乃爲更改其地望和名稱，說詳雍州“岷、嶓既藝”下。

〔2〕 滄浪水名，始見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史記正義引庾仲雍漢水記說：“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滄浪洲在今湖北均縣北。滄浪是指水色，胡渭禹貢錐指說：“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緑’正此”。所謂滄浪之水，指漢水自均縣滄浪洲至襄陽一段水道而言，即此所說“又東爲滄浪之水”是，水經夏水注引鄭玄及劉澄之永初山川記，史記集解引馬融說，都以滄浪水爲夏水，爲漢水的别流，與禹貢所言漢水的經流不合。

〔3〕 三澨，說文謂：“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句澨”，宣公四年有“漳澨”，定公四年有“雍澨”，昭公二十三年有“薳澨”，都與說文水邊地的意義相合，所以杜預說是“水際及邊地名”。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應劭注說“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沔”，因而胡渭禹貢錐指說“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皆襄城縣地，在邔縣之北”。邔縣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東北。史記索引鄭玄說，又蔡沈書傳均以三澨爲水名，即三參水，源出今湖北京山縣潼泉山，名司馬河，南流至天門縣名漢水，又東流至漢川縣入漢水。三參水雖說是三澨的别名，但於“澨”字的含義不如說文的確當，我們主張三

澨是地名。大别山,當在今湖北應山縣東南,紅安縣界,漢書地理志屬六安國安豐,在漢水東,説詳導山。漢水自湖北均縣北,東南經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潛江,又東經沔陽、京山間,又東爲應城、安陸、雲夢,乃大别山的支脈所支撑,漢水觸於其陂遂南折,由漢口、漢陽間入江,即此説"過三澨,至於大别,南入於江"的經流地。

〔4〕 彭蠡,卽揚州"彭蠡既豬"的彭蠡澤,舊以鄱陽湖説之,而鄱陽湖在江南,與此説漢水"東匯澤爲彭蠡"不合,彭蠡當在長江北岸,史記孝武本紀及封禪書説武帝"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樅陽在今安徽懷寧縣東,彭蠡或是今安徽懷寧、宿松,湖北黄梅、廣濟長江北岸一帶的湖泊,如花官湖、泊湖、漳湖等。程大昌禹貢論説:"匯之爲義,以其力大而相冲蕩,其狀回復宛轉,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匯字可作迴字講,江水出而瀦成澤,又復回入於江的意思。鄱陽湖是集合很多水而成,不完全爲江所出;若彭蠡爲鄱陽湖,禹貢這裏應該説"南匯澤爲彭蠡",不應是"東匯",於導江則應該説"南會於匯",不應是"北會於匯",這非常明顯,彭蠡應在江北岸,不是鄱陽湖。北江,卽指長江,古人以江、漢並稱,不分軒輊,長江入海,亦猶漢水入海,所以荆州説"江、漢朝宗於海"。這是導水的第四節。

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於澧[1];過九江,至於東陵[2];東迆北會於匯[3];東爲中江,入於海[4]。

【註釋】〔1〕 古人以嘉陵江爲江源,所謂岷山,不是四川松潘的岷山,而是甘肅天水縣西南一百二十里的嶓冢山,説詳梁州"岷、嶓既藝"下。沱,凡江水所出的水皆可謂沱,猶如漢水所出的水皆可稱謂潛一樣,荆州"沱、潛既道",梁州"潛、沱既道",都和這裏所説的沱同,指今四川渠江諸水,如渠水、巴水、岩水等而言,舊以爲沱卽今岷江的支流郫江,或以爲今湖北均縣的夏水,皆誤,説詳荆州"沱、潛既道"下。澧,山海經中次十二經説:"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洞庭山,在今湖北應山縣西四十里。沅,疑卽溳,溳水出湖北隨縣西南大洪山,北流折東南,經應山、安陸、雲夢,又東南經應城、漢川入漢水。湘卽襄江,是漢水自襄陽以下的别名。山海經以澧、沅並稱,則澧水應是溳水的支流。溳水下游卽古雲夢澤,又東則爲九江。後人以今湖南醴陵縣和澧水説禹貢的澧,於是以九江爲洞庭,以湖南岳陽縣的巴陵爲東陵,遂致禹貢導江的地理錯綜混亂,種種入岐。又漢書地理志説:"南陽郡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漢雉縣在今河南南召縣南,是南召亦有澧水。禹貢以嘉陵江爲江源,禹貢的岷山就是甘肅嶓冢山。今嘉陵江出甘肅天水縣南嶓冢山,自漢書地理志以來稱爲西漢水,西南流經禮縣、西和折而東流,經成縣、徽縣入陜西境,南流經略陽、寧强入四川境爲嘉陵江,又南流經昭化寶輪院會白龍江,又南流經蒼溪、閬中、南部,東南流經營山、蓬安,折西南流經南充市,南流至合川市,渠江自東來會,卽此所説的"東别爲沱";再東南會涪江爲三江口,

又東南流至重慶市與長江合;長江自重慶市東流又東北流,經長壽、涪陵會黔江,又東北經酆都、忠縣、萬縣市、雲陽,東流經奉節、巫山入湖北境,經巴東、秭歸,東南流經宜昌、宜都、松滋,折東北流又東流至沙市,南流經公安、石首,曲而東流,又南流,至城陵磯會洞庭湖水折東北流,經洪湖、嘉魚、沔陽至漢陽會漢水,涢水及其支流澧水亦至此入漢,卽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的經流地。

〔2〕 九江,卽荆州"九江孔殷"的九江,指今湖北廣濟、黄梅,安徽宿松、望江等縣的江水。漢書地理志説:"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是,説詳上。東陵,蔡沈説:"今岳州巴陵縣"。巴陵,今爲湖南岳陽,則因地名近似而附會,並無根據,但説禹貢東陵的所以附從蔡説,是要使與九江、澧水連在一起,俱在江南的原故。今知九江、澧水都在江北,東陵應不在江南,漢書地理志説:"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所出"。水經江水注:"江水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東北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利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故謂之青陵湖,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於江,所謂利水也"。下雉在今湖北陽新縣東南,利水入江尚在陽新下游,當今廣濟縣境,今青林山在廣濟縣東南六十里,則東陵應在廣濟東北及黄梅縣境。又水經決水注:"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胡渭據此定金蘭在固始西南直黄梅之北,錢坫則謂大蘇山卽東陵,今商城東南五十里,如是則東陵去江太遠,與江有東陵,東迤北會於匯之文不合。廬江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不應北至商城、固始間。阮元以金蘭爲豫章郡治,後漢改爲舒,説"漢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東陵實指至此東迤爲南江",這樣又失之太東,蓋誤以分江水爲南江而强説之,皆不足取。這"過九江,至於東陵",與荆州"九江孔殷,雲夢土作乂"一樣,是江水自漢陽東北流,繞過武昌,曲折東南流,經黄岡、鄂城、黄石、大冶、蘄春、陽新、廣濟、黄梅,至安徽宿松,東北流經望江、懷寧、東流、安慶、樅陽等地,涢水下游卽古雲夢澤,以下皆是泛濫區,所以禹貢於這一段水道記載特詳。

〔3〕 下流泛溢的水,迴旋停蓄瀦而爲澤就是匯,匯作迴字解,"東迤北會於匯"與上導漢"東匯澤爲彭蠡"同一意義。彭蠡指安徽宿松以東,懷寧、樅陽、無爲等地長江北岸一帶湖泊。普通説彭蠡卽鄱陽湖,蔡沈書傳説這是指巢湖,程瑤田禹貢三江考以爲會於匯卽會於漢,與金履祥説"匯"爲"漢"字之誤同,所説似乎有理,但與古人的地理知識不相符,也與禹貢的文義不合。

〔4〕 中江的説法很多,詳上揚州"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下。後人於中江之説,大多從漢書地理志及鄭玄尚書注。漢志説:"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陽羨,今江蘇宜興縣。傅寅禹貢集解説:"班氏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自宜興縣航太湖,經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小市名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

水路，係大江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入大江。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漢志的中江，卽自今安徽蕪湖，東經江蘇高淳、溧陽、宜興諸縣而入太湖，宜興卽漢的陽羨，宜興雖與丹陽相接，但兩境中高，中間又多堆阜，蕪湖的水何得東流到陽羨？是漢志本身不免有可懷疑的地方。徐堅初學記引鄭玄說："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爲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後人誤於三江分合，遂從鄭說，謂禹貢中江卽今長江自九江市以下的經流。但孔穎達尚書疏引鄭玄說"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又引鄭玄說："東迤者爲南江"。分彭蠡爲三孔，則不是合於彭蠡爲一孔，是鄭玄尚書注本身也有矛盾，亦不可信。禹貢的三江是江、湖分歧雜錯的形容辭，如像史記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一樣，並不確有所指，斤斤於北江、中江、南江所在的爭論，都是多餘的。這是禹貢導水的第五節。

導沇水，東流爲濟[1]；入於河，溢爲滎[2]；東出陶丘北[3]；又東至於菏[4]又東北會於汶[5]；又東北入於海[6]。

【註釋】〔1〕 沇水旣濟水的別名，漢書地理志說："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至武德入河"。漢垣縣在今山西垣曲縣西四十里，武德縣在今河南武涉縣東。水經濟水篇說："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屈從縣東，東南過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漢志、水經所記載濟水的經流已有不同，酈道元水經濟水注說："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據酈道元所記濟水故瀆，出王屋山，潛流地下，重源出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平地，有二源，合流東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逕今沁陽縣至溫縣，一水支津南流注於溴。出溫縣的濟水與故瀆分流，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注於河。濟水故瀆於溫縣西北，東南出，逕溫縣北，又東逕溫縣東北，東南合奉溝南注於河。這濟水故瀆卽漢志至武德入河的濟水，漢以後濟水自溫縣入河，後來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河遂不分；今其上游發源處尚存，而下游爲黄河及大、小清河所奪，故近來說濟水的多謂發源後東南流爲大清河的南支豬龍河入黄河。

〔2〕 溢，史記夏本紀作"泆"，漢書地理志作"軼"，與豫州"滎波旣豬"的波字同義，波一作"播"，播卽水泆溢的意思。古滎澤在今河南滎陽縣南，由濟水溢出所匯成，故禹貢於豫州說"滎波旣豬"，可見在禹貢時代只是一個澤，與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穆天子傳"浮於滎水"的已引導成川不同。滎川乃引滎澤的水自河南河陰縣西石門，東流至山東菏澤縣，水經注稱爲滎瀆，據水經注，今河南滎陽、原陽、封丘、開封、長垣、蘭考、民權，山東定陶、菏澤等縣，都是滎川的經流地；舊說後來又在滎川下引河東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合，滎爲河所亂，已非其舊，到東漢時滎澤亦塞。

〔3〕 陶丘，漢書地理志說："濟陰郡定陶，陶丘在西南"。漢定陶縣，在今山東定陶縣

西南,據清一統志,陶丘在定陶西南七里。水經注說陶丘即墨子和竹書紀年的釜邱。

〔4〕 菏澤,即豫州"導菏澤,被孟豬"的菏澤,漢書地理志說:"濟陰郡,菏澤在定陶東"。漢濟陰郡治定陶,清一統志說菏澤在定陶縣西北七里,蓋陶丘、菏澤相去不遠。由於古濟水下游與黃河混纏不清,禹貢濟入於河,溢出爲滎,遂從而爲之辭,甚至有濟水絶河而南,三伏三見的說法,如吴澄尚書纂說:"濟水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再出於陶丘北,溢者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源"。於是濟水伏流再見,遂成爲解釋古代地理上疑難問題的工具。所謂濟水三伏三見,是發源於王屋山下,名爲沇水,潛行地中爲一伏;及其東出,二源合流名爲濟水,爲一見。自濟而下,又潛入河爲再伏;及絶河而南,溢爲滎澤,爲再見。自滎而下,復行地中爲三伏;及其東流繞出陶丘之北爲三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認爲這是錯誤的,他說"經文'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運輸之道哉"! 從禹貢貢道去看,說濟水三伏三見是不通的。濟水既已入河,就與河混一了,那能復出? 即使伏流入地下,與地下水也會混而爲一,豈能濟水獨自成流,又能復出? 即如胡渭說的"如趵突泉之流而爲濼水",但是又從何證明湧出的泉水必爲濟水? 無論禹貢的文字應怎樣解釋,而濟水絶河,三伏三見,是絶不可能的。這一段濟水,根據水經是滎澤所經,其西段與今日河南東部的黃河相當,東段枝分爲二道:一自今河南蘭考經曹縣至定陶,謂之南濟,即濟水經流;一自今長垣、東明南至菏澤縣,謂之北濟,二水合注於鉅野澤。

〔5〕 汶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的汶水。據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水經濟水注說:"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分爲二水,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來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漢壽張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東平西南十里有安山鎮,即古安民亭,據齊乘說,安山鎮就是古濟、汶會合處。胡渭說:"濟水自菏澤東北流,絶鉅野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之南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舊說濟水故瀆就是禹貢濟水的故道。這一段濟水,自鉅野分枝爲二:一東南流爲菏水入泗,一東北流爲濟水經流,穿過鉅野澤與汶水合。自元朝引汶絶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古時自安山鎮入濟的汶水故道遂填塞,汶始南北分流。

〔6〕 海,即黃海。漢書地理志說"沇水軼出滎陽東至琅瑰入海"。漢琅瑰縣,在今山東廣饒縣東北一百十里。濟水入海下流經過的地方,根據水經濟水注,濟水自今山東東平縣西南安山鎮合汶水,東北逕梁山、東平、東阿、長清、歷城、章丘、鄒平、博興,至廣饒入海。今安山鎮以西遺迹皆湮,安山鎮以東章丘以西的大清河,鄒平迤東至海的小清河,就是古濟水所經的故道。這是禹貢導水的第六節。

導淮自桐柏[1];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2]。

【註釋】〔1〕 桐柏即導山"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的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縣西北,河南、湖北界上,南接湖北隨縣,西接湖北棗陽縣。淮水出桐柏縣固廟鎮南主峯,東南流經桐柏縣城北,即此"導淮自桐柏"。

〔2〕 泗、沂即徐州"泗濱浮磬"及"淮、沂其乂"的泗水與沂水。沂水入泗,泗水入淮,沂、泗相會處在今江蘇邳縣西南;淮、泗相會處在今江蘇淮陰縣東;淮入海處在今江蘇漣水縣西。古淮水自桐柏山東流,經今河南桐柏、信陽、羅山、正陽、息縣、光山、潢川、固始,至三河尖入安徽境,又東經潁上、壽縣、鳳臺,又東北經淮南市、懷遠、鳳陽、五河、泗縣入江蘇境,又東經盱眙,爲洪澤湖所匯地,又東北經洪澤、清江市、泗陽、漣水、阜寧等縣市間,又東北入於海,就是禹貢導淮"東會於泗、沂又入於海"的故道。這是禹貢導水的第七節。

導渭自鳥鼠同穴[1];東會於灃[2];又東會於涇[3];又東過漆、沮入於河[4]。

【註釋】〔1〕 鳥鼠同穴,即雍州"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導山"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的鳥鼠山,相傳這山有一種叫䶂的鼠,與一種叫鵌的鳥同居在一個山穴中,因名鳥鼠同穴山,簡稱爲鳥鼠。鳥鼠山,在今甘肅渭源縣南,渭水所出。渭水發源鳥鼠山,東流與秦嶺山脈西段平行,這段山脈是渭水與嘉陵江上游的分水嶺,高約四千公尺。渭水自渭源縣東南流,經隴西、漳縣、武山,又東流經甘谷、天水市,至天水附近流量漸增,谷道漸寬,但水位猶高一千公尺以上;東流經清水至柿樹林入陝西境,東經寶鷄市、寶鷄、鳳翔,自寶鷄以東出峽谷至鳳翔南,水位始落至千公尺以下,又東經岐山、郿縣,水位落至五百公尺以下,沛然成爲巨川,自此經扶風、武功、盩厔、興平、鄠縣,東北流經咸陽、西安間,又東經高陵、臨潼、渭南、華縣、華陰,至三河口入黄河。全長八百六十四公里,爲黄河最大的支流。

〔2〕 灃,即雍州"灃水攸同"的灃水,出今陝西鄠縣東南終南山,西北流經長安納潏水,又西北分流至咸陽東三里入渭。渭水從興平縣南鄠縣北,又東經咸陽市南,灃水東北流入,即此所説的"東會於灃"的經流地。

〔3〕 涇,即雍州"涇屬渭汭"的涇水,有二源:北源出今甘肅固原縣南牛營,南流折東經隆德、平凉會南源;南源出今甘肅涇源縣西南大關山,兩源合流經涇川、陝西長武、邠縣、淳化、醴泉、涇陽、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渭水從咸陽市南、西安市北東流,經高陵縣南,涇水自東北流入,即此"又東會於涇"的經流地。

〔4〕 漆、沮,即雍州"漆、沮既從"的漆水、沮水,漆水源出今陝西銅川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縣合沮水。沮水出今陝西黄陵縣西北子午嶺,東南流會漆水名石川河,東流至富平縣南交口鎮入渭。渭水從高陵縣北,東流經臨潼縣北,又東流至富平交口鎮,涇水自北流入,渭水又東經渭南、華縣、華陰縣南,洛水從朝邑來注,渭水又東入河,即此"又東過漆、沮入於河"的經流地。舊因周禮職方説"雍州其浸渭、洛",説漆、沮即洛水,實爲附會,説詳雍州"漆、沮既從"條下。這是禹貢導水的第八節,黄河以西的水,

渭水最大，又是梁州貢道所經，甘肅西傾以東以至於西河，都因渭水而貫串起來了。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1]；又東會於伊[2]；又東北入於河[3]。

【註釋】〔1〕 熊耳見導山，即漢書地理志雒水所出的冢嶺山，在今陝西雒南縣北，與河南盧氏縣的熊耳山一脈。洛水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的洛水，漢書地理志作"雒水"，與出陝西定邊縣南流入河的洛水不同。澗、瀍亦見豫州。澗水出今河南澠池縣東北白石山，南流又東流，經新安縣至洛陽東南入洛水。瀍水出今河南洛陽市西北谷城山，東南流入洛水。洛水出熊耳山，東流經雒南縣北，又東流入河南境，經盧氏縣南，東北流經洛南縣北，又東北流經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市南，澗水自西南入洛，瀍水自洛陽舊城東門外南行入洛，即此"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的經流地。

〔2〕 伊即豫州"伊、洛、瀍、澗"的伊水，伊水出今河南盧氏縣東十六里熊耳山，此熊耳與洛水所出的冢嶺山同脈，皆秦嶺的支脈，漢書地理志乃分爲二。又洛水北岸有熊耳山，即漢武帝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者是，不與禹貢熊耳同。伊水出熊耳東北流，經嵩縣、伊陽、伊川、洛陽、偃師入於洛。洛水從洛陽市南又東至偃師縣，伊水自西來注，即此"又東會於伊"的經流地。

〔3〕 水經洛水注："洛水又東過偃師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鞏，周邑，漢爲縣，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二十餘里。洛水既會伊水，又東經鞏縣故城南，又東北流至洛口入河，即此"又東北入於河"的經流地。今洛水入河處在汜水北，名洛口，據胡渭說，"古洛水入河處在洛口西，古名什谷，即張儀說秦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什谷，即山海經所謂的洛汭，元和郡縣志說"鞏縣，洛水東逕洛汭，北封琅邪渚入河，謂之洛口"，是唐朝洛水入河處與今同。這是禹貢導水的最後一節。

以上導水，從導弱水起至洛水止，共分九節，九條主要的河流。第一條弱水，即今甘肅山丹縣的張掖河，西流經山丹縣合黎山後，餘波入於流沙。第二條黑水，經三危山入於南海。黑水是古人假想的水，南海也是假想的海；弱水還在半知的狀態；黑水就完全出於傳說了，可是禹貢時代對於西北邊遠地區是不很清楚。第三條黄河，禹貢不知道黄河的發源地，乃從積石山開始，東至陝西的龍門、底柱山，及河南的孟津、大伾，北過降水，到今河北鉅鹿縣古大陸澤，乃分爲九河，分途流入渤海。第四條漾水，出今陝西寧强縣嶓冢山，流到南鄭叫漢水，到今湖北均縣叫滄浪水，到大别山入長江，江、漢同流入海。第五條江水，即今嘉陵江，出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嶓冢山，漢、晉人稱爲西漢水，西南流，又東流入陝西境，又東入四川境叫嘉陵江，又南流折東南流，至重慶市與長江合，東流出四川入湖北境，至漢陽會漢水，又會湞水的支津澧水，又東南流入安徽境，過九江折東北流，北岸諸水來會，又東北流經江蘇入黄海。第六條沇水，即濟水，出今山西垣縣王屋山，東流經河南温縣入黄河，禹貢時的濟水是到河南滎陽縣境溢出爲滎澤，又東經山東定陶、菏澤，北會汶水，東入渤海。第七條淮水，出今河南

桐柏縣桐柏山，東流經安徽、江蘇境，會同泗、沂兩水入黄海。第八條渭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同穴山，東流入陝西境，會合灃、涇、漆、沮等水，又東流至華陰縣入黄河。第九條洛水，出今陝西雒南縣北冢嶺山，東北流入河南境，會澗、瀍、伊三水至洛口入黄河。這九條水的次第，據崔述夏考信録説："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水患河爲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漢以北，惟濟、惟淮，皆獨入於海，故次淮、濟；雍水多歸於渭，豫水半歸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終之"。禹貢導水的排列也就是這樣。古代有洪水，禹貢的導水是爲了治水的話，弱水、黑水與洪水的關係不大，河、漢、江、濟、淮、渭、洛七水古時皆源遠流長，與人民的生計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河水與漢水、江水，中下游的問題多，所以記載特别詳細，可見古人已具灌溉在經濟上所起重大作用的觀念了。由於治理和掌管都歸功於大禹一人，也就是專制政權形成的一大原故。我們今天雖然不信禹貢是大禹治水真實的記録，至少可以看出在戰國末期一種統一的灌溉水利的要求已經存在，從而形成儒家的政治、經濟的理想。

九州攸同[1]，四隩既宅[2]，九山刊旅[3]，九川滌源[4]，九澤既陂[5]，四海會同[6]。

【註釋】〔1〕 九州，指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州。攸作皆字解。禮記禮運"是謂大同"，注："同，平也"。九州攸同，謂九州地方的水患皆完全平治。

〔2〕 隩，史記夏本紀作"奥"，當隱字解，老子"道德者美物之奥"，王弼注："奥，猶曖也"，曖是不明的意思。宅，即雍州"三危既宅"的宅，是安定的意思。四奥既宅，謂四方邊遠幽隱的地方，如三危等地都已安定了。

〔3〕 這九山是指多數，如"九河""九江"一樣，不能作實數解釋。刊，與上文"隨山刊木"的刊字同一意思，是治水時所用的表幟。旅作道字解，梁州"蔡、蒙旅平"，雍州"荆、岐既旅"皆同。九山刊旅，謂九州所有的山都經過治理，并且加以表幟。

〔4〕 九川也是指多數，不是指九條水。滌與條字同，漢書注："條，達也"。滌源即達源，謂九州所有的水都已疏達其水源，史記河渠書"九川既疏"，與這裏的意義一樣。

〔5〕 禹貢大陸、雷夏、滎澤、震澤、菏澤、孟豬、雲夢等澤，但不够九數，這"九澤"也是就多數而言，與上面"九山"、"九川"的語法一致。陂即陂池，禮記月令"毋漉陂池"，史記司馬相如傳"陂池貏豸"皆是，説文"陂"字下段玉裁注説："陂得訓池者，陂言其外之障，池言其中所蓄之水，故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即謂千頃池也"。是陂即池，與"豬"字的意思相同，九澤既陂，就是説所有九州的澤水都已停蓄起來，不致爲患了。

〔6〕 國語周語敍述這一段的文字作"合通四海"，那麽會同有通達的意思，四海會同就是説九州山川皆與四海相通達。古人認爲九州大陸以外四方都被海所包圍，禹貢有東海、南海，古人指北方沙漠爲瀚海，楚辭離騷"路不周以左傳兮，指西海以爲期"，

除了東海以外，南北西三海都出自理想，後人必定要拿今天的地理知識去强說禹貢的四海，那是錯誤的，不必要的。舊說四海會同是四海之人皆得集會京師，非特東方的島夷，西方的崑崙、析枝、渠搜而已，這是確認禹貢爲大禹所作，以雍州爲王都的見解，不免流於附會。

以上六句是禹貢導山導水的總結，言洪水以後，九州山川經過治理，九州境內所有的山川澤池，皆無壅塞潰決的情形，并且出現了天下大同的局面，連四方邊遠地方的人也可以安定了。

六府孔修〔1〕，庶土交正〔2〕，底慎財賦〔3〕，咸則三壤〔4〕，成賦中邦〔5〕。

【註釋】〔1〕 六府，禮記曲禮說："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殷時制也"。這六府就是掌管稅收的六職，一般解釋爲"水、火、金、木、土、穀"，是錯的。孔，史記夏本紀作"甚"，皆是大字的意思。修作治字解，國語周語"修其簠簋"，注："修，備也"，引申爲整備，是說水土既平，六府的官俱興，六府的稅收大備。

〔2〕 庶，史記夏本紀作"衆"，意義相同。交作俱字解，鄭玄說："衆土美惡高下，得其正矣"。這是指九州的土壤俱有規定，如冀州土白壤，兖州土黑壤，青州土白壤及廣斥，徐州土赤埴墳，揚州、荆州土涂泥，豫州土壤及墳壚，梁州土黑黎，雍州土黄壤；以土壤的美惡而規定各個地方賦稅的高下。

〔3〕 底，史記夏本紀作"致"，致是奉詣的意思。鄭玄說："慎奉其財物之稅"，就是各州人民應該奉詣的貢賦，官府要取之有節，不得過度浮收。

〔4〕 咸作皆字講。則是法則。孔穎達尚書疏說："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爲上中下，計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定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就是說土壤有三品，細分爲九等；土壤有肥瘠，賦稅也根據土壤分爲三品九等以爲標準。

〔5〕 中邦，史記夏本紀作"中國"。禮記中庸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中國是對"四夷"而言，也就是指九州。賦稅止限於九州，故說"成賦中邦"。

以上五句是就田賦而言，水害既除，水利已興，經濟、生産恢復了，政府設置六府的官司，根據各州土壤的高下美惡，征收一定的賦稅。

錫土〔1〕姓。

【註釋】〔1〕 史記夏本紀作"賜土姓"，錫與賜同。土是土地，姓是姓氏。左傳隱公八年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注說"立有德以爲諸侯，然後命以姓"，姓是諸侯所特有，這就是封建。左傳哀公七年說"禹會諸侯於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儒家相傳大禹時封建的諸侯就有這許多，不免出於附會。姓與氏，據

說原也有分别，後來乃混而爲一，鄭樵通志氏族略序說："三代之前，姓氏分别爲二：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同姓不婚，是很久以來中國的習慣，姓氏的起源和它的主要原因並不單純的爲了婚姻的問題，最早當然是由於氏族的不同，而姓氏各别，在古代同一氏族的人也可以通婚的。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說，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秦本紀說柏翳姓嬴氏，始皇本紀說始皇姓趙氏，高祖本紀說高祖姓劉氏，可見姓與氏並無分别。春秋時有鄭詹、莒挐、邾庶其、蔡墨、郧甲，戰國時有宋牼、宋勾踐、衛鞅、陳軫、毛遂、茅焦等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以所居國爲姓，即所謂"賤者有名無氏"，那麽姓與氏的意義本是相同的。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1]。

【註釋】〔1〕 祗作敬字解。台與怡同，怡即樂的意思。距是違抗。朕即我，古時上下都可自稱爲朕，自秦始皇做了皇帝，規定朕爲天子的專稱，一直相沿到清王朝告終止。蔡沈書傳說："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違越我之所行也"。這兩句是大禹在賜土姓後，訓誡諸侯的話，說是"王者應當端正品德以爲天下的表率，又不要違抗我關於政教的設施"。

五百里甸服[1]：百里賦納總[2]；二百里納銍[3]；三百里納秸服[4]；四百里粟[5]；五百里[6]米。

【註釋】〔1〕 服之服役。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孔穎達尚書疏說："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儒家相傳大禹所規定的五服，就是把京城外面的土地分爲五等，每一等四方各五百里。京城外五百里爲甸服。甸與田同，鄭玄說："服治田出穀税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甸又包括農作物而言，禮記少儀"納甸於有司"就是把農作物繳納給官吏。

〔2〕 賦是帝王規定取於人民的標準，納是人民以其收入的一部分繳納於上的通稱，以下皆同。總，蔡沈說："禾本全曰總"。金履祥說："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藁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藁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刍"。總就是把稻割下來，束成一捆的意思，禹貢五服各節所定的賦税，以其距隔的遠近而定，去京城最近，所以人民把收割來的穀穗連帶着禾莖一起向官吏繳納。

〔3〕 據說文，銍是農家收割時用的短鐮。孔穎達尚書疏說："銍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那麽銍是借來稱穗的。植物的花實聚結在莖端的叫穗，禾穗就是禾端有穀粒的那一部分，古人又叫作穎。距京城二百里以内的人民向官吏繳納的是穀穗，因爲路途較遠，比一百里内的人民减輕了禾莖，以便於運輸。

〔4〕 秸與稭字相同,有的本子逕作"稭"字。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稭",應劭注說:"稭,藁本也,去皮以爲席"。則稭是禾莖的加工品,可用來做席,自漢以來解釋禹貢秸字的大半都是這樣說,但以路遠貢輕來看,甸服内四百里尚且納粟,豈有三百里納禾莖的道理? 這秸字不當作稭字講。詩甫田、民生正義引尚書鄭玄注說:"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穎是禾穗的别稱,就是禾莖的尖端,且兩種意義,有穀粒的叫穎,去其穀粒的也可叫穎,鄭注所說的"又去穎",就是單指穀言。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說"又去穎者,又去穗之穎而人穀實也",也是以秸爲穀,這和禹貢甸服五節每去一百里所納的節次相合,比較可信。秸服二字連文,服是輸將的意思,就是把穀子輸送到京城,交給官吏,這一服字總下文粟、米而言。

〔5〕 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說:"粟者,糲米也"。糲米卽粗米,把穀子殼脱掉未加精製的米粒,韓非子五蠹篇的"糲粢",史記太史公自序的"糲粱"皆是。

〔6〕 米,段玉裁說:"米者精米也。粟對去穅者言之,則去穅者爲米,未去者爲粟;對精米言之,則精米爲米,糲米爲粟"。精米是加工簡擇的米,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莊子間世篇"簡米曰精",與段玉裁的解釋正合。後人不明白秸是穀實,遂說有殼的叫粟,無殼的叫米,與禹貢甸服遠輕近重的節次不符。

以上甸服分五節,甸服附近京城,所納賦税比其他四服爲多,又以距離的遠近,具體的規定繳納不同的産品,這就是後來"均輸法"的張本。

五百里侯服[1]:百里采[2];二百里男邦[3];三百里諸侯[4]。

【註釋】〔1〕 史記夏本記說:"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又在甸服外,也四方五百里。侯是諸侯。或說侯作候字解,卽斥候的意思,因爲在甸服的外面,有檢行險阻,伺候盜賊的責任。

〔2〕 采,尚書堯典"疇咨若予采",馬融注:"采,官也"。禮記樂記注"官猶事也"。擔任王事的官叫采,公羊傳襄公十五年注說:"所謂采者,不得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耳"。王有卿大夫,卿大夫所食地稱爲采地,但土地人民還是歸於王,因名"采"。

〔3〕 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大戴禮本命篇說:"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男、任兩字聲音相近,故可通用。周禮夏官職方氏"其外五百里曰男服",疏說:"言男者,男之言任也,爲王任其職理",男是古代的爵位,男與采的性質差不多,不過卿大夫的采地没有土地人民所有權,男則爲國,有土地與人民,但仍隸屬於王,向王納貢。

〔4〕 諸侯,諸是衆多的意思,侯是古代的爵位。古時天子封建許多國家,故稱"諸侯"。蔡沈說:"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先小國後大國者,大可以禦侮,小得以安内附也"。這就是男與諸侯在侯服内的安排及其意義。

以上侯服分三節,附近甸服一百里内建立卿大夫的采地;第二個一百里建立男邦小國;三百里至五百里内建立諸侯。

五百里綏服[1]：三百里揆文教[2]；二百里奮武衛[3]。

【註釋】〔1〕 史記夏本紀説："侯服外五百里綏服"，是綏服去京城一千五百里。綏，爾雅釋詁説"安也"，是綏服去京城漸遠，而取綏靖安撫的意思。國語周語："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就是這裏的綏服。賓也是安撫的意思，釋詁説："賓，服也"，郝懿行疏説："懷德而服也"。從天子方面説爲綏，從諸侯方面説爲服，綏、賓兩字的含義一樣。賓服也要向天子進貢，韋昭國語注"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是。又禮記樂記"諸侯賓服"，漢書匈奴傳"涇、洛以北以時入貢，名曰賓服"，凡是遠方諸侯，受天子安撫，懷德而服從，並向天子進貢，就叫賓服，也是綏服。

〔2〕 揆與尚書舜典"納於百揆，百揆時敍"的揆字同，百揆即主持百事的官吏，揆文教是設置總持文教的官，鄭曉禹貢圖説説："漸遠王畿，其治皆安撫之事，三百里内設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於内固，所以安之也"。就是接近侯服的三百里内，設置主持教育的官，使天子政教在這三百里内鞏固起來。

〔3〕 奮武衛，奮是振奮，綏服内後二百里内要把武力振奮起來，用以藩衛京畿。周禮秋官的衛服，就是這裏奮武衛的擴大。

以上綏服分兩節，第一節注重文教，第二節注重武衛，因爲綏服在五服的中間，上接甸、侯，下啓要、荒。

五百里要服[1]：三百里夷[2]；二百里蔡[3]。

【註釋】〔1〕 史記夏本紀説"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去京城二千里。要的解釋各不同，僞孔安國尚書傳以爲要是約束，謂"綏服之外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蔡沈書傳以要是要約，謂"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吕祖謙、金履祥的説法均與蔡沈同。韋昭國語周語注説："要者，要結信好而服從也"，也是要約的意思。姚承樸尚書誼略引馬其昶説："要、徼通用，邊塞曰徼，要服即邊服"。蓋要服去京城已遠。國語謂"夷蠻要服"是，以五服的地位來説在荒服之内，但於京城則居邊遠，馬其昶的解釋比較可靠。

〔2〕 尚書釋文引馬融説："夷易也"。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説："謂其風俗可變易者徐進之"。易是改變之意。

〔3〕 蔡，馬融説："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僞孔安國傳也以蔡作法字講，謂要服的最後二百里内的人民，只求其奉守王法，不共賦役。鄭玄尚書注説："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按左傳昭公十年"蔡蔡叔"，説者謂上"蔡"字即"㝷"字，古蔡、㝷音同，減殺的殺也同音相通。周禮秋官大行人職，侯服以至要服各有朝貢的年歲，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同意鄭玄説，謂是："夷服之貢減殺於中國，貢所以當賦，故云減殺其賦也"。蔡沈等人以蔡爲流放罪人的地方，謂"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

近之别”，蓋下文荒服説“二百里曰流”，因牽連爲説，恐非禹貢五服定賦的本意，當如鄭玄注。

以上要服也分爲兩節，由於地居邊遠，須用王教去改化他們的禮俗，並減殺其賦税。

五百里荒服[1]：三百里蠻[2]；二百里流[3]。

【註釋】〔1〕 荒是荒遠，楚辭離騷“將往觀乎四荒”，四荒就是四方邊裔，言其遠的意思。史記夏本紀説“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荒服還在要服的外面，去京城二千五百里，是五服最末了和最遠的一服，故以“荒”命名。史記集解引馬融説：“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國語周語“戎狄荒服”，韋昭注説：“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馬、韋所説，都和楚辭“四荒”的意義一樣。

〔2〕 “蠻”，尚書疏引鄭玄説：“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緡、蠻雙聲，古多通用。詩大雅抑篇“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毛萇傳説：“緡，被也”。揚雄方言緡字作施字講，被與施意義相類，蓋説荒服接近要服的三百里内，“王化”尚能被覆。

〔3〕 蔡沈以流爲“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别”。流放是古代刑法的一種，尚書舜典“流宥五刑”，謂不忍把人殺死，宥而放置到很遠的地方去，但這並不是禹貢荒服“二百里流”的意思。詩殷武疏引馬融説：“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則流是流動，如遊牧民族逐水草遷徙一樣，無固定的居處，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玄注説：“流謂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引禹貢“二百里流”爲证，義與馬融同，其説比較可靠。

以上荒服與綏服、要服一樣，分爲兩節，接近要服三百里内的人民尚能爲王化所被覆，最後的二百里内的人民則是流移不定無常居的，對於天子的貢賦也就隨便了。

禹貢五服，據史記夏本紀從京城算起，每方各二千五百里，直徑五千里，四方共萬里，尚書皋陶謨説的“綏成五服，至於五千”，也就是禹貢的五服及其相距的里數。國語周語説：“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即禹貢綏服，其他並同，禹貢較國語晚出，國語只説個大概，禹貢就給規定了一定的里數，尤其是京城外面四方五百里的甸服，每隔一百里所納的賦税，依道路遠近而有不同，路近所納是大量而粗質的東西；路遠所納是質精量少的東西，使人民的負擔平均，不發生畸輕畸重的弊病。甸服是天子直接的領地，在甸服内没有封建，故國語用“邦内甸服”四字，來與其他邦外四服區别開，禹貢則更具體了，可見禹貢五服是從國語五服發展而來的。周禮職方又分天下爲九服，説王畿方千里，王畿外方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又有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等，各在外各方五百里，共爲九服。又周禮秋官大行人，更規定了每服朝見時期和貢物，如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

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要服即職方的“蠻服”,職方的“夷服”、“鎮服”、“藩服”在九州外,大行人統叫作“蕃國”,世一見,無貢物。這些整齊劃一,以諸侯向天子服事納貢關係爲基礎的天下區分,不過是出於後人的理想,因而假託於夏或周,如果硬把它説成是夏、周時代所設計的,那就錯了。拿禹貢的九州來説,還勉强考知它的境界,但直徑五千里的五服,它的起止的確有問題。王夫之在書經稗疏裏就表示懷疑,他説:“舜都於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亦無二千五百里之遥;若南抵衡山之陽,則且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黄茅白葦,朔風飛雪,蒙古固有其地而不能耕;而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見於經文,則非禹之所甸可知”。據此也可知道禹貢五服純出於想像,並不切合實際。

東漸於海[1],西被于流沙[2],朔、南暨[3]:聲教訖於四海[4]。

【註釋】〔1〕 漸與漬同義,作浸潤解,是形容辭。海即東海,今名渤海。

〔2〕 被是被覆的意思,也作加字講。流沙即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的流沙,是古代對西方荒遠地區的一種假想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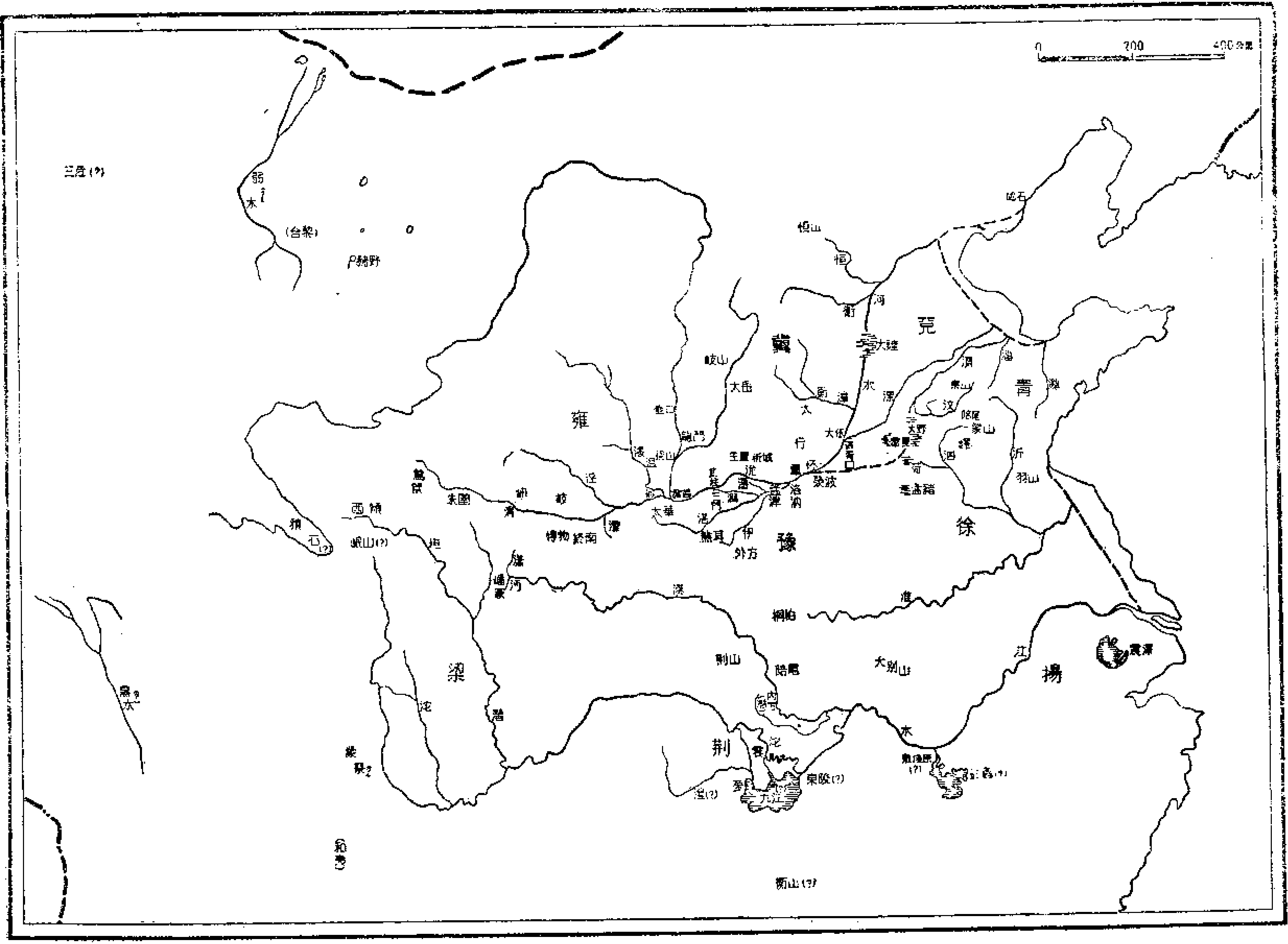
〔3〕 朔是北方,尚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蔡沈傳説:“朔方,北荒之地”。南是南方。暨,與徐州“淮夷蠙珠暨魚”的暨字同,作及字,又作與字解,堯典“汝義暨和”的暨,也是一樣,朔南暨,就是北方及南方”

〔4〕 聲教,謂天子的聲威及教化。訖作盡字講,終止的意思。這四海與上文“四海會同”的四海所指同,禹貢文中只有東海、南海,而没有北海、西海,蓋古人以爲九州大陸東南西北四方都被海所包圍,如古人指北方沙漠爲瀚海,楚辭離騷説“路不周以左傳兮,指西海以爲期”,那麽西方的流沙就是西海了。禹貢的地理知識,除東海外,南、北、西三面的海,都出自理想。

以上四句是禹貢的總結,由於水土平治,九州劃分,貢賦等級有了規定,又就國家威力所及制定五服,於是天子的聲威教化東邊浸潤及東海,西邊被覆及流沙,北、南盡於荒遠地區也蒙王化的感召。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1]。

【註釋】〔1〕 錫與賜同。黑色而有赤色謂玄。圭,據説文是一種瑞玉,上圓下方。史記夏本紀説:“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所謂帝,或指堯,或指舜,均同。又有指天帝的,如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旋機鈐,説禹開龍門導積石山,玄圭出,上面刻有“延喜王受德天賜佩”八字,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説,“玄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都是以爲天帝所賜禹的。這兩句是總結上面所有治水、導山、導水、五服等而言,由於水土平治,人民能安居樂業,王化已達到四方荒遠的地區,於是天下太平了,帝乃賜禹玄圭,慶告他的成功。



0
200
400公里
雍
冀
兖
青
徐
豫
揚
荊
梁
恒山
碣石
岐山
大岳
太行
大伾
降水
大陸
外方
熊耳
太華
伊
洛
淮
江
弱水
豬野
西傾
積石
震澤
九江
桐柏
大別山
荊山
內方
東陵(?)
衡山(?)
三危(?)

圖一 禹貢地圖

漢書地理志

譚其驤　選釋

"正史"地理志是我國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有十六部。在十六種地理志中，漢書地理志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一種。這是由於：

第一，漢書地理志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爲主體、爲綱領的地理著作。漢書全書的體例雖仿自史記，漢書的"志"就是史記的"書"，但史記八書中並無地理一書，專爲地理作志，始自漢書。漢志（漢書地理志的簡稱，前人專講沿革地理的著作，習慣上都簡稱各正史地理志爲漢志、續漢志、晉志等。）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禹貢、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爲主體，以著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爲綱領，不注重疆域政區；至以一朝某一時期的疆域爲範圍，把當時的政區建置全部記録下來，先立此爲主體、爲綱領，然後分條附繫其他山川物產等項，就這樣一種著述體制——我們可名之曰疆域地理志——而言，也是漢書地理志所開創的。後世繼漢志而作的各正史地理志，當然都是疆域地理志；就是六朝以後所興起的，現存元和郡縣志以下的歷朝地理"總志"，內容雖較正史地理志有所擴展，性質並無二致，也是疆域地理志。漢書地理志既是疆域地理志的始祖，因而二千年以來，所有這一類著作，不管它講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區（只要在漢志記載所及範圍以內），如果它要推本溯源，追尋建置來歷，最後必然要歸結到漢志的記載上去。所以前人認爲不讀漢書地理志，就無法從事歷代疆域政區沿革的研究，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第二，漢書地理志不僅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并且也是最好的一部。它的好處有二：其一，它在各郡縣條下的附注，內容很豐富，計有户口數字，山岳陂澤的方位，水道的源流，水利的設施，具有歷史意義的城、邑、鄉、聚，重要的關、塞、亭、障，著名的祠廟、古迹，當地的特產，官家設置在各地的工礦企業等等各項。後世的各史地理志，在個別方面間有超過它的，總的説來，往往反而趕不上它。其二，漢志在志末又輯録了西漢成帝時劉向所言的"域分"，朱贛所條的"風俗"；所謂域分、風俗，實際上是一篇以史記貨殖列傳爲基礎，而予以補充、擴展、改編，比貨殖列傳更加完備的全國區域地理總論。以後的正史地理志大多數根本没有這一部分，只有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類似的記載，但遠不及漢志的全面而扼要。漢志既然具有這二大好處，因此它一方面是一個保存着許多珍貴的古代地理資料的寶庫，一方面又是我國地理學史中一部劃時代的代表作。

第三，漢書地理志的記述對象不單限於西漢當代的地理，它又"採獲舊聞，考迹詩、

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换言之，它不僅是一部地理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漢以前古籍裏所記載到的地名，很多都是由於漢志用漢地予以註釋，因而後人才能知道它們的正確位置(但漢志的註釋也有一部分並不可信)。所以任何人想研究漢以前的古代地理，也都離不開這部漢書地理志。

第四，漢書地理志是以我國歷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西漢的全部疆域政區——東至今日本海，西至玉門、陽關，南至今越南中部，北至陰山——爲記述對象的，所包括的地區範圍既很遼闊，對邊疆地區的記載也比較詳悉。其他正史地理志也很少有趕得上它的。兩漢隋唐同爲我國中古時代的盛世，就以續漢志、隋志、唐志和它相比：續漢志地區範圍大致和漢志相當，縮小得不多，但整個北邊由於政區建制撤銷了許多，記載就很簡略；隋志唐志在東北、西南的地區範圍都遠不及漢志廣闊，西北方面地區雖有所擴展，記載也不及漢志詳悉。因此，漢書地理志又是一部研究古代邊疆地理的必讀之書。

漢書地理志是一篇具有重大價值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要讀通它却頗不容易。其所以不容易，除了一般古籍共有的情况，卽由於長時期的傳鈔翻刻造成了許多文字上、排列上的訛誤錯亂外，還有它的特殊情况：

首先是，志文往往失之過簡，非經參证其他有關史料，卽無從理解它的正確含義。

其次是，它有它一定的编撰義例，却又往往爲例不純，因而讀者不僅應該懂得它的義例，又要能够辨别那些地方是合乎義例的，那些地方是不合乎義例的，才不致因泥於義例而轉生誤解。

再其次是，它是一部地理著作，但編者班固對地理似乎並不曾下過多大工夫，他只是博採西漢以前地理學家的著述匯爲一編，既無意於研討前人記載是否正確，遇前人記載有異説時，也未能判斷孰是孰非；更有前人記載本來不錯，可是所載的地理情况到後來已發生了變化，班固不察，還是照原樣纂録人志，因而使不同時代的地理情况並列於一篇之中，相互矛盾；這都給讀者帶來了許多困難。

最後還有一點，那就是由於志文很簡略，又可能有錯誤，而古今的地理情况也可能有所變動，因而讀者遇到志中記載和後世地理情况有出入時，就很難判斷這一記載到底屬於下列三種情况中的哪一種：1. 古今地理情况變了，記載不錯；2. 和實際情况並不相符，可是它確實反映了當時的地理知識水平；3. 完全是班固搞錯的。這一判斷作不出或作得不對，當然就會影響對漢志資料的正確運用和評價。

漢書地理志的重要與難讀，舊時代的學者早已注意到了，曾經爲志文的全部或一部做過注釋工作的，不下數十家之多。清末王先謙作漢書補注，又把諸家的注釋匯於一篇，爲近人讀漢志提供了不少方便。但這些舊釋往往失於枝蔓煩瑣，并且這些注釋家的功力多數都集中在校勘訓詁方面，很少能够正確地指出原著的得失，注意到闡發原著的科學價值。這樣的註釋是不符合於當前的時代要求的。本釋文的寫作，目的是想在前人研究成績的基礎之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進一步有所提高，使漢書地理志這一篇古代地理名著，能爲現代青年學者所掌握，從而運用它來爲當前的科學研究——歷史地理和地理學史

的研究服務。限於學力，自知實際寫出來的東西和理想中的目標距離尚遠，誠懇地希望讀者多多予以批評和指正！

漢書地理志全志包括三部分：卷首全録禹貢和職方兩篇，兩篇之外又略綴數語，這是對前代沿革的簡略交代；卷末是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性質近似附録；中間敍平帝元始二年的疆域政區，計有一百零三郡國，一千五百八十七縣、道、邑、侯國，才是全志的正文。這裏所選釋的，只限於正文中的一小部分，即百三郡國中的六個郡。原定計劃本不止此，爲寫作時間所限，拖了一年仍未能如願，玆以"選讀"急於與讀者見面，只得暫以此付印，其餘留待日後再説。

京兆尹〔1〕　故秦内史〔2〕；高帝元年屬塞國〔3〕，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内史〔4〕；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5〕，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6〕。元始二年，户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7〕。縣十二。

【註釋】〔1〕　"京兆尹"和"左馮翊"、"右扶風"是三個和它們的長官同名的政區名。這三個政區在地方行政區劃制度上本相當於郡，由於所轄係京畿之地，故特示尊崇，長官别制美稱，不稱"太守"，轄區即用長官的官名爲名，不稱"郡"。三區合稱"三輔"，意即三個畿輔之區。

京兆尹轄首都長安及迤東秦嶺以北、渭水以南諸縣，左馮翊轄長安以東、渭水北岸諸縣，右扶風轄長安以西、渭水南北諸縣；三輔轄區合起來大致相當於現今陝西省中部整個關中平原，也就是秦代内史的轄地。秦内史轄地即稱"内史"，不稱郡，漢三輔不稱郡，即係沿襲秦制而來。三輔由於在地理上、歷史上本來是一個區域，在漢代又同屬畿輔之地，所以雖然政區劃成三個，治所仍沿襲内史時代之舊，同治於長安城中。（見本書百官公卿表顔師古注引東漢服虔"漢書音訓"，又見不著撰人姓名的六朝舊籍"三輔黄圖"。）

"京"，意即大；"兆"，意即衆；首都爲大衆所聚，故稱"京兆"。從字義上講，"京兆"和"京師"、"京都"本無二致；自漢置京兆尹後，前者遂成爲郡級政區名，與後者專指首都所在的城市有别。"尹"意即治，古官名。自漢代把首都所在的郡級長官稱爲尹，後世因之，一直沿襲到明、清的"順天府尹"，民國初年的"京兆尹"。

〔2〕　志在各郡國下都敍有沿革，只追溯到秦爲止，不及秦以前。漢京兆尹只是秦内史的三分之一，志稱"故秦内史"，只是説漢京兆尹在秦内史的轄地内，不是説漢京兆尹就等於秦内史。各郡國下凡稱"故秦某郡"者，除河南郡與秦三川郡轄區大致相等之外，含義皆與此相同。

〔3〕　塞國是秦亡之初西楚霸王項羽所立十八王之一，漢書作者尊漢抑楚，故以漢年紀楚事。"屬塞國"，意即是塞國國土的一部分。

漢志出於草創，書法義例往往未能劃一。即以郡國沿革提到十八王爲例，全志只在三

輔、河内、南郡、上郡、膠東、六安八郡國下，提到了八十王中的塞、雍、殷、臨江、翟、膠東、衡山七國，脱漏過半。其他類此者甚多。

〔4〕 “二年”，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本書“異姓諸侯王表”，當作元年。

漢滅塞後，分其地置渭南、河上二郡。九年，並故秦内史地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復爲内史。志文“更爲”、“復爲”詞義不清，必需和左馮翊、右扶風條下的沿革合起來看，意才分明。

高帝初還無意定都關中，所以分秦内史爲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定都後才恢服秦制。其後民物日益繁庶，終於又把内史分成三輔。三輔區域，卽本於高帝時的三郡。

〔5〕 内史分爲左、右，據史記景帝本紀、本書百官公卿表，在景帝二年。但志文作“建元六年”，亦當有所指，疑景帝二年初分左、右時，二内史只分轄區，未分府署，至建元六年始分署理事。

〔6〕 志例於各郡縣下附敍王莽時改制。據王莽傳，天鳳元年，分三輔爲“六尉郡”，三輔下皆脱載。

〔7〕 漢平帝元始二年，當公元紀元二年，志所載各郡國户口卽以是年版籍爲據；這是我國見於文獻的最早户口統計數字，由此可見當時各地區人口分佈的大致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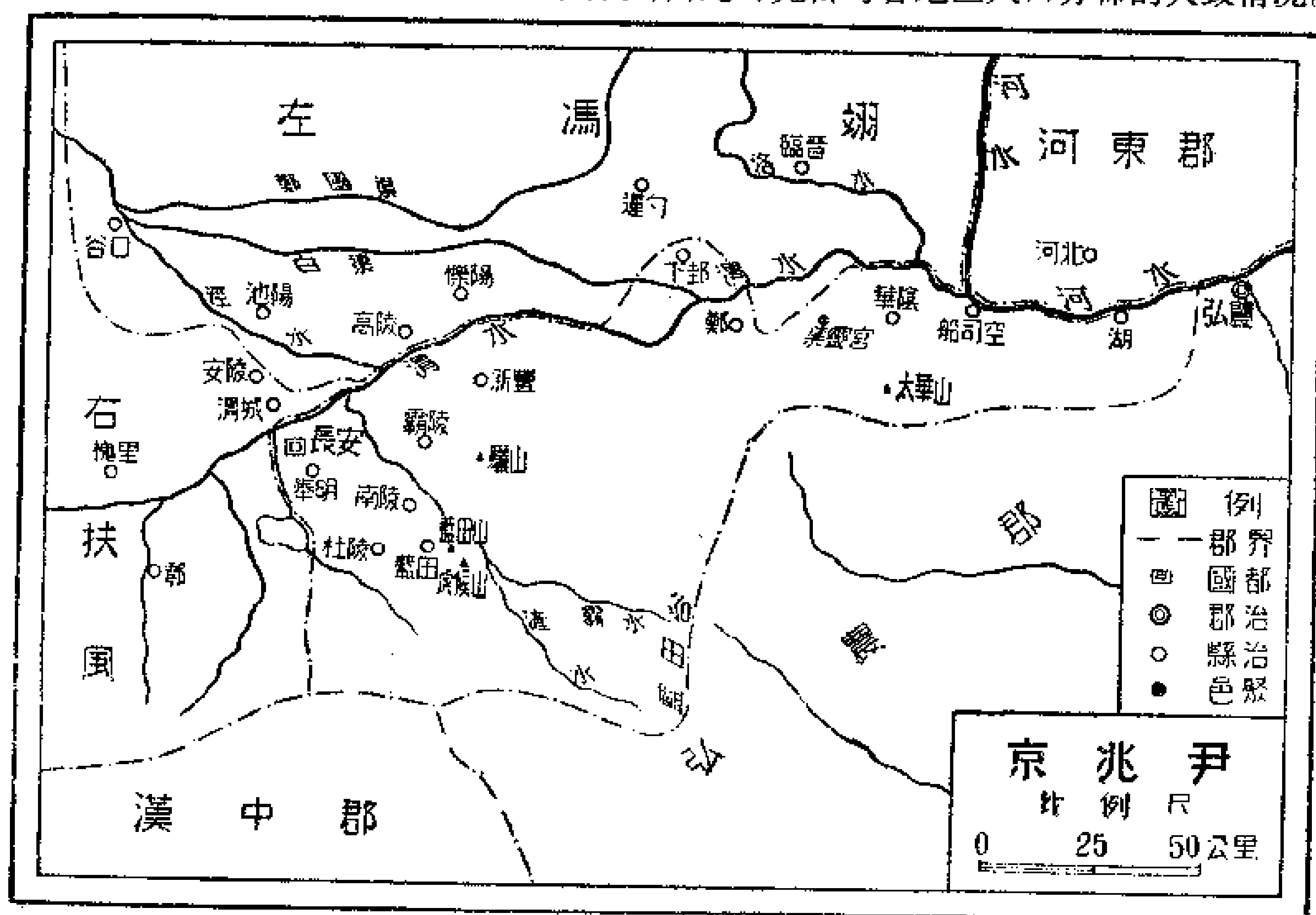


圖 一

長安[1] 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2]。户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3]。王莽曰常安[4]。

【注釋】〔1〕 故城在今西安城西北二十里。

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載有每一水道兩岸的古城邑,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等歷代總地志和宋元以來的各地地方志,都在每一州縣下敍有境内的古城邑遺址,這是後人所以能够知道數以千計的千百年前已廢的古城所在的主要依據。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和官修的大清一統志,把這方面的材料做了一個總結,翻檢最便。本釋文凡采用這種傳統記載的,一律不注出處;遇到爲傳統記載所不及或有記載而不可信從的,才别採他說,證明出處。

漢長安城的遺址,自清末以來,屢經考古學者踏勘,1957 年後,正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中。

〔2〕 志在縣下敍及沿革的很少,提到置縣年代的更少,提到築城的只有幾個縣。

長安是西漢一代的首都,此條載了置縣築城之年,獨不載定都之年,這是很大的缺點。按,高帝五年二月即皇帝位,都雒陽;五月,徙櫟陽;七年,自櫟陽徙長安:見史記"高祖紀"和本書"高帝紀"。

長安城成,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及本書"惠帝紀",在惠帝五年。

據高帝紀五年師古注,長安本秦之鄉名。

〔3〕 志在每一郡國下都有户口數,縣下有的却極少;有户有口的只長安、左馮翊的長陵、右扶風的茂陵、潁川的陽翟、傿陵五縣,有户無口的只河南的雒陽、南陽的宛、蜀郡的成都、魯國的魯、楚國的彭城五縣,共只十縣。這十縣的户口數是否與各郡國下户口數同一來歷,即以元始二年版籍爲據,很難斷定;可能是班固從其他零星資料上輯録過來的,年代先後也不一。十縣中户口以長安爲最多,其他都在四萬户以上,應該都是當時著名的大縣。

〔4〕 "常"與"長"義相通。王莽改易漢郡縣名,往往采用音義相同或近似或相反的字眼。

新豐[1] 驪山在南[2]。故驪戎國[3],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4]。

【注釋】〔1〕 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十四里。

據師古注引應劭(東漢末年人,著有漢書音義)、三輔舊事(晉人所撰,佚其名)、水經渭水注,高祖定都關中後,太上皇思念他的故鄉豐邑(秦屬沛縣,今江蘇沛縣),意欲東歸,高祖於是按照豐邑的城市街里,改築驪邑,並分徙一部分豐民住到驪邑來,因此改名"新豐"。

〔2〕 志所載山名共有一百七十五個,或作某縣有某山,或作某縣有某山祠,或作某縣某山在某方,或作某縣某山,某水所出,或作某縣某山出某物。驪,一作麗、酈、離。山在今臨潼縣南二里,即藍田之北山。

〔3〕 志在縣下敍沿革,或遠追三代,或近摭本朝,或詳或略,並無一定的體例。志所謂"故",所指時代也很廣泛,只要是在西漢末年以前的,都可以稱爲"故"。驪戎,春秋時戎狄之一。

〔4〕 高祖七年只是置縣，並未改名。改名在高祖十年太上皇崩後，見史記高祖紀。志文應作"高祖七年置縣，十年更名"。

船司空[1] 莽曰船利。

【注釋】〔1〕 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渭水東至縣境入河（黄河），見本志隴西首陽下。

司空，官名；船司空，本係主船之官，後改建爲縣。漢都關中，主要依靠黄河渭水轉輸東方的物資來供應京師的需要；據水經渭水注，漢船司空卽設在當時的水運樞紐渭水、河水會流處。

藍田[1] 山出美玉[2]。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3]。

【注釋】〔1〕 故城在今縣西三十里。

〔2〕 志載各地特産，多數都是玉、石、金屬等礦産。山在今縣東三十里。

〔3〕 "秦孝公置也"，當係指虎候山祠而言，依志例，"置"當作"起"。若是指藍田縣而言，則"孝公"當作"獻公"，見史記六國表。

華陰[1] 故陰晉[2]；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3]；高帝八年更名[4]華陰[5,6]。太華山在南[7]，有祠[8]，豫州山[9]。集靈宫，武帝起。莽曰華壇也。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南五里。

〔2〕 戰國時魏地。

〔3〕 據史記秦本紀、六國表，陰晉入秦更名"寧秦"，在惠文王六年。

〔4〕 志所謂更名，意義很含混，有的只是單純换一個名稱，有的是更名同時又置了縣。此條前後二更名而無置縣之年，可能前一更名的意義就是包括了置縣的。

〔5〕 華陰地名始見禹貢，漢取以名縣。地在華山之北，山北曰陰，故名。

〔6〕 凡縣爲都尉治所，志例於縣下注出都尉治或某某都尉治字樣。華陰是京輔都尉治所，見三輔黄圖及宣帝紀本始元年師古注，此處可能原有"京輔都尉治"五字，傳寫脱去。

〔7〕 太華山名見禹貢；依志例，三字上當有"禹貢"二字，疑傳寫脱去。山在今縣南十里。

〔8〕 據本書郊祀志，華山爲五嶽中之西嶽。自宣帝神爵後，歲祠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9〕 職方每州下各有著名的山、藪、川、浸名，志所謂"某州山"、"某州藪"、"某州川"、"某州浸"，卽所以解釋職方。

鄭[1] 周宣王弟鄭桓公邑[2]。有鐵官[3]。

【注釋】〔1〕 故城在今華縣西北三里。

〔2〕 春秋時秦武公十一年初以鄭爲縣，見史記秦本紀。漢志不重視縣的始建年代，往往明見於記載而縣下不提，此其一例。以秦縣而言，估計總數當不下八九百個，但爲漢志所提到的不滿十個。

〔3〕 武帝時收鹽鐵之利入官，分置鹽鐵官於出鹽出鐵的郡縣。志所載鹽官共三十五：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　鉅鹿堂陽
渤海章武　千乘　北海都昌　北海壽光
東萊曲成　東萊東牟　東萊㡉　東萊昌陽
東萊當利　琅邪海曲　琅邪計斤　琅邪長廣
會稽海鹽　蜀郡臨邛　犍爲南安　益州連然
巴郡朐忍　隴西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獨樂　西河富昌　朔方沃壄　五原成宜
雁門樓煩　雁門沃陽　漁陽泉州　遼西海陽
遼東平郭　南海番禺　蒼梧高要

鐵官共四十八：

京兆鄭　馮翊夏陽　扶風雍　扶風漆
弘農黽池　河東安邑　河東皮氏　河東平陽
河東絳　太原大陵　河內隆慮　河南
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郡沛　魏郡武安　常山都鄉
涿郡　千乘千乘　濟南東平陵　濟南歷城
泰山嬴　齊郡臨菑　東萊東牟　琅邪
東海下邳　東海朐　臨淮鹽瀆　臨淮堂邑
桂陽　漢中沔陽　蜀郡臨邛　犍爲武陽
犍爲南安　隴西　漁陽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平郭　中山北平　膠東鬱秩　城陽莒
東平　魯國魯　楚國彭城　廣陵

由此可以看到當時鹽鐵產地分佈的情況。

湖[1]　有周天子祠二所[2]。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3]。

【注釋】〔1〕 故城在今閿鄉縣西南。

〔2〕 按周厲王名胡，可能因此縣本名胡，遂置祠以祀周厲王。

〔3〕 古有胡國，相傳東周初爲鄭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與韓非子。建元元年只是更名，其前已有胡縣。縣南有地名鼎湖，傳說爲黃帝鑄鼎之處，故武帝更名湖。

下邽[1]。

【注釋】〔1〕 邽音圭。

今渭南縣北五十里有下邽鎮,那是唐宋時代下邽縣的故址。漢晉下邽故城據唐宋地志的記載,在當時的下邽縣東南三十五里渭水之北,約在今渭南縣東北二十餘里。

師古注引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師古曰:"取邽戎之人而來爲此縣"。水經渭水注:"秦伐邽置邽戎於此"。上邽縣,漢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甘肅天水市西南。部族遷徙所至,即以該部族的族名或原住地的地名作爲新居的地名,這是古代常見的事;注意了這些史料,對於瞭解古代的部族遷徙有很大的幫助。

南陵[1] 文帝七年置[2]。滻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3]。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4]。

【注釋】〔1〕 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

皇帝、皇太后的墳墓叫陵。南陵是文帝母薄太后的陵;陵近文帝霸陵,在霸陵南,故名南陵。

漢代的陵及其附屬的園、寢、廟規模很大,自元帝以前,每起一陵,就要在陵側置縣,役使縣民供奉園陵,叫做"陵縣",一稱"陵邑"。又屢次大規模地强迫各地大官僚、大富人、大土豪移家陵縣。陵縣不屬郡國而直屬於中央九卿中掌宗廟禮儀的太常。至元帝時,才以原有各陵縣分屬三輔,是後所起的陵也不再置縣,不再徙民。見於漢志的有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薄太后南陵和趙婕妤(昭帝母,追尊爲皇太后)云陵九個陵縣。其中在渭水北岸的長陵、陽陵(屬馮翊)、安陵、茂陵、平陵(屬扶風),合稱五陵;所徙官僚、富豪最多,風俗奢縱,時人比之於長安。

〔2〕 史記景帝本紀,"二年,置南陵縣",與志異。可能是文帝七年初起陵時未置縣,到景帝二年才置縣。

〔3〕 志敍水道,除少數不著首尾或首尾不全外,通例都在發源地所在的縣下注出出某山、或某谷、或某地、或某方位,或首受某水,流向某方位,至某縣入某水、或某陂、澤津、渠、或海;大水並加敍過郡幾,行若干里。這是一種很好的簡單明了的水道記敍法,可惜以後的正史地理志都没有學習漢志這一辨法,只在縣下注說有某水,或距縣某方位若干里有某水,既不敍出入,因而就無法考究水道的源流經過。全志所載水道和陂、澤、湖、池共三百六十一,無名小水猶不在内,是我國現存古籍中水經注以前的關於水道的最詳實的記載。

滻水,傳世各本志文皆誤作"浐水",此據水經滻水注所引志文改正。

〔4〕 今本漢書"古曰兹水"上衍一"師"字,遂以此句誤作顏師古的注文,兹據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七引文改正。"章",意即表彰,"視"猶言示。

奉明[1]　宣帝置也[2]。

【注釋】〔1〕　故城在今西安城北八里。

〔2〕　縣爲宣帝父史皇孫墓地"奉明園"所在，元康元年益園户滿千六百家，立爲縣，見宣帝紀、戾太子傳。按，史皇孫本身不是皇帝，兒子做了皇帝，所以墓地稱"園"不稱"陵"，特置縣如陵縣例。高祖葬太上皇於櫟陽縣北原，分櫟陽置萬年縣，與此同一事例。

霸陵[1]　故芷陽，文帝更名[2]。莽曰水章也[3]。

【注釋】〔1〕　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北三十五里。

〔2〕　芷陽，戰國舊縣。縣境跨灞水兩岸，西岸的白鹿原，東岸的驪山，都是秦昭襄王以來帝、后、太子的葬地。文帝九年起陵芷陽，以地處灞上，改名霸陵。陵在水西，縣城在水東。

〔3〕　水章卽取秦穆公改水名以章霸功之義。

杜陵[1]　故杜伯國[2]，宣帝更名[3]。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4]。莽曰饒安也。

【注釋】〔1〕　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二十里少陵原上。

〔2〕　杜伯，西周宣王時杜國的君主，入朝爲右將軍。

〔3〕　春秋時秦武公十一年置杜縣，見秦本紀。宣帝元康元年置陵杜東原上，更杜縣名杜陵，見宣帝紀。志文當在"宣帝更名"前增"秦武公置杜縣"一句。

〔4〕　"右將軍杜主"卽杜伯，因爲他爲周宣王所冤殺，成爲古代關中民間普遍信奉的鬼神之一。

河南郡[1]　故秦三川郡[1]，高帝更名[2]。雒陽户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3]。莽曰保忠信卿[4]。屬司隸也[5]。户三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有鐵官、工官[6]。敖倉在滎陽[7]。縣二十二。

【註釋】〔1〕　河南郡得名於郡境在大河（黄河）之南。滎陽以下河道古今不同，漢大河斜向東北，今黄河斜向東南，所以二十二屬縣中的卷、原武、陽武三縣，故地雖在今黄河北，仍在漢大河南。

河南與河内、河東三郡，漢代習稱"三河"。三河地處全國的中心，又鄰近京師，繁劇僅亚於"三輔"。

〔2〕　若依三輔下敍沿革例，"故秦三川郡"下當作"高帝元年置河南國，二年更爲郡"。（事見史記高祖紀及秦楚之際月表、本書高帝紀及異姓諸侯王表。）

〔3〕　縣有户口數的共十縣，九縣皆在縣下，獨雒陽在郡下。

〔4〕 “保忠信卿”也是以官名爲政區名，與漢三輔同。王莽想遷都雒陽，所以把河南郡提昇爲與漢京兆尹地位相當的保忠信卿。

據王莽傳，莽又分河南郡東境滎陽等縣爲“祈隊郡”，志脱。（隊卽遂，郊外的意思。）

〔5〕 武帝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掌捕督姦猾，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職司與前此元封五年所置督察在外郡國的十三部刺史略同，惟權位特隆。司隸校尉所察地區範圍稱司隸校尉部，十三刺史所察稱刺史部，全國所有郡國，都分隸於這十四個部。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稱司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本志前序。）

據百官公卿表，司隸察三輔、三河、弘農，志只在河内、河南下注出“屬司隸”，三輔，弘農、河東下都没有注。司隸所察以外，十三刺史部所屬九十六郡國，也有十九郡國没有注出所屬，大致都可以從它們的地區位置，並參证續漢書郡國志的記載，予以推定。西漢時司隸部和刺史部只是監察區而不是行政區，所以漢志以郡國爲綱，以縣爲目，各郡國屬於那一部，只作爲郡國下的注文，這是合理的。但全志一百零三個郡國的排列不依州部爲次第，時而是屬於這一部的二三郡，時而又是屬於那一部的二三郡，一部所屬，既前後錯出，在地理上又時而東，時而西，往往不相連屬，這顯然是一個缺點。漢志既以元始二年的册籍爲根據，難道西漢政府的册籍就是這樣雜亂無章的嗎？有没有可能班固原書本不如此，今本漢志所以這樣雜亂，是錯簡的結果呢？這是很可以懷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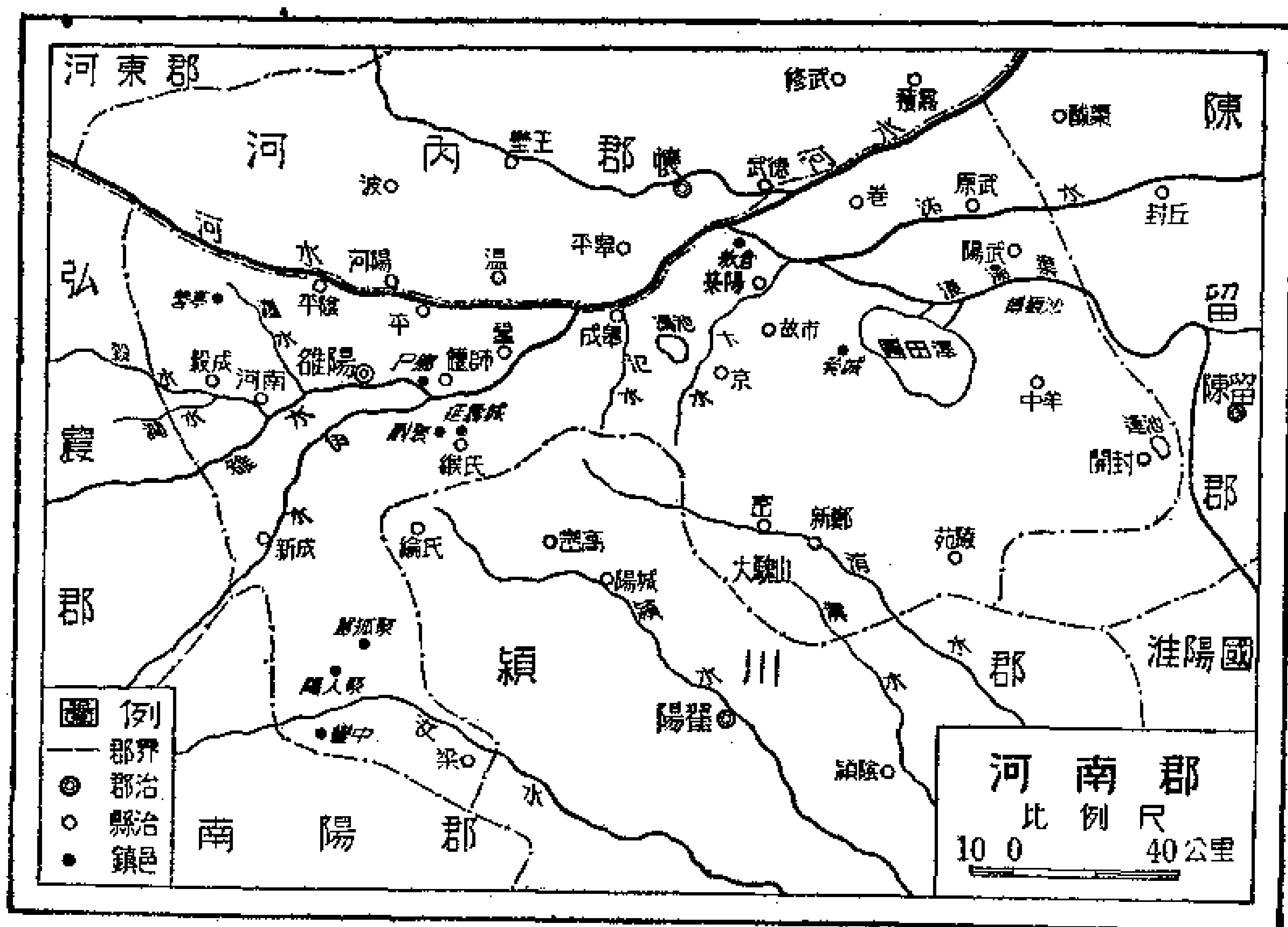


圖 二

〔6〕 志載鹽、鐵、工等官,通例皆在縣下,亦有少數在郡下。

工官,掌管官營的手工業。志所載工官計有河内懷縣、河南郡、潁川陽翟、南陽宛縣、濟南東平陵、泰山奉高、廣漢雒縣、蜀郡成都八處(奉高工官又見泰山郡下,雒工官又見廣漢郡下),應該都是當時的重要官營手工業中心,雒和成都二工官主作金銀器,見本書貢禹傳;其他無考。

〔7〕 敖倉,始置於秦。戰國、秦、漢時,黄河在滎陽縣境别出東流爲濟水,濟水又在縣境别出爲浪湯渠,濟水和浪湯渠的下游又和當時經濟最發達的中原地區的重要水道潁、渦、睢、獲、菏、濮諸水相通連,東南達於淮泗;敖倉正設在滎陽縣治北、下臨濟水、西距河濟分流處不過二十里的敖山上,地理位置的優越使它成爲全國最重要的糧倉之一,中原漕糧無論是西輸關中,或北致邊塞,都需要在這裏積儲、轉搬,所以漢志特别予以重視,繫之郡下。

雒陽[1] 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2]。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3]。莽曰義陽。

【注釋】〔1〕 故城在今洛陽城東北三十里,城的西墻西距白馬寺三里;1954年考古研究所曾予以實地勘察。

雒陽,得名於在雒水之陽。水北曰陽。

漢以前河南的洛水作"雒",陝西的洛水作"洛",二字不相混;自曹魏以後,始改"雒"亦作"洛"。今本魏以前古籍中講到河南的雒水和雒陽或作"洛",都出於後人所改。

〔2〕 周初周公經營東方,在雒水北岸、瀍水東西築了兩個雒邑,西雒邑住的是周人,東雒邑住的是被强迫遷來的殷民。西雒邑春秋時叫做"王城",戰國以後叫做"河南";東雒邑春秋時叫做"成周",就是戰國以後的"雒陽"。

〔3〕 "二十二"當作"三十二"。據左傳,魯昭公三十二年只作好了築城的準備工作,正式動工在次年,即魯定公元年,三旬而畢。

周敬王以王子朝之亂,自王城遷居成周。成周城小,不够作爲王都之用,求助於晉,晉合諸侯之力,擴大成周城,把原來在城東北的狄泉築在城内。

滎陽[1] 卞水[2]、馮池[3]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4]。

【注釋】〔1〕 "滎",本作"熒",唐人始改寫作"滎"。故城在今滎陽縣東北,廢滎澤縣西南十七里。

滎陽當得名於地處滎水之陽。禹貢"滎波既豬",濟"溢爲滎",職方"其川滎、雒",古有滎水甚明。但漢志無滎水,古滎水的源流,今已無可確指。

本志上黨穀遠下,"沁水東南至滎陽入河",是滎陽縣治雖在大河之南,縣境有一部分

在大河之北。

〔2〕 卞,東漢後作"汴",一作"汳"。卞水本是一條發源滎陽西南,東北流數十里即注入濟水的小水,故漢志只說在西南,不著首尾。東漢後不知何故竟把卞口以上出河之濟和卞口以下東至彭城(今徐州)的狼湯渠、菑獲渠、獲水都叫做汴水,從此汴水就變成了中原一條最著名的巨川。

〔3〕 古代中原湖泊,大多數久已淤涸成爲平地。馮池在水經注中叫做李澤,此後即不再見於記載。

〔4〕 泲,即"濟"。志稱濟水皆作"泲",惟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等地名又作"濟",不可解。 陳,淮陽國屬縣,今淮陽縣治。

志敍水道只提首末,不及經過,失之太簡。但實際上比較大一點的水道,中途一般都要接納若干支流,分出若干支津,這些支流、支津的首尾,也就是幹流的經過地點,讀者只要把和某一水相關聯的幾條水合在一起看,即大致可以看出此水的經流地區。以狼湯渠爲例:本志陳留郡浚儀縣下有"睢水首受狼湯水",陳留縣下有"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淮陽國扶溝縣下有"渦水首受狼湯渠"的記載,可見浚儀(今開封)、陳留、扶溝三縣都是狼湯渠所經過的地區。浚儀在滎陽正東,可見滎陽、浚儀間渠水的主要流向是自西而東。陳留在浚儀東南,扶溝在陳留正南,陳在扶溝東南,可見自浚儀以下,渠水的主要流向是自北而南偏東。

狼湯渠就是史記河渠書里的"鴻溝",是戰國、秦、漢時中原水道交通的綱領(詳河渠書)。自漢以後,幾經徙變,日漸堙塞,至今已無復遺迹可尋。

"過郡四",可確指的只河南、陳留、淮陽三郡,此外一郡大致是汝南。

偃師[1] 尸鄉,殷湯所都[2]。莽曰師成[3]。

【注釋】〔1〕 故城即今偃師縣治。

〔2〕 尸鄉在偃師縣治西十里,當雒陽東出大道上。湯都亳,舊釋亳地所在有許多說法,此其一。

〔3〕 傳說武王伐紂,功成旋師,至此築城,息偃戎師;"偃師","師成",皆以此得名。

京[1]。

【注釋】〔1〕 故城在今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師古曰:"即鄭共叔段所居地"。共叔段居京,見左傳隱公元年。

縣有京水,見水經濟水注。

平陰[1]。

【注釋】〔1〕 故城在今洛陽城北偏東五十里黄河南岸,其北面已崩於河。

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按應説多不可信。平縣故城在今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平陰故城若在其南，則當在漢雒陽東北，與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平陰縣北、河陽縣故城南"，然後"東逕洛陽縣北"不合。平陰是當時雒陽城北黄河上一個重要的津渡（見高祖紀、陳平傳、曹參傳），亦不得在遠離河岸的平縣以南。黄河自三門砥柱以下，水勢比較平順，故水經注洛陽城北有臨平亭、河平侯祠，平縣故城東北的孟津一名"富平津"，"平陰"與"平縣"，亦當得名於此。

中牟[1]　圃田澤在西[2]，豫州藪。有筦叔邑[3]。趙獻侯自耿徙此[4]。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六里。

〔2〕　圃田是古代中原一個著名的大澤，詩"小雅"車攻"東有甫草"，卽圃田之草。春秋時鄭地，左傳作"原圃"。戰國時爲魏地，竹書紀年作"甫田"。據水經渠水注，"澤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圃，津流逕通，淵潭相接；水盛則北注渠（卽狼湯渠），渠溢則南播澤"。據元和郡縣志，澤在中牟縣（漢唐故城）西北七里，管城縣（今鄭州）東三里，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今已成平地。

〔3〕　筦，同管。管叔，周武王弟。

依志例，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可能是傳寫脱去"筦城故"三字。管城卽今鄭州治。

〔4〕　趙獻侯徙中牟，此句應緊接中牟縣名下。志縣下注文，往往先後失序，此其一例。耿，見本志河東皮氏縣下，在今河津縣南十二里汾水南。

趙獻侯所徙居的中牟，當卽春秋時晉的中牟，地處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接壤地帶，當時的大河東岸（確地無考，約在南樂、聊城之間），與此春秋鄭地、戰國魏地、漢屬河南的中牟無涉，志誤。

平[1]　莽曰治平。

【注釋】〔1〕　故城在今孟津縣東，東南距偃師縣二十五里。

陽武[1]　有博狼沙[2]。莽曰陽桓[3]。

【注釋】〔1〕　故城在今原陽縣東南二十八里。

〔2〕　秦始皇二十九年，張良伏擊始皇於此，見史記始皇本紀、留侯世家。地在陽武之南，東南去浚儀四十里。狼，一作浪。水經渠水注作"博浪澤"。

〔3〕　"桓"、"武"義通。

河南[1]　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2]。

【注釋】〔1〕　1954 年考古研究所在今洛陽市西郊澗水東岸發現了這座縣城的故址，

與括地志、太平寰宇記等故城在唐宋河南縣治北九里苑内東北隅的記載相符合。讀史方輿紀要、清一統志作在清洛陽縣西五里,那是錯的。

〔2〕 郟鄏在河南城西。周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郟鄏,周人定居河、雒之間始此,至周公始營建都邑。平王避犬戎之患,東遷居此。至敬王,遷成周。

緱氏[1] 劉聚,周大夫劉子邑[2]。有延壽城[3]、仙人祠[4]。莽曰中亭。

【注釋】〔1〕 今偃師縣西南二十里有緱氏鎮,那是宋代緱氏縣的故址。漢縣故城在今偃師縣東南三十五里,城南五里卽緱氏山;地當從河淮平原西來逾越嵩山山脈進入伊洛平原的山口,自春秋以來卽著稱史册。

〔2〕 故址在今偃師縣西南、緱氏故城西北劉澗上。劉子是春秋時周畿内的一個大夫。

〔3〕 城在縣治北郊,卽春秋時滑國的都城費。

〔4〕 武帝元鼎時方士言緱氏城上有仙人跡,天子親幸視迹,見史記封禪書、本書郊祀志。祠疑卽起於是時。

卷[1]。

【注釋】〔1〕 故城在今原陽縣廢原武縣西北七里。

原武[1] 莽曰原桓。

【注釋】〔1〕 故城卽今原陽縣治。

鞏[1] 東周所居[2]。

【注釋】〔1〕 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洛水北岸。

雒水東北至縣境入河,是本志弘農上雒下。

〔2〕 "東周"指戰國時的東周國,不是指周平王以後的周王朝。戰國初周考王封弟揭於河南(王城),是爲桓公;至桓公孫惠公,又封其少子班於鞏。自後河南號西周公,鞏號東周公。至顯王二年,趙、韓又分周爲二,自後周王徒有空名,無復國土,東、西周遂各爲一國。

穀成[1] 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2]。

【注釋】〔1〕 故城在今洛陽城西北十四里。

"成"通"城",左傳定公八年、本志弘農黽池下、續漢書郡國志皆作"穀城"。城西臨穀水,因名穀城。

穀水東北至縣境入雒,見本志弘農黽池下。

〔2〕 瀍一作"廛"。"朁"一作"潛"。據水經注,朁亭在穀城縣北山上,瀍水出共北。

瀍水是一條很小的水，首尾不過五六十里；由於尚書洛誥提到了它，因而見於禹貢，既見於禹貢，漢志爲了"綴禹貢"，因而也就不能不把它採録進去了。

故市[1]。

【注釋】〔1〕 故城在今鄭州城西北三十五里。

密[1] 故國[2]。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3]。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南三十里。

〔2〕 密國爲周共王所滅，見國語周語。

〔3〕 "騩"，一作"隗"，一作"嵬"。"潩"，一作"瀷"。大騩山在今密縣東南五十里，禹縣北四十里。臨潁，潁川屬縣，故城在今縣西北十五里。潩水今名魯姑河，一名清流河。

新成[1] 惠帝四年置[2]。蠻中，故戎蠻子國[3]。

【注釋】〔1〕 故城今伊川縣治。郡國志作"新城"。

〔2〕 戰國時已有此地名，至惠帝四年置縣。

〔3〕 蠻中，一作"蠻氏"、"鄤氏"、"鄤聚"。蠻子，一作"鄤子"，春秋時戎的一種，爲楚所滅，見左傳昭公十六年。地在今臨汝縣西南汝水南岸。

開封[1] 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2]。

【注釋】〔1〕 故城在今開封城南五十里。唐代才把開封縣移到當時的汴州即今開封城内。

〔2〕 故址在今開封城東南二十四里。"或曰"是疑似之辭，表示有此一説，作者未敢置信。實際此説確是錯了。據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載，宋之逢澤在宋都商丘（即今縣）近旁，不可能遠在數百里外的漢開封縣境内。此逢池當即戰國時魏之"逢陂"，一稱"逢澤"；至春秋時宋之"逢澤"，當即水經睢水注睢陽（即今商丘）城南的"逢洪陂"。

成皋[1] 故虎牢，或曰制[2]。

【注釋】〔1〕 故城在今鞏縣東北，廢汜水縣西北二里汜水西岸大伾山上。

〔2〕 虎牢，傳説是周穆王畜虎之處，見穆天子傳。春秋時爲鄭邑，後入晉；戰國始稱成皋，韓邑；秦以爲關，漢置縣。制是東虢故地。班固知道東虢在滎陽（見本志弘農陝縣下），不敢肯定就是虎牢，故稱"或曰"。其實也是錯的。據左傳，襄公二年晉帥諸侯之師城虎牢，至十年，晉又"命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虎牢與制非一地甚明。

苑陵[1]　莽曰左亭。

【注釋】〔1〕　故城在今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苑,一作"宛",一作"菀"。

梁[1]　罡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2]。

【注釋】〔1〕　故城在今臨汝縣西二十五里汝水南岸。

〔2〕　東西周釋見鞏縣下。二聚相近,各去今臨汝縣四十里。罡狐在縣西北,陽人在縣西,皆在汝北。

新鄭[1]　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後爲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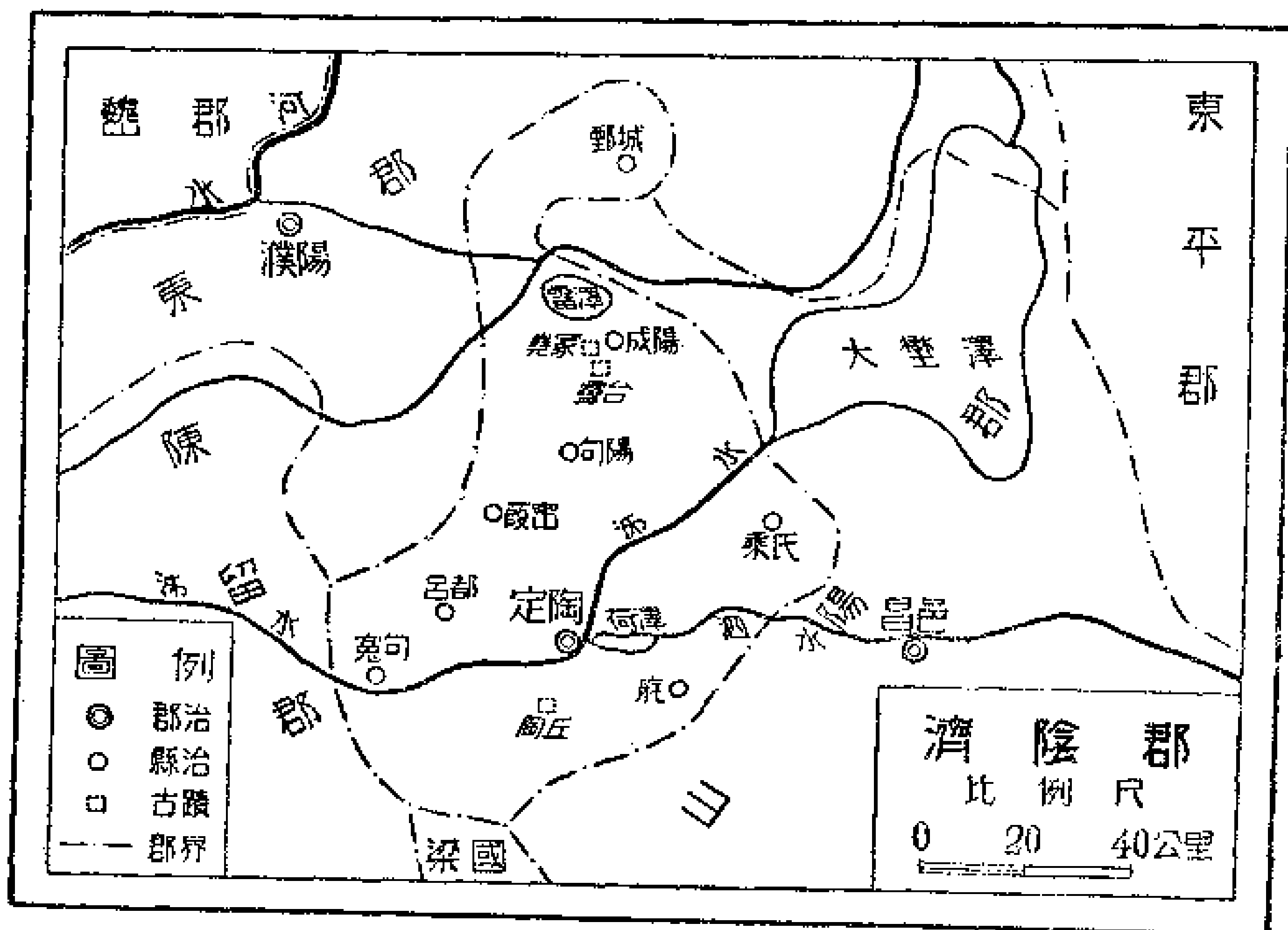
【注釋】〔1〕　故城在今縣西北,洧水貫城中。

京兆尹的"鄭"是舊鄭,故此曰"新鄭"。

〔2〕　詩經里的鄭國,就是東周時代的鄭國,鄭國上綴一"詩"字,即志序所謂"考迹詩書",用别於西周時代、即鄭桓公時代的鄭(見本志京兆尹鄭)。韓初都平陽(見本志河東平陽),至哀侯二年滅鄭,徙都鄭。

濟陰郡　故梁,景帝中六年别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2]。禹貢荷澤在定陶東[3]。屬兗州。户二十九萬二千五百,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4]。縣九。

【註釋】〔1〕　水經"濟水又東過寃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是郡領九縣,七縣皆在



圖三

濟水之北,郡治定陶也在濟水北岸;水北曰陽,而郡以濟陰爲名,不可解。疑濟水在景帝後曾經改道,水經所載濟水,已非初置濟陰國時的濟水舊道。

〔2〕 "故梁",指漢初的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國爲五國,其一爲濟陰。此條敍沿革只講到濟陰國、定陶國,没講到濟陰郡,很明顯有脱漏。據史記、本書諸侯王表和史記梁孝王世家,則在"别爲濟陰國"下,應增"後元年爲郡"一句;"更爲定陶"下,應增一"國"字;此下再增"黄龍元年復故;成帝河平四年復爲定陶國;哀帝建平二年復故"三句,才把濟陰郡在西漢一代的沿革敍全。

〔3〕 志敍山、川、陂、澤皆在縣下,惟有盧江、泰山、蜀郡、敦煌、雁門與此郡錯出郡下。荷一作"菏"。澤在今菏澤縣東南三十里,漢定陶縣東北;清代地圖上的夏月湖,即其遺址。

〔4〕 濟陰郡户口很多,而郡境很狹小,只相當於今菏澤、定陶兩縣,和鄄城、鉅野、城武三縣的各一部分。漢志百三郡國中,口數在百萬以上的計有:

	户	口
汝南郡	461,587	2,596,148
潁川郡	432,491	2,210,973
沛郡	409,079	2,030,480
南陽郡	359,116	1,942,051
河南郡	376,444	1,740,279
東郡	401,297	1,659,028
東海郡	358,414	1,559,357
陳留郡	296,284	1,509,050
濟陰郡	292,005	1,386,278
蜀郡	268,279	1,245,929
臨淮郡	268,283	1,237,764
琅邪郡	228,960	1,079,100
河内郡	241,246	1,067,097
會稽郡	223,038	1,032,604

十四郡,濟陰在全國各郡國中位居第九;但陳留以上八郡的面積都遠比濟陰爲大,若按人口與面積的比例計算,濟陰應爲當時人口最稠密的一郡。

定陶[1] 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2]。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在南[3]。

【注釋】〔1〕 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

因境内有陶丘,春秋、戰國時都稱爲"陶",秦始稱"定陶"。

〔2〕 "叔"是周天子對同姓諸侯的稱號,曹叔名振鐸。曹國至春秋末爲宋所滅。

志敍沿革、史蹟,往往詳古而略今。定陶是漢高祖即帝位之地,又是漢初梁孝王以前的梁國國都,志皆不及。

〔3〕 丘在今縣西南七里。丘上又有一丘,形如陶竈,因名陶丘。陶丘是上古時代一個很著名的地方,傳説堯嘗居此,故號"陶唐氏",舜陶河濱亦在此,因而爲禹貢作者所採録。

冤句[1] 莽改定陶曰濟平,冤句縣曰濟平亭[2]。

【注釋】〔1〕 故城在今菏澤縣西南四十里。

冤一作"宛",句一作"朐"。

〔2〕 志例敘王莽改制皆在各該郡縣下,此條又自亂其例。"定陶"下當有一"郡"字,後漢書耿純傳父艾爲莽"濟平大尹"(莽改漢的郡太守爲大尹)可證。

呂都[1]莽曰祁都。

【注釋】〔1〕 故城在今菏澤縣西南二十里呂陵集。

葭密[1]。

【注釋】〔1〕 故城在今菏澤縣西北二十五里葭密集。

成陽[1]有堯冢、靈臺[2]。禹貢"雷澤"[3]在西北。

【注釋】〔1〕 故城在今鄄城縣東南,西南距菏澤縣六十里。

周武王封弟叔武於成,在縣治北,其後南遷於此,故稱成陽。成,或訛作"城"。

〔2〕 據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名曰"靈台"。成陽離定陶很近,成陽出現堯冢、靈台,顯然和堯居定陶陶丘的傳説有關。有關堯的傳説的遺址,見於本志的除此而外,河東蒲坂和中山唐縣皆有堯山。

〔3〕 雷澤,禹貢原文作"雷夏澤"。據水經瓠子河注,澤在成陽縣西北十餘里,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傳説舜漁於此;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名歷山,山北有陶墟,傳説舜耕、陶於此。

鄄城[1]莽曰鄄良。

【注釋】〔1〕 故城在今縣之北,黄河北岸,西去廢濮縣二十里。

春秋、戰國時名鄄,史記或作"甄"。

句陽[1]

【注釋】〔1〕 故城在今菏澤縣北三十五里句陽店。

古有句瀆,縣處其陽,故名句陽。

秅[1]莽曰萬歲。

【注釋】〔1〕 故城在今城武縣西北二十九里。説文作"秺"。

乘氏[1] 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2],過郡六[3],行千一百一十里。

【注釋】〔1〕 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約五十里。

〔2〕 泗水似應作"荷水",或作"泲水"。據水經注,此水首受濟,東出匯爲菏澤,又自澤東出,下流會泗入淮。首受泲,故可稱"泲水",承菏澤之下流,故可稱"菏水"。菏水之名見於禹貢(今本尚書作"河",疑傳寫脱艸頭。或曰,古河,菏通用。),應爲此水之正稱。此水東至山陽方與(今魚台北)會泗水,又東至湖陵(今魚台東南)會南梁水;本志魯國卞縣(今泗水東)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蕃縣(今滕縣)下"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泲渠",則志文"泗"應作"泲"。山陽湖陵下禹貢"浮於淮泗,通於河(菏),水在南",則志文"泗"應作"菏"。水經注亦或作"濟",或作"菏"。且此水下流既與泗水會,宜無亦名泗水之理。但許慎亦稱"泗受泲水"(説文),鄭玄亦稱"泗出乘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則可見漢人的確又稱此水爲"泗水",志文不誤。

志又稱此水"東南至睢陵入淮",而卞縣的泗水則西南至方與入泲,泲即此水,可見班固以此水爲泗水的主源,反以出於卞縣的著稱於漢以前古籍的真正的泗源爲支流,這也是一件怪事。是不是班固搞錯了呢?也没有錯。看説文謂"泗受泲水,東入淮",鄭玄注泗水不説出卞縣而説出乘氏,足證許、鄭心目中的泗水,同樣以來自乘氏一水爲主源。水經對方與以下二水會合後的下流既稱"泗水"於泗水篇,又稱"濟水"於濟水篇,二水一視同仁,也並不是斷以來自卞縣的泗水爲主源。由此可見以乘氏出濟之水即菏水爲泗水主源,在漢代即便不是定説,至少是相當普遍的説法。

漢人爲什麽稱此水爲泗水,又爲什麽會把此水認爲是泗水的主源呢?這可能與當時的水道交通路綫有關。因爲這條水是從春秋以來溝通濟、泗,也就是溝通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一條關鍵水道。中原人自西徂東,不出鴻溝,就必出此水。他們習聞泗水是東方的大水,却不很熟悉這條介在濟、泗之間的菏水,由於此水下流入泗,因而就有人誤稱此水爲泗水,久而久之,遂成爲中原人對此水的通稱;也有人由於此水出於泲而稱之爲泲水的,但比較不通行;而原來的正確的名稱菏水,竟反歸湮没。所以班固在乘氏下敍此水源流正式稱之爲"泗",又在方與、湖陵下提到它的别稱"泲"却只在湖陵下用釋古的語氣説此水就是禹貢的"菏水",倒是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一點也没有錯。既認此水爲泗,而此水的上源來自黄河,由河入濟,由濟入此水,它的水量很可能比方與以上來自卞縣的泗水要大些,這就很自然地使漢人認爲此水是泗水的主源了。

自湖陵以下,漢時泗水又東南經沛縣(會泡水,見本志山陽平樂下)、彭城(會獲水,見梁國蒙縣下)、下邳(會桐水,見東海容丘下;會洽水,見泰山南武陽下;會沂水,見泰山蓋縣下;會術水,見琅邪東莞下)、取慮(會睢水,見陳留浚儀下),這一段大致和水

經注里的泗水亦卽金、元黄河奪泗以前的泗水是相同的。但水經注以後的泗水明明是在漢淮陰、泗陽二縣之間，卽今淮陰縣境入淮的，而本志稱"東南至睢陵入淮"，睢陵故城在今睢寧縣南，因此從前許多學者都認爲班固又記錯了，志文"睢陵"應作"淮陰"。倒底錯了没有？只要用水經的記載對照一下，便很明白。水經敍濟水作"又東南過徐縣（今盱眙縣西北約六十里）北，又東至睢陵縣南入淮"，與班説同；敍淮水作"東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淮陰之西，就是睢陵之南。若説漢志錯了，那末水經也錯。漢志記載簡單，"睢陵"二字猶有可能是"淮陰"之誤，水經記載較詳，難道徐縣北、睢陵南、淮陰西都是錯的？這是不可能的事。可見漢志記載之所以和水經注以後的泗水經流有所不同，决不是漢志錯了，却是由於水道變了。漢時泗水自取慮（故城在今睢寧縣西南）以下，顯然和後代的泗水不同：前者在西，後者在東；前者經徐縣，後者不經徐縣；前者經睢陵之南，後者經睢陵之北了；前者入淮處在睢陵南，東接淮陰界，後者入淮處在淮陰北，泗陽東南。正因爲古泗水出睢陵南，泗陽縣境在水北，所以秦、漢初置此縣時命名"泗陽"而不名"泗陰"。

漢志這一句短短九個字的記載，就存在着上述水名、水源、入淮地點三個問題；初看似乎漢志全都錯了，仔細一考究，竟全都不錯。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讀古代的地理著作，遇到古人記載和後世情况有出入時，雖不必迷信古人，却斷不可輕

圖 四

易說古人錯了。須知地理情況是隨着時代而變的(尤其是平原地帶的水道經流,變得很頻繁),古今記載不同,往往正是我們探索古代地理情況、推尋古今演變的極好資料。這條漢代由乘氏到睢陵入淮的泗水,二千年來幾經遷變,故道已基本上不復存在。自乘氏至方與,可能有一部分和現在的萬福河相同;自方與以下,已陷入昭陽湖、微山湖中,自微山湖以南,盡歸湮没;只有今洪澤湖北岸的老汴河,可能是當時睢陵以南入淮的故道。

〔3〕 過濟陰、山陽、沛郡、楚國、東海、臨淮六郡國。

泗水國既以泗水爲名,武帝初置時當有泗水下游入淮之地,至漢末已割歸臨淮。若泗水不在睢陵而在淮陰、泗陽間入淮,那末就是在漢末泗水也非流經泗水國不可,"過郡六"當作"過郡七"。由此亦可證睢陵入淮不誤。

勃海郡[1] 高帝置[2]。莽曰迎河[3]。屬幽州。户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縣二十六。

【註釋】〔1〕 海旁出爲勃,一作"渤",一作"浡",一作"敦"。"勃海",一作"勃澥"。郡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

〔2〕 近人王國維撰漢郡考(觀堂集林卷十二),根據史、漢紀傳,指出漢志所載各郡國的始建年代,有許多是不可信的;志稱高帝置者共二十六郡國,就有十郡可證其必非高帝時所有,勃海是其中之一。王氏這一論证是正確的。但王氏認爲高帝時勃海地屬燕國,建郡當在景帝三年吴楚七國之亂既平之後,漢以餘威削諸侯,始得勃海之地於燕,却不合於事實。漢志勃海郡二十六縣,除文安、安次二縣係武帝時削自燕國外(見武五子傳),其餘二十四縣,戰國時是趙、齊兩國之地,秦末楚漢之際則爲河間、濟北二郡之地,高帝時河間仍屬趙,濟北仍屬齊,都不在燕國封域之内。文帝二年分趙爲河間國,分齊爲濟北國,三年,濟北國除爲郡,至十五年河間國又除爲郡,自此至十六年四月重建濟北國以前,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内,河間、濟北兩郡同時直屬於漢廷,漢廷已有割取兩郡屬縣建立勃海郡的可能了,不必等到吴楚既平之後。(參史、漢諸侯王表,齊、趙諸王世家,列傳。)

〔3〕 禹貢"同爲逆河入於海",漢人認爲逆河就在當時勃海郡境内。"迎"、"逆"同義。一説王莽爲人多忌諱,因改逆河爲迎河;一説今文尚書作迎,古文尚書作逆。

浮陽[1]莽曰浮城。

【注釋】〔1〕 故城在今滄縣東南四十里。

縣以在浮水之陽得名。浮水本首受大河,東入勃海,爲潮汐所往來,東漢末年已淤廢無水,僅存故瀆,見水經淇水注引應劭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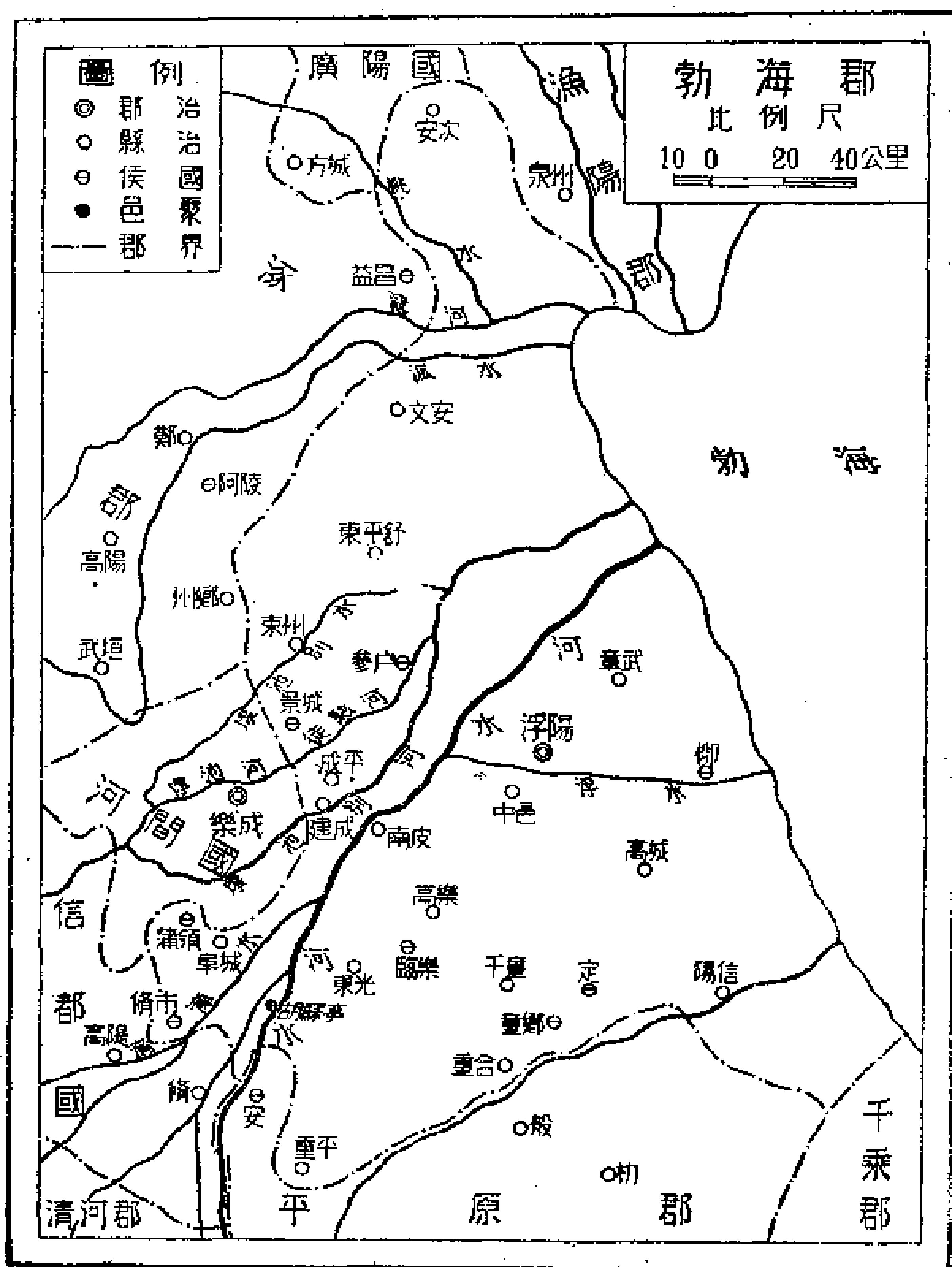


圖 五

陽信[1]

【注釋】〔1〕 故城在今無棣縣東南三十里，一説東北十五里。

東光[1]有胡蘇亭[2]。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

本志河間樂成下，"虖池别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志文有誤，釋見東平舒下。

〔2〕 禹貢"又北播爲九河"，爾雅釋水列舉九河之名，其一胡蘇。本書溝洫志，成帝時許商言："古説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胡蘇亭當

得名於胡蘇河。亭在東光縣西南,見水經淇水注;但水經注里並沒有提到胡蘇河。據唐宋以來地志記載,故道當自今東光逕寧津、慶云至無棣縣境人海。

阜城[1]莽曰吾城。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本志上黨沾縣下,"清漳水東北至邑成人河"。志無邑成縣。按漢時漳水在太行山以東,經歷的地點見於本志者,有鄴縣(見上黨長子下,故城今臨漳縣西)、邯鄲(見魏郡武始下,故城在今縣西南)、列人(見魏郡武安下,故城今肥鄉縣東北)、脩縣(清河信成下,故城今景縣南),作西南——東北流向,阜城當脩縣東北,東瀆大河,"邑成"無疑是"阜城"之誤。太行山以東的漳水歷代屢經遷移,漢時故道湮滅日久,它的遺迹在今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

千童[1]

【注釋】〔1〕 故城在今南皮縣東南八十里。

傳說秦始皇遣徐福率領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不死之藥,築城留此,因名千童,見元和志。

重合[1]

【注釋】〔1〕 故城在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南皮[1]莽曰迎河亭。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北八里。

傳說齊桓公北伐山戎,在此繕修皮革,北五十里有北皮城,故此曰南皮,見水經淇水注引應劭說、寰宇記。

定[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千童故城東南三十里。

〔2〕 漢制封爵分二等,大者爲王(一稱諸侯王),小者爲侯(一稱徹侯,武帝後改稱列侯)。侯的食邑稱爲侯國。侯國的領域一般都比縣小,多數只是從原來的縣里分出來的一鄉之地,只有很少數幾個能够盡有原來一縣之地;但在政區等級制度上,它是和縣相等的,被視爲縣的一種。侯國的長官叫做侯相(侯本人只食租稅,不治民),地位也和普通縣的長官令或長相等,同樣受朝廷的任命,受郡的統轄。因此通常爲簡便計,往往即稱侯國爲縣,不復分別。例如本志郡下的縣數,就是包括侯國而言的;勃海郡領十八個縣,八個侯國,郡下即作縣二十六。

列侯或以有罪而黜免,或以身死無後而絕嗣,其國一般即罷並原縣。所以凡在漢末以

前已罷的侯國，多數皆不見於漢志。據本書功臣侯表和王子侯表，建立於武帝時而能廢於元帝以前的狹苴、廣、山、沈陽四侯國，都在勃海境内，即不見於本志。

武帝封齊孝王子越爲定侯，見本書王子侯表。

章武[1]有鹽官。莽曰桓章。

【注釋】〔1〕　故城在今滄縣東北八十里。

本志金城河關下，"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魏郡館陶下，"河水别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關於大河的海口問題，需要和當時在勃海西岸入海的其他幾條水道合起來談，説見文安下。關於屯氏河，有應説明者三事：

甲、據本書溝洫志，武帝元封二年以後，河决館陶，分爲屯氏河，後六、七十年，至元帝永光五年，河又决清河靈縣鳴犢口，屯氏河遂絶。志所載既係西漢末年的地理，屯氏河早已絶流，此所謂屯氏河，應作屯氏河故瀆解。

乙、這條存在於武帝以後到元帝時的屯氏河，志作過郡四，其所經歷的地點見於本志的有脩（蓨）縣（清河靈下，河水别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脩縣屬信都，自魏郡東北至信都必經清河，信都又東北是勃海郡境，與溝洫志"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之文正相符合；其故道自館陶至脩縣一段，後來爲隋煬帝所疏導，成爲永濟渠的一部分，大致就是現今館陶德州間的衛河。至於見於水經注里的屯氏河故瀆，既不經脩縣，并且只過魏郡、清河二郡既注入大河，那顯然是存在於另一時期（當然在漢元帝以後，大河離開魏郡以前，確年無考）的另一條屯氏河，與本志和溝洫志所載者不可混爲一談。

丙、根據地勢推斷，屯氏河過脩縣入勃海郡境後，必然要和大河會合後才能入海。志作入海不作入河，可能是由於屯氏河通流時"廣深與大河等"（溝洫志），因而時人對二者不復分别主次，同作入海。

中邑[1]莽曰檢陰。

【注釋】〔1〕　故城在今滄縣東南四十里。

高成[1]都尉治[2]。

【注釋】〔1〕　故城在今鹽山縣東南約二十里。成一作城。

〔2〕　漢初承秦制，郡置守、尉，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都尉。太守是一郡的首席長官，郡各一人。都尉掌輔太守，典領武職甲卒，内地郡各一人，邊郡或多至三、四人。全志八十三郡中，注出都尉治所的有五十七郡。

高樂[1]莽曰爲鄉。

【注釋】〔1〕 故城在今南皮縣東南三十里董鎮村。

參户[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今青縣西南三十里木門店。

本志代郡鹵城下,"虖池河東至參合人虖池別"。"參合"是"參户"之誤,"別"下當有"河"字,釋見東平舒下。

〔2〕 武帝封河間獻王子免爲參户侯,見表。

成平[1]虖池河,民曰徒駭河[2]。莽曰澤亭。

【注釋】〔1〕 故城在今交河縣東北約五十里。

〔2〕 志文別無用"民曰"二字之例,疑本作"或曰",傳寫致誤。

許商説"九河",徒駭河在成平界中,與志合。徒駭河原是古代大河下游"九河"中最北一支,後來大河改道,徒駭河改爲虖池河所經行,但徒駭這一名稱還是被成平這一帶的人民沿用着。不僅在漢代如此,直到唐、宋時代,這一帶有所謂徒駭河,仍然見於記載。至於今地圖上山東西北部有一條河也叫徒駭河,那完全是出於後世文人的附會,與古徒駭河了不相涉。這條河當地人民本來稱爲土河,其前身可能就是古代的漯(音它合反)水。

關於虖池河,釋見東平舒下。

柳[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今鹽山縣東五十里。

〔2〕 武帝封齊孝王子陽已,見表。

臨樂[1]侯國[2]。莽曰樂亭。

【注釋】〔1〕 故城在今寧津縣北。

〔2〕 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光,見表。

東平舒[1]

【注釋】〔1〕 故城即今大城縣治。代郡屬縣中有平舒,故此縣加一東字。

本志河間弓高下,"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人海"。"平舒"之上無疑脱去一"東"字。

虖池河,其他古籍皆作虖沱河或滹沱河,今作滹沱河。

漢時滹沱河進入河北平原後,東過信都東昌(見魏郡武安下,故城今武邑東北),下入河間國境,分爲虖池河、虖池別河、虖池別水三支,再下人勃海郡境,又合而爲一,東北

入海。三支的經行路綫：虖池河是經弓高（故城今阜城西南）别出别河，經樂成（故城今獻縣東南）别出别水，又經成平（民曰徒駭河）至參户入虖池别河，比較最清楚。虖池别河就只知道自弓高經參户至東平舒入海，參户以上一段究竟是在虖池河的東面還是西面，已無從斷定。虖池别水最不清楚，連至何縣境内入何水都不知道。志文"至東光人虖池河"一句，顯然是錯誤的。因爲這一帶的地勢是向東北傾斜的，樂成的水不可能流向東南方地勢較高的東光，此其一。東光不在那一條自東昌而弓高，而樂成，而成平，而參户的西南東北走向綫上，不可能爲虖池河所經行，此其二。不過無論如何，别水也在勃海郡境内與虖池河或虖池别河會合是没有問題的。三支會合後所以不稱虖池河而稱虖池别河，那可能是由於合口以上别河的流量比較大些。

水經注里也有滹沱河、滹沱别河和滹沱别水，滹沱河已遠徙文安之北，别河、别水經行路綫不詳，就其下游在漢南皮、浮陽縣境與清河合流而不經參户、東平舒這一點看來，可見已經不是西漢時代的别河、别水故道了。從唐、宋時代直到清代，這一帶都還有滹沱河存在，同時存在的河道也往往不止一條，這些河道中有没有漢代虖池三道的故道，自漢以後，歷代的變遷經過如何，都還有待於我們的鑽研探索。

重平[1]

【注釋】〔1〕 故城在今吴橋縣南三十里，重合故城西南八十里。

安次[1]

【注釋】〔1〕 故城在今縣西，東南去舊東安縣城西十里。

本志涿郡涿縣下，"桃水首受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桃水上游即今北拒馬河，下流經今固安、永清至安次縣境。漢代大河並不經過安次，安次的南境爲滱水所經，志文入"河"當作入"滱"。但本志敍水道以"滱"爲"河"的不止這一條，此外又有中山望都下敍博水，中山北平下敍盧水，代郡廣昌下敍淶水三條，也明明都是入滱，偏偏都稱入"河"。又許慎亦稱淶水入河（説文），應劭亦稱博水入河（本志信都下博下注引）。可見以滱爲河，並不是班固一時的筆誤，或後代傳寫傳刻之誤，而是漢人的確又稱滱水下游爲"河"。"河"字本是古人對黄河的專稱，爲什麽滱水也可以稱"河"呢？這可能是由於黄河在漢以前或漢初曾經有一時期奪滱水下游入海，滱水下游就成了"河"的一部分，後來"河"雖離滱他去，但習慣上仍稱這一段滱水爲"河"。

脩市[1]侯國[2]。莽曰居寧。

【注釋】〔1〕 故城在今景縣西北，東南距今景縣南十三里的漢脩縣（屬信都）故城二十里。

脩市和脩縣的"脩"都讀若條。脩縣就是名將周亞夫的封邑，景帝紀、周亞夫傳都稱

周亞夫爲"條侯"。

〔2〕 宣帝封清河綱王子寅,見表。

文安〔1〕

【注釋】〔1〕 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柳河鎮。

本志代郡鹵城下,"從河東至文安人海"。"從"字據清末楊守敬的考證,是"泒"字之誤。泒河的上游卽今出自五台山南麓的沙河;下流在今豬龍河之東,過任邱後東北人文安縣境,至三國時爲滹沱河所奪,也就是水經注里的滹沱河下游。

本志代郡靈丘下,"滱河東至文安人大河"。滱河的上流卽今源出恒山南麓的唐河,下 流大致相當於現今的大清河,在泒河之北。本志敍滱河以南的泒河、虖池別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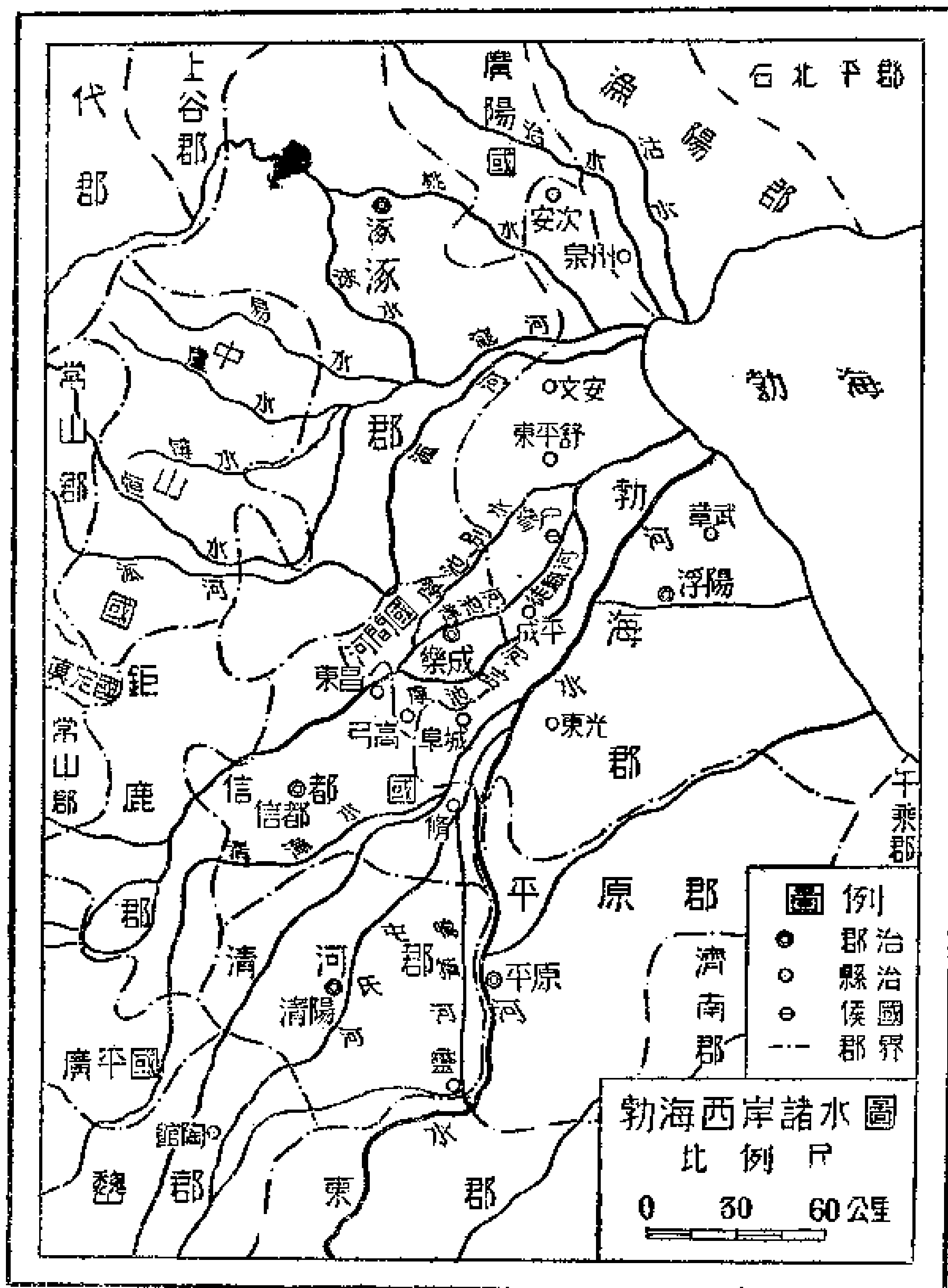


圖 六

東平舒下)、大河(見章武下)皆作入海,滱河以北的治水(本志雁門陰館下,"治水東至泉州入海。"治水上流即今永定河上流桑乾河,泉州故城在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沽水(本志漁陽漁陽下,"沽水東南至泉州入海。"沽水即今白河。)也是入海,滱河介在其間,不可能入河,入河顯係入海之誤。漢志滱河的下流就是水經易水的下流,水經敍易水正作入海。

既然大河、虖池河、泒河、滱河和治水、沽水這六條水都是入海的,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其時渤海灣的西部,必然存在着一個小海灣。這個小海灣的南岸是章武縣境,大河由此入海;西南岸是東平舒縣境,虖池別河由此入海;西北岸是文安縣境,泒河、滱河由此入海;北岸是泉州縣境,治水、沽水由此入海。假如沒有這小海灣,那末大河、虖池自西南而東北,泒、滱自西而東,治、沽自北而南,是後必然要有幾條水在今之天津或天津以南會合在一起後才能入海,各自獨流入海是不可能的。

西漢時代有這樣一個小海灣存在,還可以從另外兩方面得到助证:

其一,證以當時縣治的分佈情况。漢代在勃海郡境内所設置的縣治是相當稠密的,全郡當今不過十七八縣之地,當時共設有二十六縣之[illegible]而在全部二十六縣之中,竟沒有一縣是設在章武、浮陽以北,文安、東平舒、參户以東的,要不是由於當時這一帶還沒有成陸,那就很難理解了。

其二,證明上述在渤海灣西岸入海的六條大水的海口所在地段。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六條水可以分成兩組:大河,虖池河一組在南,海口在東平舒之南,泒、滱、治、沽一組在北,海口在文安之北,兩組之間,相去約有七八十里。這一情况不僅在漢代如此,就是在漢代以前,根據所有文獻資料加以考察,盡管各河的河身有時遷移,海口大致都不離這兩個地區。既然如此,可見古代渤海灣的西岸,應該有一南一北兩個冲積扇,在這兩個冲積扇還沒有擴展到彼此連接在一起成爲一整片海濱平原之前,正就是我們上述那個小海灣的存在的時代。

兩個冲積扇的連成一片,可能是在東漢時代。在西漢以前,大河長期在南冲積扇入海,南冲積扇的伸展速度應比北冲積扇快,王莽以後,大河改道他去,從此南冲積扇的伸展速度變得遲緩了。兩扇連成一片以後的東漢末年,南邊一組河道清河、漳水、滹沱河等又改道北流和北邊一組會流入海,從此今天津以東的海岸擴展得就特别快,滄縣以東的海岸相對的停滯了擴展,以致逐漸形成了現在那樣北部海岸突出,南部海岸縮進的形勢。在現在的地圖上,就再也看不出古代有過一個南冲積扇的痕迹來了。

景成[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今交河縣東北六十里,西去獻縣九十里。

〔2〕 宣帝封河間獻王子雍,見表。

東州[1]

【注釋】〔1〕 故城在今河間縣東北六十里。

建成[1]

【注釋】〔1〕 故城在今交河縣東約五十餘里,西北去景成故城三十里。

童鄉[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今樂陵縣西北,西北去千童故城二十里。

今本志文本作章鄉。按成帝封鐘祖爲童鄉侯,見本書功臣表;太平寰宇記引闞駰(十六國時代北涼人)十三州志亦作童鄉;縣又在千童東南,蓋分千童所置;知表是、志誤。

〔2〕 鐘祖封此,見上。

蒲鄉[1]侯國[2]

【注釋】〔1〕 故城在今阜城縣東北十里。

〔2〕 昭帝封清河綱王子禄,見表。

越巂郡[1] 武帝元鼎六年開[2]。莽曰集巂。屬益州。户六萬一千二百零八,口四十萬八千四百五。縣十五。

【註釋】〔1〕 巂音髓。舊釋越巂郡名,有三種説法:一説"巂"是水名,"越"是動詞,漢越巂水置此郡,故名越巂(本志注引應劭、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四年注);一説水名"越巂",漢兵自越巂水入定其地,因以名郡(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若水注);一説"越"和"巂"都是水名,二水皆出生羌界,流逕郡境(通典州郡典、元和郡縣志)。按漢書高祖紀、兩粵傳稱南方的越族皆作"粤",而越巂在西南夷傳里也寫作"粤巂",可見這一"越"字也是部族名。"越巂"當作越地的巂水解,所以越巂水就是巂水;上述第一説解"越"作逾越之"越",第三説謂巂水之外别有越水,都是出於附會。至巂水即越巂水的所在,酈道元不能確指,疑即繩(金沙江)若(雅礱江)水"隨水地而更名",元和志始以出邛部(今越巂)西南巂山一水爲巂水,即清代地圖上的越巂河。或疑唐人去漢已遠,酈道元所不知,唐人何由得確知? 所以今地圖上的越巂河,未必就是漢人所謂巂水或越巂水。但依地位看來,今越巂河介在大渡河谷與西昌平原之間,正當爲當年漢兵自蜀取邛部所經行;元和志之説,當有所本,還是可信的。酈道元是北方人,所以對於南方的山川,往往不甚了了。

〔2〕 "開",意思是説本非漢朝的領土,新開爲郡。按全志百三郡國中,不在武帝以前原有版圖之内的,計有故"西南夷"地犍爲、牂柯、越巂、武都、益州五郡,故匈奴地五原、朔方、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六郡,故西羌地金城一郡,故南越地南海、鬱林、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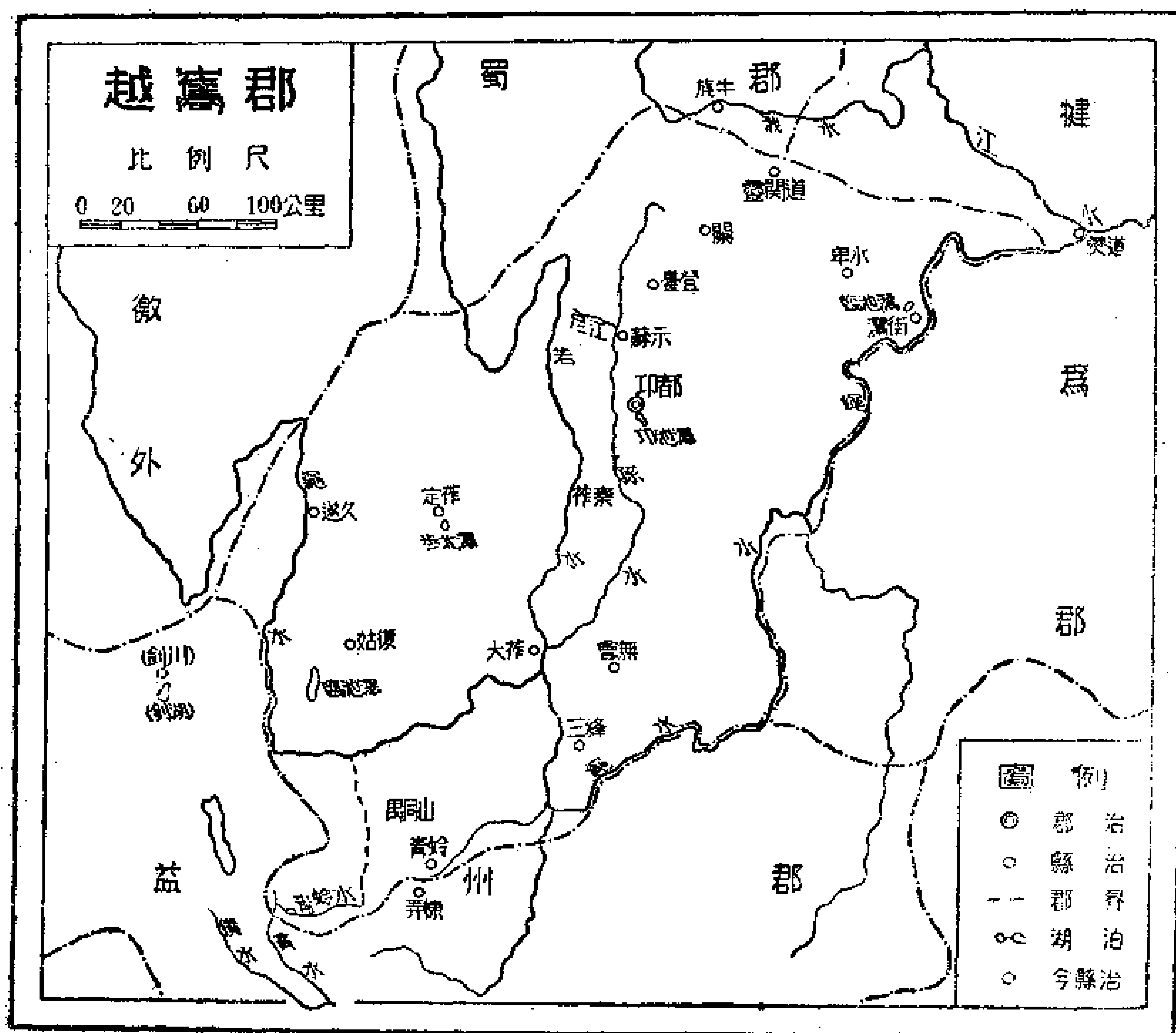


圖 七

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故朝鮮地樂浪、玄菟二郡，共二十一郡。其中張掖、敦煌、金城三郡置郡已在開拓之後，應作“分某郡置”；此外十八郡，置郡即在開拓之年，都應該作“開”。志於張掖作“開”，於武都、五原不作“開”，這也是作者爲例不純之處。

武帝經略“西南夷”，先後開置七郡：建元六年開夜郎、僰中，置犍爲郡；元鼎六年開且蘭、夜郎，置牂柯郡；開邛都，置越巂郡；開莋都，置沈黎郡；開冉駹，置文山郡；開白馬氐，置武都郡；元封二年降滇，置益州郡。七郡中越巂、牂柯、益州三郡完全是新開闢的領土，此外四郡有一部分屬縣割自廣漢和蜀郡。其後天漢四年，省沈黎入蜀郡，宣帝地節三年，又省文山入蜀郡，漢志見存五郡。

“西南夷”地區的“略通置吏”，實始於秦代，至漢初罷棄；武帝時代的“開西南夷”，只是在恢復秦代舊業的基礎上加以擴展而已，並非全屬新創。所謂“開”，只是說開漢代前此所未有，並不包括前代。其中邛、莋、冉駹等地，在秦代都曾經設置縣治；漢初

罷棄後，至武帝元光六年，司馬相如奉使"詔諭"，又開置了一都尉十餘縣，未幾又罷；至元鼎六年因用兵南越之便，再定其地置爲越嶲、沈黎、文山三郡，那已經是第三度加入中國版圖了。

邛都[1]南山出銅[2]。有邛池澤[3]

【注釋】〔1〕 故城在今西昌縣東南。

邛，音蛩，西南部族名，漢時分佈在北起臨邛（今邛崍）南至邛都一帶。在未置郡縣以前，邛都是自滇以北幾十個"西南夷"君長中最大的一個，見史記"西南夷傳"。

〔2〕 南山自當指邛都縣治以南的某一個山。明清時代冕寧縣南五里的山上出銅，或以爲就是漢志出銅的邛都南山，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爲冕寧遠在漢邛都之北。

〔3〕 其他古籍一作邛池，一作邛河，一作邛河池。"池"與"澤"都是漢語，"河"是當地部族的土語。今名邛海，一名熱水塘，在西昌縣東南。

古代文獻中記載到平地陷爲糊澤的很不少，據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若水注，"邛河"也是在武帝開置邛都縣後不久才陷地成澤的，因而又稱"陷河"。

遂久[1]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2]；過郡二[3]，行千四百里[4]。

【注釋】〔1〕 故城當在今寧蒗彝族自治縣境内。

〔2〕 繩水卽今金沙江，僰道卽今宜賓縣；古人以岷江爲大江（長江）主源，金沙江至宜賓與岷江相會，故稱繩水入江。漢人旣知在宜賓入江之水就是來自遂久徼外之水，可見不是不知道大江另有這樣一條源遠流長的上源，只是由於不肯輕易改變相傳已久的江出於岷的說法，因而不認此水爲江源而已。

禹貢只說岷山導江，未提到繩水。山海經海内經所載"巴國，有巴遂山，繩水出焉"，地望與漢志繩水不合，顯係另一條水。大致戰國秦漢間人，還不知道大江有這一條上源；自武帝開"西南夷"後，關於西南邊疆的地理知識才大爲擴展，從此金沙江遂以繩水爲名見於記載。水經改稱淹水，酈注仍作繩水。

繩水出遂久徼外，則當時邊徼，約當在今玉龍山一帶。

〔3〕 越嶲、犍爲。

〔4〕 金沙江自玉龍山以下至宜賓會岷江，計程當在二千里以上，漢里又較今里爲短，志文"千"上當有脫字。

靈關道[1]

【注釋】〔1〕 故城約當在今大凉山北麓、越嶲河東岸一帶。據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知縣在越嶲郡北境。又據本書相如傳改靈關道作"靈山道"，注引張揖（曹魏時人）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則靈關當得名於靈山，關

在靈山道上，又因關以置靈關道縣，一稱靈道。又據水經"沫水過旄牛縣（故城在漢源縣南大渡河南岸）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則縣境又當在旄牛之東。以地望測之，靈山可能就是現今的大凉山，設關置縣處可能在今峨邊縣舊治附近。

漢魏六朝時别有一靈關，唐初曾置爲靈關縣，故址在今蘆山縣西北六十里。水經注認爲這就是越嶲郡的靈關道縣，後世地志多沿襲其説。其實兩地一在青衣江上，一在大渡河南，相去至少在四百里以上，青衣之南、大渡之北，在漢代又是蜀郡的轄境，越嶲郡的屬縣，豈能懸隔在蜀郡轄境之北？酈注的錯誤是很明顯的。

漢制有"蠻夷"的縣叫做"道"，見本書百官公卿表。但全志一千五百八十七縣中，只有三十二縣叫道，實際當時有"蠻夷"的縣當然决不止此數。即如越嶲郡十五縣中，只此靈關一縣叫道；犍爲郡十二縣中，也只有僰道一道；牂柯、益州二郡和南海等南越故地七郡、樂浪等朝鮮故地二郡的屬縣中，竟無一縣叫道；難道在這些武帝時所開的"初郡"里，"蠻夷"就已少到如此地絶無僅有了嗎？這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在紀、傳里也可以看到有許多多不叫道的縣境之内，確有"蠻夷"。那麽究竟怎樣才算是"有蠻夷"呢？這一標準我們已無從理解。

臺登[1]孫水南至會無入若[2]，行七百五十里。

【注釋】〔1〕 故城在今冕寧縣東南，南距西昌一百七十里。

〔2〕 孫水即今安寧河。若水即今雅礱江。會無，本郡屬縣。

定莋[1]出鹽[2]。步北澤在南[3]。都尉治。

【注釋】〔1〕 莋，一作筰，一作笮，音昨；"西南夷"部族名，漢時分佈在北起莋都（今漢源縣東），南至大莋（本郡屬縣）一帶。莋族和邛族同處蜀郡迤西沈黎、越嶲二郡界内，故邛、莋往往連稱。一説笮就是竹索，"夷"人以笮爲橋，因以爲部族名；定笮、大笮，都是近水置笮橋處（參廣韻、元和志），確否俟考。

故城在今鹽源縣西南，東北去郡治漢里三百餘。

〔2〕 縣境盛産鹽，魏晉以來屢見記載。元置閏鹽州，明置鹽井衛，清置鹽源縣，皆以鹽名地。至今境内仍有黑白二鹽井。

〔3〕 當即清代地圖黑鹽井南之龍塘。舊説在鹽源縣東，或説即今左所海（一名瀘沽湖），皆誤。

會無[1]東山出碧[2]。

【注釋】〔1〕 故城即今會理縣治。

〔2〕 據清一統志，縣東南八里有葛砧山，産石青，東南三十里有土白山，産石碌，志所謂東山出碧即此。

作秦[1]

【注釋】〔1〕 今地無考。

大莋[1]

【注釋】〔1〕 據本志蜀郡旄牛下,"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故城當在今會理縣西雅礱、金沙二江會流處。

志敍水道源流雖然很簡略,但其明確程度,往往反而超過時代比它後、記載比它詳的水經和酈注,若、繩二水的幹支關係即其一例。水經作淹水(即繩水)入若,若水入江,顛倒了幹支;酈注既説若水入繩,又説繩水至大莋"與若水合"而不作"若水入焉",合後又或稱繩,或稱若,雖不算錯,但混淆不清;都不如本志"若水入繩"、"繩水入江"二句既明白,又正確。[酈注又云繩水有一條支流"東出遂廣柔縣(今汶川西北),東流注於江",那更是極荒唐的説法。金沙江的支流,怎麽可能越過好幾道横斷山脈,穿過雅礱江、大金川等巨流,東注岷江?]

姑復[1]臨池澤在南[2]。

【注釋】〔1〕 據水經"淹水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知故城當在今永勝縣境内。水經淹水注引吕忱曰:"淹水一曰復水",或謂姑復得名於復水,但也有可能淹水因流逕姑復而一名復水。

〔2〕 當即今程海。

三絳[1]

【注釋】〔1〕 絳,一作縫,音播。故城當在今會理縣南。

本志益州弄棟(今姚安)下,毋血水北至三絳南,入繩。毋血水即今龍川江。

蘇示[1]尼江在西北[2]。

【注釋】〔1〕 示,即神祇之祇,與示有别;一作祁。故城在今西昌縣西北八十里。

〔2〕 據師古注,"尼"即古"夷"字。此水不見他書記載,依地望推測,疑即今沙壩河。

闌[1]

【注釋】〔1〕 音闌。故城在今越嶲縣北二十里。

卑水[1]

【注釋】〔1〕 卑,音班。故城當在今大凉山南麓,雷波縣西北境。

據水經若水注,有卑水自縣境東流注馬湖江。馬湖江卽繩水流經馬湖縣(今雷波)一段,卑水當卽今石角河。

濷街[1]

【注釋】[1] 濷,通濟。

濷街故城,各種古代地理著作都没有記載到。清代學者提出了三種説法:阮元雲南通志説"卽今劍川無疑",汪士鐸漢志釋地略説"在今西昌東南",吕調陽漢書地理志詳釋説"疑爲今黄螂土司,在雷波之東"。三説中以阮説最爲通行,王先謙漢書補注楊守敬前漢地理志圖都採用了它;其次爲汪説,謝鍾英三國疆域表從之;獨吕説以其書大都出於嚮壁虚造,穿鑿附會,向不爲學者所重,故無人理會。實際三説都並没有提出可信的論據,都不過是一種推測。吕説從銓釋字義立論,説是黄螂"司東江中有落瓮口,與大鹿溪之瀑水潛通也;街者,水入多仍復出也",固然很荒唐可笑。汪書例不著論证,更無從審覈其是非。阮説的來歷,是由於他先肯定了漢志青蛉縣下的臨池濷卽今劍川縣東的劍湖,又認爲濷街得名於臨池濷,因而得出了濷街卽今劍川的結論。可是他對立説的出發點臨池濷卽今劍湖這一點,却並未申述理由;推測起來,可能是由於濷、劍二字讀音相近之故,這當然也是不成其爲理由的。所以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應該簡單地用從衆的辦法來解决的,必須要進一步從多方面予以考索。

首先要解决的是臨池濷地屬何縣的問題。阮元認爲濷街得名於臨池濷這一點是合理的,因爲濷字用於地名的很少見,二者同在一郡,不應無關。但今本志文"臨池濷在北"一句繫於青蛉縣下,阮氏對此竟深信不疑,那就無法自圓其説。試問,一縣的縣名,怎能得名於他縣境内的山川澤藪呢?我們認爲這一句是錯簡,原文當在濷街縣下。何以知道是錯簡呢?因爲:濷街當得名於臨池濷,臨池濷當在濷街縣境,此其一。志文濷街、青蛉相連接,錯簡的可能性很大,此其二。青蛉縣北境,並無大澤,若非錯簡,臨池濷便無可指,此其三。第一、第二兩點無須解釋,第三點需要解釋一下。

清代學者由於他們没有懷疑到"臨池濷在北"這一句排在青蛉縣下有問題,因此他們考釋青蛉縣與臨池濷的位置,不得不陷於顧此失彼的窘境。有的顧全了青蛉縣的故址,就强指臨池濷爲姑復縣南臨池澤卽今程海(見上釋)的别名(見趙一清水經註釋,吴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有的以今劍湖爲臨池濷,就硬把青蛉故城位置在今劍川之南(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説置於劍川鄧川間,阮元云南通志以爲在今云龍)。這兩種説法顯然都是斷難成立的。漢志所載池澤多至數十,例止一見,何嘗有一個復出?大到象具區(今太湖)、彭蠡(今鄱陽湖)那樣都並不例外,何至對這個較小的臨池澤反要破例?假如作者存心要兩見,自應採用同一名詞,何以偏要時而作澤,時而作濷?可見澤與濷儘管同樣冠以"臨池"二字,衡以漢志義例,却决不能混爲一談。

至於青蛉故城在今大姚江流域或一泡江流域,那是有很明確的史料可據的(釋見青蛉縣下),當然更不容憑臆把它移置到洱海以西、劍川以南去。怎樣才能不至於顧此

失彼呢？那就必須先肯定臨池灊與青蛉縣無關，“臨池灊在北”一句原文應在灊街縣下。

楊守敬的前漢地理志圖可能已悟到了這一點，故圖中一方面從阮說指劍湖爲臨池灊，置灊街縣於劍湖之南，另一方面又不從阮氏關於青蛉縣故址的說法，仍置一泡江流域。但楊氏這樣處理只是解決了臨池灊的縣屬問題，還是沒有找出臨池灊與灊街縣的正確位置來。這是因爲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經歷兩個步驟，而楊氏只走了第一步，沒有走第二步。

臨池灊與灊街縣究應何在？單是看漢志是得不出圓滿的結論來的。漢志之外古籍中只有晉人常璩所著華陽國志記載到灊街縣。常志記載很簡略，可就是由於這點點簡略的記載，解決了我們的問題。這就是楊守敬所未能到達的第二步。

據常志，灊街仍屬越巂郡，但兩漢屬越巂的青蛉，遂久二縣，蜀漢以來已改屬新置的云南郡。按青蛉、遂久二縣在越巂郡的西南，今劍川縣更在其西，既然在青蛉、遂久改屬云南之後灊街仍得屬越巂，可見灊街決不可能在今劍川一帶，阮、楊諸氏之說必誤無疑。又漢志灊街列在卑水之後，常志同，灊街之後又有安上、馬湖二縣。按卑水故城當在今雷波縣西北，已見上釋，安上故城約當在今屏山縣境，馬湖故城在今雷波縣境，灊街夾在這三縣之中，這不能不使我們設想到灊街縣亦當在越巂郡的東北境，卽今雷波、屏山一帶。找灊街縣故址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找出一個可以指實爲臨池灊的著名湖泊來。這一帶的大湖有兩個，一是馬湖，一是龍湖。常志既另有馬湖縣，則馬湖當在馬湖縣境內，不屬灊街，不是臨池灊。龍湖據清一統志在今黄螂所南五里，長二十里，廣五里（今地圖上仍有）。它的特點是湖水與金沙江“同消長，日夕作潮”，正符合臨池灊的“灊”字的名義。由此可見，臨池灊無疑卽今龍湖，灊街故城的正確位置應在今龍湖之南。上舉清代學者釋灊街故址三說之中，第一、第二兩說都錯了，倒是出於呂氏詳釋的三說，其全書雖極不可信，但在這一點上，却被他說得雖不中，亦不遠。不過就其立說的論據看來，這一不中不遠的結論，顯然不能說是由於考證得來的，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而清代這麼許多學者之所以不能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於：一，不知“臨池灊在北”一句是錯簡；二，只知就漢志考釋漢志，没有注意到其他古籍記載。

青蛉[1]臨池灊在北[2]。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人勞[3]；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4]。有禺同山，有金馬碧雞[5]。

【注釋】〔1〕 蛉，音零。縣得名於境內有青蛉水，見水經若水注。

證以本志益州葉楡下敍貪水作“首受青蛉”，可見班志原文在此縣下當有關於青蛉水的記載，傳寫脱去。或疑今本注引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一句應爲班志原文，“應劭曰”三字衍。但青蛉水流注今金沙江，於班志爲繩水，此作入江不作入繩，

不象是班固原文。

青蛉水當今何水？青蛉縣故城在今何地？這是兩個相互牽連而不容易作出明確解答的問題。從本志葉榆下"貪水首受青蛉"一語(水經若水注同)看來,貪水大致可以確定即今禮社江的東源白岩江,則青蛉水當即今一泡江。因爲白岩、一泡二江同源而異流,若以發源部分歸之一泡江,則一泡正爲白岩所自出,與貪水首受青蛉之説符合。(據清代輿圖和清人記載,白岩、一泡二江之源出今祥雲縣西北梁王山,東南流至縣城西北分爲二派,一支東流瀦爲青龍、品甸二海,下流爲一泡江,一支南流爲萬花溪,下流爲白岩江;但在近幾十年來的新地圖中,一泡江出自祥雲東南境,已與梁王山水源隔絶。)青蛉水既是今之一泡江,據水經若水注青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則青蛉故城當在今一泡江江側。但一泡江下游是北流入金沙江的,與本志注引應劭曰"東入江也",水經若水注"青蛉水逕縣下,又東注於繩水"記載不合。又據隋書史萬歲傳,萬歲征"爨蠻",入自青蛉川,經弄棟(今姚安),然後進度西洱河(今洱海),則青蛉水的下游當在今姚安之東北;若青蛉水即今一泡江,下游在姚安西北,那麼既入自青蛉川,自當逕行西向渡西洱河,何須經過弄棟?讀史方輿紀要、清一統志皆以今大姚河爲青蛉水,今大姚縣爲青蛉縣,這是符合於應劭、酈道元青蛉下游東流入繩之説和史萬歲徵爨的路綫的;但大姚河去白岩江甚遠,二水不相關涉,又與貪水首受青蛉之説不合。既然一泡江和大姚河各有一部分符合,同時又各有一部分不符合於古人關於青蛉水的記載,因此我們認爲實際情況應該是:由於古人對這一帶的水流原委瞭解得不够清楚,所以他們誤以大姚河爲一泡江的下游,班志、酈注所謂青蛉水,上游指近代自祥雲東流的一段一泡江而言,下游又指今大姚以東的大姚河而言。至於青蛉縣故城,清一統志據元史地理志元大姚縣即唐青蛉縣的記載,推定漢縣亦當在此,其説可信。

〔2〕 此句原文當在瀨衍縣下,錯簡在此,釋見瀨衍條。

〔3〕 僕水當即今之元江,其上游指今源出巍山縣西北的陽江。來唯,益州郡屬縣,當在今滇越界上。勞水,應即今之李仙江。(本志來唯下,勞水出徼外,東至麊泠入南海。麊泠,交趾郡屬縣,故城在今越南河内西北越池境内。)徼外二字疑是衍文,或係班志原誤,因爲僕水發源處若在徼外,那麼益州郡西部的葉榆、不韋、比蘇、嶲唐四縣,勢必和東部的二十縣相互隔絶,那恐怕是不會有的事。

繫僕水於青蛉縣下,不僅班志如此,常志酈注亦復如此。但此項記載是否正確,事實上很成問題。本志葉榆下,"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水經江水注,"貪水出青蛉縣,上承青蛉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縣入於僕",可見貪水除自青蛉水别出處在青蛉縣境外,其下經流全在益州郡屬葉榆、邪龍二縣境内,僕水上游更在其西,怎麼可能還是青蛉縣的屬境呢?班、常、酈三家的記載可能同出於一源,也可能班志即係常志、酈注所本,我們正不必因三家記載相同,便爾肯定其正確性。據地望推斷,僕水當源出葉榆,下入邪龍,與青蛉無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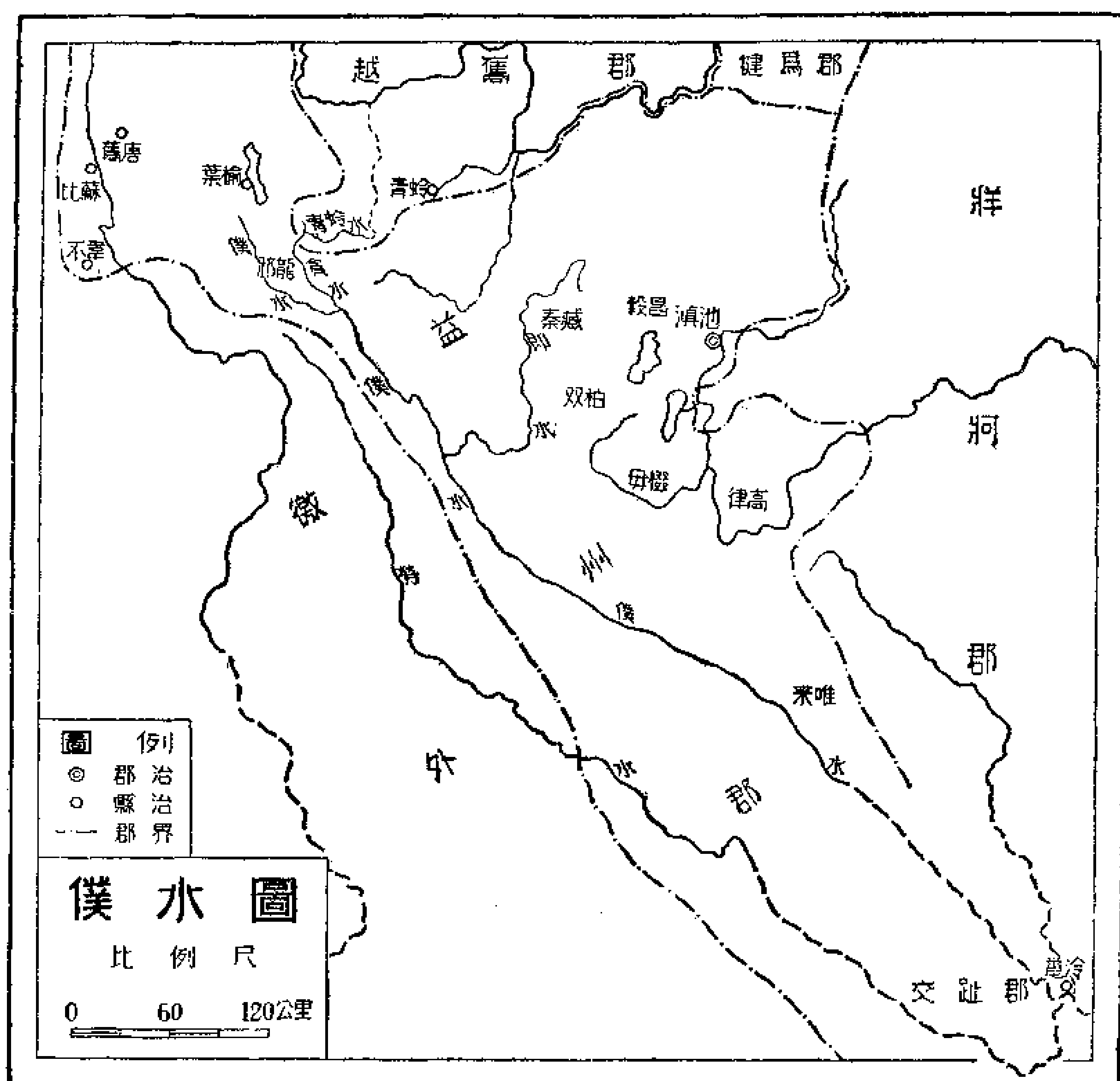


圖 八

〔4〕 如上所考,僕水自葉榆發源至來唯入勞,全在益州郡境內。志作過郡二,當指越嶲、益州而言,由此可知繫僕水於青蛉縣下,確係班志原文,並非後來錯簡。

元江下流是越南境內的富良江,與李仙江的會流處在今河內西北,自陽江發源地至此,計程當在漢里二千以上,而志作一千八百八十里;又二江會流處距交趾郡屬諸縣近而距來唯遠,也不該在來唯境內。大致漢代人對於今滇越邊界附近的水道,已不甚了了,故誤以爲僕水南至來唯卽入勞。(水經江水注同。)

〔5〕 山在今姚安縣北唐代的褒州揚波縣境內。

禺同山出金和碧,古來傳說山上時有金形似馬、碧形似鷄的光景出現,民間指爲山神,漢宣帝時曾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醮祭,此後遂成爲云南地區流傳最普遍的一種神話。自唐以後,又指今昆明城東二十五里一山爲金馬山,城西南三十里一山爲碧鷄山。

敦煌郡[1]　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2]。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3]。莽曰敦德。户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

【註釋】〔1〕　據師古注引應劭說：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據日人藤田豐八考訂，敦煌可能是都貨羅 Tokhara 的譯音；此所謂都貨羅，卽漢初居於敦煌祁連間的月氏族。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是漢朝直屬領土中最西一郡。河西走廊本係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的領地，武帝時始入版圖，初置酒泉、武威二郡，旋分置敦煌、張掖二郡，合稱河西四郡。又湟水流域亦在河西，武帝時逐走諸羌，始有其地，昭帝時置爲金城郡。武威等四郡加上金城，合稱河西五郡。

〔2〕　據本書武帝紀，分置敦煌郡在元鼎六年，與志異。證以史記匈奴列傳元封六年後"匈奴右方置酒泉敦煌郡"，本書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治巫蠱獄，"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知紀是志非。

志所載河西四郡的始建年代，不僅敦煌，卽其他三郡，也都和本紀不同。據紀，酒泉、武威二郡置於元狩二年初開河西時，元鼎六年除分置敦煌外，又分置張掖郡。志在張掖、酒泉下作太初元年開，武威下作太初四年開。覈以匈奴傳、西域傳、霍去病傳等有關記載，顯然都是紀是志非。

〔3〕　關外，指玉門關（見下）之外。從玉門關故址迤西綿亘數百里的大砂磧，漢時總名白龍堆沙。沙磧西端的羅布淖爾，漢時稱爲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有三四百里（見本書西域傳）。白龍堆沙和蒲昌海的北岸，都是漢魏時中國和西域各國往來大道所經過的地區。

志例本不載塞外地，所以要破例記載到塞外的白龍堆沙和蒲昌海，大致是由於自武帝太初以後，"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西域傳），這一帶已列在漢帝國的國防範圍以内之故。

敦煌[1]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2]。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3]。莽曰敦德亭[4]。

【注釋】〔1〕　故城疑卽今縣西十五里的沙棗城。

〔2〕　敦煌一郡共有四個都尉，玉門關、陽關兩都尉在西，宜禾都尉在東，這個都尉居中，因而以中部爲名。凡一郡不止一個都尉的，往往以東、南、西、北、中部爲名。

本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都沒有記載到"候官"，各候官的故址也不見於歷代地志。近人王國維根據英人斯坦因清末在敦煌所盜得的漢代木簡，才考定候官是邊郡都尉的屬員，敦煌中部都尉轄有平望、步廣二候官，玉門關都尉轄有大煎都、玉門二候官，每一候官之下又各轄有烽燧若干；並一一指實了斯氏地圖中某一發現漢簡的廢址，就是某一候官或烽燧的所在地（見流沙墜簡後序）。

本志例不載候官,只有這一候官因爲是都尉的治所而被提到。故址在今敦煌縣東北,卽斯坦因地圖中的 T XX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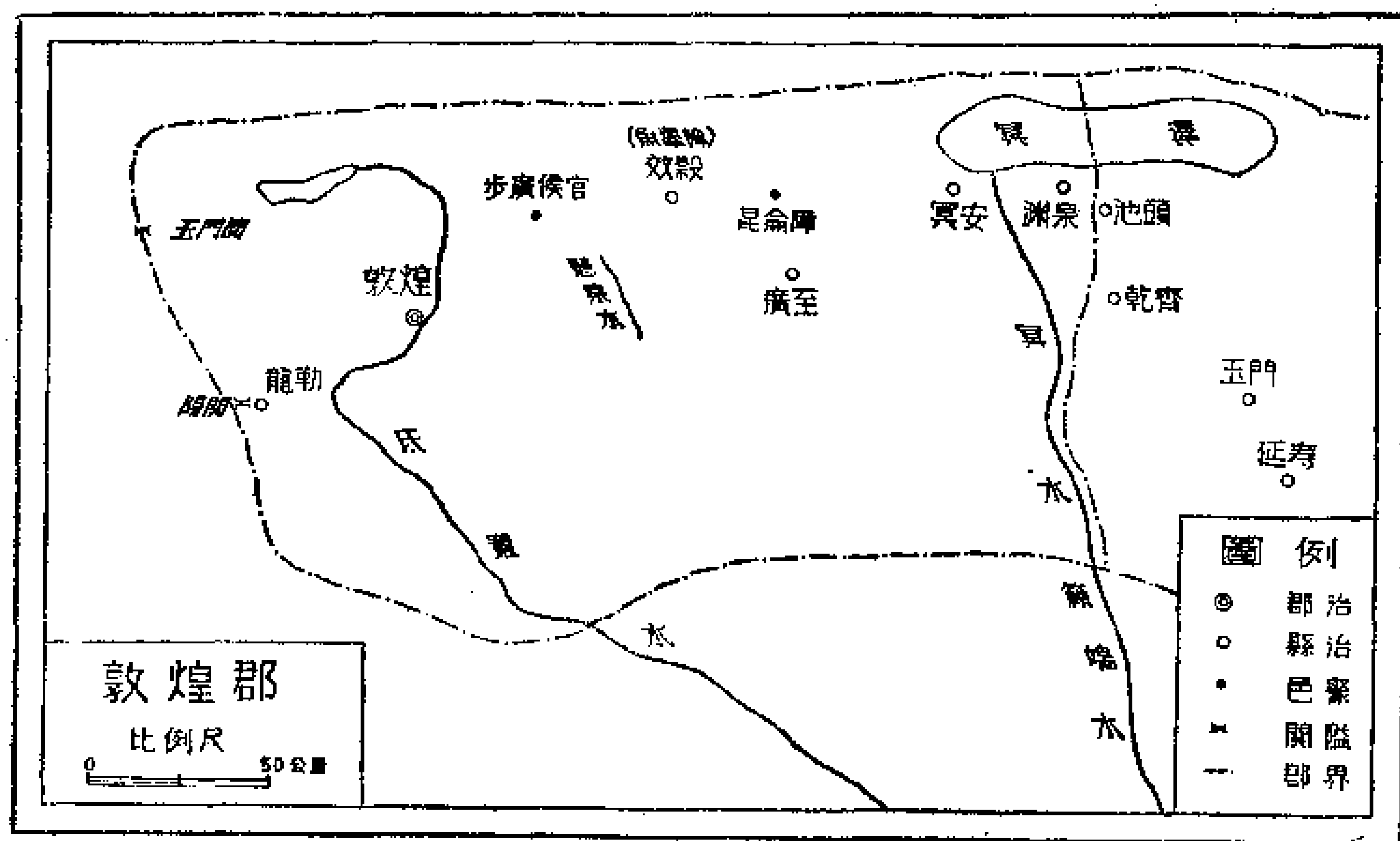


圖 九

〔3〕 杜林是東漢初年一個著名的尚書古文學家,又長於文字學,其說屢爲許愼說文所引用。本志引杜林說只此一條。

瓜州是春秋時"允姓之戎"的居地,見左傳。瓜州得名於地出好瓜,瓜州之戎後並於月氏,見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注引杜林說。據師古注,唐時其地"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4〕 今傳各本皆脫"亭"字,據出土漢簡補(見流沙墜簡釋二)。按志載王莽所改郡縣名,凡郡縣同名的,縣下都有一亭字,此縣不應獨無,故前人本已致疑。由於漢簡的出土,遂得證實。

冥安[1]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澤,溉民田[2]。

【注釋】〔1〕 故城在今安西縣東雙塔堡左右(據清人陶保廉辛卯侍行記)。縣界有冥水、冥澤,因以得名。

〔2〕 今傳各本"籍"上衍一"南"字,"澤"上衍一"其"字,據清人王念孫(讀書雜誌)、朱一新(漢書管見)考訂删。

籍端水卽今疏勒河。疏勒河發源祁連山南,漢時祁連山以南是羌族的居地,故曰"出南羌中"。

據寰宇記(瓜州晉昌縣下),籍端水一名冥水。本志縣下師古注引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依應劭文義,此水所入的澤,應名冥澤。寰宇記引本志此條卽作籍端水

"西北入冥澤"。

疏勒河出祁連山進入河西走廊後,兩岸無復挾束,又屢經人力疏導,故支津錯出,經流代有遷變。自玉門縣城西南六十餘里處以下,今地圖上的經流是折向東北經玉門縣城西側,又折向西北流的一支。據清代地圖和清人記載,則其時經流先斜向西北至玉門縣城正西門六十餘里處,然後折而東北流注四道溝。四道溝左右及其迤東一帶,漢時屬淵泉縣境;班固志籍端水應劭記冥水既然都是在冥安縣下而不在淵泉縣下,則其時經流宜當更在清代經流之西,即漢代的冥安縣境内,至少應該是自玉門縣城正西六十餘里處以下,並非折而東北,而是繼續流向西北。

疏勒河北流至北山南麓後,清代以來地圖上又有折西經安西縣北,西至敦煌縣西北注入哈喇淖爾一段;多數清代學者因而就認爲古冥水也是如此,哈喇淖爾即古冥澤。按班志應記都只是説"入澤"或"入其澤",並没有説是至敦煌或龍勒入澤,是冥澤應即在冥安縣境,不得遠在敦煌之西。所以徐松西域水道記以清代地圖上玉門縣北的青山湖(縣西北七十里)、布魯湖(縣西北三十里)、華海子(赤金堡東北一百七十里)當冥澤,認爲冥水北流至此即入澤,那是正確的。青山、布魯、華海子諸湖在古代連成一氣,至爲寬廣,即元和郡縣志瓜州晉昌縣下所謂冥水所流入的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的大澤,但諸湖在今地圖上已不復存在。

近代地圖上的疏勒河下游東西流向一段,當出自漢以後歷代人工的疏鑿。據西域水道記,清初疏勒河猶僅西流至安西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百齊堡而止,自百齊堡以西接通黨河一段,是雍正間岳鍾琪爲了西征運糧而開鑿的。渠成而疏勒河水自東來,黨河水自西來,俱流至砢砢砂石没入漏沙,流勢微弱,不克載舟。由此不僅可以證實疏勒河的西會黨河接通哈喇淖爾不過是二百多年來的事,并且也説明了自砢砢砂石以西至敦煌縣北黨河東西分流處的雙河岔,地勢西高而東低,古冥水自不能逆流而上,西達哈喇淖爾。

又據西域水道記,疏勒河自雙塔堡東十里西至堡西四十里渠口塘一段,北岸有小山,南岸有大山,"兩岸山促,河齧南山之趾"。古冥水既停瀦於堡東北一帶的冥澤,若不經人工開鑿,澤水宜不得齧山而西。記又云,自渠口塘以西,南岸山勢漸遠,疏勒河乃逕渠口釃而爲安西諸渠。可見雙塔堡左右這一段河身很可能是古代人民爲了導引冥澤水西流灌溉安西一帶農田而開鑿的。而安西一帶農田灌溉的逐漸發展,疏勒河的逐漸西引以至於接通黨河,又很可能是古代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的冥澤逐漸涸縮成爲清代的青山、布魯、華海子諸湖,終至於完全泯滅的主要因素。

郊穀[1]本魚澤障也。桑欽説: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2]。

【注釋】〔1〕 故城在今安西縣西。據出土漢簡,縣治所在地的魚澤障,東接廣至縣界

昆侖障，西經宜禾障至敦煌縣界步廣候官，計程一日有餘。（見王國維流沙墜簡後序，敦煌漢簡跋十一。）

〔2〕 桑欽是西漢末葉時的尚書古文學家，本志和說文都屢次引用到他解釋禹貢的說法；今本這一節上有"師古曰"三字，顯出後人妄加，桑欽書自東漢後久已失傳，不是師古所能看得到的。

漢制縣尉"主盜賊"，大縣二人，小縣一人。邊縣又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續漢書百官志）。魚澤尉當係障塞尉之一。據本書孫寶傳，哀帝時尚書僕射唐林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候是候官的省稱，是則效穀建縣後，魚澤障並未撤消，並設有候官。東漢明帝永平中仍有魚澤尉，見出土漢簡。

淵泉[1]

【注釋】〔1〕 故城在今安西縣東四道溝柳溝堡左右（辛卯侍行記）。師古注引闞駰十三州志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今自玉門縣城附近西至布隆吉爾百餘里間，仍隨處發泉，匯爲頭道二道至十道等溝，北入疏勒河。

廣至[1]宜禾都尉治昆侖障[2]。莽曰廣桓。

【注釋】〔1〕 故城即今安西縣南破城子，東南去踏實堡二十里（辛卯侍行記）。

〔2〕 昆侖障故址當在今安西縣城南近處（辛卯侍行記）。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西域傳作昆侖塞，漢兵每自此北出繫匈奴於伊吾（今哈密）、蒲類（今巴里坤）。據出土漢簡，廣至縣境內障塞有三：西爲昆侖，次東爲美稷，又東爲廣漢。這三個障和其西效穀縣境內的魚澤宜禾二障，都隸屬於宜禾都尉。

兩漢時代宜禾都尉的治所先後有三處：據本志北地富平下渾懷都尉治渾懷障，上郡下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知宜禾都尉蓋初治宜禾障，因以爲名，此其一。其後徙治昆侖障，班固據以載入本志，此其二。至東漢明帝永平中復置宜禾都尉於塞外的伊吾，此其三。伊吾是東漢一代經營西域的根本，宜禾都尉之名自此大著。後人不察，往往即以伊吾爲班志宜禾都尉所在，大誤。

龍勒[1]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2]。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3]。

【注釋】〔1〕 故城在今敦煌縣西南一百四十里南湖的東北約三里。據括地志，縣得名於縣東南一百六十五里的龍勒山。

〔2〕 陽關故址在龍勒故城西六里今古董灘、紅山口一帶。以在玉門關南，故名陽關。玉門關故址即今敦煌縣西北二百里小方盤城，斯坦因地圖中的 TXIV 古城，東南去陽關一百四十里。漢簡中許多有關玉門都尉的版籍，即在此出土。

漢制除各郡都尉外，又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等，見百官公卿表。玉門關和陽關

是武帝以後漢帝國對外交通的兩扇大門，中國和廣大西域地區大小數十國的往來，都經由這兩關出入，在全國各關中地位特别重要，因而兩關雖相去不遠，各置都尉一人。關都尉見於志的只此兩個，此外惟函谷關亦設有都尉，見杜欽、魏相、張敞、辛慶忌等列傳，志失載。

〔3〕 清代學者多數都認爲氐置水即今黨河，所入的澤即今喀喇淖爾。但黨河源出敦煌東南，下游流經敦煌近郊，志不應繫於在今敦煌西境的龍勒縣下；哈喇淖爾在黨河西北，也和志文"東北入澤"不合。因而陳澧(漢志水道圖説)另以今赤金河當氐置水，赤金河東北流所入阿拉克池當氐置水所入的澤，吴承志(漢志水道圖説補正)又認爲氐置水上游即今黨河，下游又自西而東，循今疏勒河過安西縣北至雙塔堡入古冥澤，目的都在求符合於志文"東北"二字。可是赤金河漢時在酒泉郡玉門縣境内，距龍勒甚遠，冥澤在冥安縣境，而志文只作"入澤"，並未作"至冥安入澤"，這二説顯然也是講不通的。據今地圖，南湖之南有小水若干條出自南山，北向偏東流没入砂磧中，古氐置水的上游疑即其中之一，下游和所入的澤則已湮没無考。不過敦煌境内的大川無過於黨河，班志似不應不載，故舊説仍未可斷其必誤。若氐置水確是黨河，那末志文當有錯脱之處。

水 經 注

侯仁之 黄盛璋 選 釋

大約在三國（公元 221—279 年）時候，有人寫成水經一書[1]，記述中國河流水道，共計一百三十七條。到了北魏（公元 368—534 年），酈道元爲水經作注，補充記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條[2]，注文二十倍於原書。但是他所注的絶不限於大小河系源流脈絡，更重要的是他還把每一條河流所經行的地方，都盡可能地作了詳細的描述。描述的範圍，從地理情况一直到歷史事跡，内容豐富多彩，而且文筆絢爛，體例謹嚴，不但是一部地理著作，還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酈道元的故鄉，在今河北省涿縣[3]。他少年時代，曾隨父酈範，宦遊山東，已經開始培養了"訪瀆搜渠"的興趣[4]。年長作官，執法清刻嚴竣，連有權有勢的豪强也都怕他[5]。清代對於水經注的研究有很大貢獻的趙一清嘗説道元志氣剛毅，所以他的寫作體例，很是謹嚴；閱讀十分豐富，所以他的文筆生動多彩[6]。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治事爲學都很認真嚴肅的人。晚年被人陰謀陷害，在奉使關中的路上，被圍於陰盤驛亭[7]，亭在岡上，穿井十多丈不能得水，水盡，無力抵抗，道元和弟道竣，還有他的兩個兒子，都被殺害。史書記載説在道元臨死的時候，他還怒目厲聲叱斥，表現了臨死不屈的精神[8]。這是北

---

〔1〕 舊稱水經是漢桑欽或晉郭璞所作，經清儒考訂，都是錯誤的。全祖望、趙一清、戴震諸家推尋文句，考證地名，認爲水經的作者，上不及兩漢，下不至晉朝，大約是三國時候的人。

〔2〕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善長，酈道元字。

〔3〕 北史卷二十七有道元傳，附見父酈範傳。傳稱：酈範范陽涿鹿人。按魏書卷一百六上地形志范陽郡有涿縣。又水經注巨馬水注："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迺縣（故城在今淶水縣北一里）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为游神之勝處也。"（四部備要本卷十二，頁六下至七上）這是酈道元對自己家鄉一段很好的描寫。孫承澤春明夢餘録："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酈道元故居。"（古香齋本卷六十四，頁六上）。

〔4〕 水經注巨洋水注："先公以太和（公元 477—500 年）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水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簡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卷二十六，頁五上至下）這是道元自敍少年時候，隨父宦遊山東，與友人遊息臨朐縣熏治泉水上的情况。又淄水注中也曾記述與友人同游石井水上的瀑布説："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余，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贔之音，驚川聒谷，瀄濟之勢，狀同洪河，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游其下，……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卷二十六，頁十三下至十四上）。

〔5〕 事見北史及魏書卷八十九本傳。

〔6〕 見趙一清水經注釋自序。

〔7〕 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

〔8〕 北史本傳。

魏孝昌三年(公元 527 年)的事。至於道元生在何年,史無明文,據推求或在北魏和平六年(公元 465 年),或在延興二年(公元 472 年),享年五十六歲或六十二歲。[1]

道元生前著述,原不限於地理,但流傳後世的,只有水經注一種。水經注共四十卷,近三十萬字,在世代流傳中,因爲輾轉鈔録,經注混淆,字句錯誤的地方很多。幸而經過明、清兩代以及民國初年很多學者,在前後幾百年間,繼續不斷地研究校釋,終於使傳鈔譌誤的古籍,恢復了它原來的面貌。這其間前代學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不懈的努力,是值得欽佩的。有的補綴缺遺,有的辨析經注,有的重次篇目,更多的人從事各種版本的校勘和譌誤的訂正。前後相承,各有發明的,至少也有四、五十家。舊日把有關水經注的這類研究,給它一個專門名稱叫做"酈學"。諸家之中,最值得稱道的要算全祖望、趙一清和戴震了。其后王先謙合校諸家,集其大成,楊守敬又作水經注疏,並以清一統輿圖作底本繪爲水經注圖,這都是非常便利後學的。

王先謙指出酈道元之注水經,在於"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2],這是很對的。道元在自序中也曾經講到他讀過了古代的地理書籍,如山海經、禹貢、禹本紀、周禮職方、漢書地理志以及描寫地方的都賦之類、還有水經,都覺得過於簡略,不能愜意[3]。因此他就決定爲水經作注,於此可見他的重要目的之一,還是在於記述地理。但是他認識到地理現象是經常在變化的,上古的情況已很渺茫,其後部族的遷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變遷,名稱的交互更替,都是十分複雜的[4]。正是由於這一認識,他才決定以水道爲綱,進而描述經常在變化中的地理情況。在這裏反映了作者要求更多地、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祖國、認識自己祖先所締造經營的這塊土地的願望,他是懷着崇高的願望來進行他的十分艱巨的工作的。

他涉獵的圖書非常廣泛,注文中引用的書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種,還記録了不少漢、魏間的碑刻。這些書籍和碑刻絕大部分都已亡佚,幸而賴有酈注,才得見其吉光片羽。此外,道元還親自跋涉郊野,尋訪古蹟,追溯源流,因此他有很多繪形繪色逼真動人的描寫,也採録了一些民間的歌謠、諺語、方言和傳説,這也是十分可貴的。

總之,酈道元的水經注,可以看作是北魏以前我國古代地理的總結。沒有酈道元那種"訪瀆搜渠"的精神,固然寫不成水經注;但是沒有東漢、魏、晉以來所積累的那樣衆多的有關地方的記述,同樣的也不能使酈道元寫成水經注。只要拿隋書經籍志和漢書藝文志加以比較,就可看出在東漢以後有關地理的書籍以及個別地方的記載,真不知增加了多少

---

〔1〕 趙貞信,酈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貢半月刊,1937 年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4 月),頁二八一至二八四。

〔2〕 見王先謙合校本序。

〔3〕 原文爲"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録,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以下他又繼續寫道:"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這是説出外遊歷的人很希望能得到一些地理知識,而曾經在外旅行過的,又很少能作系統的報導。因此儘管有些過去人的説法,仍不免要自己去摸索。

〔4〕 原文爲"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圖書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

倍。這一方面是由於時代的進展,對於地理知識及其他有關地方的著作的要求日有增加;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由於政局的分裂,推動了有關地方記述的發展。無論如何,酈道元是在大量地理著作與地方性的記述出現之後,才有可能去詳注水經。同時,他也繼承了禹貢的傳統,把自古以來漢族活動的範圍,作爲統一記述的對象。因此,儘管他自己生長在北魏,恰好趕上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這却沒有使他的著作受到任何限制或影響。更重要的是他並非單純羅列現象,而是有系統地進行了綜合性的記述。他賦予地理描寫以時間的深度,又給予許多歷史事件以具體空間的真實感。只有真正熱愛祖國、熱愛自然而且是刻苦努力堅持不懈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著作,才能在我國古代地理學史上放出這樣的光輝。

其次,水經注一書的實用價值也值得重視。書中一方面對大小河流都有詳細的記載,另一方面對各地方水利開發的情況更是言之惟恐不周。此外,在記述中還常常涉及有關水文、氣候、土壤、植被等資料,過去凡是留心農田水利的人都很重視它。就是在今天,書中有些部分還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像水經注這樣寫作謹嚴、內容豐富的綜合性的地理著作,從其時代來說,不但在我國是十分傑出的,就是在當時全世界來說也是無與倫比的。

然而,這不是說水經注的作者是完美無缺的。他敘述的範圍至廣,在西南方和南方,甚至超出了今天中國的疆界。他涉及的問題也很多,凡是河流水道、土地特産、建置沿革、聚落興衰以及自然地理的各種現象,無不兼容并包。道元不能一一身歷其境,也不是事事都有真知灼見,引用的書籍,也不盡可信,因而記述錯誤的地方在所難免,前人已經有所指正,但這並不足以損害全書的價值。

同時,也須指出,真正欣賞水經注,也不是十分容易的。它的文學價值,衆所易見,但是它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就不是單單靠了記述豐富就能説明的。前人研究水經注,絶大部分是作的版本校勘的工夫,這從復原水經注的真實面貌來説是十分必要的,但還不能揭示水經注本身的地理價值。如果要真正認識水經注在地理學上的價值,只是從書本上來校勘水經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須以實地——也就是用水經注所記述的真實對象——來"校勘"水經注。王先謙説他研究水經注的三十年間,凡足跡所到的地方,一定要把水經注帶去,以資印證,這可算是善讀酈書的了。

當我們在以實地去和水經注對照研究的時候,首先就會發現從水經注的時代到現在,地理情況又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但是地理名稱已經屢有更易,就是許多地理現象本身也已經和水經注時代大不相同了。這主要的是由於世世代代的勞動人民,在這一千幾百年的歲月中,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血汗來改變了大地的面貌。我們如果要想對今天的地理情況獲得真正的理解和深刻的認識,只從目前的表面現象入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深入瞭解它的發展過程。爲此,我們有必要把過去不同時代的地理情況,盡可能進行"復原",這就是歷史地理學最基本的工作之一。但是由於時代的悠久,資料的缺乏,歷史地理學的這一項工作是十分艱難的。正是在這一個艱難的問題上,水經注顯出了它的重要價值。由於它在敘述中包括了大量的地理資料,這就有可能使我們進行那一時期的歷史地理學的"復原"工作,這在人類活動比較集中的地

區,更是如此。就以北京附近爲例來説,根據水經注所提供的豐富而詳實的資料,我們就有可能把一千七百年以前北京及其近郊的地理情況,進行"復原",并且把它描繪在地圖上。這樣一幅地圖對我們是有莫大價值的。從這一幅地圖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北京城的城址和近郊歷史的遺跡以及原始的河流與湖泊的分佈等;另一方面我們還可看到在北京近郊第一次出現的一些較大規模的改變自然情況的措施,例如攔河堰的修築、天然河流的導引以及人工渠道的開鑿等。到現在爲止,這樣一幅地圖,是我們所能復原的北京地區的一幅最早的地圖,也是我們比較全面的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起點。從這時起,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地推求下來,北京及其近郊這塊地方的演變過程,就可歷歷如畫,呈現在我們眼前。許多從今天來看幾乎是難以理解的現象可以得到理解,難以説明的問題可以得到説明。毫無疑問,這些現象的理解和這些問題的説明,在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首都建設的今天來説,是有一定的實踐意義的。同時,這也可以使我們更加具體地體會到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的勞動人民,在這一片土地上辛勤勞動下所取得的成績,没有他們過去的勞動,是不可能有我們的今天的。以上説明,能够獲得一幅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北京及其近郊的地圖,在歷史地理的研究上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對北京地區如此,對若干其他地區也是一樣。只要我們善於工作,我們就可以根據水經注來進行重要的歷史地理學上的復原工作。水經注有待揭示的一個重要的地理學上的價值,應該就在這裏。

正是根據這一認識,我們選擇了北京及西安兩個地區,把水經注中有關的部分加以選注。這裏包括了北京地區的灅水篇和鮑邱水篇各一部分,還有西安地區的渭水篇的一部分。前者由侯仁之執筆,後者由黄盛璋執筆。各水的全部經文照録,但是與這兩地無直接關係的注文就從略了。經文與注文的排印:經文頂格,注文縮進一格,注文中與水道無直接關係者用小一號字。

面對了水經注這部内容十分豐富的古代地理著作,我們深深感覺到個人的知識是十分淺陋的,這裏所選的雖然是極少的一部分,注釋的錯誤仍然是難免的。如果它還能給予讀者一些研讀酈注的啓示,那就是衷心的願望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對歷史地理有興趣的人,能够以自己工作所在的地區或十分熟習的地區,去作一些"校勘"水經注的工作,這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野外考察,也需要蒐集一切可能蒐集的文獻資料作參考,更重要的是還必須有詳細的地形圖作底圖以備記注。這一工作,在酈注記述特别詳細的地方,是肯定可以有很大收穫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水經注在地理學上的價值,才能得到更廣泛更深入的闡發。

(侯仁之)

灅　水[1]

灅水出雁門陰館縣[2],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3]。

又東過涿鹿縣北[4],

(以上注文從略)

又東南出山[5]，

㶟水又南入山[6]，瀑布飛梁，懸河注壑，瀨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

㶟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7]，俗亦謂之曰干水，非也。

㶟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8]，歷梁山南[9]，高梁水出焉[10]。

過廣陽薊縣北[11]，

㶟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12]。謝承後漢書曰[13]：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14]。

㶟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土地記[15]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16]，今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邱矣[17]，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18]。漢高帝以封盧綰爲燕王，更名燕國。王莽改曰廣有，縣曰代戎。城有萬載宮、光明殿[19]。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像處。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公元357年），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鐫頌其旁，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左，有魏征北將軍建成鄉景侯劉靖碑[20]，晉司隸校尉王密表靖功加於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揚於後葉矣。

㶟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21]，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爲游矚之勝所也[22]。湖水東流爲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昔銚期奮戟處也[23]。其水又東入㶟水[24]，㶟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公元500—504年）中造浮圖建剎，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址磐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也[25]。

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薊東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㶟水[26]。

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27]入笥溝，漢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7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爲雍奴侯，魏遣張郃、樂進圍雍奴，即此城矣。

笥溝，潞水之別名也，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㶟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尋故也[28]。

【注釋】〔1〕 㶟水篇見原書卷十三。永樂大典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分在卷六。

灅水隋唐以後叫做盧溝水，元明又通稱渾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 1698 年）大修盧溝橋以下堤堰。改稱永定河。歷代河道屢有遷移。上游叫做桑乾河，桑乾河的名稱，一直相沿未變。

〔2〕 陰館縣，漢置，屬雁門郡，故城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四十里。

〔3〕 桑乾縣，漢置，屬代郡，故城在今河北省蔚縣西北。按灅水經過桑乾縣故城北，而非城南，水經原文是錯誤的，所以酈道元在注文中訂正說："灅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經其城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

〔4〕 涿鹿縣，漢置，屬上谷郡，故城在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南四十里。

〔5〕 這裏指的是北京的西山。官廳水庫沒有修築以前，永定河經過懷來盆地，從官廳村以下流入兩岸壁立的峽谷，曲折蜿蜒。穿行西山之中，從西北而東南，長約二百二十里，坡度約達四百分之一，急流奔湍，到三家店以下，才一瀉而入華北大平原。這裏說"又東南出山"，就是指的在今三家店附近，永定河自西北而東南，穿出西山，流入了平原。

〔6〕 王先謙合校本作"灅水又南出山"，是根據清乾隆武英殿本改錯的，應是"入山"，而非"出山"。這裏所說的"入山"，指的是永定河在官廳附近進入西山山峽的地方，西山在這裏的一段，當時叫做馬陘山，在原書前一節的注文裏，酈道元曾經指出："灅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洪。"本節注文用簡潔生動的文字，描寫了落馬洪，把它比於孟門。可以設想，在官廳水庫未築以前的洪水時期，永定河上游從懷來盆地開曠泛濫的河面上洶湧而來的狂濤怒浪，在官廳山峽的口上，也就是現在官廳水庫攔河壩所在的地方，一瀉而入於懸崖壁立的深山峽谷。現在由於官廳水庫的修築，這幅景象將永不再見，通過酈道元在這一節裏的描寫，還可依稀回想當初情況。真正瞭解當地地形的人，對酈注"瀑布飛梁，懸河注壑"的描寫，一定會覺得是十分生動、逼真的。

〔7〕 出山指的是西山（見注 6）。清泉河的名稱已早廢。

〔8〕 良鄉縣，漢置，屬涿郡，故城在今河北省房山縣東。

〔9〕 梁山就是現在的石景山，（元稱石徑山），孤立於永定河東岸，海拔 170 公尺，形勢陡絶，西北去三家店十里，正東去北京舊城三十五里，西南沿河至盧溝橋二十里。永定河從此以下，兩岸都是平地。西岸起始一段，逼近山麓，地勢高仰。東岸平原向東南方逐漸傾斜，常有潰決泛濫的危險。明嘉靖四十二（1563）從石景山以下，沿東岸築成石堤，長達三十餘里，以防止北京城遭受水災。

〔10〕 酈注好幾次提到高梁水，所記高梁水的上源和下游，彼此之間，很有出入，好像是互相抵觸，頗難理解。例如這裏說高梁水是在梁山之南從灅水分出的，而下文又說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這不是自相矛盾麼？實際上這裏所說從灅水分出的高梁水，乃是人工開鑿的一條渠道，從梁山之南把灅水分出一支，引入天然的高梁水，這天然的高梁水正是發源於薊城西北平地的泉水，下文還要加以詳細說明。至於在梁山以南爲了引灅水而開鑿的渠道，當時叫做車箱渠，這在以下所選鮑邱

水的注文裹也有詳細的敍述。

〔11〕 薊縣,漢置,屬廣陽郡,故城約當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隅。古代㶟水過薊縣故城南,而非城北。經文的錯誤,酈注作了糾正,見下註。

〔12〕 廣陽縣,漢置,屬廣陽郡,故城在今河北省良鄉縣縣東北十里。今有北廣陽城(見前順直水利委員會實測五萬分一地形圖"北京及其附近"幅)。

〔13〕 隋書經籍志卷二著録: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吴武陵太守謝承撰,已佚。

〔14〕 新莽末年,劉秀起兵,淮陽王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秀以大司馬受淮陽王命北巡薊城,銚期從行,正趕上薊中亂起,劉秀在銚期的護衛下,這才衝出薊城。事見後漢書卷五十本傳。出城後,南行到廣陽,這正好説明了當時由薊城南下的路綫。

〔15〕 酈注屢引魏土地記,是三國魏時的地理著作,不知作者姓名,書也早已失傳。

〔16〕 關於薊城的初封,古籍所記很有出入,有的説武王初封是帝堯之後,有的説是黄帝之後,有的就直説是召公。後來有作調停的説召公就是黄帝之後。也有的説召公初封本在北平無終縣(今玉田縣唐時析置),以燕山爲名,叫做燕國。燕國後來强盛起來,就把薊吞併了。但是也有人認爲黄帝之後始封於薊的已經絶了,到成王時這才又封召公於薊。各家説法不同,這裏不必討論。無論如何,薊城的起源是很早的。由於記載缺乏,古代的情况不很瞭解。到了戰國時期,燕國崛起北方,争雄中原,這時我們確知它的國都就是薊。

〔17〕 這裏指出薊城的得名,由於薊邱,薊邱是薊城城址的地理特徵,值得注意。史記卷八十樂毅列傳樂毅報燕王書有"薊邱之植,植於汶篁"。也就是指的這裏。酈注稱"今城内西北隅有薊邱",當是古代薊城城址,到北魏時,並無變化。或者説在北魏時的薊城城址,也就是古代薊城之所在。根據水經注所記有關水道和古蹟相互間的方位加以推求,北魏時的薊城,當即在今北京外城西北隅,與今城部分相重疊,但是沒有直接的證據,足以確定當時城址的四界,如果像酈道元所説城内西北隅有薊邱是可信的,那麽這薊邱所在,倒是探求古代城址的一個重要綫索。經過實地考察,這帶地方只有在今白雲觀西有一高邱,環城鐵路從它的東側穿過,在有關白雲觀的記載裏,這一高邱曾被稱爲"琴台",顯然是一種附會。在這高邱周圍的土壤裏,曾揀起一些戰國時這一帶流行使用的"甕棺"(地方人叫做"魚骨盆")的碎片,可以説明這一高邱的歷史是很久的。很可能這一高邱,就是薊城城内西北角上的薊邱。既説薊邱在城内西北角上,那麽它的面積自然不會太大。現在姑且以此作爲古代薊城西北隅的標誌,將來如能進行實地發掘,或者可以得到更爲確實的證據。至於薊城城址根據文獻確有可考的,當以宋朝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所引郡國志一書為最早。郡國志所記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但是我們不知道太平寰宇記所引是那一部郡國志,因而很難斷定其時代。按宋以前流傳至今的地理書以郡國志爲名的,只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但没有薊城里數的記載。唐書藝文志著録劉之推郡國志十卷,玉海唐郡國志條引中興書目,有曹大宗撰郡國志。兩書今都不傳,此外也可能還有其他今已失傳的名

叫郡國志的地理書。但無論如何,太平寰宇記所引郡國志,必是唐朝或唐朝以前最多不過於南北朝的著作,所記薊城里數也當是唐朝薊城或再早一些的薊城里數。到了唐朝,我們又知道在薊城内東南隅,有唐太宗所建憫忠寺。按憫忠寺就是現在北京外城西部法源寺的前身。根據法源寺的位置並參考唐或稍早於唐的郡國志所記薊城城周數里,可以大致確定唐時薊城位置。而這一位置,和根據水經注所記水道古蹟的相互方位從而推求得來的北魏薊城城址,很少出入。這可以説明薊城城址從古代經北魏到唐朝,都没有改變(至於城周大小,可能是有些變化的)。

〔18〕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但未列舉郡名(裴駰注所列三十六郡,無廣陽郡)。漢書地理所記郡國志沿革,指明秦所置者祇有二十七郡,記廣陽郡的始建,則在漢昭帝元鳳元年。獨水經注以爲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置廣陽郡。顧炎武嘗以漢志駁酈注,但是根據全祖望考證,秦三十六郡中應有廣陽郡,他説:"燕之五郡(按指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皆燕所置以防邊也,漁陽四郡在東,上谷在西,而其國都不豫焉。自薊至涿三十餘城,始皇無不置郡之理,亦無反併内地於邊郡之理。且始皇之併六王也,其國都如趙之邯鄲、魏之碭、楚之江陵、陳之九江、齊之臨淄,無不置郡者,何以燕獨無之?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廣陽郡,高帝改曰燕,又分燕置涿郡,酈道元之言當必有據"(漢書地理志稽疑卷一)。又王國維也主張全祖望的説法(觀堂集林卷十二秦郡考),酈注間可訂正史文,這是一例。

〔19〕 漢書卷六十三燕剌王旦傳所記宫殿有萬載宫,有明光殿。王充論衡也有燕王旦在明光宫的記載。趙一清校釋以爲光明殿當作明光殿。酈注在本段記述漢薊城宫殿,上文直承古代薊城,下文又與前燕慕容儁薊城緊相連續,在這期間,從酈注來看,没有任何城址轉移的痕跡可見(參看注17)。慕容儁於東晉永和六年(公元350年)都薊,轉年移都鄴。

〔20〕 碑文見以下所選鮑邱水註。碑文稱建成鄉侯劉靖,這裏稱建成鄉景侯,"景"是劉靖的謚法。永樂大典本作"建城"。王先謙合校本"建成"互見,據三國志魏志卷十五本傳當作"建成"。

〔21〕 洗馬溝的名稱早已失傳,但是這條小河依然存在,上源出自今北京廣安門外的蓮花池,只是下游已被導入今外城西護城河内,其故道東南流入今涼水河(北魏時曾是㶟水所經過的河道),在一九一五年實測的北京四郊地圖上還依稀可見,現在又經過四十多年,已没有遺跡可尋了。

〔22〕 這一段裏所説的薊水,是泛指薊城郊外的水,而不是一條水道的名稱;所説的"大湖"或"西湖",就是現在廣安門外蓮花池的前身。明清以來的學者往往把西湖當作現在的昆明湖,這是完全錯誤的。昆明湖是清朝乾隆年間就萬壽山(原叫甕山)前一個天然小湖(甕山泊)疏濬擴大而成,在明朝時候這個天然小湖也曾有"西湖景"之稱,但是和蓮花池前身的西湖,没有任何關係。根據這一段酈注的描寫,可以知道現在的蓮花池地方在很久以前就是薊城近郊的一個風景中心。後來金朝在薊城的舊址

上興建中都城，城内苑林渠道，也多用蓮花池作水源。到了元朝改建大都城，城址向北遷移了，這個偏在西南的老風景中心逐漸衰落下去，而北邊靠近海淀一帶的新風景中心，因距新城較近就開始發展起來，這就爲今天首都西北郊的風景區奠定了基礎。

〔23〕 這和本文注14所説的是一件事。在銚期護衛劉秀奔出薊城時，因街道被百姓擁塞，銚期騎馬持戟，開闢道路，這才得打開城門南下，詳見後漢書本傳。另據資治通鑑，秀所攻打的正是薊城南門（漢紀三十一，淮陽王更始二年）。這裏説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也就是銚期奮戟處。但是細忖史文，銚期持戟打開出城的道路，應在南門以内，洗馬溝水側城南門東注，應在南門之外。酈注乃是泛指南門一帶地方，未加分辨門内或門外。

〔24〕 當時㶟水行經今凉水河，洗馬溝入㶟水的故道，就在今北京外城右安門外。

〔25〕 薊城東南的二燕王陵，根據金史蔡珪傳的記載，在金海陵王擴建中都城時，曾被圈入城内，大定九年改葬二陵到城外，才發現是西漢燕靈王劉建和燕康王劉嘉的墓。二陵以及薊城西北大陵，現在都無遺跡可尋。

〔26〕 這裏所説的高梁水，是天然的高梁水，它的上源就是現在北京西直門外紫竹院公園湖泊的前身。這裏的湖泊原來很小，平地有泉，匯而成湖，後來經過屢次開濬，才有了今天的規模。小湖的水，沿天然地勢，從今白石橋下，流而向東，經現在西郊動物園和北京展覽館的北面，形成天然的彎曲河，河床原來的形狀大體保留到現在。又東經西直門外迤北的高梁橋（俗訛稱高亮橋），從此以下河床經過人工的導引，已不是原來情況。原來的河床，大約從今高梁橋向東，至今德勝門水關，轉而東南，沿什刹海一綫，更向東南，經舊皇城以東，至今外城東部，過天壇以東龍潭附近，從今外城東南角一帶流向十里河村東南，與㶟水故道相合。現在只有十里河上下還有顯明的河床遺跡可見，寬處達四十餘公尺，只有雨季，才有流水下洩。高梁河下游的斷流，主要是因爲金元以後，開鑿運河，從今北京城中向東直達通縣白河，高梁河中游爲運河截斷，流水轉注運道。上下河床，從元建大都城，已完全没入市區，歷年既久，也就没有遺跡可見了。只剩下德勝門水關内外的一段河床和什刹海一帶湖沼，雖經過多次人工導引和修濬，也還多少保留一些原來情況。天然高梁水的下游，現在得以考察的就是這樣。至於它的上源，今昔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從紫竹院湖泊以上，還有一段河道，向西北直通昆明湖，這條河道和高梁水的上游一段，連成一起，叫做長河，舊時也叫玉河。實際上這是金朝以後才開鑿的一條人工渠道，等於替天然的高梁水增加了一段上游，而不能算作天然高梁水的一部份。酈注所記天然的高梁水，演變到現在，可以説是增加了一小段的上游，截去了一大段的下尾，只有中間一座橋梁，還保留着原來的名稱而已。又這一段所説的燕王陵，應該就是上文所説薊城西北的大陵，與二燕王陵有別，它的位置當在今復興門外一帶，但是也没有任何遺跡可考了。

〔27〕 雍奴縣，漢置，屬漁陽郡，故城在今河北省舊武清東七里，邱家（各）莊南。

〔28〕 這一段完全描寫出高梁水上源和清泉河下游，在未經人工治導以前的自然景

象。特別是酈注解釋“清泉無下尾”的幾句話,可以說是對於一條携帶大量泥沙的河流,在下游一帶未經完全開闢的平原上,到處漫流的一付十分逼真的寫照。如果没有實地考察,是很難作出這樣的描寫來的。

鮑邱水[1]

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2],

(注文從略)

又南過潞縣西[3],

鮑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4]。高梁水注之[5],水首受㶟水於戾陵堰[6]。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7]。

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成鄉侯沛國劉靖[8],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其勢[9],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10]。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公元 250 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11]。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12]。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尺[13]。山水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畮。’至景元三年辛酉(公元 262 年)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14]。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15],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濕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公元 294 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16],洪水暴出,毁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内侯逢惲、内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繦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17]、魏人置豹祀之義[18],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公元 295 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記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

於鮑邱水[19]。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吴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

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20]，遺壁故壘存焉。鮑邱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21]。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

（注文從略）

【注釋】〔1〕 鮑邱水篇見原書卷十四，永樂大典本分在卷六。鮑邱水就是現在的潮河，只是河道古今有些變遷。

〔2〕 漁陽縣，漢置，屬漁陽郡，也就是郡治所在，故城在今北京市密雲縣西南三十里。

〔3〕 潞縣漢書地理志作路縣，漢置，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北京市通縣城東八里，今名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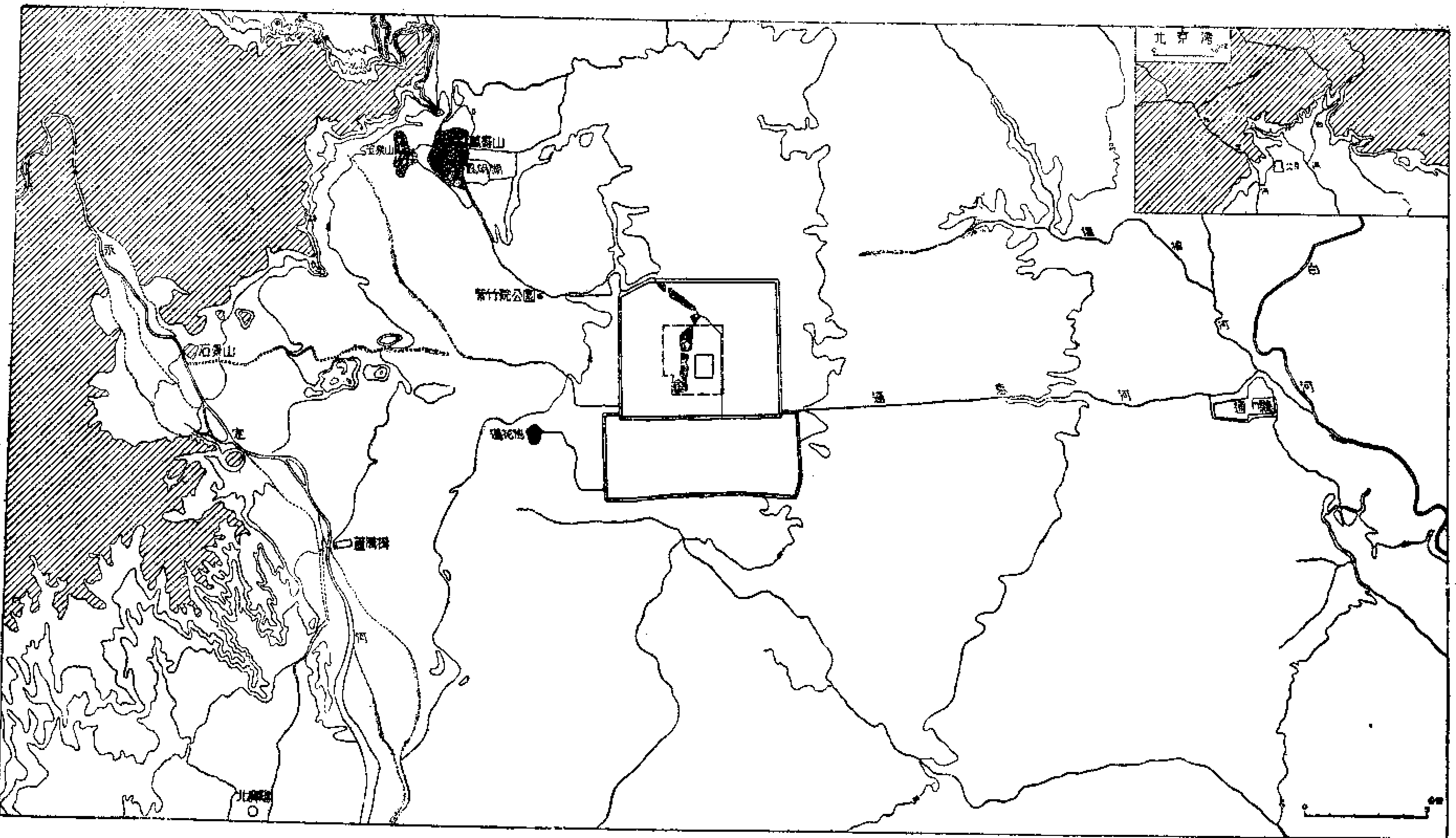
〔4〕 潞河上源爲沽河，就是現在的白河。據水經原文，沽河合濕餘水（或作㶟餘水）後爲潞河，濕餘水就是現在的温榆河。鮑邱水入潞之後，也就通稱潞河了，這也就是後來的北運河。

〔5〕 這裏所說的高梁水，是經過人工導引之後的高梁水，它的下游有人工開鑿的一條支渠，大約從今德勝門水關附近，向東分水直入潞河，作爲灌溉之用，現在北京東直門外的壩河，可能就是它的一段遺跡。所以天然的高梁水，下游合入㶟水，如上文所說："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至於人工導引後的高梁水，則於中游分出一支，正東合於潞河，就是這裏所記的高梁水，這在下面所引的劉靖碑文裏，還要詳細講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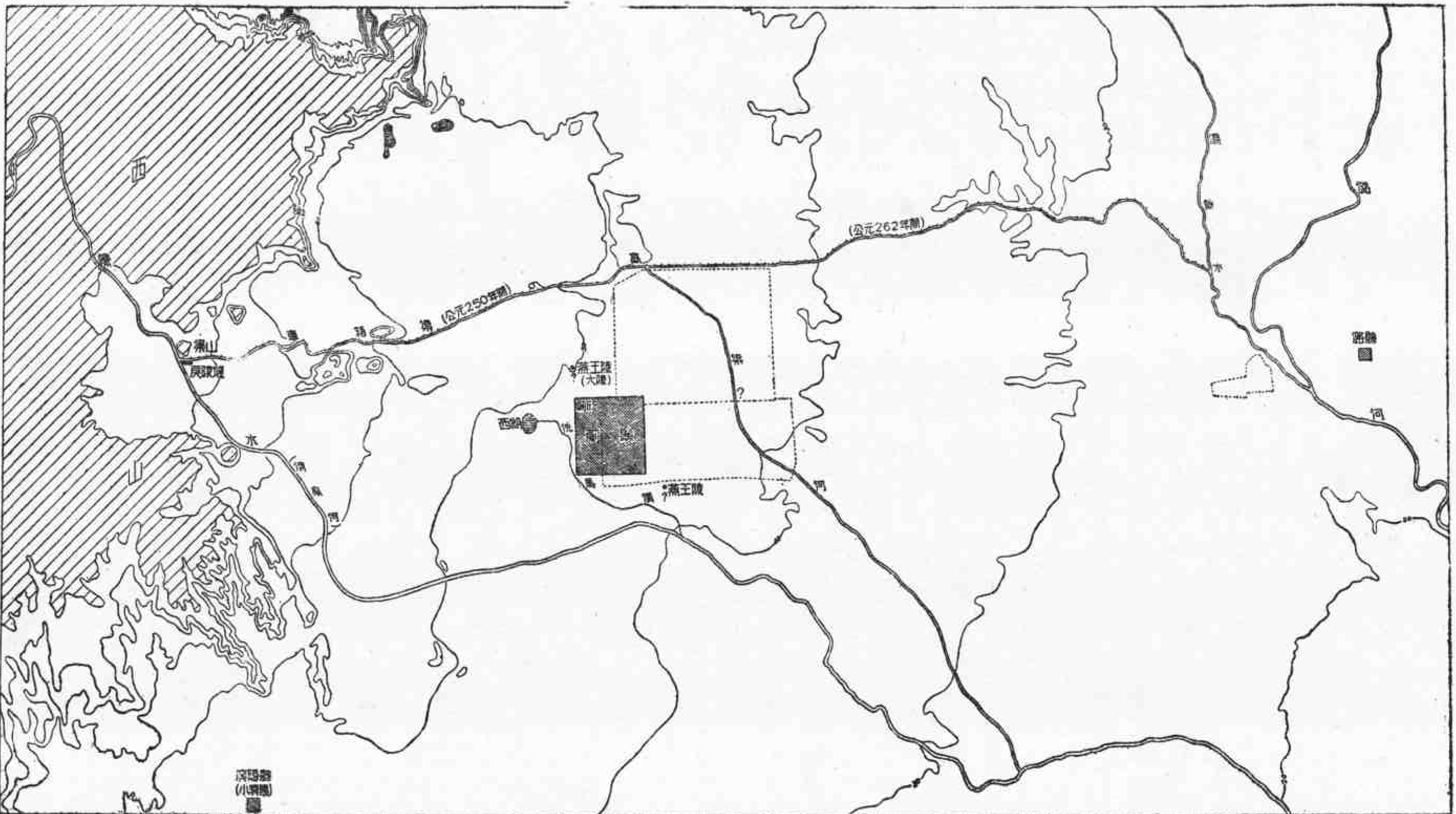
〔6〕 戾陵堰是修築在㶟水上的一個分水壩，下文引劉靖碑文也叫戾陵遏，從這個分水壩所分出的水，經過一段長約三十餘里的人工渠道，注入天然高梁水的上源以增加其流量，作爲灌溉之用。這段人工渠道，就是下面所引劉靖碑文中的車箱渠。車箱渠開鑿的經過和戾陵堰修建的規制，都見碑文中。

〔7〕 劉旦爲漢武帝子，謀反未成，自殺，國除。漢書卷六十三有傳。稱燕刺王，"刺"是他的謚法。師古注："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因此他的陵就叫做戾陵。山上陵址，早已無考。

〔8〕 劉靖父劉馥，後漢建安（公元196—220年）初年，任揚州刺史，鎮合肥，興修地方水利，如芍陂、茹陂、七門、吴塘等堨，用以灌溉稻田，很有成效。三國志魏志卷十五劉馥傳和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都有關於劉馥興修水利的記載。劉靖事跡，附見劉馥傳，任官已在魏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間，史文説他爲政"有馥遺風"，可能是從他父親那里也學到了興修水利的本事。這裏所引碑文記劉靖開車箱渠，引㶟水溉田的事，是北京城市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外别無記載。原碑已不可見，碑文賴酈注保存下來，是極可寶貴的史料。



圖一　北京城及其附近地形水道略圖



圖二 根據水經注復原之薊縣附近水道圖

〔9〕 這是説劉靖曾經跑到野外,爬上梁山,進行了實地考察。何焯校本作"相原隰以度形勢",包含有勘察地形的意思。

〔10〕 這是説劉靖受到歷史上有名的水利事業的啓發,決定開渠引水,以事灌溉。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洫志都記載到韓國的水工鄭國,爲秦國鑿涇水溉田,保证了關中的農業生産,秦國因此得以富强。溝洫志更記載到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繼續興修關中水利,得到了人民的歌頌。按武安是秦昭襄王時大將白起的封邑。這裏説"嘉武安之通渠",大約是因趙中大夫白公與白起同姓,就假借了白起封地的名稱。

〔11〕 車箱渠從今石景山以南引水東下,穿行今八寶山一帶的丘陵以後,轉而東北,以接今紫竹院高梁河的上源。金元兩朝,都曾經利用車箱渠故道的一部分,引永定河的水經過八寶山北麓以後,又轉向東南,然後正東經通縣附近以入白河。車箱渠一部分故道,經過後代屢次開濬,所以到現在依然有遺跡可見。從石景山附近,一直到八寶山丘陵地以東,河床相當寬大,中間故作彎曲,用以減少流速。只是由於永定河携帶泥沙卵石過多,河床大半淤墊,現在成爲挖掘卵石的場所。一九五六年首都西郊完成的永定河引水渠道,中間一段大體與尚有遺跡可尋的車箱渠故道相平行。東端從雙槐樹村以下,幹渠向東南,自西便門附近入前三門護城河;支渠向東北,經紫竹院湖泊下游以入長河。這又大體與古代不同時期的舊渠路綫相近。

〔12〕 遏表的這一説法,嚴格地講,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體會它的意思,大概是説在車箱渠開通之後,發源於并州的㶟水的水,可以流經高梁水以入潞河了,因此高梁水中流來的源出并州的水,也可看作是潞河的别源了。

〔13〕 原文作"立水十丈","丈"字當是"尺"字之誤,下文有"門廣四丈,立水五尺",可爲左证。

〔14〕 景元三年辛酉詔書所用"限田"、"刻地"、"出給郡縣"以及"改定"等辭的實際含義,都不可解。

〔15〕 "逕昌平"應是流逕昌平縣境,而不是經昌平縣城,"東盡漁陽潞縣",也是泛指潞縣境内之地。這一次應該是從高梁水的中游,也就是今德勝門水關附近一帶,又加開一道支渠,分水引向潞河,以灌溉昌平潞縣境内地。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用人工渠道,把北京城西的永定河與城東的白河連接在一起,十分值得重視,這對後日水利工程,有很大啓發。

〔16〕 按自晉元康五年(公元 295 年)上去魏嘉平二年(公元 250 年)劉靖初立遏,共四十五年;上去魏景元三年(公元 262 年)樊晨更制水門,只三十三年。這裏説"遏立積三十六載",恐怕計算有錯誤。

〔17〕 鄭國爲秦開渠以興水利的事(見注 10),所開的渠就叫做鄭國渠,這裏簡稱鄭渠。

〔18〕 戰國魏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也是古代有名的水利事業。史記河渠書、漢書溝

洫志也都有記載。

〔19〕 這裏所指的正是景元三年樊晨所開從高梁水中游以東入潞的支渠。

〔20〕 後漢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鄧隆受命協助朱浮共討彭寵。隆駐軍潞南,浮駐軍雍奴,光武得報,以爲兩營相去百里,勢難呼應,必遭敗績。彭寵果然輕兵襲擊鄧隆,隆敗,浮不能救。事見資治通鑑。

〔21〕 夏澤與謙澤,早已乾涸。顧炎武日知録卷三十一"夏謙澤"條謂:"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邱水逕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人於海。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夏店今地圖或作夏墊。

渭　水[1]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2]渭谷亭南鳥鼠山[3],

東北過襄武縣北[4],

又東過獂道縣南[5],

又東過冀縣北[6],

又東過上邽縣[7],

又東過陳倉縣西[8],

又東過武功縣北[9],

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10],

又東過槐里縣[11]南,又東,澇水來注之[12],

(以上注文從略)

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13],

豐水出豐溪[14],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爲枝津[15];一水西北流[16],又北,交水自東入焉[17],又北,昆明池水注之[18],又北,逕靈台西[19],又北,至石墩注于渭[20]。

地説[21]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内[22],水會無他高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元三年造[23],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24],如淳曰[25]:"去長安西十里"。

渭水又逕太公廟北[26],

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27],水上承鄗池[28]於昆明池北[29],周武王之故都也[30],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鄗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31],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32],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

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33]，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

鄗池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34]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毛詩[35]云："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36]曰："豐、鄗之間水北流也"，鄗水北逕清泠台[37]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38]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

鄗水又北注于渭，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慚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39]。

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40]，文穎[41]以爲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焉[42]，至秦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寔爲咸陽"[43]。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別爲渭城[44]，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並長安。

南有泬水[45]注之，

水上承皇子陂[46]於樊川[47]，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高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邱最，賜邑于此鄉也[48]。

其水西北流，逕杜縣[49]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周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于宣王[50]，故成公子安[51]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

泬水又西北，逕下杜城[52]，即杜伯國也，泬水又西北，枝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泬水[53]，泬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54]，又北逕秦通六基東，又北逕揭水陂東，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陂，東北流入于泬水[55]。泬水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於昆明台。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56]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于上林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上，曒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池水北逕鄗京東，秦阿房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關中記[57]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萬人"。

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揭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58]東，於鳳闕[59]南，東注泬水。泬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黃圖[60]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户，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61]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故繁欽[62]建章鳳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毁泯，惟建章鳳闕巍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

泬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台東[63]，傳子[64]宮室曰："上于建章宮作神明台，井榦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台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台，即實非也"。

泬水又逕漸台東，漢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65]，池中有漸台，高三十丈"，漸，浸也，爲池水所漸；一説星名也，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棲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

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滈水[66]也。

故吕忱[67]曰，"滈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68]曰："滈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泬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决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台，像西白虎[69]，"即是水也。

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70]曰："水自渭出爲衆"，其猶河之有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

又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71]，故配食河伯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哉，讒勝道消，專忠受害矣[72]。

此水又東注渭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石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73]，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74]，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脩之，橋廣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令下之。燕丹子[75]曰："燕太子丹[76]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説，交龍扶轝，而機不發，但言[77]今不知其故處也。

渭水又東，與泬水枝津合，水上承泬水[78]，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

水,一水東入逍遥園,注藕池。池中有台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

其一水北流於渭,渭水又東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公元前 194 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宫無城,故城之[79],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一曰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掛冠處也[80]。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思亭,内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81]。是以阮藉詠懷詩云[82]:"昔聞東陵瓜,近在青城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83]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宫"。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北對武庫。第三門本名平門,又曰便門,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宫。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光華門也。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84]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黄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横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85]:"棘門在渭北"。孟康[86]曰:"在長安北,秦時宫門也"。如淳曰:"三輔黄圖曰棘門在横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第二門本名厨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87]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其内有長安厨官在東,故名曰厨門也。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88]。漢成帝之爲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道也[89]。

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陂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沇水,亦曰漕渠[90],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鼎路門南東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嚮五室,堂北三百步有靈台,是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 年)立,渠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 31 年)罷雍五畤,始祀皇天上帝於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欲也。太子巫蠱事發,斫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於苑北,宣帝以爲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後園廟[91],故亦曰千鄉。

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沇水枝渠會,渠上承沇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92],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宫西,池中有漸台,漢兵起,王莽死於此台。

又東,逕未央宫[93]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宫,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

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凰、朱雀、鵷鸞、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

未央宮北即桂宮[94]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台、柏梁台，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95]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窮隆，屬長樂與明光，逕北通於桂宮"。

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葬於此。樗里子名疾，秦昭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居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云："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於渭南，在章台[96]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是也。

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97]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台，俗謂是池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豎漢京兆尹司馬文豫碑[98]。

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溝"。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99]。一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而北注渭，今無水[99]；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100]，東逕奉明縣廣城鄉之廉明苑南[101]，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102]。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103]是也。

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104]西，葬日，柩馬悲鳴，輕車罔進，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故遂葬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馬冢。

故渠又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105]，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

又東過霸陵縣北[106]，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注文從略）

又東過鄭縣[107]北，

又東過華陰縣[108]北，東入於河。

【注釋】〔1〕 渭水篇見原書卷十七至十九，永樂大典本分在卷八。渭水就是現在的渭河。

〔2〕 首陽縣，漢置，屬隴西郡，魏晉同，西魏大統十六年（公元 550 年）改爲渭源縣。臨洮府志："渭源故城在渭源縣東北，與今城相連。"

〔3〕 鳥鼠山因鳥鼠同穴得名，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僞孔安國傳："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爾雅中也提到鳥鼠同穴，說："其鳥名鵌，其鼠名鼵，……"。郭璞注對這種鳥和鼠及同穴的情形有詳細的解釋。近代生物學家已經證明鳥鼠同穴是生物界上一種奇特現象。鳥鼠山，漢書地理志說在首陽縣西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源縣七十里"。下面對這種鳥、鼠的形態也有說明。唐代鳥鼠同穴的情形，可能仍然存在的。乾隆一統志引臨洮府志說青雀山在現在渭源縣西南三十里。

〔4〕 襄武縣，漢置，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甘肅隴西縣東五里。

〔5〕 獂道縣，漢置，屬隴西郡，東漢屬漢陽郡，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

〔6〕 冀縣，秦孝公時置，漢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甘肅武山縣南五十步。

〔7〕 上邽縣，秦置，西漢屬隴西郡，東漢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南五十里街子口。

〔8〕 陳倉縣，秦置，漢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陜西寶鷄縣東。

〔9〕 武功縣，西漢置，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陜西郿縣。

〔10〕 芒水，在今盩厔縣東，俗稱黑水。盩厔縣志："黑水源出黑水谷，卽芒水也，水黑色，俗呼爲黑河"。

〔11〕 槐里縣，秦名廢丘，高祖更名槐里，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十里。

〔12〕 澇水，就是現在的澇河，從秦嶺發源，北流入渭。

〔13〕 豐水，就是現在西安西邊的豐河。

〔14〕 現在豐河上源自豐峪流出，稱豐峪河，豐峪當就是豐溪。張楫上林賦注說："豐水出鄠南山豐谷"，現在豐峪水正是西北流向。

〔15〕 這條枝津，現在不詳所在。

〔16〕 這就是現在豐河的正流。

〔17〕 交水就是現在交河，現在交河匯豐河處，大概就是水經注所記交水自東來注之處，豐河自發源至此，古今没有多大變化。

〔18〕 這是昆明池向豐河排洩的水道，當出於人工開鑿，今昆明池遺址西首堰下張村舊有古渠一道，西北流經馬營入豐，當卽昆明池水注豐之故道。

〔19〕 靈台，是周文王所築，廟前有太公碑，文字襮缺，今無可尋。它的對面豐河西岸就是豐京，遺址早已不在，現在考古界正在從事發掘。

〔20〕 以上五十五字除"爲枝津，一水西北流"八字外，餘四十七字是武英殿本據長安志引水經注補入，明本和大典本都没有。

〔21〕 地說是尚書地說的簡稱，原書久佚。

〔22〕 短陰山卽短陰原，元和郡縣志、長安志都說短陰原在咸陽西南二十里，民國咸陽縣志說：兩寺渡南爲釣魚臺，臺南二里許就是短陰原，俗名北嶺，泥水入焉。豐河下游不斷向東遷徙，古豐河在今豐河之西，現在的泥河可能就是水經注豐水的故道。

〔23〕 漢書武帝本紀："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初作便門橋"。三輔決録："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便橋對，因名便橋。"元和郡縣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駕渭水上"，唐末廢，宋代重修，後改爲渭水浮橋，渭橋有三，便橋在西，所以後來又稱爲西渭橋。

〔24〕 茂陵，是漢武帝葬地，原爲槐里的茂鄉。今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25〕 張昌、如淳都有漢書注，已佚，現在的漢書顏師古注也引有這兩句，張昌作服虔、如淳作蘇林。

〔26〕 太公有釣于渭的傳説，所以此處有廟，今兩寺渡南有釣魚台，與水經注太公廟地望符合，古太公廟當即在今釣魚台附近。

〔27〕 鄗水，唐以後湮失，今有太平河流經鄗池遺址，當即古鄗水殘道。

〔28〕 鄗池，唐以後湮失，現在豐鎬村西北有一片窪地，當地人稱爲小昆明池，就是鄗池遺址。

〔29〕 昆明池，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鑿，唐以後湮爲民田，現在遺跡還隱約可辨，其範圍南迄石匣口，北在兩石像南，西至斗門鎮及堰下張村，惟東界現不能十分確定。

〔30〕 這是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中的詩句，按武王自豐遷鎬，以後一直爲西周的首都，故址早已不在，根據唐代文獻記載考訂，大致就是在今豐鎬村一帶。

〔31〕 平舒故城在今陝西華陰縣西北，"置"就是驛，平舒置等於平舒驛。

〔32〕 春秋後傳，晉樂資撰，已佚。此條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也引，"取以款列梓"，御覽引作"扣款"，他書但作"款"，這一句意思是説拿文石扣敲梓樹，"款"就是"扣"，原文恐只有"款"、"扣款"、"款列"(武英殿本所改)，都不對。

〔33〕 祖龍，傳統的説法以爲"祖"是"始"的意思，龍象徵人君，所以祖龍就是指秦始皇。

〔34〕 滮池，又名聖女泉，據清王森文調查，遺址在今西山寺。

〔35〕 戰國時人毛亨作詩故訓傳，傳趙人毛萇，時人稱毛亨爲大毛公，毛萇爲小毛公，所傳之詩稱爲毛詩。這裏所引見毛詩小雅白華："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下傳。

〔36〕 即鄭玄，字康成，漢末北海人，有毛詩箋，這裏所引見毛詩小雅白華"浸彼稻田"傳下箋。

〔37〕 這個台他處未見記載，亦無遺址可考。

〔38〕 就是阿房宫，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建，遺址在今古城村，基址仍然很大，磁石門據嘉慶長安縣志説，在今雙樓村。

〔39〕 白起是秦昭王時名將。曾挾詐坑殺趙降卒四十五萬人。後來秦攻趙邯鄲，白起以爲邯鄲不易攻，秦王不聽，秦兵攻趙失利，秦王幾次要他去將兵，他堅決不肯，因此觸怒秦王，派人打發他不得留咸陽，行出咸陽西門十里杜郵，賜劍自裁，以秦昭王五

十一年(公元前257年)死,因非其罪,所以"秦人憐之,鄉邑皆奉祀焉"。事見史記白起列傳,這裏説"慚尹商之仁"就是指坑殺趙降卒事,杜郵在今咸陽東五里,唐時曾將咸陽縣治遷到這裏。

〔40〕 渭城就是秦都咸陽,漢武帝時更名爲渭城,潘岳關中記:"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今咸陽東、漢長安故城西北渭河北岸,有渭城灣與南城,卽秦咸陽的故址。城垣基址尚有殘存,部分已淪於渭河。

〔41〕 文穎字叔良,漢末南陽人,注漢書,已佚,散見漢書顔注中。

〔42〕 自"獻公都櫟陽"至此,本史記秦本紀,都櫟陽在秦獻公二年,周太史儋見獻公在十一年,天雨金櫟陽在十八年,櫟陽故城在臨潼東北七十里。

〔43〕 西京賦漢張衡所著,"秦里其朔","里"是"居"的意思,"朔"是北方的意思,這是説:秦居渭河之北,就是咸陽。

〔44〕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渭城下:"故咸陽,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更名渭城……莽曰京城,後漢省入長安。這裏引"太史公曰",見今本史記盧綰傳,僅一句,後面都和漢書地理志暗合,"長安故咸陽也",後面恐有脱誤,因爲下文都是説明咸陽或渭城,不是説明長安的。

〔45〕 泬水,又名潏水,古潏水和現在潏河上游相同,中下游則有所不同,現在潏河分一支爲皂河,主流則附神禾原合交水,這一段是隋、唐時人工所開鑿,古潏水主流實爲今皂河,惟下游人渭處和現在有所不同。

〔46〕 皇子陂是陂池之名,據太平寰宇記:在啓夏門(唐長安城南面正中一門)南三十里,周迴九里,因陂北原上有秦皇子冢而得名。今長安縣(韋曲)南皂河東岸有皇子陂,當卽其故地。惟陂池早已不在。

〔47〕 現在皂河上游東岸有東、西、南三樊村,爲皂河所經,常因樊川、樊鄉而得名,這裏卽古樊川所在。

〔48〕 史記樊噲傳:"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廢丘故城在興平縣境,讀史方輿紀要説興平縣南十五里有樊噲城,相傳噲圍章邯於廢丘時築,"最"是功第一的意思(張晏説),此事在漢元年。

〔49〕 杜縣,秦置,漢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改名爲杜陵,杜本爲周邑,西周銅器師虎毁有"王在杜应(居)",可能就是這裏的杜京。

〔50〕 國語周語和墨子明鬼篇都記載杜伯射殺宣王的事,但不記左儒,汲冢瑣語:"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並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水經注是一段大概是本於瑣語,杜伯冢在下杜城東南。

〔51〕 成公子安晉白馬人,名綏復姓成公,子安是他的字,所引詩全篇已佚。

〔52〕 下杜城,今仍名下杜,沿皂河東岸。

〔53〕 這兩條故渠和河池陂現在都不在,河池陂大致在今河池寨,附近有一些沼澤,

位置在下杜城西北，和河池陂位置正相當。故渠在河池陂東入泬，部位還可想象。

〔54〕 "池"當是"渠"字之誤。第一，昆明池當時仍在，不得稱爲"故池"；第二，水經注下文提到昆明故渠，又名漕渠，當時無水，所以得稱故渠，與泬水會合部位正與此處相當。泬水他處又無，"與昆明故渠會"的字樣，故知"池"一定是"渠"字誤寫；第三，泬水如果會昆明池，下游應自昆明池北出，水經注記從昆明池北出的只有一條昆明池水，泬水自此北流，並不是從昆明湖池出，故知所會是渠非池。

〔55〕 揭水陂已不在，當在今阿房宮遺址北面，揭水陂水注泬水處當在今三橋東。

〔56〕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生當西漢之末與東漢之初，著新論二十九篇，已佚，現有嚴可均輯本。

〔57〕 關中記，晉潘岳著，已佚。

〔58〕 建章宮，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造，嘉慶長安縣志說："今傳家村高家堡即建章宮前殿舊基"。高家堡今稱高堡子，所在基址仍然很高，1957 年因修築鐵路，在高堡子西發現漢宮室遺址。

〔59〕 今高堡子北有雙鳳村，當即因鳳闕得名，泬水從下杜城到此，古今河道没有很大變化。

〔60〕 三輔黄圖，隋書經籍志著録，不著撰人，當爲漢末人著，至唐時又有增補，古本今已不傳，宋以後所見之三輔黄圖都是唐人改編之本。

〔61〕 漢武帝故事，最早見於晉葛洪西京雜記中，隋書經籍志著録，不著撰人，當爲晉以前人所作，今已殘缺不全。

〔62〕 繁欽，字休伯，漢末潁川人，善爲詩賦。

〔63〕 東北流之水，後文還有交代，稱做泬水支津，北逕神明台東之水即泬水主流，此水逕太漸台東，當爲太液池水源。

〔64〕 傅子今所知有二：一爲後漢傅燮著，傅子五卷，見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一爲晉傅玄著，傅子一百二十卷，見隋書經籍志，均早佚，這裏所引傅子，不知出誰氏之手，文中稱漢武帝爲"上"，可能是前漢武帝時人作，也可能是傅子中轉引他書。

〔65〕 嘉慶長安縣志說：高家堡北有池，即太液池，池内有土山三，即漸台與蓬萊諸山，東西里餘，池中南折與唐中池連，此水出太液池北流注渭，故地遺址仍在，現設太液池苗圃，池中三山還存在兩個。

〔66〕 泬水分爲二水後，主流北逕神明台東，當折向西北入太液池，又北出注渭，此水今已不在，但清中葉還有故道遺跡，現在附近老農還能知道，大致是從太液池北出，經孟家寨一直北流，於南城（即秦咸陽故址）南注渭。

〔67〕 吕忱，晉任城人，著字林，這裏所引大概就是出字林。

〔68〕 漢書音義，酈道元以前，已有多家，大都佚失，這裏所引，不知是根據那一家。

〔69〕 漢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成帝封其舅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水經注這裏敍述是根據

漢書元后傳,"五杜"應該依漢書作"外杜"。渭水自此分出一條枝瀆,向東流不多遠又跟渭水主流合爲一水,這條支流有一個專名叫做"彔",現在渭河在這裏並沒有支流分出,當出於古今河道的變遷。

〔70〕 廣雅,魏張楫著,是一部字書,廣爾雅而作,故名。

〔71〕 陽侯古代傳説能爲大波,淮南子:"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陽侯陵陽國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大波"。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也"。

〔72〕 鄧艾,三國時魏棘陽人,同鐘會攻蜀,艾自陰平道破成都,蜀後主出降,後爲鐘會所搆陷,誣以謀反,魏以檻車(囚車)徵艾,中途爲鹽軍魏瓘所殺,人以爲冤。

〔73〕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左右内史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稱爲"三輔"。京兆尹轄長安等十二縣,多在渭南;左馮翊轄高陵等二十四縣,在渭北。所以石柱南屬京兆管,石柱北屬左馮翊管。

〔74〕 公孫般,戰國時魯之巧匠,故又稱魯班。唐張鷟著朝野僉載,以爲魯班是肅州敦煌人,不詳朝代,與公孫般不是一人。

〔75〕 燕丹子,隋書經籍志著録於小説家,凡三卷,不著撰人,都是記載戰國時燕太子丹事。

〔76〕 燕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太子,嘗質於趙,秦王政生於趙國,少時與丹相好,後來政立爲秦王(即始皇),丹又質於秦,秦王待遇他無禮,因氣憤逃歸燕。

〔77〕 此處有脱文。

〔78〕 上承泬水的"泬水枝津"就是上文所謂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者,楊守敬把這條"泬水枝津"當做"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的"泬水枝渠",因此並將藕池、逍遥園置於城西,"泬水枝渠"雖然也是東北流河,水經注泬水除此處外又没有交代,泬水枝津和泬水枝渠好像是一條,但逍遥園確在漢城北,鳩摩羅什曾譯經於此,見釋僧叡大品經序,所以這條泬水枝津仍是沿城北流,直到漢城西北角才折東北流,仍是今皂河之道。又東分爲兩水,一入逍遥園爲藕池水源,此水現已不在,藕池亦無遺跡可考;一北流注渭,大致即今皂河,注渭處當在漢城西北,現在皂河注渭在灞河入渭之西,這一段當出於後來變遷。

〔79〕 漢長安城城牆基址大部分都在,僅北部略有殘缺,現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從事發掘。

〔80〕 逢萌是前漢末北海都昌人,王莽殺其子宇,萌因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事見後漢書逢萌傳。

〔81〕 召(邵)平種瓜,事見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蕭何列傳,都説他種瓜於長安城東,未指明青門。

〔82〕 阮籍,字嗣宗,晉尉氏人,著咏懷詩八十多篇,這裏所引是其中一首。

〔83〕 應劭,字仲遠,東漢汝南南頓人,有漢書音義,已佚。

〔84〕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注漢書,已佚。

〔85〕 徐廣,晉人,有史記音義十二卷,隋書經籍志著録,已佚。

〔86〕 孟康,字公休,魏安平廣宗人,有漢書音九卷,已佚。

〔87〕 蘇林,字孝友,魏陳留外黄人,有漢書注,已佚。

〔88〕 這幾句是三輔決録的文字,"通逵九達"當依原文作"通達九逵","三途洞開"是指一個城門有三個門道,經考古研究所近年調查和發掘,這十二個門的位置都已找到,壩城門、西安門和直城門的遺址已經先後發掘出來,根據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穫的報導(考古通訊:1957年,5期,科學出版社),知道漢成門一門三道,門道各寬八米,三門道可容納十二車軌,它的門樓不是圓弧形的券頂,而是兩壁垂直的闕門,再在其上築門樓。

〔89〕 這是據漢書成帝本紀敍述的,馳道是天子專行之道,所以太子也不敢越過馳道。

〔90〕 漕渠是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鄭當時建議開鑿,那時渭河漕運有困難,所以在渭河南面,依着南山另開一條漕渠,現在西安附近還留有若干遺跡。

〔91〕 太子名據,武帝晚年多疑,以爲左右都是用蠱事來祝詛他,時江充用事,以巫蠱事誣陷太子,太子起兵捕江充,事敗出亡,後爲漢吏捕殺,史良娣是太子的内官,地位次於妃,事見漢書戾太子傳。

〔92〕 未央宫位於龍首原,地勢較高,而城西一帶地勢較低,爲把水引到未央宫和長樂宫間,必須抬高水位,飛渠可能是架空爲渠,爲抬高水位而設。程大昌雍録據宋汴京架空爲槽,引金水河横度汴渠,以飛渠之制也是如此,漢飛渠雖不必如宋汴京之制,但"架空爲渠"之説是可信的。

〔93〕 未央宫,漢高祖七年令蕭何建,後來續有修治,今漢長安故城中尚留有遺址。

〔94〕 桂宫,漢武帝所造,在漢長安故城内。

〔95〕 張衡,東漢南陽西鄂人,字平子,發明地動儀,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科學家,又善屬文,著東西二京賦,構思十年,傳誦於世。

〔96〕 章台、秦台,秦王常在此接見東方諸侯和使者。

〔97〕 秦有興樂宫,漢更修治,改名長樂,高祖五年治,七年成。此處秦之"長樂宫"當是"興樂"之誤,故地在今閣老門村西,有故牆一道。

〔98〕 此碑解放後已出土,今存西安碑林,司馬文豫即司馬懿之父。

〔99〕 這條水出城後,沿着城一直北上注渭河,略近於後代的城濠,所以叫做王渠(漢王渠僅南城和東城有)。

〔100〕 這條水仍往東流,與昆明故渠會,昆明故渠就是漕渠,現都不在。

〔101〕 廉明苑,原作廣明苑,武英殿本改爲"廉",案漢書戾太子傳也作廣明苑,作"廣"不誤。

〔102〕 史皇孫是戾太子子,史良娣所生,史皇孫留有一子,王夫人生,後來就是宣

帝，所以宣帝一即位，就爲他們立二園，並立奉明縣，水經注這段敍述本漢書戾太子傳。

〔103〕 昌邑王賀，漢武帝孫，昌邑哀王髆子，漢昭帝死，無子，霍光徵他入長安繼承皇位，即位二十七日因無道，爲光所廢，水經注這段敍述本漢書昌邑王傳。

〔104〕 夏侯嬰，沛人，少時與漢高祖相好，後來隨高祖征伐，以功封滕公，歷高祖、惠帝、吕后、文帝他都官太僕，見史記及漢書夏侯嬰傳，這裏説他是"漢太尉"，當是"太僕"之誤。

〔105〕 虎圈養虎之處，漢宫殿疏："奉明虎圈周匝三十五里，去長安十五里"。太平寰宇記説秦虎圈在通化門東二十里，並以爲漢虎圈就是承秦虎圈而來。

〔106〕 霸陵原爲秦芷陽，據説秦穆公築宫於此，因名霸城，秦昭王、襄王時有芷陽宫，襄王死也葬芷陽，謂之霸上，漢文帝於霸上起陵邑，因改芷陽鄉爲霸陵縣。霸水就是現在的霸河，霸陵縣沿霸水，故址今已不詳。

〔107〕 鄭縣，鄭桓公所封邑，秦武公十一年初置鄭縣，漢屬京兆，後魏曾置華州於此。

〔108〕 華陰，漢縣，以在華山之北而得名。

徐霞客遊記

任美鍔　選釋

徐霞客遊記不同於一般遊記，而是具有重要地理學價值的一部著作。作者名弘祖，霞客是他的别號。他生當明朝末葉[1]，故鄉在今江蘇省江陰縣的南暘岐[2]。他從二十二歲(1607 年)起，直到去世時(1641 年)爲止，三十多年之間，幾乎年年都出外旅行，足跡所到，遍於現在的江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十六個省區，還可能到過四川[3]。現在傳世的"徐霞客遊記"二十卷[4]，只是他所寫遊記的一部份，共計四十餘萬字，散失的部分或者還不只此數。他一生的旅行，可以分做兩個階段：萬曆三十五年(1607 年)到崇禎八年(1635 年)，爲第一階段。在這期間，他每年出遊的時間較短，所游也都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從崇禎九年(1636 年)到十三年(1640 年)，這是霞客長期遠游的階段，在野外幾達四年，從浙江經江西、湖南、廣西和貴州而至雲南，可能由雲南經四川返家。他在廣西和雲南旅行的路綫最長，詳細觀察的地點最多，這是現存徐霞客遊記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地理學價值的部份。

遊記體例，主要是按日記述旅途中的觀察所得，但也常附有某一地區的綜合論述[5]。此外，他還寫有專題性的論文，保存到現在的有"盤江考"和"江源考"兩篇，可惜"江源考"已經不是全文了。

徐霞客及其遊記，嘗被稱爲是"奇人奇書"，這不過是說他生平行踪非常人所能及，所寫遊記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足以引人入勝。不過，現在看來，"徐霞客遊記"的最大價值，還是在於他對地理學的貢獻[6]。

---

〔1〕 徐霞客明萬曆十年(1586 年)生，崇禎十四年(1641 年)逝世，享年五十六歲。

〔2〕 現在南暘岐東北的沈村，還有徐霞客的墓。參看王維屏："徐霞客之故鄉"(見竺可楨等：地理學家徐霞客，商務印書館，1948 年)。

〔3〕 遊記自稱："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卷十一，頁三十二)，又在"江源考"中曾說他曾"西出石門金沙"。石門在今麗江縣石鼓以北。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提到霞客曾在峨嵋山前給他寫過一封信，曾到了更邊遠的地方。

〔4〕 這裏所引遊記卷頁數，都根據丁文江標點本(商務印書館，遊記二册，附圖一册，1928 年)。

〔5〕 如崇禎十二年(1639 年)七月三十日的遊記後，附有永昌(即雲南保山)志略(滇游日記十)。又如崇禎十年至十一年(1637—1638 年)，他在广西賓陽以北的三里城停留了五十天，就綜合描述了三里城周圍的山川岩洞。

〔6〕 丁文江謂霞客最大的貢獻在於發現江源，這個錯誤的說法影響甚大，譚其驤先生對此點已予駁正(見"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現"一文，載於"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浙江大學出版，1942 年)，但霞客能够堅持真理，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大胆地否定在封建社會被人視爲聖經——禹貢的"岷山導江"的說法，是難能可貴的。同時霞客通過實踐，親身考查，來證實前人在這方面的記載，充分地反映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科學精神，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一，應該指出，徐霞客遊記包含了很重要的有關地貌學——特別是石灰岩地貌學方面的珍貴材料。我國西南諸省，石灰岩分佈面積很广，是世界最廣大的石灰岩地貌區域之一。霞客在湖南、廣西、貴州和雲南作了詳細的遊歷，因此，對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佈、各地區間石灰岩地貌的差異、各種石灰岩地貌的類型和其成因都有詳細的科學的記述，這無疑是世界上有關石灰岩地貌的最古的文獻。

他在雲南東部的羅平記載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佈，說："遥望東界遥峯下，峭峯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即廣西）面目。蓋此業立之峯，西南始於此，東北盡盡道州（即湖南道縣），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卷九，頁十八）。又說："羅莊山在城（即羅平）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卓錐拔笋之岫，粵西石山之發軔也。"（卷九，頁二十）。這裹，"峭峯離立，分行競穎"正確地描寫石灰岩峯林地貌，這種峯林地貌是石灰岩地區發展到壯年階段的特徵。從道縣到羅平間，大部份是厚層灰岩的區域，峯林地貌有較好的發育，霞客這段文字綜述西南峯林的分佈，根據長期實地觀察而來，是符合於客觀事實的。

他對各地石灰岩地貌發育階段的不同，也有正確的觀察。廣西的峯林，到中南部如貴縣、隆安一帶，已發展到較老年的階段[1]，地面上没有叢立的石峯，只有一些較低的岩石孤丘散佈着。他說："西界石山至此（即隆安）南盡，而石猶未盡，於是平疇曲塍中，怪石森森，俿離俿合，高下不一，流泉時漱之，環以畦塍。"（卷七，頁二十三）。

石灰岩地區的表面常滿佈大小不同的圓窪地（斗淋）和落水洞。圓窪地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徐霞客對它們有詳細的記述。按照他的記載，圓窪地可按大小來分類，小的稱爲眢井，大的叫做盤窪。他說：貴州的普安附近，"從嶺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岩，大者盤窽爲田，小者墜穴爲阱。"（卷八，頁四十）。又說：在雲南的羅平與師宗之間，"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嵳塹成穽，小者爲眢井，大者爲盤窪。"（卷九，頁十六）。圓窪地又可按其底部有無水塘來分類，他說：在雲南嵩明梁王山，"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潴者成天池。"（卷十，頁三十三）。圓窪地的底部常有落水洞，地面水流由此漏入地下。在貴州獨山北嘉坑關，"南北俱有窪中墜，環塍爲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卷八，頁七）。他對落水洞的成因，也作了解釋，認爲它是由流水機械侵蝕作用所形成，這完全合乎現代地貌學的原理。他說：湖南茶陵以西的東嶺，"嶺頭多旋窩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是爲九十九井。是山下俱石骨崆峒，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卷四，頁五至六）。

在石灰岩區域，水多在地下流動，把岩石溶蝕挖空，成爲洞穴系統和地下水道。徐霞客對此點已有充分的認識，並在遊記中留下了科學的記載。他指出：北盤江"水多懸流穿穴，故鮮核其源流也。"（卷六，頁十五）。又說在廣西的馱樸至崇左間，"明洩澗甚少，水皆從地中透去。"（卷七，頁六）。他說過石灰岩區域的山嶺都是空的，在湖南零陵的雙牌以

---

〔1〕 張文佑：廣西的石林，思想與時代月刊，1943 年，二十二期。

北,"石片層層,……如絲瓜之囊,筋縷外貫,而中悉透空。"(卷四,頁十九)。又指出地下河道的頂棚陷落後,在地面成爲圓洼地和峽谷。廣西桂平石橋村,"東有山自南抵北,從其西漸升而南,益迸穴,平地下陷,爲峽爲井。……蓋地中二丈下,皆伏流潛通,石骨阻亘,偶骨裂土迸,則石出,陷成穴云。"(卷六,頁十七)。

石灰岩區域富於岩洞。岩洞的研究近年來已發展成爲一門專門的科學,叫做洞穴學。徐霞客對於岩洞特別有興趣,總是不辭艱苦和危險,在可能範圍内深入到岩洞的深處,度量岩洞的大小深廣,探索岩洞内各部分間的關係。在西南旅行中,他共深入考察了一百零一個岩洞,只在外面看看的岩洞還不算在内。由於對這麼多岩洞的精細的觀察,他對岩洞和鐘乳石的成因都有獨到的見解,曾經指出某些岩洞是由於流水機械侵蝕造成的,鐘乳石則由於從石灰岩中滴下來的水蒸發後,碳酸鈣凝聚而成;這些見解大部合於現代科學的原理。他説:广西三里城的"佛子嶺南巖,門南向,前有石澗,天成若槽。……北入洞,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潔類琢磨者。入頗深,卽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滿,水從下反溢出,激湧勢壯,故洞與澗皆若磨礪以成云。"(卷七,頁二十九至三十)。雲南保山水簾洞,"崖間有懸幹虬枝爲水所淋滴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卷十八,頁八)。

此外,霞客對石芽、天生橋等也有很好的描述(如卷五,頁二十二;卷九,頁十五)。

第二,霞客對河流侵蝕作用也有許多科學的觀察。他指出,河床坡度的大小與河源距海(離開基面)的遠近有關。他説:"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況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卷二,頁十七)。按寧洋之溪卽九龍江,閩安卽福州,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是沙溪(閩江支流)和九龍江的分水嶺,延平卽南平。他是説馬嶺與黎嶺的高度相似,但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所以九龍江的坡度遠大於建溪。

霞客認識河流冲蝕兩岸山嶺,可把山嶺侵蝕成爲崖壁和岬角(磯)。如湖南茶陵雲嵝山,"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兩旁石崖,水嚙成磯。"(卷四,頁一)。廣西陽朔以北的灕江,"山横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嚙,半剖爲削崖。"(卷五,頁三十二)。廣西扶綏的左江,"江流擊山,山削成壁。"(卷七,頁二)。他還進一步指出,河流的急流向一岸侵蝕,使崖壁崩坍,而另一岸則流速較緩,地勢較平。如雲南螳螂川,"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遠而受民舍焉。"(卷十一,頁十二)。

此外,霞客還瞭解地下水壓力的原理,知道泉水的向上噴出,是由於它的上游有一個高度較高的水頭。他説:雲南鷄足山大覺寺,"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前觀之,甚奇。卽疑雖植管沼中,必與沼水無涉,況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卷十三,頁七)。

第三,霞客在旅途中對各地岩石特徵常加注意。江西、湖南等省,第三紀紅色岩系分佈很廣,岩層多垂直節理,常形成懸崖奇峯;紅色岩系包括礫岩、砂岩和頁岩,往往交互成

層,頁岩抵抗力較弱,常被侵蝕挖空,這樣,就形成許多岩洞和天然橋(石梁)。霞客對紅色岩系所造成的地貌特徵,曾有過正確的描述;湖南茶陵的靈巖,"自會仙岩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亘,堆環成塹,爲玦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惟石梁横跨,下復穹然。"(卷四,頁二)。

雲南騰衝附近,有近代火山,在歷史時期內曾經噴發[1]。霞客對這一帶的火山現象,有精確的記載。他說:騰衝打鷹山,"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孑遺,而潭亦成陸。……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携,然其質仍堅,真劫灰之餘也。"(卷十六,頁十七)。這一段所說山頂龍潭,就是火口湖,由於火山在活動,氣體噴出,故湖水有"湧波而起"的現象。後來,火山噴發,火口湖成爲陸地,噴發出來的東西有紅色的浮石,霞客説浮石"爲浮沫結成",合乎現代科學的解釋。

由於有近代火山活動,騰衝附近有硫磺礦,並有熱氣從地下湧出。他說:騰衝西南的硫磺塘,"其崖皆堆雲駢瓣,……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剥膚也。"又説:"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橐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齶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卷十七,頁八)。這一段就是說,熱氣從崖石開裂處噴出,在水與氣噴出的地方,所含的硫磺就在洞旁堆積。這是精確的描寫,也是科學的解釋。

第四,霞客對自然界的各種事物,都非常留心觀察,除山水地質以外,還注意到植物。遊記中有許多有關植物的記述[2]。

霞客對植物與環境的關係,有所闡明:指出在高山的山頂,由於高度高,氣溫低,風速大,故植物與山下有很大的不同,山頂常無樹木,而只有荒草,植物開花的時期也較遲。在浙江天台山,"循路登絶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卷一,頁二)。昆明棋盤山,"頂間無高松巨木,即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卷十一,頁二十五)。雲南點蒼山,"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坳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卷十五,頁二十四)。最後一段的記載也說明霞客的觀察是非常精細的,他指出點蒼山頂只有荒草,但在局部較低窪的地方則有小片樹木(因低窪處風力較弱)。

他對各處植物的特點,常有很精確的描述,如安徽黄山山頂的黄山松的形態(卷一,頁十二和二十六)。雲南西部森林已接近熱帶雨林的類型,森林中多藤類攀援植物,樹木也異常茂密,霞客說:雲南保山西北的石城,"萬木森空,藤蘚交擁。……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山上多留扶留籐,所謂蔞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卷十

〔1〕 尹贊勳:中國近期火山,地質評論,1937,二卷,四期。

〔2〕 黄秉維:徐霞客遊記中植物地理資料(竺可楨等:地理學家徐霞客,商務印書館,1948年)。

八，頁十六、十七）。

霞客對各地的特殊植物種類，也多所記述，特別是雲南的山茶、山鵑（杜鵑）和蘭花，還提到了順寧（今鳳慶）的紫梗。但這些記載只限於形態方面，在科學上的意義不大。

最後還應該提到遊記中有時也記述到當時各地有關經濟地理的情況，給我們研究歷史經濟地理留下了一些珍貴的資料。

他說：麗江“多犛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犛牛銀爲税。蓋鶴慶以北，多犛牛，順寧以南，多象。”（卷十四，頁八）。又記載：在貴州的盤江橋附近，“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瀕去，象輒跪後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卷八，頁三十一）。從這兩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出自明代末年到現在三百多年内，象的分佈的變化。現在，雲南只有西雙版納的某些地方還有少數野象，而養象作爲運輸工具的則已經没有了；但在明代末年，則順寧以南，象還比較多，而由盤江橋附近的一段遊記，可見當時在雲貴的某些地區，象還是一種運輸工具。

霞客偶而記述當地的農作制度。他説：麗江“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卷十四，頁五）。這裏也可看出麗江地區三百多年來農作制度的變化，現在麗江縣内除山地里還保留輪休制以外，在平壩區域已經不是“第三年停而不種”了。

霞客還指出水利與村落位置的關係，在雲南尋甸以西，“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卷十，頁二十七）。

靈渠（興安運河）是我國長江與珠江水系間的唯一運河，在鐵路和公路未建成以前，曾是我國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遊記的記載，也真實地描繪當時靈渠上運輸繁忙的情況。（卷五，頁六）。

以上所述徐霞客對於地理學的貢獻，都是從野外觀察中直接得來，全部遊記充分反映了作者是何等的熱愛大自然，何等的熱衷於他的研究對象，他以無比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以及充沛的精力與飽滿的熱情，進行着野外的觀察和描述。他旅途中所經歷的波折，遭遇的危險，常常使讀者驚心動魄，而他克服艱阻、戰勝困難的决心，又時刻鼓舞着讀者追隨着他的足跡前進[1]。大自然在他面前呈現了無比瑰麗的景象，他要破除一切艱難阻障去探討它的規律，揭發它的奥秘，這應該是他心中最大的志願。可惜，在他進行了廣泛而精密的野外觀察和蒐集了十分豐富的資料之後[2]，還没有來得及作出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就與世長辭了。

---

〔1〕 他在旅途中曾兩次遇盜，三次絶糧，這都不能阻止他的前進，他常常忍飢耐寒，每天步行百許里後，就在破壁枯樹下露宿，还要點起油燈或枯草來寫遊記，他游廣西融縣的龍洞，幾乎没水淹死。在融縣真仙岩後暗洞中，見有巨蛇横臥，不見首尾，他就跨過蛇身，進出洞中。在他的遊記中，類此艱險的經歷很多。

〔2〕 霞客的野外觀察，表示他有十分精確的數量觀念。使他所蒐集的資料具有科學上的價值。他詳細地記載了各地間的里程和方向，特别是對於考察過的岩洞，都量出了方向和高度、闊度和深度，例如游雲南臨安府（今建水）瀕洞説：“餘下臨水涯，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卷九，頁六）。

從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來說，過去的地理書籍偏重於疆域、沿革、風土、物產的記述，而對於自然地理的現象，絶少涉及。到了徐霞客，則斷然離開他的書齋，開闢了有系統的觀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這不能不說是十分可貴的，這和他所處的時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時代精神，是有着密切關係的。自然我們不能期望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在社會生産的發展尚未提出要求以前，在一些相關的科學尚未開始建立以前，就能够對地理學——特別是地貌學，作出系統的理論上的貢獻。其實問題不在這裏，而在於徐霞客所開闢的道路爲什麽竟然是後繼無人，要答覆這個問題，就必須留待地理學史家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情況中去加以探討了（图一）。

以上簡括的介紹，希望可以有助於全面瞭解徐霞客遊記在地理學上的價值。下面的幾段原文，則是按照遊記内容的不同性質加以選注，作爲範例：

總結性的論文 …… 江源考
名山遊記 …… 游黄山後記
歷險 …… 麻葉洞遊記
沿途觀察 …… 滇游日記四
河流侵蝕 …… 粤西遊記一
綜述一地岩洞及其分佈情況 …… 桂林七星岩遊記

江　源　考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1]。餘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2]，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3]，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4]。其言不一，皆雲在崑崙之北[5]，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6]，南極五嶺，西出石門[7]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8]。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徙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佛經謂之殑伽河）[9]，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敍州[10]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敍，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11]至敍，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

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無從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俱莫能溯[12]。（在敍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13]、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敍爲江源[14]。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殑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15]，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16]。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溷，尚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辨其爲源與否也！）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17]，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

【注釋】〔1〕 據譚其驤考證，兩漢（公元前206—後220年）和六朝（公元220—589年）人士已知金沙江源流很長。漢書地理志："越嶲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水經注卷三十七，"繩水出徼外，……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遂久在今雲南永勝縣北，繩水卽金沙江，僰道卽四川宜賓，大莋在四川會理西，若水卽雅礱江。由此可見，在漢朝和六朝時人們已知金沙江的上游遠在永勝和會理以西。明史地理志和其他記載也都指出金沙江的上游遠在雲南麗江以北（參閱譚其驤："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現"，載於"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1942年，浙江大學出版）。故霞客此語不甚正確。

〔2〕 大河卽黃河。積石山在青海省，明代西寧以西的地方尚未入中國版圖，故霞客云："大河自積石入中國"。

〔3〕 博望卽漢朝的張騫。張騫出使西域，回來後，他對漢武帝說："于寘（卽新疆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卽羅布泊）。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史記大宛傳）。這是明白地說明黃河上源的最早記載。

〔4〕 都實元代人，曾探求河源。元史地理志稱："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

〔5〕 我國古代的書籍，如山海經、爾雅、淮南子，都說黃河出于崑崙山，崑崙山指新疆于闐以南的大山。後來經過許多實地調查，雖然已經知道黃河發源在青海省中部，但爲求與古書相配合起見，仍把黃河發源處的山嶺稱爲崑崙（參閱岑仲勉："黃河變遷史"，1957年，人民出版社，頁32—71）。

〔6〕 三秦指今陝西和甘肅兩省的地方。項羽把關中之地，分爲三份，封給秦降將三人爲王，所以後來也稱陝、甘爲三秦。

〔7〕 石門卽石門關，在雲南麗江縣石鼓以北約十里，附近有諸葛武侯將台。明時，

這裏是邊防要地。

〔8〕 明時,全國分爲十五個省區。陝西即今甘肅和陝西,南直隸即今江蘇和安徽,湖廣即今湖北和湖南。霞客在入江之水里,遺漏了江西省。又廣東和福建的水都不入長江,這裏所記也有錯誤。

〔9〕 犁牛石大概是指金沙江的上游。明代的記載常說:金沙江源出吐番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見張機:"北金沙江源流考";楊士云:"議開金沙江書",均載於"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三十一册。)

〔10〕 敍州是明代的一個府,府治在今四川宜賓。

〔11〕 麗江、雲南和烏蒙都是明代府名,府治在今麗江、昆明和昭通。霞客在這裏是說金沙江流經以上三個府的地方。

〔12〕 霞客說金沙江水路、陸路都不能通,這也不是事實。元初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詔開烏蒙道,所過城砦,水陸皆置驛傳(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三十一册,金沙江考),可知元代自昭通以下,已有驛道。天下郡國利病書又記載,明嘉靖中(公元1522—1566年),姜驛(在雲南金沙江北岸,它的南岸就是金沙江驛)驛丞言,木商結簰筏自本司(即金沙江巡檢司,在今金沙江驛)放流,晝夜六日,即抵馬湖(利病書,第三十一册;明代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可見明代在金沙江驛以下,金沙江是可通行簰筏的(參考上引譚其驛文)。毛鳳韶又稱:"金沙江河道在武定以東,極爲捷徑,且甚便益。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闊,四時横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

〔13〕 馬湖,明代府名,府治在今四川屏山。

〔14〕 按此段記述也不够正確,實際上,明代人士已知麗江境內的金沙江是流往宜賓的。明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說:"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又說:"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明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對金沙江的源流記載也很詳細,他指出金沙江源出"吐蕃"界,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姚安、武定,直至馬湖府和敍州府,與岷江合流(均見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三十一册)。

〔15〕 王靖遠即王驥,麓川即雲南省的隴川。明正統間(公元1436—1449年),王驥率兵平定麓川。

〔16〕 這裏所說的另一金沙江當指雲南西部大盈江下游。

〔17〕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積石即積石山。

遊黄山後記

〔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九月初四日再游黄山〕

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轉入石門,越天都之

蹑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歧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峯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黄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圖二）。

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峯頭，一菴翼然，爲文殊院，亦餘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峯秀色，俱可手攀。四顧奇峯錯列，衆壑縱横，真黄山絶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興甚勇。……菴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遥。祗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决意游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着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峯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其松猶有曲挺縱横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嶠，時没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另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脱；至險絶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下山至前歧路側，向蓮花峯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峯。……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峯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叠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上下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峯居黄山之中，獨出諸峯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卷一，游黄山後記）

【注釋】黄山是皖南的名山，最高峯海拔1,948米，由中生代巨大花崗岩侵入體構成。花崗岩富於節理，受侵蝕後，造成了各種奇峯。在垂直節理發育的地方，岩石分裂成片，霞客謂"石峯片片夾起"，形容得非常恰當。黄山的南麓，有温泉循斷層裂罅流出。

黄山的最高峯叫蓮花峯，與天都峯和文殊院排列成西北—東南方向的一條直綫，這是循節理的走向侵蝕的結果。霞客的觀察，已知蓮花爲黄山最高峯。

拿這段遊記與我們的實地觀察相比較，可見霞客對黄山的山峯、植物和霧海的記載是很真實而没有誇大的。

麻葉洞遊記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正月十七日,游湖南茶陵上清潭和麻葉洞〕

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人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北半里,至上清潭,洞即在路之下,澗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派:自洞後者,匯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竇,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即當伏水入;導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横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竇,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闊,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

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覓導,亦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脱衣,問予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胆入,豈能身狗汝耶?"予乃寄行李前邨,與顧僕各持數炬入。邨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竇,遞炬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側身舒首。乃以炬前向,其東西裂罅俱無入處,直北一穴,低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摩貼,足後聳,乃度此内洞第一關。内裂罅既高,東西横亘,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既入,内層亦横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坳殊形,膚理頓易,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束,内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鋪,如澗底潔溜,乾燥鮮水。峽東南盡處,亂石轟駕,疊成樓台;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鈎月。澗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澗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澗底入隘,低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嶠;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澗底,已轉入隘關内,於是闢成一衖,闊二丈,高殺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幄。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庋出爲榻,楯邊明辨,上則蓮英下垂,連接成幃,四圍垂幔,大與榻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竪,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絶刻鏤,衖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澗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齊火炬已去其七,恐歸塗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額禮

稱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墜異吻。"予各謝之。(卷四,楚游日記)

【注釋】此段生動地敍述了霞客不懼神怪,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是我們現代地理工作者都應該效法的。

滇遊日記四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安寧往昆明〕

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鷄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鷄山之北,故名碧鷄關,東西與金馬遥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嶢,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卷十一,滇游日記四)

【注釋】這一段代表霞客沿途觀察的記載。從這短短的文字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瞭解碧鷄關的位置和形勢,以及高嶢和赤家鼻兩個市集在交通上的機能。用簡潔正確的文筆,敍述復雜的事實,是霞客所擅長。

粤西遊記三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南寧至新寧〕

自南寧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奇;過蕭郵入新寧境,江左始有純石山;抵新寧北郭,江右始有封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梭度緯,應接不暇。且江抵新寧,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1]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縠縐。江既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卷七,粤西遊記三)[2]

【注釋】〔1〕 雲根就是岩石,古人謂雲觸石而出,故稱岩石爲雲根。

〔2〕 這一段記述南寧至新寧間沿江岩石的分佈,並説明了河流旁蝕的現象。指出:由於河流衝蝕河岸山嶺,使山嶺變成沿江的崖壁,而被蝕去的山嶺的岩石尚有殘餘,散佈在江面上。這一段對於河岸崖壁和河中石礁的成因的敍述,是符合於現代科學理論的。

桂林七星岩遊記[1]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五月初二日〕

初二日,東出浮橋門,渡浮橋,又東渡花橋,循山北轉,山峙花橋東北,七星岩即倚焉。岩西向,下有壽佛寺,寺左登山,一亭翼然迎客,曰摘星,石崖横騫其上,僅可置足,然俯覽城堞諸山甚暢,亭左佛龕,當岩之口,入其内不知其爲岩也。

推龕後扉入，歷級上約三丈，忽轉而西北，豁然中開，上穹下平，多列笋懸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爲七星岩[2]。從其右歷級下，又入下洞，是爲栖霞洞。洞雄拓，門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頂横列一隙，石鯉自隙中懸躍下向，首尾鱗鬣酷肖，旁盤結幡蓋，五色燦爛，西北層台高叠，懸梯而上，曰老君台。由台北向，洞若兩界，西行高台之上，東循深壑之中，由台上入一門，直北至幽暗處，垂石上穹無際，下陷成潭，澒洞峭裂，忽變夷爲險。返下台，仍至洞底，導者攜松明前趨，循台東壑中行，始見台壁攢雲錯綺，備諸幻化。直北入一天門，石楹垂立，僅度單人，既入，穹然高遠，左横列石欄，下深黑杳不見底，云獺子潭[3]，即老君台北下墜處；至此高深易位，又成一境。内又進兩天門，路漸東北轉，崖石詭變，多所彷類。導者行急，予强留諦視，顧此失彼；然予所欲睹者，正不在種種規擬也。又踰崖上，東有潭，淵黑如獺子，宏廣更過之，是名龍江，下與獺子潭通。又北行東轉，過紅白氈[4]、鳳凰戲水，穿一門出，忽見白光一圓，内映沉壁，遂東出後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想下爲龍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是名曾公岩[5]；蓋與栖霞一洞潛達，兩門各擅耳。予佇立橋上，見澗中有浣汲者，予詢："水從西北來，可溯入否？"其人謂："水穴之上，更西北可深入數里，名勝較倍棲霞；水穴則深淺莫揆，惟寒辰肅月爲可涉。"予即覓其人爲導，其人歸取松明，予隨之出。洞右得慶林觀，期觀中炊以待。遂同導者入，仍過紅白氈，始由歧北向，則佳偉殊麗，繁錫嘉稱；最深入，遇潭淵杳，當橋澗上流，導者阻進，謂："前炬數日鮮竟，游屐抵此，從無入者，况當夏漲襄陵，可嘗不測乎？"乃返。計自栖霞達曾公岩，徑約二里，復自岩口出入盤旋三里，洞之觀止矣！

飯慶林觀[6]。望來時所見搔首峯，即立其東，從間道出其下，則峯下西開一竅，圃者廬之，北復有岩洞種種，遍曾公岩上下左右，殆難數計也。循七星岩南麓，北向草莽中，連入三洞，計省春當在北，可踰嶺達，遂北循嶺坳微徑，里半至山頂，石骨峻嶒，不容着足；石隙少開處，棘刺沉翳，愈窮攀躋，然石片布奇，峯辨分異，遠望掩映，愈披愈出，令人心目勞遷。又里半踰頂下，復得鑿石之級，級盡即省春岩。岩三洞排列，俱東北向，最西者騫雲上飛，有倒石下垂，如枯槎老龍。西入南轉，洞漸黑，惜無居人，不能索炬入。洞右旁通一竅，以達中洞，甚深，難遠入，洞前垂石，亦作槎勢，又透一門，以達東洞。東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寒碧成潭。由洞前循崖東行，洞上聳石，如人立獸蹲，東則危崖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拖劍水縈之，即癸水也，源發堯山，抵山北麓，西出葛老橋入漓水。時予轉至山東隅，仰見崖半裂層竅者三，乃披莽隙梯懸累上。既

達一竅，西通中竅。中竅卑伏，首不得伸，從外橫度，有同台榭；不由中奥，竟達第三竅。穿隙入，後有一龕，窗闢其前，中懸玉柱。柱左又有一龕，圓頂平座，前正對玉柱。予同静聞分踞柱前窗隙，下臨危崖，行道者仰望，無不徘徊忘返，二郵樵仰睇久之，亦躋登，謂中竅之上，尚有一洞甚宏，欲爲予攀躋上求，予乃下倚松陰，從二樵仰睇處，反睇二樵在上，懸枝索級，終阻懸漢，莫能階升也。仍西入省春，出西洞西，又得二洞，門北向；再西者高五丈，内稍下西轉雖漸昏黑，勢崇宏愈甚，以無炬中阻。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乃張南軒筆，惜無知者。洞莫定其名，或以爲會仙岩、彈丸岩。岩壁宋蒲田陳黼題，則渚岩洞也。洞之西，掩劍水自東北直逼崖下，崖愈穹削，插霄憑淵，良竭雄偉。石梁跨水西渡，已爲七星山西北隅，名彈丸山云。由其西南度各老橋，東望崖巔，有洞高穹，上下都極峭削；南有一崖架廬，極東向登山。山下一剎，與壽佛寺七星觀南北鼎列：南爲七星觀，東上卽七星洞；中爲壽佛寺，東上卽棲霞洞；北爲此剎，東上卽朝雲岩也。仰攀磴數百級，入岩，岩亦西向，在棲霞北，洞口高懸，内北轉，穹危愈峻，徽僧太虚駕閣洞口絶壁，下瞰江城，遠揖西山，獨踞勝概。遂停宿，因問上岩道，太虚曰："此岩高聳，雖予近在崖右，曾無級可登，約其洞之南壁，與此洞北底，隔止丈許，洞内可鑿空以通，洞以外更無懸棧纍級處也。"

【注釋】〔1〕 七星岩在桂林東郊，是一個相當巨大而且便於遊覽的洞穴體系。霞客曾於公元 1637 年五月和六月前後兩次遊歷七星岩，本節是第一次遊歷後所記，文前段所描述者是七星岩洞穴内部，後段描述者則爲七星岩外部。

他當時是從北口入洞，經紅白氈向南貫穿到曾公岩，出洞另尋"導遊"，並囑託廟中代爲備飯，後又由曾公岩入洞，由紅白氈折而向東，深入到無底深潭附近而返。當時由無底深潭向東，南的兩個出口尚没有，據説現有的這兩個出口是在抗日戰争期間爲防空而開鑿的。

霞客的這段描述，是在游洞的第二天完成的，把霞客對洞内的觀察與描述，與今天我們用科學方法測量制成的平面圖相對照來看，除了那些他所没有發現的洞穴分支之外，基本上是正確的。把他對洞穴外部的描述與平面圖及素描圖相對照來看，也同樣是正確的。遠在 320 年前，霞客對這個洞穴所作的精簡生動的真實描述，至今還可作我們研究洞穴時的對照參考，這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喀斯特洞穴的實貴文獻。

〔2〕 文中七星岩是現在碧虚亭洞和七星岩洞的總稱，當時上洞稱七星岩，下洞稱棲霞洞。

〔3〕 獺子潭卽今癩子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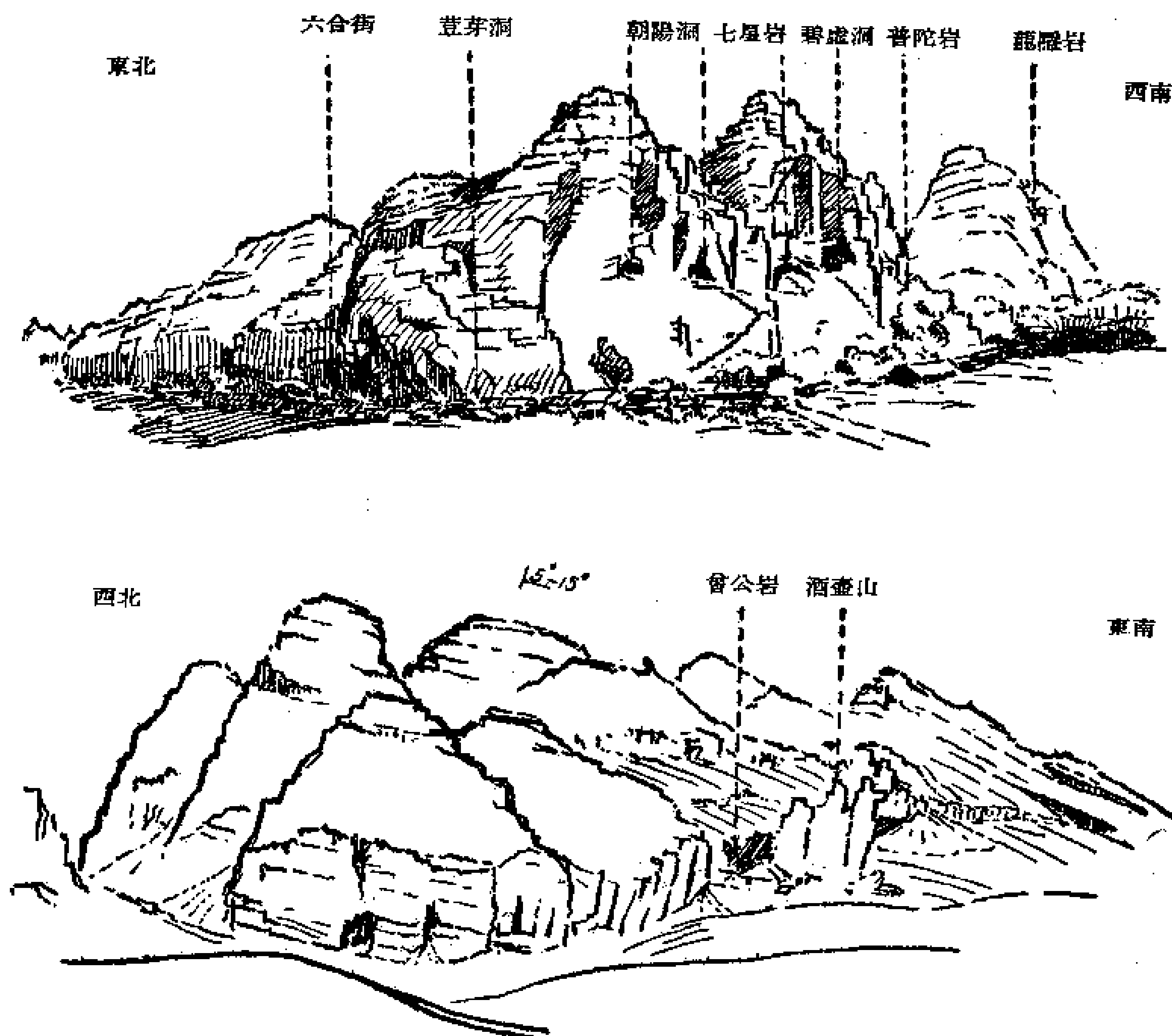
〔4〕 紅白氈卽今金紗、銀紗。

〔5〕 曾公岩卽今馬平街洞口。

〔6〕 自“飯慶林觀……”而下文，係對七星岩外部觀察後所作之描述。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六月初二日再游七星岩〕

“……此山岩洞駢峙：栖霞在北，下透山之東西；七星在中，曲透西北出；碧虛閣在南，以東西上透；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岩，皆西向。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下棲霞，南入大岩菴，望碧虛岩後，山石叢薄，可由菴外東北登，遂從菴右草坪中上，共一里，得坪一區，小石峯環拱之，秀薄層雲；西即碧虛岩透明穴，北即七星山頂，與餘峯攢成斗列者。覓小徑，出東南坳中下山，共一里，得一岩，東南向，西下即曾公岩也。曾公西又有洞在峯半，攀莽上，洞口亦東南向；初由石峽入，得平展處，稍北轉，外復有龕東列，後則穿門西入，內益崇空，深轉杳不可睹。遂下山，出花橋東街，此處岩洞駢峙者亦三，



圖三 七星岩的側面：(上)西北部——示陡削的崖壁和洞穴；
(下)東南部——示向東南傾斜的灰岩層對山塊的影響。

曾公岩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岩，予昔游省春，先經此，俱東南向，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若北麓省春三岩，會仙一洞，旁又淺洞一，俱於前日屐經者，則七星北面之洞也，洞凡五。一山凡得十五洞云。……”

七星岩洞穴草測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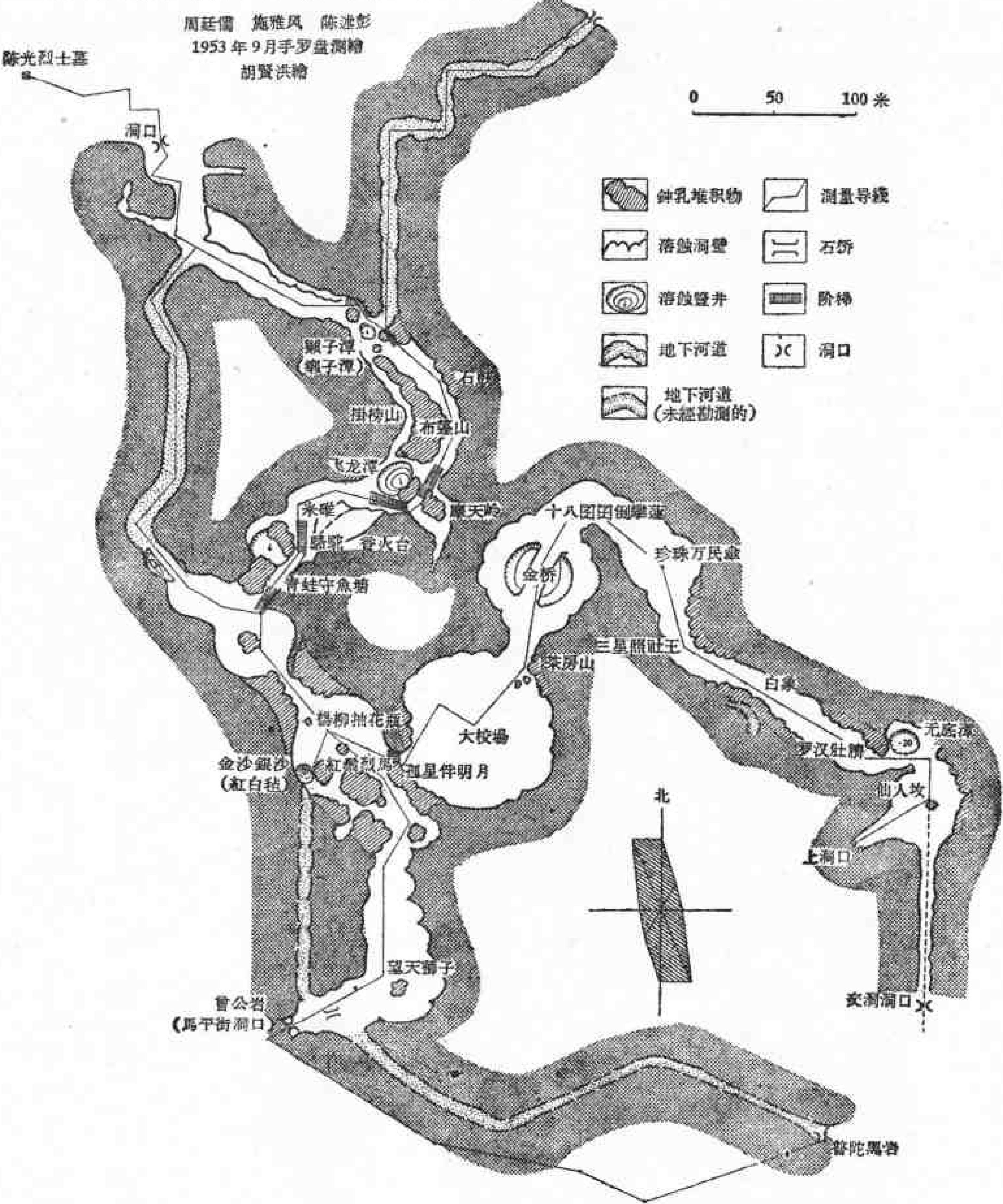


圖 四

【注釋】在第一次遊歷之後，相隔一個月，霞客再度來游，這回他是踏勘了七星岩的整個山塊，并且總結了山洞分佈的情況如上。現代測繪的七星岩山塊平面圖和素描圖證實了霞客觀察與描述的正確性，320 年前，霞客踏勘過的那十五個洞口大部份至今還可以找到，甚至完好無恙。它們標志着這個山塊中喀斯特水層下降的殘迹，其中極大部份和七星岩洞穴層有着相應的水平層位關係，而且相應的洞穴層有着大致相同的發育階段的地貌特徵。(桂林七星岩遊記的注釋及附圖係採自陳述彭："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圖"，地理學資料，1957 年第 1 期，科學出版社——編者按)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再版後記

《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出版於一九五九年,一晃就是四十五年過去了。回憶當年編撰這本書的情形,至今還歷歷在目。

當時,爲了減少青年讀者直接閱讀古代地理文獻的困難,我和幾位同志决定編這本書。這一想法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支持,於是由我主持對《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徐霞客遊記》等地理名著進行選讀、注釋。一九五七年夏天,我約請顧頡剛先生,以及譚其驤、任美鍔、黄盛璋諸位集中精力編好了《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

這本書注釋我國古代重要地理著作,闡發其地理内容,並配以精心繪製的地圖,用地圖語言彌補文字説明的不足。它減少了讀者直接閱讀原文的困難,成爲地理學專業的必讀書。這本書對於推動地理文獻研究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有助於了解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歷程。遺憾的是從一九五九年出版至今,一直没有再版過。加之初版時印數有限,很多圖書館都没有收藏。今天想買到這本書已經很不容易了。不少需要這本書的讀者向我索要原本複印。看來再版這本書還是有必要的。

最近,在中國人民大學華林甫教授的熱情推動下,學苑出版社的領導欣然决定再版這本書。這是嘉惠學林的義舉,值得祝賀。這次再版,改正了少許錯字,地圖則一仍其舊。

當然,中國古代有價值的地理文獻絶不僅限於我們已經注釋過的這幾種。很多古代地理文獻還有待於整理、發掘。希望更多的歷史地理學者能投入到古代地理文獻的整理、注釋中。

當年的編寫者,在世的也早已是耄耋之年,希望年輕學者把《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繼續編下去,也希望更多以弘揚學術爲己任的出版單位參與其中,共襄盛舉。

是爲後記。

侯仁之

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

尊敬的读者：

您在本书中发现有哪些不足，或对本书的内容有所讨论，请来信。来信请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华林甫教授收。

学苑出版社将陆续推出《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旨在将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介绍到国内来，以促进中外学术的交流，并为我国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1　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　〔美〕艾兰、〔英〕魏克彬原编　邢文编译　定价：30.00元
2　简帛老子研究　〔美〕韩禄伯著　邢文改编　余瑾翻译　定价：26.00元
3　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　〔美〕安乐哲、郝大维著　何金俐译　定价：30.00元
4　郭店老子与太一生水　邢文编译　定价：30.00元
5　原道与道家神秘主义　〔美〕罗浩著　定价：30.00元

学苑出版社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繁荣学术为宗旨。近年来，出版了百余种文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建议。来函请寄：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学苑出版社学苑文丛编委会郭强收，邮政编码：100078。E－mail：guoq2008@sohu.com

谢谢所有学苑版图书的读者朋友。

学苑文丛：

1　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　周祖谟著　定价：40.00元
2　文论散记　周振甫著　定价：30.00元
3　满语杂识　爱新觉罗瀛生著　定价：100.00元
4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　吴海勇著　定价：30.00元
5　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　张少康著　定价：15.00元
6　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　刘跃进著　定价：23.00元
7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　汪春泓著　定价：30.00元
8　苏辙年谱　孔凡礼撰　定价：50.00元
9　汉唐封爵制度（第2版）　杨光辉著　定价：20.00元
10　魏晋南北朝史论　黎虎著　定价：38.00元
11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修订本）　张德泽著　定价：18.00元
12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杨珍著　定价：38.50元
13　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卷）（修订本）　秦宝琦著　定价：40.00元
14　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卷）　秦宝琦著　定价：40.00元
15　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著　定价：30.00元
16　明清档案学　秦国经著　定价：80.00元（精装）

17　五库斋清史丛稿　何龄修著　定价:50.00元
18　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　石云涛著　定价:40.00元
19　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2003)　华林甫主编　定价:80.00元(精装)
20　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　本书编写组编　定价:20.00元
21　鲁迅和中国文化(第2版)　林非著　定价:25.00元
22　艰巨的啮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汪应果著　定价:20.00元

学会会刊与论文集:

23　诗经研究丛刊(第1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24　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5.00元
25　诗经研究丛刊(第3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26　诗经研究丛刊(第4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27　诗经研究丛刊(第5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28　诗经研究丛刊(第6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29　诗经研究丛刊(第7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0　诗经研究丛刊(第8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1　诗经研究丛刊(第9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2　诗经研究丛刊(第10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3　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100.00元
34　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80.00元
35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100.00元
36　中国楚辞学(第1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7　中国楚辞学(第2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8　中国楚辞学(第3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39　中国楚辞学(第4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0　中国楚辞学(第5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1　中国楚辞学(第6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2　中国楚辞学(第7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3　中国楚辞学(第8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4　中国楚辞学(第9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5　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定价:40.00元
46　《文心雕龙》资料丛书(全二册)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定价:300.00元
47　文心雕龙研究(第6辑)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定价:30.00元
48　《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编　定价:100.00元
49　中国文选学——第六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编　定价:100.00元
50　中国苏轼研究(第1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　定价:40.00元

51　中国苏轼研究(第2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　定价:40.00元
52　励耘学刊(第1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定价:60.00元(文学卷、语言卷合订本)
53　励耘学刊(第2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定价:60.00元(文学卷、语言卷合订本)
54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1辑)　郑州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中心主办　陈飞主编　定价:30.00元
55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2辑)　郑州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中心主办　陈飞主编　定价:30.00元
56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3辑)　郑州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中心主办　陈飞主编　定价:30.00元
57　文学前沿(第7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左东岭主编　定价:24.00元
58　文学前沿(第8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左东岭主编　定价:24.00元
59　文学前沿(第9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左东岭主编　定价:24.00元
60　报德思想与中国文化(二宫尊德思想论丛Ⅰ)　刘金才　〔日〕草山昭主编　定价:80.00元
61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第4辑)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编　定价:30.00元
62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第5辑)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编　定价:30.00元
63　日本学研究(第14期)　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编　定价:45.00元
64　日本学研究(第15期)　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编　定价:45.00元
65　日本学研究论丛(第4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编　定价:30.00元
66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3辑)　陶立璠主编　定价:20.00元
67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4辑)　陶立璠主编　定价:28.00元
68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5辑)　陶立璠主编　定价:28.00元
69　唳天学术(第1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定价:30.00元
70　唳天学术(第2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定价:30.00元
71　唳天学术(第3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定价:30.00元
72　汉字研究(第1辑)　中国文字学会、河北大学汉字研究中心编　定价:100.00元
73　人文丛刊(第1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编　定价:30.00元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丛刊:

74　周汉诗歌综论　赵敏俐著　定价:30.00元
75　唐诗十三论　吴相洲著　定价:30.00元
76　明代心学与诗学　左东岭著　定价:30.00元
77　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　杨乃乔著　定价:35.00元
78　面向新诗的问题　王光明著　定价:30.00元

79　走向哲学的诗　吴思敬著　定价:30.00元
80　朱熹诗经学研究　檀作文著　定价:20.00元
81　新诗纪事　刘福春撰　定价:36.00元
82　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论　周延良著　定价:20.00元
83　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　刘航著　定价:20.00元

其它文史著作:

84　二十世纪诗经学　夏传才著　定价:30.00元
85　思无邪斋诗经论稿　夏传才著　定价:36.00元
86　诗义稽考(全6册)　刘毓庆等编纂　定价:180.00元
87　诗经古义新证　(中国台湾)季旭升著　定价:28.00元
88　诗经学案与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周延良著　定价:30.00元
89　郑玄以礼笺《诗》研究　梁锡锋著　定价:20.00元
90　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　张启成著　定价:25.00元
91　诗论与子论　王长华著　定价:23.00元
92　诗骚新识　杨仲义著　定价:20.00元
93　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　袁长江著　定价:23.00元
94　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　寇淑慧编　定价:40.00元
95　诗经要籍提要　中国诗经学会编　夏传才、董治安主编　定价:36.00元
96　日本楚辞研究论纲　徐志啸著　定价:25.00元
97　先秦两汉文学论集——祝贺褚斌杰教授从教50周年　章必功等编撰　定价:50.00元
98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增订本,第2版)　周绍恒著　定价:12.00元
99　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　王毓红著　定价:30.00元
100　文论通说　张方著　定价:25.00元
101　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　孔凡礼著　定价:36.00元
102　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　刘文忠著　定价:25.00元
103　广陵余响——论嵇康之死与魏晋社会风气之演变及文学之关系　牛贵琥著　定价:20.00元
104　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　卫绍生著　定价:25.00元
105　建安唐宋文学考论　石云涛著　定价:30.00元
106　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册)　熊礼汇著　定价:45.00元
107　汉唐艺术赋研究　余江著　定价:20.00元
108　论"诗史"的定位及其他　许德楠著　定价:20.00元
109　韩愈与中原文化　张清华、陈飞主编　定价:40.00元
110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　冷成金著　定价:36.00元
111　晁说之研究　张剑著　定价:20.00元
112　姜夔与南宋文化　赵晓岚著　定价:36.00元

113　吕祖谦文学研究　杜海军著　定价:20.00 元
114　金元辞赋论略　康金声、李丹著　定价:20.00 元
115　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　皮述平著　定价:20.00 元
116　清代词学发展史论　陈水云著　定价:30.00 元
117　词录　王国维撰　徐德明整理　定价:10.00 元
118　史记艺术研究　杨树增著　定价:30.00 元
119　汉语诗体学　杨仲义、梁葆莉著　定价:23.00 元
120　话本小说叙事研究　罗小东著　定价:20.00 元
121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　皋于厚著　定价:25.00 元
122　中国早期戏剧观念研究　胡明伟著　定价:30.00 元
123　中国家乐戏班　张发颖著　定价:25.00 元
124　中国戏班史(增订本,第 2 版)　张发颖著　定价:40.00 元
125　西游记新论(修订本,第 2 版)　刘戈著　定价:36.00 元
126　红楼梦弹词开篇集　刘操南编著　定价:20.00 元
127　历史与叙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　戴清著　定价:20.00 元
128　寻找精神家园——思想者鲁迅论　程致中著　定价:20.00 元
129　中国二十世纪乡土小说论评(修订版)　庄汉新、邵明波主编　定价:32.00 元
130　中国当代戏曲史　余从、王安葵主编　定价:40.00 元
131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增订本)　陈其泰著　定价:36.00 元
132　史学与民族精神　陈其泰著　定价:36.00 元
133　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　杨永俊著　定价:20.00 元
134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吴少珉、赵金昭主编　定价:36.00 元
135　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沈颂金著　定价:20.00 元
136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沈颂金著　定价:40.00 元
137　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　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　定价:36.00 元
138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张剑平著　定价:30.00 元
139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　黎虎主编　定价:80.00 元
140　梵竺庐集补编　金克木著　定价:18.00 元
141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学泰著　定价:40.00 元
142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　王保国著　定价:20.00 元
143　知半斋文集　王赓唐著　定价:50.00 元
144　中国历史文献学　曾昭芬、崔文印著　定价:16.00 元
145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考论　杜道明著　定价 30.00 元
146　中外神话与文明研究　张启成著　定价 25.00 元
147　先秦神话思想史论　赵沛霖著　定价:20.00 元
148　淮南子研究　孙纪文著　定价 25.00 元
149　二程洛学与实学研究　赵金昭主编　定价 40.00 元
150　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韩〕崔根德著　定价:32.00 元

151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　张承友、张普、王淑华著　定价:20.00元
152　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　周心慧著　定价:28.00元
153　中国版画史丛稿　周心慧著　定价:80.00元
154　清人学术笔记提要　徐德明撰　定价:10.00元
155　清代学术词典　赵永纪主编　定价:100.00元
156　美学纲要(增订本)　庄汉新著　定价:15.00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第１辑
作者＝
页数＝１３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封底